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4nB299

三峰藏和尚語錄

明 法藏說　弘儲記

後附年譜一卷・南嶽勒古一卷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熊開元序
    - 弘儲序
  - 目錄
  - 住海虞三峰清涼禪院語
  - 住蘇州北禪大慈禪寺語
  - 住杭州臨平安隱禪寺語
  - 住蘇州鄧尉山聖恩禪寺語一
  - 住蘇州鄧尉山聖恩禪寺語二
  - 住梁溪龍山錦樹禪院語
  - 住杭州淨慈寺語
  - 住秀州真如寺語
  - 住松陵聖壽寺語
  - 回聖恩寺語
  - 廣錄一
  - 廣錄二
  - 廣錄三
  - 頌古一
  - 頌古二
  - 頌古三
  - 五宗原
    - 臨濟宗
    - 雲門宗
    - 溈仰宗
    - 法眼宗
    - 曹洞宗
    - 總結
    - 傳衣法註
  - 雜偈
    - 大定偈
    - 偈二首
    - 示淨心居士

- 示懷上人
- 示淨禪人
- 示學者
- 飯後
- 信心偈示道圓
- 示一默成首座
- 示學者
- 答懋存居士
- 示休禪人
- 示禪子
- 示秀初居士
- 示北禪長老
- 示金山印上人
- 示伊圓上人
- 答竹菴關主
- 示素衲居士
- 示熊魚山明府
- 答許定宇冏卿
- 示覺宗上人
- 示眾
- 示魚山居士
- 示定宇居士
- 示童野魯居士
- 示孟卿居士
- 示果道人
- 示某居士
- 與禪人
- 示中輿禪人
- 送禪者之京口
- 示讀法華經居士
- 示瑞之居士
- 示劉居士
- 示宗鏡禪人
- 示雪巢禪人
- 題果證子遺筆
- 偈五首
- 示初上人
- 示眾

- 均上人施茶請說偈
- 參禪四十偈
  - 大信
  - 直心
  - 持戒
  - 發憤
  - 去我
  - 絕情
  - 絕理
  - 絕善惡
  - 絕簡點
  - 絕修證
  - 近知識
  - 受鍛鍊
  - 看話頭
  - 勤問話
  - 莫妄答
  - 便要徹
  - 少打坐
  - 莫習靜
  - 勿墮工夫窟
  - 勿立主宰
  - 疑情
  - 壁立萬仞
  - 懸崖撒手
  - 斷命根
  - 莫坐前後際斷處
  - 以證悟為期
  - 更進一步
  - 服勤
  - 入鍛須深
  - 遍參
  - 到家
  - 住山
  - 出格
  - 相應
  - 不肯住
  - 出入生死

        - 重法脈
        - 提振宗風
        - 終始重戒
        - 總頌
    - 法語
        - 示王夢叟居士
        - 示于磐鴻侍者
        - 示子貽居士
        - 示師黃居士
        - 示松陵沈居士
        - 示岷陽居士
        - 示了素二禪人
        - 示平休禪者
        - 示儼公去疾二居士
        - 示公因居士
        - 示戒初上人
        - 示淵充茲首座
        - 示在可證首座
        - 示聽石敏首座
        - 示繼起儲上座
        - 示森如禪者
        - 示澹忘禪人
        - 示人華惲居士
        - 示持戒者
        - 示看教者
    - 書問一
        - 復金粟老和尚
        - 上金粟老和尚
        - 復竹庵關主
        - 與蔡雲怡祠部
        - 答雲怡蔡學憲
        - 答熊魚山明府
        - 答趙文度郡伯
        - 答王聞修廉憲
        - 答李長蘅孝廉
        - 答西空居士
    - 書問二
        - 答陸戩夫居士

- 復章拙生居士
- 復許仲謙居士
- 復蔡雲怡居士
- 復梁湛至居士
- 示翁季祥居士
- 離心意識說示禪者
- 離心意識辨示禪子
- 心經說示子方
- 法華經說示禪者
- 持準提咒說示吳闇之

◦ 雜著

- 真贊
  - 雲中牟尼世尊像贊
  - 復輝刺血寫佛像贊
  - 復輝刺血摹夢中佛像贊
  - 復密刺血圖普賢像贊
  - 布袋和尚贊
  - 觀音大士贊
  - 又繡像贈水齋庵主
  - 又繡像
  - 血寫普賢像贊
  - 文殊菩薩出山像贊
  - 初祖達磨大師贊
  - 又入室像
  - 金粟老和尚真贊
  - 自贊
- 序
  - 五宗語錄序
  - 教外別傳序
  - 彌勒成佛經序
  - 顧子方詩集序
- 傳
  - 喝石大師傳
- 題跋
  - 題虛室墨書法華經
  - 題倪康候為母書法華經
  - 跋古雪居士遺稿
- 疏

        - 雲門募造佛牙鐵塔疏
        - 結社參禪疏
    - 三峰和尚年譜
        - 萬曆
        - 泰昌
        - 天啟
        - 崇禎
    - 南嶽勒古
        - 序
        - 勒古
        - 退翁自銘塔
        - 後序
    - 後序
        - 南潛序
        - 曉青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三峰藏和尚語錄序

武林衛軍嘉魚學人熊開元撰

開也闇，髫歲荷至人加策，初無所冥。會乙丑得假歸，從覺來先生急自研，始有醯雞之獲。自喻適志，將謂天上下樂無逾者。明年受事吳門，趨見三峰老和尚于萬峰之書屋，親承披揀，而後知尼山先師所云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子輿氏所云二之中四之下，灼然有如是淺深。苟徒恃其天下莫能載、天下莫能破之意，自廣而狹人，幾不免斯文蟊螣矣。於是集都人士信道者，營建說法堂，勸請老和尚不倦開演。如是甚深之法，開獨聞，孰與夫一天下人共聞，萬世天下人共聞耶？閱六七寒暄，得語錄若干卷，廣錄若干卷。開勸請之心，方存乎見少，而庸人淺人輒見多，往往不能卒業，則約而取之，盡撤其寶几珍御，獨以狸奴面目對人，誠仁人孝子之志也。然水乳雜糅，非鵝王莫擇，以游夏贊《春秋》，孰有能勝其任者？開得罪，抵臨安，軍國清儲和尚忽郵書見招，且曰：「鼎沸若斯，雖有上至梵天之舌，無處向人，祇宜收先師狼藉之夜光，重胎明月，使方來有目者咸得與於清輝，不至守其一室，甘此長淪，是猶可及為者。公久在靈山會裏，先師遷化時，嘗貽書左右曰：『山僧有無數身前身後事仰託于門下。』公若不忘付囑，可不共伸一臂，擘破華山，倒出萬年流水乎？」開自顧非其人，何敢濫竽斯典？更禍亂相尋，梗與土之去未知所終，則亦姑留此一則，俟結集既成，附之編末，俾開千里萬里、千生萬生，不見有一步、有一時在老和尚門外，開不朽矣。或有過量人如垢頭婆子，謂此結集亦不消得，直取而投之水火，當更益一重光彩。若祇守寒垢異草青，掉頭不顧，仍為開二十年前同阬之土，非所願也。
時崇禎甲申夏五月朔序。

三峰和尚語錄序

和尚乘仰山塵剎之願，降神東震旦國，作天童長子。艱危百戰，死任綱宗。四十悟道，五十四開堂，六十三遷化，歷主八剎。門人記語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示疾前半年，手命不肖弘儲結集。時得法弟子松陵周祇侍側，歎息再拜，以為至當。今已二十七年矣，猶凜凜退縮，不敢輕授簡牘，諸佛列祖鑒之。歲月荒忽，感時感疾。辛丑三月，手抄錄中稍平徑易曉人者為一編，使後五百歲劫火洞然之際，得瞻此清涼寂滅法寶。三世如來說法之式，龍騰雲變，無有

定相。然天高地卑，川流嶽峙，確不可反覆倒置。以正合，以奇勝，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猶然兼攬並到，況大統綱宗哉！楊岐會溥沱正脈，雪竇顯韶陽中興，廣大不違，從上精微。自我作祖，兩家典冊具在。商周禮樂大備之時，而執羲農已上之說，是知秋冬而不知有春夏也。子輿氏權衡諸聖，于伯夷、伊尹肯諾不全，唯時中至聖，則全身奉重，斯可以悟法式矣。有祖以來，乃有和尚。和尚道大不能容，棲棲皇皇，知者罪者，其惟春秋。不肖弘儲懼，取其易者為之。若夫結集艱重，在有力者。
弘儲敬述於靈岳大鑒堂。

三峰和尚語錄目錄

卷第一
住海虞三峰清涼院語
住蘇州北禪大慈寺語
住杭州臨平安隱寺語
卷第二
住蘇州鄧尉聖恩寺語
卷第三
住蘇州鄧尉聖恩寺語
卷第四
住梁溪龍山錦樹院語
住杭州南屏淨慈寺語
住嘉興水西真如寺語
住蘇州松陵聖壽寺語
住蘇州鄧尉聖恩寺語
卷第五
廣錄
卷第六
廣錄
卷第七
廣錄
卷第八
頌古
卷第九
頌古
卷第十
頌古

卷第十一
　五宗原
卷第十二
　雜偈
卷第十三
　法語
卷第十四
　書問
卷第十五
　書問
卷第十六
　雜著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一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記

住海虞三峰清涼禪院語

乙丑元旦上堂。拈香云：「化被空山老更閒，臥雲誰道不朝天？生香一瓣呼嵩祝，聖德雍熙壽萬年。」乃插香就座，以拂子畫一畫云：「正月一夜半，子前有消息，殘冬已過新未交，個中一點誰拈掇？拈得出，是何物？」良久，喝一喝云：「百代舊山河，雙懸新日月。」

上堂。舉：「百丈和尚因黃檗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座，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受？』丈云：『我將謂你是個人。』便歸方丈。」師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自餘閑雜事，俱為生死因。」

上堂。僧問：「如何得真慧現前？」師云：「聞板聲喫飯。」僧云：「如何得法性空？」師云：「洗腳上眠床。」乃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祖師亦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師召眾云：「信得及麼？若信得，止宿草菴，且居門外；若信不及，三峰且與你葛藤。」推倒几案，下座。

上堂。「一大藏教閑葛藤，千七百則絆殺人。三玄本無安排，五位何來等級？松風澗水自談玄，卻笑區區論權實。咄！未跨船舷，痛與三十。」

上堂。「山又青，水又綠，早便起，夜便宿。桃紅李白競紛披，看來春事十分足。無位真人手段強，西來大意傾十斛。堪嗟臨濟小廝兒，風流千古誠難續。」喝一喝，云：「白雪陽春，聊和一曲。」
上堂。僧問：「一人辦心，諸天辦供，未審辦甚麼心？」師云：「上人不可不會。」僧云：「某甲實實不會。」師云：「每日甚麼人將飯與你噇？」僧無語，師云：「你既無心我也休。」便下座。
晚參。「亂石危松護竹扉，住山人老共忘機，晝長無個消閑法，手弄潺湲濕衲衣。」顧左右，云：「大眾！若信三峰與麼道，未免隨流失炤；別更有商量，道個無端也不為分外。」
上堂。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云：「轉身處看。」「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親切處看。」「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你著力處最親切。」僧云：「這回不是夢，真個到廬山。」師云：「五老峰因甚[跳-兆+孛]跳？」僧擬議，師直喝出，乃云：「第一句薦得，大海江河盡放光；第二句薦得，逢著觀音問彌勒；第三句薦得，舌拄上齶。」驀卓拄杖一下，顧大眾云：「這是第幾句？」僧纔出，師便下座。
上堂。「三業清淨佛出世，腳腳踏著黃金地；三業不淨佛滅度，琉璃殿上難移步。立時貶向鐵圍山，落得身心處處閑。向上路，祖師關，也不易，也不難，饑來喫飯困來睡，肯把麻油樹上攤。」
上堂。舉：「臨濟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嘗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雪峰云：『臨濟大似白拈賊。』」師云：「然則臨濟固是狼藉，雪峰也不應以賊心待天下尊宿，正令不行、拗曲作直，二俱不能無過。我當時若見，但道：『在和尚今日即得，恐後代傳持難免無弊。』看他活跳底無位真人，到這裏不得不垂首喪氣，具通方眼底如何相救？」良久云：「替三峰下得一轉，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上堂。舉：「睦州和尚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師云：「睦州無端走入屎窖裏，是你諸人還聞臭氣麼？」眾無對，乃云：「又爭怪得？」
結夏，上堂。舉：「法華舉禪師謁公安，公問：『作麼生是伽藍？』舉云：『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群蛇。』公云：『作麼生是伽藍中人？』舉云：『青松蓋不匝，黃葉豈能遮？』公云：『道甚麼？』舉云：『少年翫盡天邊月，老倒扶桑沒日頭。』公云：『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舉云：『炤破祖師關。』」師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快活快活。怎奈生平參得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銕壁？雖然紛紜自彼，于我何為？先聖垂

範，理契必同。畢竟二大老節文在甚麼處？若判得，塵沙諸佛、天下祖師不消一捏；若判不得……」卓拄杖一下，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上堂。「莫犯舌頭路，休干心識情，只提三尺劍，揮落一天星。仰面峰如筍，低眉水作冰，問我西來意，石色湛空青。」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獨立絕殊方。」卓一卓，云：「其鋒安可當？前是佛殿，後是僧堂，大唐打鼓新羅聞，誰家漆桶夜放光？」

上堂。僧問：「如何是有句？」師云：「秋風訴愁絕。」僧云：「如何是無句？」師云：「寒月自多情。」僧云：「如藤倚樹時如何？」師云：「風月年年在，人心有變更。」僧拜倒，云：「可知禮也。」師乃拈起拄杖云：「還有不變更者麼？」良久，卓拄杖云：「待樹倒藤枯，再行檢點。」便下座。

上堂。舉：「臨濟祖師云：『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炤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云：「苦哉！苦哉！若要安國安家，須是足兵足食。近來求個具信根底也不可得，三玄門怎能勾一踏到底？老僧今日不惜手腳，八字打開，請諸人排身直入。」喝一喝，云：「金剛腦後抽生銕，華嶽三峰倒卓空。」

上堂。「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坐立儼然，那容相度？南泉貓子胡狗，殺活全憑這副手，可笑臨濟白拈，天生一張惡口。」隨喝一喝，云：「當年陷了華山，壓倒八十一城，你輩茄子瓠子向甚處走？」

上堂。「衣拖五尺布，杖曳半山雲。香爐峰下看石虎渡溪，大師巷前聽寒風吼樹。有時爐邊煨芋，有時棹泛煙波。尊貴墮隨手撥開，末後句不勞提起。雖然如是，且道如何是老僧底主中主？」放下拂子云：「無限家私都說破，了無一法可商量。」

師誕日，上堂。僧問：「父母所生口，一憑和尚大脫空、小脫空。父母未生已前，口掛在甚處？」師云：「不可掛在壁上。」僧云：「學人大膽，敢道掛在壁上？」師云：「老僧小膽，怕爛卻。」僧云：「何不早道？」師連棒打下，云：「也不遲。」僧轉身便出。師召云：「闍黎。」僧回首，師云：「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乃云：「山山青，水水綠，眼見耳聞，千足萬足，不消歇卻。攀緣染淨、凡聖取舍、有無諸念，不消拈卻。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和合諸入，一任朝悠悠、暮碌碌，自然進用罔涉離微，退藏不遭諸惑。何須大脫空、小脫空，花簇簇、錦簇簇，粧點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良久，云：「谷，谷。」便下座。

上堂。舉：「南院示眾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有僧出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這瞎漢亂統。』便打。」師云：「大小南院被這僧拶得熱忙，人人盡道勾賊破家，爭知是養子之緣？善舞太阿劍，決定無手厄，南院有之；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這僧有之。而今諸方病在膏肓，三峰若不發藥，便道死而不救。」喝一喝，云：「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

上堂。「嵁頭未會末後句，打碎虛空入爐鑄。德山死活總不知，只解肚饑托缽去。惹得兒孫錯主張，打瓦鑽龜猛窺覘。我今為君明啟意，吐出箇中真味趣。黑漆缽盂纔出囊，遇飯隨時下匕 箸。山為家，雲共住，唱罷吳歈歌白苧。」

上堂。「擊磬衛，取瑟歌，聖人之教原無多。拈起花，倒剎竿，分明道了莫顢頇。住住住，庭前柏子樹。直直直，大佛小佛空山石。若還拈起便擲，豈止五千退席。」

除夕，小參。「道不在內，道不在外，別有生涯，扃矢見解。燈籠跳入露柱，心實能容；佛殿走出山門，智通無礙。舊臘今宵送，新春明日迎，兩年新舊事，一併付鐘聲。」

丙寅歲朝，上堂。拈香畢，乃就座，云：「白雲高臥已多年，嬴得身心迥出纏，隨例元正爇沉水，自慚無德頌堯天。諸仁者！衲僧分上，尊貴天然，一住此山，大忘人世。溪流菜葉，偶然脫賺諸方；缽貯松花，儘可團圞一室。晨鐘夕板，未嘗失候違時；嶺月巖花，各自飛光美彩。若謂無心是道，何異掘井陷人？更言有得為宗，不免守株待兔。山僧有口，終不謾人，汝輩莫漫思惟，打入陰界。」卓拄杖三下，云：「從來古路如弦直，著腳何非化國民？」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豁開聖賢閫域。」卓一卓，云：「流出音聲佛事。河裏水，天上月，曩謨佛，乾矢橛，大士耳根頑，韶陽口門闊。看他兩個人，竭盡老婆心，那事如何說？」擲拄杖，下座。

上堂。「即心即佛，將謂猴白。非心非佛，更有猴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斬斷葛藤窠，勘破維摩詰。咄！互換機鋒，神出鬼沒。」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不是涅槃心。」「如何是第二玄？」師云：「亦非正法眼。」「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三世諸佛只言自知，六代祖師有口難宣。」僧作禮，師云：「汝既知時節，吾今不再三。」乃舉：「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云：『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師云：「不傳不然，熱碗鳴聲。我今無說，汝亦無聞。」下座，以拄杖旋風打散。

上堂。「三百六十骨節，皎皎凝虛碧；八萬四千毛竅，澄澄發皓彩。逆底順底，著著趁玄機；是底非底，頭頭超方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是恒沙劫千佛之數。信得及，貧兒暴富；信不及，三峰話墮。」
上堂。「百千萬億華藏界，信手拈來只一束。夜來埋向虞山巔，天上人間作眼目。好醜難逃這一機，雙泯互存無背觸。猊絃鼓斷少知音，他年留待鸞膠續。」
上堂。「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殿上考鐘伐鼓，聲聲寒滿耳門，驗人端貴知音，聽響終非莽鹵。」驀拈竹篦，云：「背不背兮觸不觸，誰信先天為心祖？」
晚參。僧問：「如何觀音玅智力？」師云：「插下金剛頂上鍼。」
上堂。「老僧終日與諸人同起同住、同語同嘿，全無一點奇特處。但有一件奇特處，不得不告報諸人。諸人極力思量，到無思量處起心動念，便不穩貼。老僧在無思量處起來，千思百量，不妨喫得飯、屙得矢。」
上堂。「先炤後用，莫從鏡裏迷頭，須信頂門有楔；先用後炤，正遇黑風暴雨，還知冷月疏星。炤用同時，陣裏飛砂，刀頭具眼；炤用不同時，東影旗旛，西藏砲弩。」喝一喝，云：「須知晝伏夜行，不得隈刀避箭。」
上堂。「心不是佛明如日，智不是道黑似漆。大丈夫，須猛烈，既然拈卻佛祖機，因甚抱守繫驢橛？直中曲，曲中直，要平不平憑秤尺。」
上堂。「國師三喚，當陽明皎皎。侍者三應，遍界黑漫漫。最喜是生死煩惱，可惡是菩提涅槃。人間月半，天上月圓。咄咄，鼻孔撩天不著穿。」
上堂。「爛炒銕釘盛滿缽，夜來托出新羅國，遠來人事非等閑，秖許供僧莫供佛，指天指地自稱尊，撞到雲門無折合。」
上堂。「從上來事，匪從人得。截下左臂，天地懸隔。擬欲安心，紛然打失。捉摸至今，空無所得。咄！休去歇去，眉橫鼻直。誰恁麼道，白拈老賊。」
上堂。「金槌未動，曠然繩墨之外；玉塵才揮，縱橫得大自在。老僧一物不為，闍黎明辨去來。菩提涅槃等名，是從淨法中得；貪愛取舍等名，從穢法中得。淨穢兩忘，掃蹤滅跡，任運相將，不可陪法雲隨處起風雷。」
上堂。拈起拄杖，云：「鎮海明珠，只有一顆，仰山不來，深藏待賈。」卓一卓，云：「東寺驀地捧出，炤破山河萬朵。」
上堂。「若論此事，如迅雷貫頂，掩耳不及，吐出清風，一條鑌銕向須彌頂上一槌，金剛山下透脫，倒卷虛空，萬仞壁立。若是臨濟

嫡骨兒孫，便解向獅子口裏敲牙、驪龍脊上揣骨，賓主互換，通身縱奪，末後句裏出身，威音王前過活。還有如是操略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問荅不錄)

住蘇州北禪大慈禪寺語

上堂。「蕭條古寺傍城隈，萬戶吹煙曙色開，獨坐雲堂無客問，西山相逐送青來。諸仁者！無情運用，舉足則步步通塗；有識興慈，逐念而塵塵障道。爭拾池中之礫，遺下明珠；偶迷鏡裏之頭，遂忘本體。」拈拄杖畫一畫，云：「若不畫斷，早見葛藤遍界。」

晚參。「此事喻如蘇州一座城總有六門，門門有路通達往來，若閉塞五門，教人總向一門出入，途路中不免反添之遶，不若隨方來者隨入一門，翻得徑捷。然雖如是，饒你得到蘇州城裏，要來北禪寺參見老僧，更須問過地頭人始得。不然，十個五雙往往蹉路在。」

上堂。「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于一食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為喻。當爾之時，識智俱空，名體咸寂，誰為計功？誰為量德？又喚甚麼作此法？」良久，喝一喝，云：「不解順風撒沙，那能衣錦還家？」

上堂。「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到處行腳，也須帶眼。古今盡道得大機，北禪看來全不像。若論百丈門風，豈可預搔待癢？」拈起拄杖，云：「看！看！用時便用絕商量，方信臨機原不讓。」

上堂。僧問：「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云：「昨日開元石佛放光，有者道青、有者道黃、有者道黑，道白、道赤，一總不定。」僧云：「和尚也是熟處難忘。」師呵呵大笑。良久，乃云：「于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盡大地是正法眼藏、盡大地是涅槃玅心，實相無相微玅法門從甚處入？」喝一喝，云：「更須買草鞋行腳始得。」

上堂。「天上不能容，地下著不得。鼻孔海天寬，耳門鍼眼窄。未問著，先已頭紅面赤。畢竟是甚麼人？達磨曰：『不識。』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是一塊黃石。會麼？」揮拂子，下座。

上堂。「頭上是天，腳下是地，青山自青，白雲自白。會也，有粥喫粥，有飯喫飯；不會，草鞋錢且置，粥飯錢甚麼人還？」良久，云：「劍去久矣，爾方刻舟。」

上堂。「綠槐絲吐掛青蟲，恰恰珍禽冷冷風；縱是三千廣長舌，個中消息最難通。」曳拄杖，下座。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百歲翁翁失卻父。無佛處急走過，海壇馬子似驢大。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

恁麼則不去也，世情無真，佛法無假。摘楊花，摘楊花，攪得身心亂若麻。老趙州沒來緲，輸贏豈在東司頭。」
上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烈焰堆中試請下腳。三世諸佛一腳，歷代祖師一腳，北禪今日也是一腳。現前大眾！還有不惜娘生腳板者麼？」一僧纔出，師連棒打退，云：「是甚麼所在？你也要插隻腳。」便下座。
上堂。「門外有大路，秖要大踏步，一步是一步，直透長安路。」喝一喝，下座。
上堂。「未透祖師關，錯過大好山。踏著大好山，有甚祖師關？」
上堂。「大棒打老鼠，驚起鄰家睡。本末悉歸宗，何用尋言語。」
上堂。「今朝四月廿九，受用頭頭皆有。葛衣自抹清風，蒲扇信翻輕手。朧朧睡眼糢糊，落落精神抖擻。偶爾曳杖出門，隨處看花看柳。」
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始從鹿埜苑，終至跋提河。于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後來缺齒老胡，分皮擘髓，一出又一出。拖到而今，陽春易和，白雪難齊。門槌拍板，忍俊不禁。道：『嗏。』諸人還委麼？」良久，云：「原來駐雲飛也不識。」
上堂。「三轉法輪于大千，其輪本來嘗清淨，北禪寺裏一日兩餐餿饘飯，禪和家人人肚裏七上八落，今早添得一餐白粥，便見穩貼貼地，真不掩偽、曲不藏直，現在可驗，謾我不得。」拈起拂子揮一揮，云：「見麼？」良久，云：「我且謾你這遭。」便下座。
上堂。「何方聖者？甚處靈祇？秤盤上分斤定兩，筭筒邊橫千豎百。于食等者，于法亦等；于法等者，于食亦等。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因甚佛殿山門全歸肯諾，燈籠露柱猶自沉吟？」良久，云：「此意幽深。」
上堂。舉：「雪峰和尚示眾云：『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師呵呵大笑云：「自累猶可，莫累他人。七百眾善知識，幾時跳出這個解脫坑？」
上堂。「鬧市裏天子，百草頭老僧，在人王，人王中尊；在法王，法王中尊。偶然夜戶不閉，撞入個白拈賊，一眾驚懼不睡。依律合得何罪？」眾無對，乃云：「不可便恁懺懼放過。」
上堂。「西來大意，非小兒戲。千七百家，各逞絕伎。拖到而今，展轉埽地，略較些子。庶幾臨濟捱拶將來，依然驢屁。玄要橫豎是三，主賓死活是四。縱有孝子慈孫，信你實情難事。要知容易為人，請觀近代禪肆。舉了便恁會了，何必苦他心志。此是誠諦之言，聽與不聽在你。」
上堂。「窮諸玄辨，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眼前綠水，背靠青山，一夏與麼去也覺好過。倘或日出事生，

未審作何向當？」良久，云：「豈不個個英靈？」
上堂。「腳腳踏斷烏鵲橋，步步不從雲裏走，自從換得金剛眼，物物都將腦後看。問著便轉，牙如利劍，口似血盆，信口道來，七石缸，門裏大。細而論之，一即是二，二即是四，紅白琉璃月下看，一雙和影迸人寒。豈有如是事？豈無如是事？重之疊之，四即是八，八即十六，一二以至千萬不可說轉，貓兒[跳-兆+孛]跳上層樓，尾上研槌翻霹靂。如何是佛？」良久，云：「[〇@塑]，且說到這裏，莫被諸方簡責。」
上堂。「人之嘗情，一時難改。逆則生嗔，順則生愛。」喝一喝，云：「學道貴除心，何惜這皮袋？」
上堂。「年年冬寒夏熱，朝朝夜暗晝明，使得十二時辰，看看能有幾人？」喝一喝，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堂。舉：「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銕圍山。』」師云：「近日有從銕圍山來底衲子麼？我不問你禪道、佛法，秖要問你二大士起居安樂否？少病、少惱否？」眾無語，乃云：「莫謾山僧好。」
上堂。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云：『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茱萸便打。靈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師云：「靈虛不道無，未免性燥。你看他古今善知識，那個便肯放得下這一橛？老僧非是倚勢欺人，往往知而故犯。雖然，茱萸休去，未可全信。」
小參。「古意不可得，蕭然四座僧，簷牙無燕雀，赤日印空庭。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不可得意則不問，日印空庭事若何？」乃云：「苔文鏤石古，草帶篆簾青。」
上堂。「釋迦已滅，彌勒未來。北禪三門，早閉晏開。但見頻出入，知他才不才。莫怪老僧閑管事，要須分辨墨和煤。」
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澄潭月影，靜夜鐘聲。一處真，千處萬處一時真。」喝一喝，云：「幾多癡男女，茫茫古到今。」

住杭州臨平安隱禪寺語

上堂。纔白椎，師以拄杖橫截，云：「千佛下口不得，歷祖一場敗缺，今日直下拈來，依然是赤骨律。此事如干將莫邪雙腕並運，如冰花、若火燄，向報化佛舌根下一截，正好銷兵鑄鑼，樂過平生。只今還有具如是操略底漢子麼？出來與安隱相見。」問荅畢，乃拈拂子，云：「釋迦老子得這消息，便會指天指地，末後露出雙趺；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得這消息，便會說偈傳心，以空印印空印水。

臨濟得之而棒喝，雲門得之而鑒咦，溈仰向有無處吹火，洞山于睹影處我渠，法眼在曹源一滴水荅曹源一滴水處唯心，新安隱一齊收在拂子頭上。且道拂子頭上是甚麼道理？」擲下拂子，云：「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晚參。「賓主相逢為對揚，神機一著好商量，定盤星子難移動，卓午高竿隱太陽。」舉：「臨濟同普化赴施主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是神通玅用？為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床。濟曰：『太麤生！』化曰：『甚麼所在，說麤說細？』次日，又同赴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亦踢倒飯床。濟曰：『得即得，太麤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濟不覺吐舌。」師云：「普化霸力橫施，但禪王化不忘成褫之記，可見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臨濟使盡軟頑，不聞雷聲動地，微見冷芒逼斗，致令後代兒孫點簡，不知向阿誰吐氣？」良久，云：「安隱今日挽古回今，轟個霹靂去也。」便下座。

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文殊見小欲速，世尊將計就計，若作佛法商量，分明是小兒戲。山僧路見不平，拈拄杖云：『要打他家師弟。』還有為二老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一下，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雲門澄和尚終七燒香。「翻大海作漚，繩繩開洞水之源；卓玅高為杖，籍籍振雲門之價。正見誕子化生之盛，何期推爺滅祖之歸？布袋藏鴉，四十九日已前尚噪；銀碗盛雪，三十二傳之後光生。玉線牽來，今日是渠前日我；繪圖留下，紙間頂相背間毛。阿師儼在孝堂，古佛嘗居顯聖。繇偏入正，今日痛哭于無從；以正為偏，將來莊嚴于玅覺。俾石頭之路永滑，代起群猊；令威音夜半正明，嘗懸慧日。」

上堂。以拄杖作半個圓相云：「圓不圓，直不直，若人道得出，與你做相識。」良久，卓拄杖云：「長相憶，只有這個賊。」

上元，上堂。「繁鉦雜鼓夜駢闐，火樹星橋燦遠天，誰把娘生雙白眼？看到威音更那邊。」(舉公案不錄。)

金粟老和尚送僧伽黎至，上堂。專使出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佛佛授手即不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事？」師云：「金縷分明說向人。」使禮拜，師云：「三十棒留與老和尚打。」乃舉起衣，云：「自從多子塔前籠罩迦葉，遂使至今在雞足山前冷坐；黃梅室裏遮圍六祖，致令馬駒腳下熱鬧不休。」復展開，云：「今日遞代相傳，送向安隱堂前。仔細看來，只好裹三十年前底破草鞋。」放下，云：「若是釋迦老子、金色頭陀、大滿大鑒出來道：『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正好劈脊一棒，用酬金粟堂上

本師和尚法乳之恩。還有旁不甘底，從金絲裏出頭、布縫中吐氣者，出來與佛祖雪屈。」時值迅雷一擊，師云：「一聲雷送千山雨，大地春風花自香。」卓拄杖，下座。

佛涅槃日，上堂。「頂門突眼非為正，槨裏呈趺未是全，八斛四斗亂拋撒，二月重圓又一年。」舉：「世尊于雙林將般涅槃，以手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如來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師云：「我當時若在，好與一棒打殺，免得臨末稍頭生事一上。」豎起拂子，云：「會麼？切怪他有頭無尾。世尊右脅累足，泊然而化，即入金棺。爾時迦葉尊者後至，世尊于棺中露出雙趺示之。」師云：「我當時若見，以杖叩其脛。」放下拂子，云：「只為他有尾無頭。此時金棺涌于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得舍利八斛四斗，流布人間天上。」師喝一喝，云：「猶未許渠在。即今二月十五佛般涅槃之日，這則公案還有人緇素得出麼？若緇素得出，速來道取。」良久，卓拄杖，云：「杏花含雨濕，柳眼帶煙嚬。」

晚參。「入得安隱門，得到安隱地；既到安隱地，莫問西來意。」解制，上堂。舉話畢，乃榔栗橫肩，云：「杖頭山色花間滴，腳下泉聲雨後多。」便下座。

歲戊辰，翁方伯、馮節推諸檀護請開堂。拈香畢，乃就座，云：「新天子登極，廓矣無為；舊安隱重來，頹然尊貴。夜犬吠花梢之月，那識太平？朝龍噓石洞之雲，豈知神用？老僧只解著衣喫飯，何勞舉拂拈椎？所以，曹山曰：『披毛戴角是類墮，不斷聲色是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覺範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也。』須知尊貴一路自別，此曹洞宗旨也。茲因聖君御曆，特拈尊貴之旨以見皇風，還有人向個中實證者，出眾唱和太平，助宣聖化。」問：「如何是類墮？」師云：「鼻下無繩，滿山青草。」進云：「如何是隨墮？」師云：「倒跨白牛，橫吹短笛。」進云：「如何是尊貴墮？」師云：「人牛歸去，月落前溪。」進云：「曹洞旨趣已蒙垂示，濟上宗綱又如何？」師打，云：「向這裏會，不妨尊貴。」遂卓拄杖一下。舉：「臨濟大師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炤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顧左右，云：「且道如何是流？此從截斷兩頭，中間突出乾慧中發來，逆流而進，中中流入，為向上更有許多事在，所以不止。從玄入要，以至主中主尚有見在，豈非真炤？雖則無邊，然只好似他而已。若是透過已前，則離相離名，何者為人？只是你那悟處，到這裏透過一切，故悟不能稟。此處與曹山尊貴相似，更要吹毛用了急須磨始得。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也。」復卓拄杖三下，下座。

示眾。「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腳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

晚參。「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此是睦州骨髓乾峰的訣。雲門雖解虎口橫身，也是間道小卒；乾峰善能倒轉旗鎗，也是背水設陣。若到安隱門下，個個要渠失二落三、去一墮五，三大老驀直相逢，人人叫冤叫苦。會得者，出來把手共行，平分半座；其或不然，一即是二、二即是四，也是紅火叉相打，只好一次。」

晚參。舉：「大覺參見臨濟，濟舉起拂子，覺敷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僧眾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令喚覺，覺至，濟曰：『大眾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老僧親故？」』覺珍重下去。」師云：「二大老靴中指動，水底魚行，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直饒虎兕出于柙，爭奈龜玉毀於櫝中？縱然缽裏藏龍，又見風雷過峽。」

靈鑑法主到，上堂。「客從臨平來，貽我一編雪，字字古人心，讀之寒凜冽。」喝一喝，云：「當年第一座，早已為君徹。」(丙寅冬制法主曾克安隱首座。)

上堂。秀初居士纔出，師問：「昔大溈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你作麼生會？」士以手橫一橫，云：「劃破虛空一條血路。」師云：「忽然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士云：「拄杖依然亙今古。」師云：「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耶？」士云：「重疊關山。」師連打三棒，云：「也不屈著你。」良久，復云：「大溈空裏釘樁，安隱兔頭截角，雖然總是尋嘗事，千古輸他手段高。」

晚參。僧出作禮，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今朝早是臘月初三。」師云：「古人道：『青州布衫重七斤。』是同？是別？」僧云：「一滴水，一滴凍。」師云：「如何是奇特事？」適殿上開靜，僧云：「鐘聲咬破七條。」師乃云：「今日臘月三朝，鐘聲咬破七條，露柱滴水滴凍，燈籠不敢聲高。奇特果然奇特，拄杖莫漫肆驕，老僧倚老賣老，讓與風流年少。」下座。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一(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二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記

住蘇州鄧尉山聖恩禪寺語

己巳結夏，熊邑侯魚山同闔郡紳衿請上堂。豎起拂子，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山河大地、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縛作一團，千牢百固擲向諸仁面前，還有決烈漢一擊粉碎者麼？」問：「昔年萬峰于此大轉法輪，今日三峰到來祖道重光，未審唱誰家曲調？」師云：「龍碑鍾王氣。」進云：「恁麼則臨濟中興，雷轟電掣去也。」師云：「鳳嶺蔚青霞。」僧作禮，師便打。問：「威音王佛一金圈，拋向當陽事若何？」師云：「湖洗千秋日。」進云：「得意忘言即不問，橫三豎四是何宗？」師云：「山擎萬古天。」僧擬進語，師喝住。良久，乃左右顧視，云：「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威音王未有名字以前，還有生死也無？各人父母未生、三緣未合、天地未分、覺明未咎以前，還有四句兩頭、是非好歹、言思識路也無？昨宵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還有現前許多理會也無？若向這裏了得，則知從朝睡醒下床、洗面喫粥、迎賓送客、嬉笑怒罵，是有心耶？是無心耶？若道有心，則前來三處心不是有；若道無心，則現前是誰主持？若向這裏透過，則山出波中、樹撐殿角，正好搖扇乘涼過夏。雖然如是，猶坐無事甲裏。若有一物現前，未免心生意解，情塵亙天，顧杼停機，生死塞路，如何得大休歇、大自在？若是個不顧危亡底，向未問以前劈口一槌，板齒落地，眉間掛劍，血濺梵天，饑鷹爪上奪雀，猛虎口裏下鍼，始契他臨濟大師道：『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額上亞目，頂中出頭，處處超佛越祖，在在蓋色騎聲，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法堂落成，上堂。以拂子畫一畫，云：「會麼？太陽到向諸神藏沒，赤口白舌盡消除。」又畫一畫，云：「會麼？普庵到此百無禁忌，九良星煞沒坐位。諸仁者！前一畫、後一畫，畫畫相對。四柱卓雲，諸磉立地，臨濟宗旨盡情說了也。還有向上事麼？」又畫一畫，云：「不因跨海擎天勢，爭見千秋柱石功？」

上堂。「雲無心而出岫，招招搖搖；鳥倦飛以知還，歷歷落落。堪笑陶淵明，舍重卻從輕。有五斗米，腰不肯折；無一盃酒，眉便解攢。阿呵呵！廉亦不必廉，貪亦不必貪，但除心裏病，到處腳頭寬。」

上堂。「朕兆未形已前，切忌守著自己；形名既分之後，要須打破目前。大象不遊兔徑，鳳凰肯啗雞粟，祖師門下電光莫及，石火難追。」喝一喝，云：「說萬峰以強欺弱，得麼？」便下座。

上堂。「擉瞎娘生眸，劈開覷驢井，任他驢事馬事，不管生耶死耶。至若拈赤生銕補鍋，飛[車*度]轢鑽釘縫，不過事存函蓋，理應箭鋒，也不是驚天動地底事。何故擘？兩手捧缽，雙足結跏，誰家沙彌非佛祖？一身帶影，四體承月，那個男兒不丈夫？」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口說法，口有時歇；以身說法，身有時滅。」拈起拄杖，云：「秖有這個菩薩生，辣辣一例橫該抹，不管你眼裏無筋，秖要你皮下有血。」

上堂。「老僧有時將太虛空千煆萬煉，煉成一柄金剛王劍，揮天截地；有時放下寶劍，偪塞虛空，令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無出頭分；有時捲盡白雲歸洞府，轟雷暴雨過黃昏。所以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雖然，切忌問著，問著則頭角生。」

小參。「沉空滯寂，齷齪齪齪。混世同塵，潔潔淨淨。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月大大盡，月小小盡。狸奴白牯卻知，三世諸佛不省。要得四海平定……」喝一喝，云：「急急如律令。」

上堂。「本來無一物，教外有何傳？幾多英靈子，紙裹又麻纏。天台南嶽奔如電，河北江南走似煙。漆桶漆桶，蒼天蒼天。狼藉不止東土，淆訛始自西乾。」

女弟子上蓮修淨業，請小參。「口口佛，心心佛，事事佛，步步佛，一撞一磕都是佛。忽然撞著石大郎，口中吐出蓮花碧。」

上堂。拈起拄杖云：「看！看！十五日已前，日月未足喻其明；十五日已後，虛空未足喻其廣。正當十五日，有高逾泰華、深越滄海一句子，擬舉似諸人，未免道欺人太煞。有信得及者，出來兩手分付。」僧纔出作禮，師劈脊一棒云：「且道一半。」僧進前云：「乞和尚全副道將來。」師擲下拄杖云：「要頭截取去。」僧擬議，師托開云：「是甚麼乾矢橛？」便下座。

上堂。「冒虛空為鼓，懸日月為槌，打鼓普請鄧山五百木羅漢，夯取柴庄嶺上薪，蒸得米囤峰頭粟，將漁洋缽盂山滿盛香積，憑鄧山翀天飛鳳和聲念摩訶般若，三世諸佛如麻似粟，虛空中懽喜合掌，惟有普賢長子騎卻竹山臥象峰為作證明，曰：『若人會得這一句子，管取參學事畢。』」便下座。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不參活句參死句，豈止蹉過河沙數？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大地山河生銕鑄，千人萬人把不住。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迢迢相望八千里，往復何嘗行舊路？」喝一喝，云：「此是圓通自在門，萬峰不須重指注。」

晚參。「今朝臘月二十底事處處難值，若便與麼放過，不久便是除夕。」
小參。「臨濟只為髑髏乾不盡，長年無風生浪；德山多因塊壘未全銷，一向平地起堆。萬峰一串穿來，掛向八風頭裏，任他事逐眼前過，管甚老從頭上來？」
庚午元旦，上堂。拈起瓶中花，云：「拈花嵩祝願唯欽，春到方知聖主心，出世豈忘歌帝力？捷音且喜到山深。兵揚北闕彌天壯，寇敗西山指日擒，欲把金剛王一拂，為皇千載靖氛祲。」舉：「臨濟大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魔佛同誅。『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師云：「空礙俱破。『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烽煙未動，砲已先行。『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擊鼓三通，強凶授首。今日元正新旦，只見殺氣騰騰，雖然正是我大明國裏春風習習，還有會一喝金剛王者麼？道！道！」僧纔出，師云：「禮拜當朝北闕。」便下座。
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沉。是聖是凡劈脊摟，那管一棒一條痕。空劫已前無自己，眼目人天是甚麼人。上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望見青山起白雲。」
上堂。「曉色煙為山，夜光月成雪，不知萬谷梅，秖覺香鏤骨。高風過疾雷，空芬轉幽烈，問我西來意，早已為君說。」良久，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入門來，早已三十棒了也。」
上堂。「築墻護果，鑿地蒔花，钁嘴廉尖，石頭磊塊。客來迎送，米到抬扛，愁醬乞鹽，吟風弄月。此是住山活計，久參上士不消重說偈言，後學初機領取向下注腳。」乃云：「重湖疊嶂梅千頃，塌屋低簷四五家，未坼竹根先掘筍，略虛樹罅又栽茶。」便下座。
上堂。「如何是佛？虛空一具黃金骨。如何是法？水清石冷苔長滑。如何是僧？眉長拖地骨如冰。如何是三寶具足？古殿法堂方丈屋。如何是其中事？日上芋香猶未熟，廚下先烹一盞茶。還有受用也無？白雲為床，梧葉為屋，睡熟翻身，水足草足。恁麼則如何為人鄴？相逢不道人間事，指點湖山個個青。老僧恁麼自問自荅，拄杖子恁麼自問自荅，大眾亦恁麼自問自荅。拄杖子若會得，則老僧會得，大眾會得；大眾若不會，則拄杖子不會，老僧不會。今問拄杖子，還會麼？」良久，山鳥亂啼，乃云：「分明是個事，山鳥正啼忙。」
上堂。「老僧近來枕石放身，瞑然松下，不能說法。無已，則委之萬象，將使雲霞絢赫，水石擊衝，露遮那身，出廣長舌，曰的地藍，曰阿布使，曰四月乍晴山色好，一天初曉鳥聲多，此等皆非一代時教之所管攝。今日十方為口，山說、水說、空說、有說、剎說、塵說，有情無情三世一切同運法輪，令聞者、令見者立地成

佛。且道如上說底是甚麼法？」良久，乃云：「湖上缽盂峰乍洗，峰頭囤米飯初蒸。」

上堂。「摩訶衍法，四句既離，百非又絕，空蕩蕩三千剎海，冷澄澄八萬法門，美則美矣，猶未盡善。何也？不能傾出猛烈紅爐燄，鎚碎清涼白月輪，李將軍有家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諸人要識三峰真的旨麼？」喝一喝，云：「威風八面言思斷，平地翻為荊棘林。」

結夏，上堂。「筍出林梢竹乍齊，青梅初重壓枝低，山知雨好頻增色，鳥惜花殘不住啼。衲裰卷來雲在架，革鞋懸後草成蹊，湖光近檻閑無用，洗盡晴霞日落西。」隨顧左右，云：會麼？「若作結夏佛法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結夏佛法會，亦須銜銕負鞍。」

上堂。舉：「六祖至廣州法性寺，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畣，曾未契理。祖云：『可容俗流輒與高論否？直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師云：「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滿缽炒浮漚，擎來充供養，影響盡消亡，心作底模樣。」

上堂。僧問：「露柱掛燈籠，山門騎佛殿，神通法爾則且置，如何得穩坐家堂？」師云：「山僧無伎倆。」僧云：「和尚莫謾某甲。」師云：「白日青天鬼美人。」又僧問：「趙州喫茶去，不是好心；和尚開堂來，的何宗旨？」師云：「掌上星初滿。」僧云：「恁麼則為瑞為祥去也。」師云：「盤中月正孤。」僧禮拜，師便喝，乃云：「山僧無伎倆，一步是一步，看他一輩茄子瓠子，不思爛貨沒人買，偏要擔向十字街頭爭鮮鬥價，白日青天鬼美人，真個苦哉佛陀耶。山僧今日正擬移風易俗，要使動者靜，亂者定，邪者正。」以拂子左拂云：「唵部臨部臨。」以拂子右拂云：「唵齒臨齒臨。伏願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直得皇封坦蕩，化日熙怡，無一物不遂其生，無一法不安其性。且道山僧憑何力用，致斯盛治？」乃復以拂子作一圓相托呈，云：「見麼？掌上星初滿，盤中月正孤。」

小參。「一句洞今古，千生絕往還，待看春雨後，品下聽潺湲。」卓拄杖，下座。

上堂。「纔問著，舌初掉，大洋海底火星飛，赤日頭邊急流瀑，白花牛穿破粉底皂靴，青頭蠅不肯揚聲大叫，丘八王、趙五到，敲金章、打玉詔，桃花妒眼能相撩。此是老僧向來不曾道底，若會得，出來下個註腳。」僧纔出，師便下座。回至方丈，侍者出云：「請和尚註腳。」師云：「鄭龍苦雨，章海酸雲。」進云：「雲收雨霽後又如何？」師云：「落長七生。」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推向一邊。且作麼生是你諸人嘗住法身？』乃云：『有功無功，莫使腹空。』」師云：「五祖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參三十年，也未會法身向上在。然雖如是，土曠人希，試聽下個註腳。」喝一喝，云：「夏日赫如烈，流汗思冷泉，偶爾得一句，大雪下長天。」

病起，上堂。「山僧前日通身是病，晝夜攢簇不得，何啻四百四病？正當病時，病亦是病、藥亦是病，那知更有個不病者？及至病退身安，從前寒熱眾苦相貌總不知向甚處去也，三百骨節、八萬毛竅一一抖得乾乾淨淨，遍覓病源了不可得，始信這髑髏皮袋裏面直是安置伊不得。病與不病是甚麼閑？大眾，秖是一個身子，且道因甚有兩樣？」喝一喝，云：「夜冢髑髏原是水，客盃弓影竟非蛇，個中無地容生滅，笑把遺編篆縷斜。」

晚參。「古人真實相為道：『有念盡為煩惱鎖，無心端坐水晶宮。』我卻不恁麼。」喝一喝，云：「幽花自戀秋深草，脫葉誰知樹底雲？」下座。

上堂。「釋迦墮七墮八，達磨落二落三，托言為道為法，實情翫水遊山。拈下禪床問你：南北東西討甚閑？秋風涼，秋夜長，井梧飄，嵓桂香，初無蓋覆，有甚囊藏？但不許世諦流布，且不容佛法商量。」擲下拄杖，云：「逴得便行真漢子，人間天上本無雙。」

上堂。「一立一破，猶有塵在；無立無破，猶有法在；塵法雙亡，猶有亡在。老僧一棒到底，使你冰消桶脫，你莫非又向冰消桶脫處躲跟麼？」拈拄杖云：「一頓兩頓三四頓，一一會來真是鈍，棒頭有眼為君分，腦後雙眸何足問？直打下法堂。」

上堂。僧纔出，師驀頭與一踏，僧起身云：「好一踏。」師云：「你從甚處來？」僧擬議，師又與一踏，云：「自己來處尚不知，也要說好說歉。」乃云：「山僧今日不能與這僧斬絕，未免勞而無功，還有赤心片片底衲子與老僧倒斷，不致兩相辜負。」良久，云：「這一踏非惟踏破釋迦腦蓋，抑且為千古龜鑑。」

上堂。喝一喝，云：「螻蟻馳上泰山，鬧斷日觀峰頭巨石；蟪蛄奮出滄海，噓成羅浮頂上白雲。人人有這自力卻不用，倒借別人底手拭涕，可惜許也。豈不見？長橋下蛟，只消一劍；藍田中虎，不出一箭。直下便請，何等快便？大丈夫，阿呵呵，踏踏歌，藍采和，不若十字街頭布袋和尚把木屐拖，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雲門大師來也，諸人還會得門縫裏事麼？」喝一喝，云：「今日三七大悲，懺壇完滿，掃萬峰祖塔，山頭掛百燭燈，湖上點通宵炬，設放燄口施食，普利水陸，莫言不道。」

淨心居士請上堂。「生平篤信是參禪，琴上相看二十年，施地但知開剎願，食貧未惜買山錢。清涼夢繞藤為座，鄧尉身空水是天，三日耳聾君會取，馬師道法廣無邊。」良久，喝一喝，云：「若還與麼會，難免叫蒼天。」

上堂。「嶒峰無磴海無舟，率意驅車痛哭休。從此頹然坐芳草，問來伸手折花酬。」

上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握血。到底一重關，人人盡叫屈。屈屈透過兩三重，敢保老兄猶未徹。」

辛未元日，上堂。拈香畢，乃就座，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民不失所，路不拾遺，承誰恩力？當今皇帝。」復顧視左右，云：「且知恩報恩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虛空開口呵呵笑，佛法從來貴出情。」

上堂。以拄杖畫一畫，云：「若人會得這一畫，則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世、出世間山河大地無一針鋒許不是棒頭的旨。」又以杖畫一畫，云：「若人會得這一畫，則黃金變酥酪、世界為白銀，世、出世間無針鋒許不是大休、大歇、大安樂處。」復以杖畫一畫，云：「若人會得這一畫，則黃金酥酪、酥酪黃金鍊作一團、打作一片，世、出世間無一針鋒許不是大尊貴處。諸仁者！還會也無？會也，不出此；不會也，不出此。」以杖卓三卓，云：「移花兼彩蝶，買銕得黃金。」

上堂。「數萬先須舉一，二五恰成一十，數到不可說處，舌大如槌，神機活脫，蟠桃一夜盡開花，歲歷三千始成實。諸仁者！萬出于千，千起于百，百始于十，十始于一，只這一又從那裏起？」良久，云：「剝到頂時培碩果，雷從復處震天機。」乃喝一喝，云：「諸仁者！這一喝有時作一喝用，有時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若人會得，管取參學事畢。會麼？王師合藉干城力，四海歸降賀太平。」

李侍御請上堂。「有言無意號離鉤，拋出先天紫氣浮，泰華擘開輕有力，黃河畫斷水西流。若人會得這一句，則手握乾坤、指呼日月，先天地而不生、後天地而不老，亙古亙今只是個自己。諸人還道得麼？不然，老僧自道去也。今朝二月廿四，飯僧作大佛事，策起三丈白眉，直下為君指示。」乃揮拂大喝，下座。

上堂。喝一喝，云：「特牛生兒也。」又喝一喝，云：「一馬生三寅。」又喝一喝，云：「此中一句，能令山河大地、草木風雲、情與無情一時轉大法輪、成等正覺。諸人要會麼？」復喝一喝，云：「向這裏入。」問：「[祝/土]肋三拳佛降生，指天指地令全行。父子傳燈光燦爛，請師的的示分明。」師以杖畫。進云：「啐啄頓開天地窾，鸞雛衝破碧琉璃。」師以杖于前相外畫一大○。進云：「父子合宗千古印，燈燈續燄古今傳。」師以杖于一○中點，云：「呱。」僧作禮，師便下座。

通州弟子濟聞請上堂。「諸上座！不用尋思，盡十方世界明明地無一塵一縷為緣為對，咳唾超彼三賢、掉臂直透十聖，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有甚麼事？不見永嘉云：『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秖恁麼散去，佛法道理一總用不著。可笑德山緣密有甚三句語示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眾流、一句隨波逐浪，長安路上得恁麼滾滾地？」

上堂。「五十五位盡是度門，從門入作，好不丈夫。若是真正英雄，爭肯踏佛階梯、落人背後？諸人清淨心中若起一念修學心，即是平地上立個階級，不可度越；汝若無心，即是步步通途，說甚麼遠近高卑？」良久，云：「會麼？分別魔軍熾，忘機佛道隆。」

晚參。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云：「老僧遭你鈍置。」僧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麼生？」師云：「闍黎遭我鈍置。」僧一喝，師擲下拄杖云：「為他閑事長無明。」便下座。

上堂。問：「闢天人深域，一往已見全提；振今古洪謨，此時願垂一語。」師云：「莫道點頭猶未是，纖毫不了亂縱橫。」進云：「金毛師子相逢也，未必輕輕放過伊。」師云：「行腳若還不帶眼，難免海外覓浮漚。」僧點頭三下，師云：「果然地闊少知音。」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三藏十二部所說何事？」師云：「不錯。」進云：「大用現前，不存規則，因甚又道演唱宗乘須具三玄三要？」師云：「不錯。」進云：「威音王已前是甚麼人先悟？」師云：「人事少暇，緩緩和你商量前兩錯。」進云：「和尚也須領話。」師云：「一期畜話，還副得上座意麼？」僧云：「不副。」師顧左右云：「這回老僧得也。」便下座。

上堂。「古人住山，嘗有偈云：『釅茶三五盞，意在鑊頭邊。且道是甚麼意？』老僧則不然，蠶豆茶邊採，西瓜竹裏栽，鋤成生熟地，一月兩番開。今古同風，宛有住山氣象。若是真獅子兒，不妨向這邊跳躑。所謂獅子兒，眾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諸仁者！簑衣索索，官人不落三耳朵，草鞋放在禪床腳下，省得諸方亂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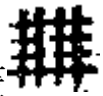
腳。還有真正赤骨律，住山漢子出來道看。」良久，云：「開田儲夏水，種樹埏春雲。」
上堂。舉：「睦州和尚云：『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若得個入頭，不得孤負老僧。』」師云：「賺臨濟喫棒、拶雲門腳折底本事甚處去也？反自出出入入、兩頭三緒，教壞人家兒女。萬峰若不徹底掀翻，使彼承言滯句者一個個李向赤邊咬，埋沒已靈，深為可惜。眾中還有捉敗睦州底衲子麼？老僧肯相孤負。」拈拄杖卓一下，云：「要用直須用，眼目莫定動。」
晚參。「德山小參不畲話，埋沒宗風；趙州小參要畲話，恥他先作。萬峰今夜小參，會得自己底，截斷他腳跟；識得目前底，穿瞎他眼睛。起佛見、法見底，與他茶喫；不見一色底，與他平交。不是山僧爭人我？大都緇素要分明。且道總不與麼底又如何？」良久，云：「後五日看。」
上堂。「秋山乾若洗，秋水流如砥，秋雲淡不生，七十二峰起。所以鄧尉山與光福塔首尾問畲，致令漁洋山嚼指出血，長旗嶺叩首皈依。何以故？」以拄杖畫一畫，云：「班鳩麻雀大於鵬，白象青獅小如蟻。」又畫一畫，云：「會麼？杖頭花正深，爭奈草鞋有鼻而無跟？東邊撞木鐘，西邊敲瓦鼓，齊一變至於魯山僧，二十餘年一向打葛藤，從未曾說到這裏，今日不覺盡情嘔出。」良久，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始得知。」
受揚州天寧請，上堂。「向上大法，不惜當陽拈示。諸仁者！從維揚放舟，截江到鄧山，三日寒雨，一道清風，及乎到來，舟懸石岸斜，轎上泥坡滑，登涉間關，參尋不易，伏惟珍重。至若向下一句，則未踏船舷早已說過了也。且道還有末後句也無？十月多風信，難為衣薄人，會得者出來唱和一上。」問：「適纔和尚道：『未踏船舷早已說過了也。』說底是甚麼？」師打云：「說這個。」進云：「未在，更道。」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云：「未陞座已前，和尚已喫三十棒了也。」師打云：「這一棒阿誰喫？」僧一喝，拂袖歸眾。問：「和尚道：『風遠振，法雨均施。』今日覿面當機，未審如何相接？」師打云：「這樣接。」進云：「還肯別施方便，接彼遠來者麼？」師云：「肯。」進云：「如何是和尚底方便？」師云：「向下會取。」進云：「設有個金睛突出，頭尾交加，大吼一聲，和尚又作麼生？」師作虎聲。僧云：「今日長安大有人喪身失命。」師打云：「這一棒阿誰喫？」人華居士問：「聞和尚於此建立臨濟宗旨，是否？」師云：「是。」進云：「臨濟宗旨且置，如何是萬峰宗旨？」師云：「塔院到此不出半里。」進云：「三百年來今日始見作家。」師打云：

「這一棒教阿誰喫？」又僧出問：「向上向下則不問，如何是末後句？」師覷上覷下。進云：「為甚解舉不解荅？」師吐舌，僧禮拜云：「今日被學人捉敗。」師打云：「這一棒教阿誰喫？」便歸方丈。

上堂。「天上水，地下月，萬斛天香好時節。無數青蒼淡中抹，洞庭兩山飛彈出，打破佛頭頂上結。商山四皓齊喫跌，個個兩口無一舌。三段老人雪竇翁，老僧一棒下風立。中郎兒孫賢叔侄，被我一問赤骨律。南斗八，北斗七，二十八宿右旋列。咄！我要問他今年洞庭多少橘？畜得出，與一摑；畜不出，與一摑。道！道！」良久，喝一喝，下座。

壬申元日上堂。拈起拄杖云：「世界闊幾許，拄杖闊幾許。虛空長一丈，拄杖長一丈。百億蓮華，九州萬國，五湖四海，一切諸佛含靈，都在拄杖子頭上傳心續命，被老僧輕輕點一下，則虛空雷動，大地春生，澤國太平，聖皇萬壽。」

上堂。以拄杖畫一畫，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且道如何是直截根源底印？漁洋山曲缽盂小，鄧尉峰高天壽深。」

又以杖左右豎兩豎，云：「種花嫌地瘦，汲水問泉遙。」又以杖橫豎各數畫，云：「幽花不待人，清夜已開遍。第一個字，匾擔兩頭尖；第二個字，剎竿對面豎；第三個字，一堆亂木和雲貯。若人識得這三個字，則世、出世間文字一時會盡，無文字亦一時會盡，佛祖大用俱已了盡，豈但超生脫死而已？諸仁者還會也無？若不會，參去。」

上堂。「花放屋簷紅，山家春信通。急磨刪竹剪，閑製焙茶籠。逐鹿歸蕉北，聽鶯過澗東。只麼消遣日，休問是何宗。」

上堂。「古人道：『諸佛一向淨用，故名諸佛；眾生一向染用，故名眾生。』」師云：「諸佛空裏漚花，眾生水中雲影。衲僧門下，染淨不收，去來無礙。語言動靜，三藏絕詮；瞬目揚眉，乾坤失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彼彼丈夫兒，肯甘自退屈？」隨喝一喝，云：「大家究取。」

通州諸居士送法被至，請上堂。以拂子指法被，云：「諸仁者看取，若論向上大事，如吳門鍼工繡法被相似。若於未剪羅段以前，向頂門一鍼，鮮血直迸，忽地翻身作大哮吼，頓使天魔外道一時粉骨碎身，何等痛快？其或未然，不免更著精神，裁成錦片，上卻繃子，於密不通風處朝也繡、暮也繡，要使鍼鍼相對、線線相連，無一絲毫縫罅，一毛一毬無容少欠，不知不覺爪牙畢具，於繃子上突然跳出一個金毛獅子來，便解開大口，吐出五色上品蓮花，花中顯

現諸佛列祖，一齊演說大法，頓使四天王天勇力護持，諸天天女空中散花供養，一切天母各各掬香擎花、然燈灑露，獻果如山，樂音齊響，遂見須彌岌峇、海水騰波，天上天下、若風若雷、山林草木無有一物不出廣長舌相，同說此法，令聞者、見者一時悟徹，盡大地狐狼野干但聞哮吼之聲，肝腦塗地，永不復生，從此正法光騰，炤耀末世。且道：如何是獅子吼？喏！」乃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雪竇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覷著。』」師喝一喝，云：「推倒墻壁，走卻達磨，寶在甚麼處？」復顧左右云：「你看雪竇可是人養底？」

上堂。「趙州一飽忘百饑，今日老僧身便是。橫鋪破席白晝眠，起來不管天和地。茲因山中絕糧，適檀越送米至，特請上堂。記得年前小除夕一偈：『百僧饑看老僧關，湖自清清嶺自彎。廚火宿留無粢粟，梅花愁絕滿空山。』今日復有一偈：『細雨梅花玉濕枝，飽來不覺日長時。三通法鼓上堂去，說法何曾待所思？』只此二偈，若人不會，則說饑說飽、說喜說怒，便有無量生死，如何超得？若於此偈直下了卻，古人所謂以手攀南極，回身倚北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晚參。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喚作甚麼？」師下禪床走兩步，云：「莫怪老僧行步龍鍾。」僧云：「意旨如何？」師云：「水牯牛大底，老虎也打得倒幾個。」僧不領，師云：「向年撞個師僧來亦曾與麼，直至而今總無消息。」良久，顧左右，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不消拈卻凡情聖見，寒則普天匝地寒，熱則普天匝地熱，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嘗住，塵塵爾、剎剎爾，亙古亙今，那怕甕中走鱉？雖然如是，因甚又往往干戈相待？」喝一喝，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拈起拄杖云：「這上座甚麼劫中成佛來？」僧出眾云：「容某甲說道理得麼？」師云：「大喻三千，小喻八百，秖要恰這上座意便了。」僧云：「拘留孫佛劫中，某甲與這上座同參，直至而今，團不圓、分不開，無數知識出世，例皆懨懶放過。和尚明鑑，是神通？是三昧？」師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僧掀倒几案，師下座，顧大眾云：「三峰今日死中得活。」便出堂。

小參。「溪聲憤怒雨如絲，正是山中絕食時，三陣普梆催接米，炊煙依舊不曾遲。還有終日喫飯不曾嚼著米底衲僧，出來通個消息。」僧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爛熟黃梅落滿地。」僧云：「意旨如何？」師云：「解得調羹味便和。」一僧出

云：「和尚。」師無語，僧一喝，便歸眾。良久，僧又出，左右顧視，師仍無語。僧云：「滿堂師僧覓個畣話底不可得。」師云：「今日得一個也。」僧拂袖便出。師云：「將謂是德山老漢，原來不是。」便起身歸方丈。前僧出作禮云：「適來觸忤和尚。」師擬拈棒，僧又拂袖出，對侍者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是甚麼人語？」者擬議，僧劈口一坐具云：「這棒合是老漢喫。」師召侍者云：「他道甚麼？」者擬舉前話，師連棒打趁。

上堂。「問我老僧壽幾許？只向道：『屋上青山庭下樹。』只此一句，如金剛寶劍，萬物攖之即失，原來百味具足，更無他事了也。正如唐堯之世，垂衣拱手，真為上古之風。奈何一句未分，未免顢頇儱侗，酷如洪水汎濫，草木繁茂，蛇龍為患，虎兕逼人，強梗未刪，禮義未鑿，五穀不登，未盡其善。所以，臨濟老人于一句中分出玄要、賓主等堂奧，以至四賓主之主中主，如大舜使五人為臣、禹疏九河水入大海而天下燥、使益掌火烈山澤而障翳銷，驅龍蛇歸海、逐虎豹入山，然後誅四兇、嗑強梗、樹五穀、教仁義，洪荒闢而中原為寶，地葆上古之真，純為三代禮樂之祖。究竟看來，秖完得個無為之治而已。今人畏臨濟入道之密、制法之嚴，便欲抹殺宗旨，單行一棒，此何異天惡其成、地惡其平、六府三事惡其允治？畢竟要身著箬栗葉，茹毛飲血為埜人之君。老僧值禪運式微，萬不得已，提起三百年不講之絡索，以挍法道中洪荒虎兕之敝。還有同心共濟者麼？」卓拄杖，下座。

石季玉送關帝像入山，請上堂。豎起拂子，喝一喝，良久，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持贈君，誰有不平事？」喝一喝，云：「此事直須全身鎧甲、八面威風，大刀飛一片冰花、赤馬奮半空雲影，於八萬四千魔軍堆裏馘其酋首猶如拾芥。具如是操略，正好干城正法、震攝魔怨，俾天下太平，使蒼生安樂。還有如是操略者麼？出來道看。」僧纔出，師便喝，進云：「是何宗旨？」師又喝，進云：「單刀直入一句作麼生道？」師以杖旋風打散大眾，歸方丈。

上堂。「茫茫宇宙，落落門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據個曲彔木床，日與山花水鳥閒訴衷腸，崖瀑松風激揚宗旨。汝諸人但只耳門有竅、眼裏有筋，物物頭頭，何非己分？」以拄杖卓一下，云：「收。」

上堂。「唇封兩片皮，齒鍵三條楔，腦後拖舌頭，吐出三丈銕，一道寒芒射斗牛，萬里長江兩岸雪。不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古人曰：『耳朵兩片皮，牙齒一具骨。』美則美矣，未有師在。」良久，云：「如何是佛？唐相細腰，明儀隱骨。如何是西來意？三年載一船。不是石頭，定是土塊。一年三百六十日，有五時、有九

節、有六運、有七氣。不是，不是，日日是好日。」以拄杖作釣魚勢，云：「悠悠漁父詞，嫋嫋千尺絲，歸來每到月明時。小小山，矮矮屋，厚厚茆茨，寥寥黃犬吠花枝。不是，不是，不關老僧之事。會麼？」顧左右，下座。

上堂。「平地上抬腳不起底，千里同風；眼光爍破四天下底，對面不識。信之則有，不信則無。先佛性命，函蓋乾坤；後佛紀綱，眾流截斷。汝等諸人，從年頭至年尾，觸境遇緣，迎賓待客，著著隨波逐浪。德山圓密，後生晚輩，置之一傍，自不怪你。雲門大師氣宇如王，在你腳底，因甚不覺？」喝一喝，云：「各各歸衣缽下究取。」

上堂。「山貧每絕糧，供眾無別物，一碗荼菜湯，百枚蠶豆莢，中間咬得著，兩頭清水滴。等得一供齋，預先支米喫，添卻錢一千，將就遣今日。明朝說具戒，未聞大檀越，只有蘇二伯，一金辦早食，三百團圞頭，心心肯相歇。也有嫌單狹，也有道屋窄，入廁無遮蔽，上殿怕腳濕。聖恩老堂頭，丁此好時節，譬如歲儉家，寒酸遣朝夕。突然請上堂，大法無得說，盡將家藏寶，傾囊都統出。」良久，乃顧左右云：「山前山後幾百家，家家看繭採新茶，老僧住此貧徹骨，贏得年年看好花。」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山眉卓豎，日面煇煌，如何是無相法身」？師云：「求名雖有據，學稼本無田。」僧云：「不因漁父，爭識桃源？」師云：「一身依棹轉，雙眼被花迷。」僧云：「原來只在這裏。」師云：「錯卻路頭。」乃云：「桃源原只在人間，堪笑漁郎去不還，貪著故鄉田地好，回頭那覺鬢毛斑？花灼爍，水潺湲，兩崖石壁故蒼然，都緣熟路難忘卻，斷送一生閒又閒。」

上堂。「蘇州菱，邵伯藕，買賣經營隨處走，從來主顧不擇人，只貴有錢能出手。」以拄杖架肩，云：「老僧擔一擔子來，也足以填饑補渴，厭飽諸人，當場乞我一文，不妨連籃折倒，亦免得十字街頭喫筋乞力。有麼？有麼？」良久，云：「眼看好貨無人買，佳味于今只自知。」

上堂。「深院桂花殘，香風恣狼藉。堪憐無目人，猶向枝頭覓。舉世笑他愚，山僧道不必。何也？合眼避諸塵，那怕黃金屑。」

因事上堂。僧問：「如何是萬峰境？」師云：「庭果色驕秋半雨，田禾香落夜深風。」「如何是萬峰人？」師云：「從人笑罵，任我縱橫。」「人在境中？境在人中？」師云：「開田說義家嘗話，磊石為龕自在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一聲孤雁秋空遠，無數亂峰寒日斜。」乃云：「千峰蒸寒碧，生我一片秋。逐逐任涼飆，來往無依留。有時落空谷，心與松俱休。有時乘殷雷，赤日滂遠流。或為石所破，裂絮憐浮游。平生得失心，付之空悠悠。

而輩體所慕，讚毀徒相投。胡為戀戀情，語此朝蜉蝣。願言微雲根，毋道風颼颼。」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二(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三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記

住蘇州鄧尉山聖恩禪寺語

癸酉元旦，上堂。拈香畢，就座，乃云：「五彩泥牛耕大地，一犁鍬動天和氣，七十二峰如筍生，峰頭似草和煙細，幸勿作西來的的大意。」良久，云：「今日新正元旦，特特上堂，舉揚佛祖因緣，用祝聖明。山僧到此，竭力不能贊一詞，只得將本色住山語支塞一上品字，柴頭黃，砂罐窄，大葉茶香，水聲嘖嘖，大家慶賀太平年，不道是崇禎皇帝底聖力。」卓拄杖，下座。

申晹菴居士請上堂。「非雨非煙山漠漠，為瑤為玉樹玲瓏，半醒半睡老僧眼，對客看花興不同。」乃拈起梅花云：「還會麼？風來香在石，月上影橫窗。」放下梅花云：「七尺開機席，撐天四腳床。」復拈起花云：「睡醒信腳出門去，隨路看花繫短裳。此是老僧日用事，至若求嗣一句作麼生道？」放下手中梅花云：「結得樹頭千顆子，遞傳調鼎作金湯。」

上堂。僧問：「七事隨身，便請相見。」師便喝，僧云：「某甲則不然。」師又喝，僧云：「和尚把定封疆，只得別資一路。」師云：「你是不得已也。」僧擬議，師云：「隨身七事甚處去也？」僧又擬議，師云：「八事。」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尋嘗一樣窗前月。」僧云：「目前又作麼生？」師云：「纔有梅花便不同。」僧作禮，云：「謝師指示。」師云：「賺了也。」良久，乃舉：「臨濟大師云：『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炤、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隨聲便喝，云：「老漢沒量罪過，未能把定要津，反自私通車馬。諸兄弟！眾中還有捉敗這老漢底麼？與你從長計較，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鼻孔、眼睛總穿向這裏，權、實、炤、用貼不上，三玄、三要插不入。臨濟道底若是，向來不解慎初；臨濟道底不是，將來尚可護末。」良久，云：「以智遣惑，頗逢下士；以智遣智，罕遇作家。真個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便下座。

上堂。「合歡桃李映深池，上下同看一道迷，寄語參玄諸上士，頂門迸出是全提。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喝一喝，云：「玄都觀裏桃千樹。」良久，云：「會麼？」乃舉起拂子：「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喝一喝，云：「曉溪流出碧桃花。」良久，云：「會

麼？」乃擲下拂子。「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又喝一喝，云：「桃花流水依然在，石室深崖不見人。」

上堂。「今朝二月十五，萬象森羅鼓舞，落梅天女散花，迸筍玉麟出土，七十二峰頭吼空外之獅，三萬六千頃怒濤中之虎，引開雲外幡幢，擊動空中法鼓，頭頭劍刃交光，處處箭鋒相拄，未經開兩片皮，人人成佛作祖。」驀拈拄杖，云：「住！住！還有會得拄杖頭上活祖師底麼？」卓一下，云：「山禽歷歷分明道，林外春鳩對喚晴。」

上堂。「趙州佛字不喜聞，老僧佛字亦不惡。禪和擔去問諸方，一任讚揚與貶剝。」良久，云：「莫！莫！」

上堂。「雲門道胡餅，趙州云喫茶，一般行貨，兩樣生涯。金陵俞道婆撒餅在長街，春風細細落藤花，漁舟懸水仄，茆屋傍山斜，也勝一疋布、三斤麻。若人直下會得，正是消冰竭水，織錦鋪霞，剎竿頭上跳蝦蟆。」以拄杖作持竿勢，云：「七尺絲綸八尺竿，鉤頭密意莫顢頇，衝波忽有金鱗現，手撫船舷笑眼看。」

上堂。「虛豁希輝荒，驚濤捲春雪，此中無有人，種樹採瓜喫。此四句內有一句具雲門，三句具臨濟，三句具三玄、三要、四賓、四主、四料簡、四喝、四炤用，乃至無量法門、百千玅義無不具足。且道是那一句？」良久，卓拄杖，下座。

上堂。「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路不拾遺、民無夭閼，一經毘嵐園裏妄自稱尊、少室峰前猥言傳法，射來一隻蓬蒿箭，擾動支那百萬兵，有底荷斧擎叉、有底拔刀揮劍，太平草木盡化干戈，於銀山鐵壁處重設牢關、向栗棘金圈邊更掘窖子，陷殺英雄、平欺凡聖，然此猶有丈夫氣概可壓諸方。近有一輩月黑穿窬、背地剽竊，只說希圖口腹，全然不顧巡官，老僧撞著將來拶出骨髓，有甚罪過？今日要與諸人向佛未出世已前相見。」良久，顧眾，云：「還識老僧麼？」

小參。「千樹陰雲鎖半山，樹中開屋向湖山，日高未必知長夏，慣著輕衣坐對關。」良久，云：「汝等諸人見我開口便作說法會，且道今日說底是西天法、說底東土法？爭知老僧從無一法與人？然雖如是，且道適纔畢竟說底是甚麼？」良久，云：「莫道我謾你太煞也。」喝一喝。

小參。「若論此事，與老僧住山軌則相似，雲水衲子不但與他如兄若弟、如父如子，即同一體，手足耳目一般，與之一生穆穆。其間若有絲毫許生風作浪，老僧便與他一頓拄杖打出山門，與之斷絕。若他經久回心，再入眾中，老僧總已忘卻了也，依舊如兄若弟、如父如子、如同骨肉。他若又生風浪，重與打趁，不容涿入，後來依舊忘卻，再入眾中，轉見相親，毫無隔礙。他若更復呈頭露角，這

一回連前兩度一齊論過，綑作一團，打成泥塊，此回送出，千生萬劫永不見面。若人會得，一生參學事畢。」
上堂。僧問：「不是風幡動，亦非仁者心，師今陞寶座，端的請敷陳。」師打云：「不可是這個。」僧云：「六祖大師見不及此。」師云：「尋思去。」乃云：「風動幡動，開眼說夢；不是風幡，劈面生讒。仁者心動，渾身斷送，更提這個，將錯就錯。六祖大師見不及此，且去尋思，雖活如死。」卓拄杖，下座。
上堂。「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分明目前事，換卻眼中睛。」
上堂。「水流濕，火就燥，各遂其宜，虛空[跳-兆+孛]跳，驚得北斗南辰，七顛八倒，玉兔金烏，一時失炤。獨有山僧冷坐傍觀，呵呵大笑。笑個甚麼？笑他向上人，未明那一竅。」
上堂。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天下太平。」僧云：「出匣後如何？」師云：「何患天下不太平？」僧問：「臨機一句，請師速道。」師云：「緩緩著。」僧云：「甚麼時節放在無事甲裏？」師云：「幾人得似上座性燥？」僧拂袖便行，師隨後打，云：「怕爛卻。」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不異今人。」僧云：「如何是今人心？」師云：「不異古佛。」僧一喝，云：「某甲是甚麼心？」師云：「狼心？虎心？」僧云：「錯。」師笑云：「錯則不錯，承當不下。」乃云：「夫行腳道流要得不落于惡道易事，但說佛時不被佛謾、說法時不被法障，自然到處通變，雖遇鑊湯爐炭諸般厄難，行為佛事、坐是道場，障礙他絲毫不得。」隨喝一喝，云：「大眾一時聞麼？」便下座。
祈雨，上堂。「雲為心，空為骨，興雨興雷起瀛渤。不作巫山昔日靈，為救蒼生潤吳越。」喝一喝，下座。
上堂。「屋頭問路，笑豁鴟吻。月下拋磚，賺出韓盧。老僧沒這閑心情，幹此兒戲事。早被晨鐘喚起，夜因燭短催眠。忘卻日中一段，始知不涉塵緣。」靠拄杖休去。
上堂。「盡力道不得，頭上空青濕滴滴；通身俱是口，萬頃波光獅子吼。既是道不得，為甚都是口？翻轉袋底一齊抖。此是有語？是無語？睢陽姓張還姓許，同死同心報大唐，萬丈明光炤千古。只此幾句，若人明得，許你一生參學事畢。」
濟廣請上堂。「青面相逢驀撒沙，分明徹困為君家；若能直下頻翻轉，白棒掀天弄五花。」(廣感夢懷疑，師直示其旨。)
茶話。擊竹篦三下，云：「老僧二十年來行棒行喝、轉語機鋒、偈頌語錄，都是本分中出格語，然未是向上實際，特為大眾說破。」良久，云：「今朝大暑，第二日天氣忒炎，老僧不若脫下這領布衫。」遂脫衣喫茶。

上堂。舉：「黃檗入供堂，于南泉位中坐，泉問：『長老甚年中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座。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于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師云：「萬峰今日救取南泉。豈不聞：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炤。南泉出馬家之門，為天下宗師，爭肯以力服人？且問雪竇：黃檗下堂便坐第一座，于賓主之道為合如是？不合如是？」

小參。「六月二十一，教我如何說？」良久，云：「秋風枕上涼如拂。」

上堂。「經來白馬寺，梵語唐言輥作一團；僧到赤烏年，深目昂鼻直是難看。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當頭一個，至今辨論不清，說甚大鈔小鈔、廣疏略疏？若欲決疑解惑，問取阿誰？」良久，云：「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小參。僧問：「如何是密密不傳底事？」師云：「著衣喫飯。」進云：「纔有知識，便省二事，焉得為密？」師云：「中間事作麼生？」進云：「不可無事生事。」師云：「你秖解得一半。」問：「如何是佛法至要處？」師云：「幸得問著老僧。」進云：「請師一言。」師云：「若是諸方，畣你話也。」進云：「秖如諸方又如何畣話？」師連棒打，云：「更要問。」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開口道著。」進云：「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云：「動步踏著。」進云：「恁麼則一念萬年也。」師云：「近日中峰講筵大開。」進云：「和尚是何心行？」師云：「洗腳去。」乃云：「大凡出眾切磋，雪竇道得好：『若未具啐啄同時眼，卒摸索不著。』今日一期，大似機變出于臨時，然亦未是玅圓超悟者。莫謂針不箚、風不入，佛法便只如此，正眼觀來，大有事在。」

上堂。「秋山青，秋桂老，秋風高，庭莫掃，放下破蒲團，秋湖向人好。昔日，晦堂問黃山谷云：『還聞木樨花香麼？』谷云：『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師喝一喝，云：「是何言歟？老僧昨宵大睡一覺，外床倒，裏床倒，枕子是藤，白席是草。」乃瞪目視眾久之，便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當人分上各有與麼事。」卓一卓，云：「為甚不承當？」放下拄杖，云：「莫是有疑麼？」良久，云：「咳嗽得一聲，許他是金毛師子。」

上堂。「千頃白雲一柄钁，五六年來費開鑿，石根鋤得水一丘，迸出蓮花如極樂。著青簑，剪籬落，裙帶豆，長絡索，幾度客來呈餺飥，也勝披千佛衣，坐在千佛閣。」良久，云：「秋風寥寥兮吹我

屋，淨場圃兮受新穀，早辦官租兮省逼迫，品字柴頭兮煮萊菔。為君壽，為君福，果然千足與萬足。」
上堂。「要知佛法去處麼？」乃鼓掌三下，云：「只在這裏。」良久，云：「若不如是，甚處見他達磨大師？」便下座。
上堂。僧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云：「到家時驗取。」僧云：「即今誰在門外？」師驀起身云：「老僧得恁長，闍黎得恁短。」僧云：「祖師門下因甚說長說短？」師打云：「爭奈岐路各別。」僧問：「萬法從心起，未審心從何起？」師云：「喚甚麼作心？」僧云：「不會。」師云：「誰見他起？」僧云：「古人恁麼道。」師云：「老僧不恁麼道。」僧云：「某甲請和尚道。」師連棒打云：「不道，不道。」乃云：「大智唯心，都不緣境，當陽直指，只在自省。」喝一喝，云：「會得如矢，不會如金。」
上堂。「道以無而重，道以有而空。道不可道而道，故腳腳踏實地；道不可言而言，故頭頭是本天。所以道：人者，心不藏物，口不露字，如蟬翼之鳴秋風，若堅翅之踞空界，故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且道如何是道？」喝一喝，良久，云：「蓄得春池滿，秋風禾黍香。」
上堂。「西來之旨，經久事變，未及幾代，早差一線。日過一日，豈止一線？未審今日有何方便，不致此道湮沒如線？」良久，喝一喝，云：「秖有一法，防微杜漸。」
上堂。「尖頭茆屋草根香，活計全憑折腳鐺，野菜和根同喫了，缽盂洗刮再商量。大眾！且道商量個甚麼？近年茶價貴，客至點蒿湯。」
上堂。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鞋赤腳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拄杖挑日月。』雪竇拈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師云：「大小雪竇自甘下劣，直得門風掃地，奴兒婢子極低下，人家也有三兩個，便視作奇貨。」隨喝一喝，云：「是佛！是佛！向上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見智門話墮。」
上堂。以手自點胸肋，云：「這漢未出胞胎，全無縫罅；纔生頭角，便有聲價。拖到而今，疑者、信者充塞天下，有者道是甘露滅、有者道是小釋迦，撞著冤家惡口小家！我無飯喫，投佛出家；我無衣著，投佛出家。有些伎倆，肯來出家？」喝一喝，云：「說聖、說凡，說真、說假，成得甚麼衲僧家？」便下座。
上堂。「長竹難點天邊月，利斧不斬無罪人，有甚許多陳骨董？為他閑事長無明。臨濟胡亂施張，德山胡亂云為，祖宗莫大門戶，展

轉返不光輝。」卓拄杖，喝一喝，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上堂。「人人有雙父母所生肉眼橫瞭面上，首羅尊天豎亞一目在於額上，阿那律陀清淨天眼在半頭之上，觀世音菩薩千手眼在八萬四千毛孔上，老僧有一雙金剛眼開在頂門之上。」乃拈起拄杖云：「另有一隻開人天眼目在棒頭上。今因上人大慧年躋六十，兩眼失明，請說法要，願開法眼，頓悟大事。老僧不待他出眾問話，早與劈脊一棒，令他父母所生肉眼瞭然頓開，額上亞豎一眼亦開，半頭淨眼亦開，通身手眼亦開，金剛眼睛亦開，老僧棒頭上眼亦開。何故？六十年前是一雙明眼，六十年後是一雙暗眼。今日令渠明暗兩忘開佛眼，元來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以拄杖卓三下，下座。
絕食，小參。「生臺鳥雀不聞聲，冷冷廚煙白日晴；客去愧虛留供諠，僧來莫說告單情！賒薪已閱樵人遍，乞米難教店帳清。自笑住山無道力，錯追因果悔前生！」
上堂。僧問：「了未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古人因甚靠此一著如須彌山？」師云：「莫亂針錐。」僧云：「和尚豈有護惜耶？」師云：「肚皮裏休著妄想。」僧云：「謹領。」師云：「妄想。」僧問：「佛是覺義。」驀豎拳，云：「這個是甚麼義？」師云：「抬眸燕子已高飛。」僧云：「還知某甲用意麼？」師云：「吽！吽！」僧云：「不如歸去來，蔥嶺有人憶。」師云：「非惟不識這個，亦乃忘卻拳頭。」乃云：「通褒貶底句，諸方學得；看窟籠著楔，近日罕聞。老僧特地折節下問，汝等直須當仁不讓。」良久，云：「見義不為無勇也。」
甲戌二月，真如回，病起，上堂。「雨雨晴晴二月天，白牛性嬾不耕田，繩牽鞭打今朝起，池水猶寒草似煙。牛牛牛，長林山迥風颼颼，斂尾復藏頭，鼻下無繩得自繇。且道是何人境界？」良久，喝一喝，云：「未問著時，早已過去了也。」
上堂。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教槌鐘著。』大眾方集，山便掩卻門，知事咨曰：『既許為大眾上堂，為甚麼一言不施？』山云：『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師驀起身云：「上來講讚良因，散周沙界。」便下座。
祝髮，上堂。「揮金截斷綠雲根，露出冰霜透頂門，刀下翻身直薦取，頓然心了是心存。」舉：「水潦和尚隨馬大師入山搬柴次，問著此事，被馬大師攔胸一踏踏倒，忽然起來呵呵大笑曰：『無量法門、百千玅義都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師云：「今日濟文剃頭，老僧用刀一揮，亦便呵呵大笑云：『無量法門、百千玅義都向刀口上識得根源去。』且道馬祖一踏、老僧一揮，水潦、濟文一同

大笑，畢竟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則墮同，應三十棒；若道是別，則墮別，應三十棒；若道同別、不同別，則為四墮，亦應三十棒。還有判斷得底麼？」問：「末後周羅結，請師直下截。」師挺身立地。進云：「未在，更道。」師轉身便行。

上堂。「諸人未到萬峰，將道萬峰有多少禪道佛法；既到萬峰，原來這老子乃是嘗人。既是嘗人，因甚諸方只是放他不過？你看他先德苦切之言實可取信，豈不聞男兒鎖子黃金骨，苦痛無明墮汙泥？」良久，云：「蒼天！蒼天！」

上堂。「一實諦中無起滅，魯祖長年瞌睡；方便門裏有親疏，秘魔一向擎杈。因言得旨，不假外求；睹物明心，豈緣內省？所以，觀風化物，無一定之機；因語識人，有差別之智。睦州喚僧提一桶水，為山與我過淨瓶來。至于荊棘林中紅爛，破驢脊上蒼蠅。臨濟喝、德山棒，會得總非死句，活人貴在通方。韓盧逐塊，非敢望于今日；俊鶻摩霄，惟貴乘此一時。」拈起拂子，云：「飽餐禪衲，試請下語。」良久，擲拂子，下座。

供千佛衣，請上堂。「塔名多子寧無意，自是傳衣佛種多，衣線下明真切事，豈論宮繡有淆訛？」喝一喝，云：「且道如何是衣線下事？金鍼直下刺意旨。」問：「如何紅蓮迸海波？還有向上事麼？」「千額珠光寒夜月，半肩日色醉春霞。會得衣線下事者，出來喫棒。」問：「我有一坐具，禮千佛即是？禮和尚即是？」師云：「緩緩向你道。」進云：「某甲則不然。」師指衣，云：「著得恰好。」進云：「且緩緩。」師良久，復舉：「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且道提刀是千佛？放刀是千佛？若向這裏會得，則血滴滴地。」僧又出，師顧大眾，云：「一齊禮拜。」便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甲子，政說毘尼八敬，命婦證優婆夷，乞賜大悲貴胤。於其未開口前，劈齒一拂子柄。」以拂子作打勢，云：「輥下天上石麟，贈作振振公姓。」

浴佛，上堂。「世尊昔日降生，指天指地，動括十方，作獅子吼，盡力也只道得個唯吾獨尊。奈值千有三百年後，跨灶雲門，劈頭一棒，忍氣吞聲，從來無人為之雪屈。今又七百年後，萬峰遠孫要斷不平之事，亦不得扶強抑弱，直將黃面老子、折腳阿師，縛作一團、打作一塊，推向堂前，貴令生與同生、死與同死，大家無出頭分。諸仁者會麼？」乃起立，澆香水浴佛，云：「須與當頭一杓惡水。且道是不是？」又澆水，云：「汝等諸人聞此見此，便欲鼓唇嗾舌，踏步向前，問個如何若何，我也預先與你一杓惡水。且道是不是？」又澆水，云：「九龍天外風雷壯，霢霂絪縕萬國恩。」

西來羅漢請上堂。「十萬里來不說一字，依稀像達磨，彷彿同真諦。芭蕉柄上書梵字，蝌蚪蟲文不相似。拈起〇相問伊，叉手睜睛直示。老僧點頭道：『從前不是，這回恰是。』問大眾：是不是？」良久，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語。」便下座。

上堂。「萬峰有條銕門限，盡大地人跨不過，好笑街頭石敢當，也學橫身礙行路。山僧偶爾經過，向伊道卻兩錯，這廝滿面慚惶，不覺入地三尺，合眼揚聲大叫，痛罵於密老賊：『飯米既用剛砂，門限何消生銕？』老僧夢中聞得，翻轉個身來道：『你也說得是，你也說得是。然更有一句，你還知也未？縱饒折卻銕門限，無數人死向平地。』」卓拄杖一下。

圓戒，上堂。「靜主達賢住此山有年，破屋半間，蓬塵積尺，行鍋無蓋，黃碗不全，或七日忍饑，或逢緣一飯，口如木突，衣若鶉懸，曾圓具于先靈谷和尚，茲復請說菩薩戒法，謹白。」問：「如何是釋迦如來口放戒光？」師云：「風為掃地使，月作點燈娥。」進云：「如何是孝名為戒？」師云：「灶裏生青草，鍋中叫碧蛙。」進云：「如何是亦名制止？」師云：「忍餓長盤腳，開齋過別峰。」進云：「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速道，速道。」問：「戒光頂聚輝千古，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與我過缽囊來。」進云：「衣文結角交加處，明眼緇流失卻真。」師云：「二十五條拖著地。」進云：「滌盡無餘存潔白，戒珠燦爛黑光寒。」師便打。進云：「末後令行尊貴旨，棒頭有眼炤人明。」師直打趁。

晚參。「未舉時，逼塞虛空；已舉時，虛空粉碎；將舉未舉之間，虛空在甚麼處？」一僧咨和尚：「虛空則不問，如何是那邊事？」師云：「映波月落水天黑，夜半漁翁正睡濃。」進云：「如何是這邊事？」師云：「東方日初出，牧子過前坡。」

上堂。「穿窬墻壁，盜竊金珠，雖然兩手擎來，其奈人前難用。」卓拄杖一下，云：「老僧今日將諸人自家寶藏直下打開，眾寶爛然，光彩奪目，逴得便行，更須炤顧腳下；躊躇不進，真成蹉過目前。不消滿面添慚，只貴通身是膽。至若懷寶迷邦、他鄉醉臥，總之自甘餓殍，又爭怪得老僧？」靠拄杖，下座。

上堂。僧出，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云：「月落三更，黑潭煙冷。」「如何是全體作用？」師云：「三峽奔騰，長江萬里。」「如何是機權喜怒？」師云：「笑裏有刀，刀頭有密。」「如何是或現半身？」師云：「昔年想是曾相見，杏花村裏矮墻頭。」「如何是或乘師子？」師云：「牙如利劍，口似血盆。」「如何是或乘象王？」師云：「四步蓮華，六牙音樂。」僧便喝，師云：「我則

不然。」僧又喝，師無語，僧云：「雖然如是，和尚已喫三十棒了也。」師打，云：「且道是你喫？是我喫？」僧云：「某甲罪過。」便歸眾，師便下座。

小參。「月之晦，要見月光今夜會，石童木女忽相逢，三更彼此摸著背。笑呵呵，快不快？雲抹石，風梳樹，分明道著生平事，一道嘗光永不磨，兩眼明開黑漆地。」

司李黃海岸居士到山，請上堂。士出，作禮，云：「弟子黃端伯久仰和尚人天眼目、佛祖爪牙，請和尚為大地眾生點出。」師以拄杖作點勢，士云：「未到萬峰，不妨疑著。」師和聲便打，士擬接棒，師又打，士云：「和尚只有弄乾棒手段。」師云：「老僧罪過。」士禮拜，歸眾。師乃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且道如何是萬峰底末後句？」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花知人韻倚窗笑，石愛風清傍水蹲。」下座。

上堂：「一句中具三玄，相對語喃喃；一玄中具三要，虛空放出無毛鷂。有權有實，當面著賊；有炤有用，一齊斷送。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從前意氣都銷落，懶向長安舊路行。」

上堂。舉：「昔日馬大師違和，院主問云：『大師今日尊候何如？』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山僧今日不快，大眾問曰：『和尚今朝體氣健否？』老僧畣云：『黃泥灶，碌磚灶。』復有偈曰：『日面佛，月面佛，六月晴空三尺雪；黃泥灶，碌磚灶，雪白吳綾一片皂。』若人會得這兩句，則不但馬師無病，抑且老僧無病，大地眾生無病；若人不會，錯去齋佛齋灶。老僧今日說破，省得臨濟祖師齋灶齋佛，求天禱地。」良久，喝一喝，下座。

晚參。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云：「日日香花夜夜燈。」「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云：「有語非干舌，無言切要辭。」「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云：「可憐門大開，而人不能入。」「如何是定乾坤底句？」師云：「二時展缽開單，逐日屙矢送尿。」僧作禮，云：「若不如是，爭見萬峰？」師云：「老僧總理會不出。」

上堂。以拄杖揮空，大喝云：「打破太虛空，迸出金剛骨，拈向諸人前，通身赤骨律。碧澄關主昔曾就正於安隱堂前，今朝始見你轉身撇脫。且道得力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萬峰千丈崖頭，一片白雲裹石。」

上堂。僧問：「過去、未來則不問，如何是現在一句？」師云：「舌頭不出口。」僧云：「而今出口也。」師云：「此是過去事。」僧云：「再請和尚道。」師云：「未來莫妄想。」良久，乃云：「現在與麼道，未來莫妄想。過去已過去，更討甚伎倆？要踏向上關……」喝一喝，云：「即此樣，無別樣。」

普請，上堂。「若論此事，如萬峰普請刈稻相似，各人揀定六處、把定根苗，將極快利鋏一截，使六根頓斷，務令兩橫一交、兩交一束，亦有三鋪六橫，一切諸法無不具足。第一日一齊俱倒，第二日輪眾巡看，第三日席捲登場，登時打下，然後暴之以驕陽、颺之以晴風，礱之、磴之、篩之、扇之，實於倉廩，先將一半貢之朝廷，次以一半供之大眾，所謂君臣道合、賓主協和，便是這個道理也。諸人還會麼？」乃作刈稻勢，便領眾入田。

上堂。「畫裏身心問有無，死生勘破髑髏枯。敬將一幅西方境，換去關山積雪圖。孝子鄒灡、鄒滌為薦先考來周府君入山禮懺、諷經、飯僧、施食，請老僧上堂說法。老僧無法可說，不免借帔拜婆，對景掛畫。來周居士生平嗜好衡山先生手作關山積雪圖，今攜焚化靈前，作掛劍故事。老僧展卷對大眾謂來周居士靈几道：『衡山先生未敷紙、未染筆已前，還有心否？既敷紙、既染筆，布盡千峰萬壑於無何有之鄉，還有心否？若有心，且道心在何處？峰巒起伏，澗峽回盤，還有土石否？彤雲漫漫，積雪漠漠，還有濕冷之質否？松枯露鶴，竹倒橫門，茆屋如堆，柴門略見，果有此界否？寸馬豆人，紅衣烏巾，如飛如舞，果有生氣否？片紙不加，放筆無跡，還有畫者否？于此覷得破、視得透，始知衡山先生不曾畫古董，架上無此卷，真心不曾動一絲毫，皆從妄識上變現幻中之幻，而來周居士生平嗜好之心置於何處？心既無處，則昔何以生？今何以死？既無生死，則何苦？何樂？何罪？何業？何從牽絆？何從解脫？是知有非實有，則知空無可空。』老僧今日對眾將衡山、來周兩居士有心無心、是境非境一時卷在玉頭軸裏，送在靈前紙錢堆上一炬燎卻。來周從此脫然，不為境累、不為心移，不住娑婆、不居極樂，于無所住處不知不覺冉冉地青蓮襯於足下、寶樹森于目前，珍禽和鳴、螺唄交作，白毫光內彌陀顧問云：『你看是何境界？』于此瞥然悟得無生法忍，佛為摩頂補處稱尊，一期大事直下了畢。正恁麼道時，忽有個撐眉[奴/目]目初參後生躍出大呼云：『和尚如此說話，令人向西背東、著淨厭穢，學人今日亦將和尚并所說法卷在軸裏，送在紙錢堆上一炬燎卻，免得後人隨語生解。』」師作吐舌勢云：「老僧不覺吐舌下座。因甚如此？有前沒後，政要他新出來漢子得些便宜，後來好做語錄。」

上堂。「開眼紙窗紅，被底如春熱，兒童請拈香，道是我生日。和南禮佛陀，烹蘿普麵喫，摩挲飽後來，同去放生物。鳥飛飛，魚鱍鱍，一場好快活，張七郎十六七。」舉：「首山問僧：『近離甚處？』」師云：「即鹿陳虞。僧曰：『襄州。』」師云：「雲山健足。山曰：『路上曾逢達磨也無？』」師云：「三重罥，十字縛。僧近前不審。」師云：「猶有商量在。山曰：『這個是驢前馬後

底。』」師云：「急。僧曰：『和尚又如何？』」師云：「翻轉網袋。山曰：『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師云：「頭角崢嶸，原來是後園山子上底。僧纔坐，山又問：『在甚處過夏？』」師云：「道過了也。僧曰：『石門。』」師云：「襄州過來真不少。山曰：『水牯牛安樂麼？』」師云：「達磨騎去了也。僧曰：『及時水草。』」師云：「逢著關尹，稽首和南。山曰：『為甚傷人苗稼？』」師云：「和尚莫作驢前馬後漢。僧曰：『對和尚不敢造次。』」師云：「猶要呈頭戴角在。山曰：『放過即不可。』便打。」師云：「首山也無大人相。山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師云：「屐齒上磚階。『咄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看他鬥雞人，水牛也不識。』」師云：「風吹羅帶緩。『背陰山子向陽多。』」師云：「蛤蜊裏四面觀音。『南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面有新羅。』」師云：「縱饒三頭六臂，無出頭分。」便下座。

晚參。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掛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僧云：『掛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僧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雪竇拈云：『寧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眾生眼。長慶較些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師云：「雪竇大似已無目而廢天下之視，長慶盡力只要赴他來機，全不顧言之滲漏，天下豈無作者？設有問三峰：『羚羊未掛角時如何？』云：『有這畜生。』掛角後如何？亦云：『有這畜生。』云：『畢竟如何？』然後緩緩向道：『寧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個眾生眼。』饒他生殺古今底雪竇，也只似萬里望鄉關。」卓拄杖，下座。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三(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四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記

住梁溪龍山錦樹禪院語

上堂。「九龍山高，芙蓉水涸。覿面相呈，切勿卜 度。貓有七尾，鼠生二角。事不厭精，何妨摸索。但摸索，勿卜 度，張姑李嫂共扶持。」良久，云：「噁！何故？喏！樹底寒風貝錦飄，松頭細雨空青落。」

上堂。「有法無法，筆蘸虛空畫菩薩。阿耨菩提，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然燈佛與我授記，以空印印空印水。會麼？風車為口，簸箕為舌，金剛般若波羅蜜。若欲道此者，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會得，出來相見；若不會，且俟來日。」

上堂。喝一喝云：「唵薩婆囉罰曳數怛那怛寫。」良久云：「未得微霜菊早香。」又喝一喝云：「唵悉殿都漫陀囉跋陀耶莎訶。」良久云：「山河大地變黃金。」又喝一喝云：「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良久云：「相逢盡是陶彭澤，瓢下慚無大道漿。」

上堂。「今朝十月十五，枕上翻身鐘鼓。聲聲敲破髑髏，句句打翻佛祖。朧朧從地醒來，便解奮槌如虎。金剛揩泥神背，翁仲從旁叫苦。一二三四五，天上去挑土。阿不力的普還會也無？此事若得虛空粉碎過來，粉碎底猶是鶻臭布衫、炙脂帽子。直須拈卻，將一柄金剛王寶劍截天截地，始得和同。」隨喝一喝，下座。

上堂。「抹殺法中英雄者，為其能以舉一為用也；驗盡法中英雄者，為其能以大機為用也；奪盡法中英雄者，為其能以抽爻遜位為用也；謾盡法中英雄者，為其能以前定不滿為用也。」(諸方目為四殺雄。)

翌日，諸護法舉近日北禪寺迦葉尊者瞬目、龍山出四雄玉兔為付法之祥，請上堂。「四雄玉兔出龍峰，泥塑頭陀亦眼紅；拂子四枝分付去，好花何地不春風？」下座。

上堂。「心無起處原無事，念轉非情運六通，雙足不知誰是主，看山踏遍白雲中。且道如何是腳下事？」以拂子擊桌，云：「紅葉投空錦，清泉擲地金。」

小參。「七尺絲綸八尺竿，年年月月釣清寒，魚龍蝦蟹無尋處，半夜寥寥月一團。」卓拄杖休去。

上堂。「自從踏斷葛藤窠，三量紛飛腳下過。昨夜相逢談道者，聲聲怪我沒家婆。且道老僧有妻沒有妻？若道無妻，又言法喜以為

妻；若道有妻，又道畢世同衾不共枕。所以云：『法喜以為妻，無明以為酒。』嗔來哮吼躑狻猊，不學今時醉顛走。」
小參。「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嚼砂彈折當門齒，離鉤三寸劈頭橈。兩岸桃花，一溪流水，踏翻舟子千秋死。」
上堂。「昔日臨濟大師有四喝，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山僧今日只有三喝，有時一喝巍如泰山北斗、有時一喝明如曉日晨星、有時一喝夢醒如前日昨日。」乃豎起拂子，喝一喝，放下拂子。
晚參。「佛口裏碌磚一堆，拄杖中舌頭三尺。踢倒淨瓶，贏得溈山。猛虎當路，即住黃檗。會得者，出來相見。」
上堂。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便打，僧云：「秖如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師云：「文彩全彰。」僧問：「十七、十八因甚道著即瞎？」師拈竹篦，云：「喚作甚麼？」僧云：「十九、二十為甚人信不及？」師打一竹篦，云：「信得也未？」僧擬議，師叱，云：「擬胡餅裏呷汁那？」僧問：「臨濟、綱宗畢竟是有？是無？」師云：「你見老鼠偷油麼？」僧云：「不會。」師云：「貓兒來也。」僧网措，師笑，云：「臨濟、綱宗是有？是無？」僧一喝，師云：「錯口道著。」乃云：「斬釘截鐵，此日諸方共用；平高就下，當年老宿不然。禪和家背地裏絕有商量，因甚一眾人前全無消息？」良久，云：「咄！也得三文買草鞋。」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茫茫匝地，普天清淨，法眼著翳。法身主，毘盧師，有何方便道一句子，不致閻浮提人棄卻甜桃樹，沿山摘醋梨。」喝一喝，下座。
至前，上堂。「群陰剝盡，不止于坤，以其碩果不食也。一陽未生，不坐于盡，以其來復不遠也。故入無量義大定而不冥，入剎那際三昧而不斷，真實空而不空，真實不空而不有。此政今夕一陽未生之候，應如是生清淨心。」乃喝一喝，云：「此是明日事。」
晚參。以拄杖畫一畫，云：「畫水成乾路，飛虹駕石橋，不勞些子力，廿一是今朝。步步踏著，處處逍遙，添取銀膏徹夜燒。」
上堂。「蘇州有，嘗州有，不是驢腳是佛手。更問老子生緣，請君面南看北斗。蒼蠅偏向臭邊飛，蟻子慣尋腥處走。鬧浩浩處鬧浩浩，冷湫湫處冷湫湫。若得二途俱不涉，不風流處也風流。」
小參。舉：「溈山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會麼？」喝一喝，云：「鐵牛頭角太崢嶸，霹靂纔翻失太清，頭尾縛來成一片，紙猊火裏大揚聲。若會得，則入佛入魔，天上人間如意自在。」以拄杖卓三下。

上堂。「山僧三十年前也曾見神見鬼，如今年深月久，總忘卻也。但得輕衣一片，飽食三餐，童子揶揄，禪人相撲，讚之或喜，罵之或怒而已。若道曹山有尊貴旨訣，切莫聽他這樣說話。」
小參。僧作禮云：「石霜有頭尾話咨和尚，如何是頭？」師云：「鼻端藏四海，雙角直撩天。」「如何是尾？」師云：「卷到潭深處，三冬月色寒。」「如何是頭尾相稱？」師云：「通身雷送九天雨，流出桃花萬壑春。」僧作禮，師直打趁。
小參。「轆軸耳朵簸箕口，問著向南卻北走，德雲不在玅高山，文殊獅子卻是狗。」
小參。舉夾山參船子話畢，乃云：「一橈落水踏翻舟，滿目蘆花兩岸秋，昨夜華亭還說法，雨餘新浪向東流。」
師到嘗州廣福院，請上堂。「頭上蔚藍天欲滴，腳底白雲千萬尺，手中拄杖腰下瓢，去去來來無順逆。好消息，踏破草鞋雙腳赤，三頭九臂腦後睛，日日相逢不相識。且道是甚麼人？他與地平磚同胞，本無庶嫡，還會也無？」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趙州只解四蹄上立柱，不解狗子背上踹橇，山僧今日向狗子背上踹橇去也。」揮拂子，云：「咦！」下座。

住杭州淨慈寺語

上堂。拈香云：「一縷蒼煙祝聖明，九州四海盡昇平，南屏老漢閒無事，白棒掀天破死生。」乃就座。劉長倩居士出云：「兩峰雲起蒼煙迥，一道湖光玉鑑懸，領取眼前玄要句，塔輪尖上吐香煙。」師便喝，士拈香云：「這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本師堂頭和尚，伏願開頂門眼、揭肘後符，逞獅子之全威，現大人之作略。且道機先一句作麼生道？」師合掌云：「南無無量壽佛。」士叉炷香云：「法界普熏無罅縫，灼破毘盧老面門。」師便喝，士禮拜，師以拄杖輪揮八面，卓三下云：「若向這裏會得，如揮劍當陽一條血路，彎弓天外九中紅心，正好出來與老僧相見。」僧出云：「一箭中紅心，請師高著眼。」師回頭問侍者，進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師云：「你轉轉看。」進云：「九烏射盡忘俱喪，鋒鏑銷為日月光。」師連打三棒，進云：「今日痛領三棒，只得作禮三拜。」拜起，以手畫一畫云：「這邊且置，一劍當軒來時如何？」師又打，進云：「一柄干將劍，惟師用得親。」師不語，進云：「這回和尚正喫三棒。」師又不語，僧便禮拜歸眾。長倩居士復出云：「今日和尚全身出現，諸人仔細著眼。」遂出法堂，師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十二，雷峰塔指淨慈寺，千嶂霜楓列錦屏，各人無位真人在何處？」良久，云：「囚，鬍張三，黑李四。」復云：「言無展事，八八六十四；語不投機，溪西雞齊啼。承言者喪，燈蛾撲油上；滯句者迷，落水踏深泥。若人緇素得此等語出，如生龜筒裏抽身化成堅翅鳥，扶搖九萬里擘海直取龍吞，博地凡夫立地成佛，此正古人所謂接初機底句。今日特地拈向諸人，會得者出來道看。」長倩居士纔出，師云：「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士云：「幸喜西湖今日晴。」「如何是轉身底句？」士云：「還見四山紅葉麼？」師打，云：「這裏會去，始是轉身句。」僧纔出，師云：「我不問你接初機底句。」僧便喝，師云：「為甚麼便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僧禮拜，師云：「向道從來不曾見矮子成佛。」下座。

上堂。舉：「永明壽禪師云：『孤猿叫落中岳月，埜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面？白雲深處坐禪僧。』僧問：『如何是永明玅旨？』明云：『更添香著。』僧云：『謝師指示。』明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明云：『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炤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又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明云：『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明云：『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師云：「老僧則不然。」乃云：「松影落殘崖際月，煤花爆盡佛前燈，禪衣破薄不禁冷，多少依依暗裏僧。若有人問：『如何是南屏玅旨？』向道：『晝夜一百八。』若言：『謝師指示。』向道：『串斷了也。』待他禮拜起，亦示一偈：『欲識南屏旨，山頭雲乍起，一縷入錢塘，微茫作海水。』若問：『學人久在南屏，為甚麼不會南屏家風？』向道：『宗鏡堂前霜葉乾。』若言：『如何會取？』向道：『鐘過千佛閣，塔下萬工池。』永明大師恁麼道，南屏老人恁麼道，且道是同是別？莫有判斷得出者麼？道！道！」

佛日金法師送準提鏡至，請上堂。「威音王未出世已前，山僧與法主同時現大月輪相，中間阿字[口*隆][口*隆]吽吽，雙隱雙現，賓主對談，闡大法要，度人無量，所以世世生生同出同興，共扶此事，或現漢月、或現佛日，心心相炤。今日法主說法苕上，老僧掛錫南屏，法主仍現大圓鏡智，來我雷峰塔前請說大法，山僧不惜四面十八臂，大逞神通，只是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以拄杖擊鏡三下，云：「日面佛，月面佛。」僧出，覆卻鏡子。師又擊鏡背三下，云：「唵啞吽[口*紇]哩。」下座。

上堂。「稽首和南別永明，疏林一葉脫南屏，翻思圓炤靈嵓去，多少英雄繼此燈？雷峰塔不勞指點，慧日峰一任將迎，都是最後大

事，切忌心下惺惺。」良久，喝一喝，云：「輕舟自傍六橋去，一片寒湖山影青。」

住秀州真如寺語

上堂。拈香，云：「名香貢猊座，凝萬壽于至尊；寶篆結龍雲，蔚勝祥于魏闕。萬福獻內壺之吉，千秋藹東宮之春。闔朝簪笏，進道階而登高階；四海蒼生，樂盛世而超出世。共躋仁壽，咸沐昇平。今日請主大理朱公，外護法門，內崇道德，福增高秩，位轉天衢。闔郡薦紳、諸山碩德，頓明綱要，密運權機，推廣化之神，佐聖明之治。本山長水法師、彩雲和尚，聆磬音而出定，弘大法于將來。此一瓣香，耑伸供養天童老和尚，用酬法乳。」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長水門前長水遶，彩雲堆上彩雲生。二師法道重新舉，寶塔風高驟午鈴。會得目前旨趣者，出眾與汝證據。」問：「彩雲片片趁全提，長水滔滔展大機。且道：如何是彩雲片片趁全提？」師云：「鐘聲出水重。」進云：「如何是長水滔滔展大機？」師云：「幡影落波輕。」進云：「八面玲瓏無縫罅，卓午浮圖頂日輪。是長水家風？是彩雲境界？」師云：「門開橋接路，樹老綠苔生。」進云：「和尚今日如是舉揚、如是拈提，與昔日長水、彩雲是同是別？」師云：「一時三頓棒，骨癢尚嫌輕。」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粉身碎骨亦難酬。」師打三棒，下座。

朱大理廣原居士薦親，請上堂。豎起拂子，云：「會麼？有無雙絕、淨穢兩忘，向太虛空裏突然翻轉，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宛轉橫斜，橫出直入，何等自在？所以，朱大理向竹篦話上兩處不得、四句不得、千不得、萬不得、不可得不可得，於銀山鐵壁處突然翻轉，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破盡生死、凡聖、是非，超然自在。只今先太僕、先淑人亦向太虛空裏突然翻轉，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於淨蓮華中自繇自在，一時成佛；盡三界十方一切聖凡、有情無情亦向太虛空中突然翻轉，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自在取證。即如大理堂上架一座大天平，不許他低昂輕重，務使天上針對地下針、地下針對天上針，針針相對。」以手作對針勢，云：「令此天地心一線逼直，無有傾側，遂使大明國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道同俗，坐致太平。諸仁者！要知大理二尊人立地成佛底消息麼？出來道看。」僧問：「生生死死去來忙，一擊翻身頓歇狂，醒轉不知天早晚，一輪紅日炤西方。如何得一擊翻身頓歇狂？」師云：「蓮華出水波濤涌。」

進云：「如何是一輪紅日炤西方底事？」師云：「迸出蓮胎見佛光。」進云：「和尚與麼告報，善則盡善、美則未美，學人則別有長處。」師云：「如何是你長處？」進云：「優曇初綻處，遍界藕花香。」師打，云：「也少不得這一棒。所以，如雷、如霆、如日、如月、如走盤珠，的的皪皪，何等自在？」良久，云：「若於此會得，何等直截撥著，便能作大師子吼，遂令百獸腦裂、飛鳥墜、潛魚躍。且道：如何是師子吼？」便下座。

蔡大參維立居士薦母，請上堂。揮拂子，云：「瞑然一長睡，恰在蓮華裏，摩娑睜眼開，佛光眉際起。寶林風琅璫，直貫虛空耳，頓悟音圓通，豈但見自己？突然得大用，打破當年體。」遂喝一喝，云：「若向這第一喝上薦得，則東土堪忍世界一切有情、無情種種苦境一時打盡，腳下蓮華現出，西方清淨境界諸佛菩薩同時現前，令徐宜人立地成佛。」又喝一喝，云：「若向這第二喝上薦得，則西方極樂境界一時忘心泯性，在蓮華上寂寂落落、熙熙皞皞，不知淨土為何物，令徐宜人得大自在。」再喝一喝，云：「若向這第三喝上薦得，則東土變為西方、西方變為東土，淨穢齊泯、凡聖俱忘，一時三變，令徐宜人從蓮華中定起，分身無量國土，說大法要，廣度眾生，各各一時成佛，無少無剩。且道以上三喝所說何法？便能令徐宜人捷得如許大效，彈指之間成佛作祖，行廣大利。老僧還有所說麼？若道有法說，說個甚麼？若道無法說，盡情與你說了也。所以，世尊降生，指天指地，是說此也；臨末稍頭，棺露雙趺，是說此也。拈花示眾，迦葉微笑，謂之：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至於歷祖，句句皆然，而船子云：『離鉤三寸，子何不道？』溈山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雲門謂之函蓋乾坤句。華嚴孜謂之：『句中無意，意在句中。』皆示大用之句意也。若能如是，大用現前，處處拈出金剛王寶劍，直下如將一座泰山輕輕壓去，更有甚麼出現？」隨大喝，下座。

元日，朱大理請上堂。拈香云：「甲戌春王第一朝，殷勤百和爇蘭椒，聖明壽比諸天象，歲歲昭回運斗杓。」就座，乃云：「坤以簡能，乾以易知，如獅子王奮迅威獰，若大白牛肥壯多力。有時雲裏高眠，一任長林豐草自在供輸；有時日邊哮吼，盡使狐狼野干掃蹤滅跡。此皆從立命得來，統天之力，佛祖得之而法王三千、聖人得之而教化中國、老僧得之而逐浪隨波、大理得之則致君澤民。即今壽躋七十，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處，出處安舒，自在無礙。且道他獲無量壽徵從何處得來？」喝一喝，云：「略與諸人通個消息。」

住松陵聖壽寺語

葉侍御慶繩居士請陞座。拈拄杖打地一下，云：「此一棒自黃檗大師處建立，從天童和尚處印來，捏太虛為金槌，拋熱鐵作文字，渾身虎口，遍體獅牙，坐斷臨濟命根，翻轉大愚面目。所以我師天童和尚得此一棒，遂能打天打地，為電為雷，將南國打作選佛場，為後人礱成出匣劍。」復打一棒，云：「山僧得此一棒，不但裁長補短，抑且削闊就狹，重新入爐入火，益見爆天爆地，從黃檗處打下火烙印子，於臨濟邊突起錐上剛砂，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破盡一棒一喝之實法，打開囫圇孤硬之見功，務令炤絕權忘，名離用起，石人頭上泚汗，白牛角上生風，幽鳥啼入亂雲，有耳者未必能聽，神龍深藏黑水，具眼者徒費仰瞻，翻近世難知，警諸方不肯。」復打一棒，云：「前一棒，後一棒，威音王前摸索不著，樓至佛後休歇未到。得此，方謂之一棒不作一棒用。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方是安身立命處。大作大用，了不可得底實受用田地，方真到黃檗、臨濟、天童一輩大善知識立腳處。山僧今日告報諸人，若今在地四眾咸宜信有此事，莫學今人只重前祖掃除黃檗、臨濟等法數為邪說，則天童一棒前無所本，山僧三玄近無所據，佛法無師，大亂必矣。若欲深入大法者，須向明日看取。」

吳江章邑侯敬明居士請上堂。「臨濟一喝，能殺、能活，能縱、能奪，為忠貞、為惠育，著著坐兩頭而獨用其中，以之則無咎無墜；處處截言詮而確慎其餘，因之則惟堅惟貞。用宣道化，用拂仁風，智如圓鏡，定若平衡。臨機發用，無毫髮輕重偏邪之差；包裹乾坤，有直統惟天惟命之作。一喝之至約，推拓之無窮，僧得之則握接物利生之權，俗得之則掌平天治國之政。且道即今邑侯得此又作麼生？」喝一喝，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周居實居士請上堂。問荅畢，乃云：「老耆翁，近八十，參得禪，不賭說，只向溪邊放白牛，兩岸梅花捲晴雪。夜歸來，戴微月，不脫衣，睡得徹，不道天何物，明朝依舊日頭出。切莫認作自在受用禪，亦莫作會得解註說。」喝一喝，下座。

上堂。「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鶴舞花陰地。如何是佛？舌根生白拂。那有這樣事？石頭迸出黃金汁。囚！」意旨問：「如何獨腳銕釘靴，冰山頂上立？」「兩頭拗，中間折，九九八十一。」喝一喝，云：「若不會下個註腳，細細綠陰鴉尾短，深深古木落花多，老僧髮白齒牙嫩，湯飯時時愛軟和。」

上堂。「露柱久已懷胎，燈籠昨夜生子，眼光爍破四天下，口門中央闕兩齒，不因觀音玅智力，那得端正有相至于此？老僧住山年已久，缽袋空空少人事，考鐘伐鼓急升堂，特地殷勤為助喜。」喝一

喝，云：「鳳凰不是人間物，為瑞為祥自有時。不煩久立，春寒眾慈。」
上堂。「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稽首和南齊著地。如何是向上一門？那個為官不戴君？還有受用也無？春風花亂競提壺。恁麼則通身尊貴去也。沙水螃蜞橫是蟹。此四句，一句是佛、一句是祖、一句是老僧、一句是大眾。若人緇素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何故？喏！盡道洞庭如箬笠，春風亂插滿頭花。」
上堂。舉：「德山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師云：「還有道得者，出來道取。」僧出，師問：「如何是虎頭？」進云：「春至百花開。」「如何是虎尾？」進云：「秋來盡落葉。」「如何是第一句下明宗旨？」進云：「雙龍入海無消息，直至而今嘗相憶。」師云：「三十年後則不問，三十年前一句又如何？」僧便喝，師擬打，僧拂袖歸眾。良久復出，以手連畫兩圓相，師展兩手於空中，僧又作一圓相○，師以兩手背交其指，僧又作此相，師揲手案几上，僧點頭三下，師便下座。
上堂。「一九二九，黃龍翻出兩隻手，兩人合得百十八，額頭迸眼是菩薩。過去心不可得，樹上晒麻無反側；未來心不可得，萬里流沙如麵黑；現在心不可得，今日正天晴，處處花柳色。咄！抽去乾上九，畫長坤下畫。」
周太嘗季華率令子安期、安仁、安石請陞座。喝一喝，云：「春風不貼肉。」又喝一喝，云：「曉起略添衣。」又喝，云：「偶爾移鞋去，寒吹半面皮。若人會此三喝便會得此三句，會得此三句便會得此三喝，會得也成佛，不會得也成佛。何故？東土西天兩腳踏斷，佛與眾生不勞思筭，十年黑暗一旦迸開，赤日金波蓮花出現。」喝一喝，云：「一聲漁父歌聲斷，煙水茫茫十萬程。」
解制，上堂。「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中，東觸西觸。山僧則不然，牛出山中，東城西郭；牛在山中，南谷北谷。若人會得兩轉語，則禮拜如菩薩，踐蹋如糞土，不妨隨人起見，處處為緣。」良久，云：「會麼？嫋嫋長鞭著地拖，半肩疏雨掛春簑，自從赤腳騎牛去，只唱山中放牧歌。」

回聖恩寺語

上堂。「磊磊落落山上石，奇奇怪怪澗邊松，悠悠颺颺空中絮，急急寬寬寺裏鐘。此四句內有一句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有一句披煙嘯月、攫霧拏雲，有一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有一句本無蹤跡，

豈有名言？」復云：「說也說了，注也注了。若人會得，正是無事生事；若人不會，一任縱橫撩亂去，誰能勞力強安排？」

上堂。「一機一境捱不入，三要三玄擘不開。出身白汗過這邊來，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是三峰沒意智，終朝嚼飯喂嬰孩。黃梅舊有不平事，至今遺累生疑猜。菩提樹，明鏡臺，果是宗門椿禍胎。」

上堂。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下床踏匾蒲鞋口。」僧云：「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朝到西天，暮歸東土。」僧云：「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天晴道路乾。」僧問：「有問有畣，賓主歷然。無問無畣時如何？」師云：「賓主歷然。」僧云：「有問有畣時如何？」師云：「現在可驗。」僧問：「臨濟喝、德山棒明甚麼邊事？」師云：「明祖師西來底事。」僧喝一喝，云：「明甚麼邊事？」師便打，云：「明甚麼邊事？」僧擬議，師云：「臨濟、德山喏。」僧又擬議，師連棒喝，云：「只在這裡。」良久，顧大眾云：「人間天上諸知識，爭似三峰用得親？」

上堂。良久，云：「適來一段公案，還有人舉得麼？」復云：「設有人舉，又使甚麼人聽？既無人舉，又無人聽，山僧不妨自拈自弄去也。」乃擲下拄杖，云：「竄向當陽風凜凜，喪身失命是何人？」

上堂。「三峰個村僧，凡事盡認真，頻撾塗毒鼓，要使人人聞。諸方老禪伯，各各起怒嗔，橫闢了豎闢，遠近咸喫驚。饒你大有力，難抹祖師心，人情有生滅，毒氣亙古今。奉勸善知識，夢裏須惺惺。」卓拄杖一下，云：「聽。」

上堂。僧問：「如何得不落數量？」師云：「竹杖量來難到頂。」僧云：「恁麼則古今不易也。」師云：「念日腳漢有甚長處？」僧問：「雲門花藥欄意旨如何？」師云：「直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僧云：「逐浪隨波蒙指示，斬釘截鐵請敷揚。」師云：「休[尸@豕]沸。」乃云：「彌勒未生，釋迦已滅，佛法何嘗付人？盡學豬偷狗竊。雲門餅真個熱大，趙州茶殊少斟酌，德山棒只顧行兇，臨濟喝全然尚氣，逼得王老師立地賣身、寶誌公無端謗面，這一隊漢惡賴難名、不中相與，爭似山僧不入這保社？」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處無人能到，日月炤臨莫及，雨露滋霈無從，登須彌頂不足瞭遠，入金剛際未合窮荒。山僧指汝諸人個捷出泥途、一踏便到底徑路，行與不行總與山僧無預。」乃拈拄杖畫一畫，云：「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之流豈能測？」

上堂。「露柱腳跟穩密，燈籠眼界光明，閱遍五湖禪客，握草盡作黃金。驀然枕子墮落，[祝/土]殺堅牢地神，一向點胸點肋，到此漫不關情。山僧真實相告，又道平地陷人。」喝一喝，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僧問：「如何是一句底主？」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僧云：「如何是一句底賓？」師云：「一枝紅杏出墻來。」僧云：「如何是炤？」師云：「燈籠掛露柱。」僧云：「如何是用？」師云：「拍板合門槌。」僧云：「謝師畣話。」師云：「有甚虧缺？上座及早說。」良久，乃云：「菩薩行于非道，是名通達佛道。如三峰今日隨機赴感，不肯露布風規、建立宗綱，務須吻合法印，欲冀諸方玉帛從事，如對桓、文而談堯、舜，夢也不敢望你做。」卓拄杖，下座。

上堂。「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但得針芥相投，自然隨緣得玅。因地而起，原因地倒，果然踏著向上關，爭肯沿途入荒草？」

上堂。「剔起燈來是火，力用須知遍普，變生作熟只些些，續燄聯芳殊可可。花總是一，葉分其五。跨聖凌凡，超佛越祖。釣竿仍藉百尺絲，發機必假千鈞弩。」喝一喝，下座。

耳圓闍黎五十請小參。「五十要知天命，抱卻銕盂安木柄；求和尚說心地法，紮緊皮靴又套毛襪。昨日喫齋，今日小參，空令饑腹長心貪。老僧還有佛法說麼？夜來千嶂雨，流出一溪寒。且道闍黎壽量多少？山深不解人間事，歲歲梅花蓋太湖。還有向上事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冬至日短，夏至日長。山門頭合掌，佛殿前燒香。晝夜精勤恐緣錯，將錯就錯且承當。主人公，太顛狂，懊恨當年傅大士，閑將文字誑心王。」

上堂。「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不是乾矢橛，便是麻三斤。鎮州蘿蔔，庭前柏子。忍俊不禁，連聲云：『還有殿裏底。』馬大師搖手道：『未也，未也。』這漢百尺竿頭坐起，自稱不與萬法為侶，敢保箐渠不著。更進一步，別有一人在。」良久，顧左右，云：「如何是那一人？」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單傳心印，過犯彌天，而今坐在老僧身上，也著尋個替手。」良久，云：「有也。作麼生得彼此無傷？」喝一喝，云：「自累猶可。」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祖師門下客，他日用作麼生？」喝一喝，云：「家醜不可外揚。」

上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秖如第二、第三句下明個甚麼？」乃呵呵大笑，云：「有頭無尾，終是不貴；有尾無

頭，雖飽無力。是甚麼人語？」良久，喝一喝，云：「明破則不堪。」
上堂。「繞四天下行腳底人有口堪喫飯，抬腳不起底人也有張口，喫個甚麼？」良久，云：「問取諸方。」僧問：「即今咨和尚。」師以棒拄其口，云：「喫！喫！」僧一喝，師云：「黃連未是苦。」
上堂。「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曳，不肯入，不如歇去好。」良久，云：「靈利漢子捉敗老僧，非甚難事。有麼？有麼？點得頭下，我且作死馬醫。」以拄杖打散。
上堂。驀拈拄杖云：「拄杖有病，絕見絕聞，若不早救，喪卻平生。」一僧纔出，師和身打下云：「救不得也。」僧一喝，師云：「氣雖未斷，壽命不長。」僧又喝，師顧旁僧云：「拽出門外著。」
上堂。「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嘗堅。老僧一期借水獻花，唯諸人善知時節，不致兩相辜負。」喝一喝，云：「敗闕不止今日。」
上堂。「長慶有願不撒沙，萬峰終日口吒吒，宗門若不拖泥水，後代如何得當家？有不被人欺底，出來對眾道看。」良久，云：「地獄老僧下，與爾不相干。」
辭眾，上堂。「心休不說法，骨瘦上堂艱，分明都說盡，湖水洗山巔。」喝一喝，云：「大道絕言，坐斷心路，若能如是，不用露布。」下座。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四(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五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廣錄

安隱寺，小參。「妙明心中一念昏沉便是無明，無明生起一分有知，謂之眾生；一分無知，謂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山河影現，搖動知覺謂之塵，知覺吸攬前塵謂之念，所以生死流浪從塵念起。若識得前塵本從妄念起，則塵本非塵；識得妄念從前塵起，則念原非念。非念則真心如鏡，非塵則妙境歷然，此猶是五蘊邊事，尚落照功，正是生死根本，直須一時翻轉，如將寶鏡覆卻。正與麼時，謂之枯木崖前是體邊事，動用不得，纔動著便落明暗兩路，直須向者裏看箇話頭。」舉竹篦，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什麼？到者裏，明歷不得、沉暗不得，正不得處，千拶萬拶，忽然拶破虛空囚，梅花不解春消息，漏泄南枝一點香。」姑蘇北禪寺告香小參。舉：「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曰：『缽裏飯，桶裏水。』又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門曰：『臘月二十五。』又僧問：『如何是法身？』門曰：『六不收。』即此三轉語，若人會得，恰好許你得一橛。今日大眾告香，且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僧出便喝，師云：「如何是雲門一句？」僧又喝，師云：「如何是法身？」僧作禮，師便打，乃云：「掣電乍形時薦取，尚屬明根；轟雷頓破處承當，猶縈我執。直須向威音未名、父母未生以前定當，則咳唾掉臂，一語一默，皆是向上全提，處處是獅子踞地，截斷眾流，于萬峰空裏去來，金剛山中出沒，鳥語深花裏，雲生怪石邊，到恁麼地何等快活、何等自在，又何必在者裏起模做樣、告香入室、膠膠擾擾者哉？其或不然，只得與你箇沒底蓋底實法、有出脫底話頭。」拈起竹篦子云：「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如將泥團塞卻七竅，氣急不過，自然憤之又憤、疑之又疑，疑得切、悶得深，于穿衣喫飯處、迎賓待客處、屙矢送尿、搬柴運米處，或堂裏，或堂外，或出或入，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若本性，若妙心，總是箇背觸不得。到者裏若稍涉遲回，恐落冷窟，直須拌命再添一憤，如太山崩，虛空碎，得箇前後際斷。此處若不透祖家語脈，便坐死處，于言句上便來不得，還須于言句上起參。即如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他若來得，便道：『飛底飛，走底走。』若問：『如何是雲門一句？』他便道：『滿口吐金，遍地成鐵。』若問：『如何是法身？』他便道：『就地輥。』若再問：

『如何是塵塵三昧一句底法身？』他便劈脊一棒。縱使三世諸佛亦須退身三舍，歷代祖師出頭無分。雖然如是，若有舉著臨濟、雲門堂奧中事，一點不通，滿目生死，微細無明，一齊頓發，更須向師承邊溫研積稔，磨光刮垢，透盡七零八碎，直到恁麼田地，正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方與威音未名、父母未生以前一段大事相應，始不負今日告香。」以竹篦擊案一下，云：「直須與麼始得。珍重。」

小參。「真修行人須具一箇信字。然此信字本一，分際有三：一者、遙信；二者、證信；三者、了信。所謂遙信者，未能親見此事，先須信得自己直下本來是佛，只是聖凡情理所障，動輒落在意根下，東緣、西緣，狂心難歇，直須討箇歇處。纔信得有歇處，便肯撇下六塵，捨將三毒，求箇明師指點，廣參博問，看箇有疑情話頭，務祈一觸一磕，打破髑髏中間，便從信字上先立大志，任他千岐萬惑，終不搖動，一直到底，魔來、佛來總不干些子事。既已立志，便能鼓發浩氣，其氣憤憤勃勃，蓋天、蓋地，不可屈撓，以志率氣，以氣成志，志氣堅凝，打成一片，如純鋼渾鐵一般，把一箇話頭疑處通身一迸，千飛萬碎，那時見得自己下落，方謂之證信。既證之後，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祖、不疑古今、不疑自他、不疑參究，方信得前來信字也不消得，到此方謂之了信。可見不發遙信，無有證信；不發證信，不得了信，三者一貫到底。有等見人參禪，便道：『佛法全在教裏，何須更走者死煞一路？窮盡教義，自然明卻自心，直下是佛便了。』此便是依通狐伎，不發遙信者也。又有雖然只在教裏發明，然亦不妨坐參一上，看他有什長處，此是無遙信而隨人信處鑿壁偷光者也。如此等人，必不抵死拌命，定無證信之理。又有果然大勇大猛，已得入處，但道：『一了百了，直是快活，何須更有師承絡絡索索？縱然理得線索，料道不過為接人門庭多有方便耳，在自己分上想無加損。若然者，我又何苦大費周折耶？』卻不知一了之中，止可入佛，不能入魔。常時空淨則相應，若到千態萬狀、七顛八倒、用心用識處，便無受用。所謂涅槃心易得，差別智難明，無量無量塵沙無明細惑，不曾動著一絲毫。此因遙信不深，得少為足，未能了信者也。又有證信之後，信有了信，信有師承，于師承邊逴得少許，窺得門戶，依稀不到轉一轉田地。人忘法未忘，離師太蚤，出頭得快，動輒在法見上四相紛然，自覺得相應，于相應處過日，此其了信不了，致成彌天過咎，非遇大手眼人，不能為其抽釘拔楔也。過此關方，真是了信。大眾！若未信者，于此遙信，便猛參箇竹篦子話去；若已參者，便拌命求箇懸崖撒手，直到證信去；若已證信者，務須求箇了信去。大眾！不妨因今日山僧苦苦勸信，便即信取。」以拄杖頓地便休。

小參。「山僧昔年究極五家宗旨，既有所立，苦無先達為證，因不遠千里參見一尊宿，志誠求決。宿曰：『五家宗旨是馬祖以下人所建立，非前人意也。子盍簡釋迦而下逮于六祖三十四傳之偈，其禪原無許多事，若向馬祖之下輒作禪語，則惡俗不可當矣』。余聞之，憮然而返。復參一尊宿，問及臨濟宗旨，宿曰：『我不用臨濟禪，我今盡欲翻掉他窟子，從六祖而上直溯釋迦老漢紹其法脈耳。若接臨濟源流，便有賓主等法；若有賓主等法，便有生死矣。』余復為之憮然。復參一二老宿，皆貶三玄三要為謾人語，無如是事。及考邇來諸尊宿語錄雖不多見，然于五家宗旨概無喫緊語，未嘗不置卷長歎也。竊謂五宗原非後人自立以羅籠人者，乃從達磨所傳七佛諸祖之偈中拈出，以定綱宗者耳。今試以釋迦一偈言之，可見其概。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會麼？者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柰何以意度通之？曰：法之本法原無法也，正以無法而為法耳。今付無法之時，則法而法者何曾法哉？此不過以無為宗，邪人說正法，正法亦皆邪，此輩名為可憐憫者，遂以菩提為本，無樹狗子為無佛性，種種邪解不可枚舉。而不知偈意則不然，看他說箇『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何等直截痛快，正是五家宗旨之鼻祖也。試以臨濟之法逆而印之：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法本法無法，第一句也；無法法亦法，第二句也；法法何曾法，第三句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第一玄也；四句一齊拋出，盡其神力，柰何不得，第二玄也；黏頭綴尾，雙轉四面，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第三玄也。此其為三玄也，三要不必言矣。四句齊行，金剛王也；全威獨露，踞地師子也；以此驗人，探竿影艸也。究竟則一喝不作一喝用也，此四喝之謂也。向你道了，不向你道，全偈忽來，逐句點出，此四料簡也。會此偈否？偈會也未？盡情現前，東說西舉，此四照用也。全偈會得，一句分賓主也。同生同死，同喝之賓主也；座中見解，賓中賓也；見不徹了，賓中主也；與你細解，你不得宗，主中賓也；大家面面相許，主中主也。此四賓主也，臨濟宗旨大略具矣。法本法無法，偏中正也；無法法亦法，正中偏也；無法者，果無法乎？正中來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兼中至也。全偈無可若何，兼中到也。此五位君臣也，而五位王子亦具焉，此曹洞宗旨也。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函蓋乾坤也。全偈則截斷眾流也，如此說法，則隨波逐浪也。四句乃一字關也，此雲門宗旨也。」以拄杖于空中作圓相，乃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此溈仰宗旨也。四句全舉，總相也；法之與無，別相也；法與無，兼同

相也；無與法判，異相也；首尾輪轉，成相也；各各不到，壞相也。此六相義。而法眼宗旨具也。此所謂五宗攝於一偈，而四七二三之祖莫不了了於此者也。至于馬祖之時，人多情謂每墮文字，故大權方便有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等語，後人溟涬其句，便以為惡俗而不欲參之，願向無邊著落以為極則，故以五宗為異說而欲翻掉其根，謬之謬矣。宗門家謂『智過于師方堪傳道，智與師齊，減師半德。』今且不能智與師齊，而欲埽盡師承之正法，豎起自己之顢頇，以欺後世之豪傑，豈不深可痛哉？是以不惜口業，略為指示以定綱宗，向後倘有真人再興救得此弊，雖萬死足為諸佛報恩也。即今有信者疑者麼？出來趁蚤辯取。」良久，云：「諸上座！彼之所謂無五家宗旨既不是，我今所謂有五家宗旨也不是，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你作麼生會？」僧問：「有宗旨又不是，無宗旨又不是，畢竟如何？」師便打，僧云：「此有宗旨也。」師云：「何不道來？」僧云：「請和尚道。」師又打。又，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好與一棒。」「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盡力說不到。」「如何是雲門宗？」師云：「噁。」「如何是溈仰宗？」師云：「汝只好在者圈子裏。」「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向汝道了也。」僧禮拜，師下座。

安隱寺小參。師豎一指云：「大眾會麼？若向者裏會得，則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則上至佛祖、下至含靈，一切世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槌粉碎，安復有我、人、眾生、壽者等相？到者裏直得一道平等。」復豎指云：「會麼？」舉：「西天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已付法于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即隱于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于三昧中見鞠多徒眾有五百比丘，其心尚有生滅，于法懈怠，互相我慢，乃往彼正之。鞠多見師至，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鞠多曰：『汝識之乎？』鞠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察，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知之。』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佛不識，辟支佛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于是鞠多弟子皆伏而悔謝。尊者復為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師云：「此西天祖師公案最為微密，當細細參味。須知古人向者一指上悟去，則心不生滅；于不生滅中久久，則不思議境自然出多三昧。故前人三昧，後人未知。近世悟明心地者，不向一指頭上入不生滅，尚見有我，于法懈怠，不相恭敬。蓋為雖悟一指頭禪，即便走出，不在裏許過日，原與入處不得

相應，三玄三要也不相應，連前所得一切廢卻。」復豎指云：「大眾會麼？須向者裏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始得。」下座。
小參。「禪須妙悟，豈有逐日長進底禪？何為妙悟耶？從心識不到處忽地悟來，透頂透底謂之妙悟。若要妙悟，須把箇竹篦子話頭兩頭拶定，馬祖所謂無門為法門、高峰所謂祖師關，如此透頂透底方得一橛。且道既是透頂透底，如何又喚做一橛？須知後來更有師承邊事在，我今與你註解明白。譬如要到長安，忽地竟到，此是妙悟。雖到長安，途路中事都不覺知，與未識路者無別，動輒有疑，後來如何向人指示？其間曲折深淺、到與不到，所以倒縮轉來，詳盡路情，務令決擇真偽，不使躲根。正如善財初參文殊，文殊作象王回顧勢，善財便得頓悟。然只曉得此事，便處處用他，也有處用得是、也有處用得不是，只為透脫不盡，無明處處蓋覆。文殊知其師法未盡，指參妙峰，見德雲比丘七日尋覓不見，後至別山忽得相見，便乃大悟。後又有五十餘參，中間種種差別法門若不得盡師承邊事，定然心驚膽戰，如何度得入？然而前邊若不實于文殊處得箇頓悟，而竟入師法，則如學算沙者，祇是箇算師弟子；學字韻者，祇是箇切字先生，有何用處？所以古人道：『沒有逐日長進底禪。』如今做工夫，要得妙悟，須得妙悟底法。譬如兩扇門關了，不得踰牆挖壁，定要一槌打破，直透殿後，堂奧中事一總不知，不妨再細細巡視一遍。你若一層一層偷開門路，窺視家私，則不得痛快，不但死來用不著，即今未死，遇境觸緣，先喫許多生受，所以我者裏無逐日長進底禪。如今最要緊者，在做工夫。做工夫之說極多，如貓捕鼠，最喻得好。古人曰：『子見貓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按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若是如雞伏卵，喻即有弊，只為他把者一句話頭綿密抱定，止得十寒一暴，未易觸發。直須如貓捕鼠，直下見鼠，打箇筋斗，不容走作始得。」
茶話。去凡居士問：「臨濟四賓主有主中主語，曰：『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曹洞宗寶鏡三昧曰：『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兩家主中主之語各異，請問其義？」師豎竹篦，云：「會麼？」答云：「會得。」放下竹篦，云：「會麼？」答云：「會得。」師云：「者便是太平寰宇。」復以竹篦打一下，云：「者裏便須斬卻。何故斲？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此臨濟主中主也。」又豎起竹篦，云：「此是侍者」。放下竹篦，云：「此是閽黎。若老僧總不在者裏，者裏相續便是曹洞主中主也，卻是再相續不來底，直須相續不得處相續始得。良以曹洞重操履，須要操履到相續不得，頽然在中，無根而綿密。臨濟卻不在操履，直從頂[寧*頁]徑過，不落體上消停而來，最初便提脫根蒂，于機先無一毫影響與你蹲坐，直于太平無事處冷灰豆爆、如雷如霆，不為綿密

所困，所以妙極出于曹洞之上。但是後來子孫只貴作用，火氣尚存，無法坐法，翻不如曹洞操履實到為病耳。若果從機先提脫，則操履不必言，而操履出于曹洞萬萬矣。真正臨濟兒孫畢竟與麼始得。珍重。」

茶話。馮白季居士請以易說法，師云：「未下一畫以前，蚤與諸人道破了也。纔下一畫，便有許多事，有賓有主，有君有臣，有父有子。若會得者一畫，則賓賓主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聚頭喫茶，有什吉凶悔吝？其或不然，上一畫不是下一畫，下一畫不是上一畫，上三畫不是下三畫，下三畫不是上三畫，陰陽交錯，形位森然，吉凶悔吝見矣。雖然如是，須向古廟裏藏身始得，只是中間者一爻不與你說破。」居士禮拜起，師云：「八八六十四卦有間。」又云：「有一畫即有三畫，有一畫即有六畫，下中畫為賓中主，上中畫為主中主，只為從主出格，故為獨坐無尊卑。三為下之上，六為上之上，只因亢極危極，故不可居。若善抽爻換象者，知得機，先即抽去一爻，仍居上中之位。」僧出作禮，師便起身。

聖恩禪寺，小參。「做工夫不得修行斷習，作二乘人見解，縱使習斷，不得成佛作祖，只在下手處鏟盡兩頭知見，善惡心行、善惡事相，隨眾過日，如牛耕田拽磨，一味努力向前，別無他顧，自然習心輕了，及至悟了便得相應，謂之大修行人。」

晚參。「生死在有心無心處，輪迴在見凡見聖處，出生死在翻轉面皮處，看話頭在下手不得處，工夫在參不得處，精進在憤然忿然處，前後際斷在突然打失處，開悟在倒轉杓柄處，履踐在下腳不得處，相應在忘法處。」良久，云：「切急捷！忽打失便拈出，屈向者裏會始得。相應即不問，翻轉拈出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一下，云：「松虛日漏，竹密風來。」

小參。「公案中並無奇特玄妙，只要斷盡根本無明、微細無明，不用將心性及作用知見去悟他，如銷金礦，越銷越淨。若是不識公案，只悟得箇一了百了，大是禍事。」

小參。「麤悟一句一棒，便無一法當情。然此一棒，正是實法繫人。直須入三玄以銷盡，出三要以了盡始得。當知玄非奇玄之玄，法乃無法之法。」

小參。「斷人命根，了人知見，全在臨濟賓主句中。若不識賓主句，定不能到主中主田地。所云悟者，皆是生死。」

小參。「馬祖而下，尊宿之禪如乾卦；石頭而下，尊宿之禪如坤卦。馬祖下四宗以正而剛奇，其後句而捷其變化，如龍、如牡馬、如天行之健，此法中之乾元也；石頭下一宗以迴互尚操履，虛其父祖而馴其任載，如牛、如牝馬、如地德之順，此法中之坤元也。雖

然，末後句正是操履不到處，迴互處正是變化無象處，乾坤道合，未嘗欠少也。」

華藏寺法雲老宿請小參。「吾鄉自宋及今五百年間，宗師之傑出者，惟圓照本一人而已。生于梁溪，後出世姑蘇之瑞光。其外來說法于華藏者，惟密菴傑、塗毒策、演菴遁三人，而密菴尤稱英特，為臨濟嫡骨之子。其于本寺上堂，卓拄杖一下，曰：『迷時祇迷者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者箇。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揾[打-丁+(天/韭)]。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老僧偶簡《燈錄》至此，喜而拈曰：「未在，未在，直須悟始得。」頌曰：翮成誰道還丹就？蛻去懸知未是仙。三醉岳陽過湖去，一聲長嘯水雲天。』還有人會得者麼？若無，老僧為汝翻騰一上。」卓拄杖一下，曰：「『迷時祇迷者箇』，曉煙籠罩缽盂峰。」又卓一下，曰：「『悟時祇悟者箇』，一點青浮湖水面。『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揾[打-丁+(天/韭)]』，三山半落青天外。『莫有向東涌西沒處道得一句者麼』，便喝。『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今晚恰直錦樹散期。『未在，未在，直須悟始得』，也是火上澆油。『翮成誰道還丹就』，桃花能紅李能白。『蛻去懸知未是仙』，曉溪流出碧桃花。『三醉岳陽過湖去』，者一句留與諸仁自道始得。」僧出，問：「迷悟即不問，如何是者箇？」師云：「望湖亭下水鷗閑。」進云：「恁麼則東涌西沒也。」師云：「踏水飛時浪作梯。」僧禮拜，師便打。

端陽日，真淨菴主求示一語三昧、愛語三昧、正語三昧。舉：「古德曰：此事如端陽日，瓶中滿盛蜈蚣、蛇、蝎、蝦蟆一切雜毒，汝等諸人還下得手麼？」師云：「大眾！且道此是箇什麼說話？指示箇什麼道理？有會得者，出來道看。」良久，云：「一語者，世出世間，亙古亙今，直至未來，一切語言音聲出不得者語，故謂之一語三昧。此乃世尊睹星時見得底，頓超生死涅槃，更無他事，即今之一棒、一喝、一轉語是也。雖然，若不解愛語三昧，祇成得箇天然外道，謂之顢頇佛性、儱侗真如，只好一生坐在青雲之外、不來人間、作無師承漢，佛不印證，度不得人。須通得愛語三昧，始與眾生氣分相接，有為人處。若通得此語，前邊顢頇儱侗一時鍛盡，此一句中具三玄要、四料簡、照用賓主等法是也。若以此示人，人人可入得者三昧，箇箇了得此精深處，及盡聖凡情量，如佛三七思惟，重新打開舌頭上十字關，不作囫圇說話，十方佛現為之印證。至于作家相見，與漳州人在長安市上打鄉談相似，將家中枕子上語，曲曲折折都明白說盡，千人萬人不聞些子，自亦不曾傷鋒犯手，故謂之愛語三昧。今人纔見問著，便打箇[跳-兆+孛]跳胡言漢

語，道是不上他機境，莫落他圈繢，又道一棒打汝出血，此等皆是不正之語。會得底人，因一語上鍛鍊既精，出言無處不正，故謂之正語三昧。此三種語出于《梵網經》上卷，世尊未降生時蚤已有此法子，故七佛歷祖皆有傳法偈，以法載心，若無法則祖心無從傳付，所以悟道更須知法。珍重。」

小參。舉：「永嘉大師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不但空摧外道心，蚤曾落卻天魔膽。』汝等一向聞得此語，無不人人嚮慕，只是不得箇杷柄，無從下手。老僧今為汝等指出杷柄，人人得大作用，超脫生死去。如何是大丈夫？撐天拄地。如何是秉慧劍？」喝一喝，云：「二月梅花滿谷香。如何是般若鋒？且道者一喝意旨如何？如何是金剛燄？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敢側眼覷著，覷著則燎卻眉毛，不但空摧外道心，蚤曾落卻天魔膽。」喝一喝。良久，云：「若人會得者一喝，則著著了在機先，頭頭不落齒縫，單提一劍，快活過日。諸人還會麼？」又喝一喝。

小參。「學道人心中無一些子剩物，便爾空空地過日，如鏡照萬像，任渠來去，鏡無留送，像不霑存，豈有意思？既無意思，則紛飛全是自己。但事到目前，便與擊斷，省得拖尾。參。」

小參。「人人有一雙眼，開之則雙青，合之則兩黑，唯有觀音大士額上豎迸一隻，不在兩眼雙青雙白處，而又不妨從兩眼青白，所以塵之剎之莫不皆是爍迦羅眼。人人有兩隻手，或合掌、或開掌，而菩薩手雙結雙開，所以通身迸出千手，不在兩手開開合合處，而又不妨從兩手開合，所以塵之剎之莫不皆是母陀羅手。然而，手眼或慈、或威、或定、或慧，刀之、斧之、弓之、箭之，或以甘露、或以善言、或以聲音、或以色相，隨波逐浪截流而行，莫不處處以函蓋相應，俱是普門大作大用，不出手眼而手眼自在也。諸人要會大士千手眼麼？須入三玄三要、賓主互換始得。」

小參。「一向無心，眼對萬法，不辯是非，有無抹煞。若人問著，單刀直入，不用舌頭，虛空已說。八面無門，一槌迸血。」良久，云：「屈。」

小參。「不問時，本來無事；纔問著，萬馬搖旗。還有出得重圍者麼？」喝一喝，云：「前溪深夜櫓聲高。」

小參。「此事如空中鳥跡、雲裏電光，無你著眼處、無你下手處。古人云：『狗舐熱油鐺，欲取取不得，欲捨捨不得。』直須踏碎熬盤，趯翻破灶，翻身大轉，呵呵大笑。」良久，喝一喝，云：「高提三尺曉霜清，歷歷青蛇出匣鳴，突騎當關輕一喚，佇看四海盡昇平。」

小參。「西來大意，各宜瞥地，只在目前，何曾虛棄？會者直下承當，不會更莫打算。」

小參。「化臭腐為新奇，攪長河為酥酪，挽目前于腦後，破生死作津梁，皆因對壘縱擒，臨機轉變。祖師一句拋出當陽，有是有不是，譬如冰炭同途、玉石共器，會得者揀鐵獲金，不會者拈冰是水。昨日有一僧來參，聖恩問他：『如何是西來意？』僧指庭前曰：『柏樹子。』老僧回問行者：『行者亦云：「柏樹子。」問處未殊，答處不異。若道是同，泥裏有刺；若道是別，如何簡點？』即今眾中還有會得者麼？會則奮翮衝霄，不會則泥途沒溺。」

小參。「逼塞虛空，不消老僧一楔；大地火起，當陽一杓惡水。于斯明得，竹密春生筍；于斯不明，湖深夜沒天。」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卓三下。

吳門李子木、徐九一、楊維斗諸護法，請就準提菴陞座。「吾人一向流浪生死，不得出離，不得自在，不得受用，不得作用，不能即為佛、即為菩薩、即為大聖人、即廣度眾生者，只為無一時一刻不是心意識用事耳。一涉心意識，則有生死之畏，諸患生焉。惟我西方大聖人出世，將一切眾生心意識一時翻轉，亦全將他用事而頓出生死，不特出生死，且不待修證而立地成佛、成菩薩、為大聖人。且道有何法亟能如此？蓋能直將眾生墮生死處，與他坐斷生死為大作用，便能若此之快便也。凡夫流浪生死者，見庭前柏子則言柏樹子，見矢橛便言乾矢橛，此非著有之生死心意識乎？又有弄巧說道理者，見柏子、矢橛皆言是空，豈非著無之心意識乎？或者空有翻弄而矯亂，或者空有皆非而墮空，如此等見，當前正是心意識用事，墮一種見便害無量事，故稱外道，其屬有九十六種，皆知見也。若要坐斷生死知見，直須明取祖師家言句，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道箇『庭前柏樹子』；『如何是佛？』道箇『乾矢橛』。向者裏薦得，何等痛快，自然具多手眼，得大作用，顯中有密，密中有顯，顯密合一、如走盤珠故圓；顯密相兼、直示大道故通。所謂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此東土所授，稱為禪者也。西方大聖人則名之曰咒，名之曰真言，如西方以水名蘇嚧巴，此生死心意識之見，而計名著相者也。以之為咒者，則曰唵蘇嚧莎訶。初無唵莎字為之函蓋，則墮生死見解。今以二字夾之，便成咒語。心意識不可到，而一切作用，靡不成就矣。前之問如何是西來意，言柏樹子。問如何是佛，言乾矢橛。雲門家有三句律之，以定宗旨。曰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以其函之蓋之，乾坤固密，便能截斷生死之流，不妨隨波不沉，逐浪不汩。今之一句咒語云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豈不函蓋乾坤。如此一句，豈不截斷生死。凡有所求也，則曰唵折隸主隸準提所求某事莎訶，豈非隨波逐浪之句乎。所以一大藏中，祕密之法頗多，而顯密圓通，則單示準提一法為則。若已悟者得

之，則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悟者得之，便能于不思議境界，先具佛祖菩薩大作大用，聖人治世大經大濟。是故南國俊傑，纔力咿唔呫嗶已，先頂禮準提大菩薩，晨昏持咒若干遍。而諸護法，莫不見光見華，見諸祥瑞。而中高科登翰苑者，有先大居士匯菴楊公，建準提菴于桃花塢之深處。茲諸大居士繩其武，復建閣鳩材，集諸上善。今日同會法筵，請山僧拈出準提大法，告眾同聞，俾廣弘不息。夫心意識之生死，起于何處，在身口意之三業耳。即今超脫生死，亦在身口意三業。首先以身業示大法象者，如昔仰山趺坐于堂，忽有梵僧飛空從西天來探宗旨，梵僧從東過西，仰放下一足，梵僧從西過東，仰又放下一足，梵僧從中而立，仰收兩足跏趺坐，梵僧作禮飛去，此金剛正坐之宗旨也。大凡固密之示，每每握金剛拳，此偏單固密堅重也。至于兩手下四指交，而上六指藏密，表大道不言之象顯然密見矣，此根本智也。于此根本智中流出十六手，以逐面表其差別智以為大用。夫中間正印，說法印也，如符如璽，號令之所必行，作法無不成就之密文也。二手相交，不音不言，所說何法？若于十六手上見得，則熾然說無間歇，如雷如風，廣談不盡。蓋眾生有心意識，見生見死，豈得不畏？今于中間印上了得，則心意識頓斷，故有施無畏手以表顯之。眾生心識紛飛，葛藤繫絆，永無出期，今于中印之上提起金剛王劍，將生死心一截頓斷，便得閑落落地過日，故有寶劍手以表顯之。眾生卑陋餒弱，氣不能勝，于中印上示大光明幢，卓立天表，永無屈墜，故有寶幢王手以表顯之。于中印上便能如清淨妙蓮華王盈盈出水，而因花之中早圓妙果，立地成佛，故有因花手、佛果手以表顯之。于一義中出無量義，于無量義復歸一義，如《華嚴》一經，從一至于不可說，不可說轉又不可說轉，于此方則有河洛等數為大作用，故有數珠手以表顯之。強項之奔逸也，鉤之入法；心識之流散也，索之令一，故有鉤索手以表顯之。眾生頑疲，牢不可破，當斬關奪門以見大道，故有寶鉞手以表顯之。邪魔外道，勢力強大，非發大忿怒以震懾之不可，故有跋折羅杵手以摧折之。所說法如輪無端，法法無礙，不墮折軸，故示寶輪手以流轉之。眾生自心覺垢，不能清淨，菩薩以一咒、一印、一觀，坐斷穢塵，二門從中突出，靡不蕩然清淨，故有澡罐手以表顯之。眾生苦惱煎炙，如鐵床之不可離也，菩薩則以甘露灌之沃之，使如魚得水而快活淵躍，故有淨瓶手以表顯之。說法有二種：一者無文字、無言意說謂之咒，謂之真言，謂之祖師句，令人于音聲輪透悟，故有寶螺手以表顯之。眾生以意識求佛法，若驟以螺法與之，則如蠡測海，萬不得已，亦以言句文字開導之，故有貝葉手以表顯之。中手之印，法妙如此，求其自在莊嚴，靡不圓滿殊勝。所以求官者，加之以黼黻，榮之以簪纓；為僧

者，七寶莊嚴，高座殊麗，凡有所求，靡不如意，故有寶縵手以表顯之。此中一印，略開則十六面，若細細表顯，則千手萬手，無窮無盡，窮劫亦說不盡者。然此印中，不待著眼，而千手具眼，照天照地，毫髮不爽。而此眼者，非凡眼，非聖眼，故面上有雙開之明眼，雙合之暗眼。于開合外，更有面門豎亞一眼。即明即暗，非明非暗，而不可測識之中更不可測識矣。一身各具四面，以示四法合一。每面各具三面，以見三法變化。略而示之，則曰準提。擴而充之，則為千手千眼大悲菩薩。凡夫纔坐結印，便具若許大用現前。此身業之清淨也。口業清淨者，今人說顯則不談密，說密便禁表顯。殊不知顯處不密，是生死語；密處不顯，是死句。即藏中九聖字，皆有逐字解註。及乎成咒，便截斷生死不可解。大凡一箇唵字，便如通身金鎧，不可破壞。一箇莎訶字，便與唵字比為函蓋。中間雖即無量講說，亦是咒語中事。如云唵折隸主隸準提，所求何事莎訶是也。故于淨法界也，曰唵嚂唵嚂莎訶。于護身也，曰唵嚩[口*臨]莎訶。有莎訶字者，有吽字者。故六字大明真言，則吽字矣。于準提也，則曰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于華嚴大法界也，則曰唵[口*普][口*隆]莎訶。而準提九聖字中，具有前說法印中之十六義。三目四面等法，無不皆然。茲不重演。此口業之清淨也。意業清淨者，心如輕雲，徐徐過虛，在山在石，在樹在花，不動絲毫態度，而雲自在不壞。故運心作觀者，切莫畏其散亂沉酣。但歷歷分明，于字種上抹去，徐徐圓滿，直觀到底。所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是也。切勿凝注亂思，以招餘祟。首以身心既淨，便于頂門高處書出嚂◇字，光明燦爛，變成三角火輪。首將身燒盡、世界燒盡、心于四遍亦燒盡，霍然一空而不坐于空，其空變作大月輪相，即相非相而不有，空有相假，直入中道。故月輪中出一阿◇字，從中生起，隱隱隆隆，為五音之種，萬物從此化現。于阿字中變現[口*普][口*隆]◇字之大法界，法界之中起吽◇字，而世間、出世間法逐一拈出，每一法上加一唵◇字，皆令究竟堅固，然後自身成佛、自身準提、自手作用，通身承當，現大人相。凡應機皆用手中四事：曰慈、曰威、曰定、曰慧之力，如禦侮者用金剛劍、鉤來、索縛、杵摧等是也，此意業之清淨也。已上三業既淨，佛道早成，大用現前，經濟畢備，施于日用行事之間，處處合轍，謂之與咒觀相應，所謂見群龍無首吉也。此禪師家真得大徹大悟，操此大法，掀天作用，于生死門頭橫出直入，單單只用一句柏樹子、乾矢橛，便生時如浮雲、死時如月落，救度眾生如觀抹去，無事不辦，謂之禪、謂之咒，皆以顯密圓通用之，非別有什神通三昧、奇特玄妙等怪事也。茲因諸護法謬以山僧曾于祕密中有箇入頭處，令陞此座，義不獲辭，竟以一絡索披露諸仁者前，所願各各現大人相，興禪隆

咒，普救天下蒼生咸獲法利于十六手中，不亦幸之幸乎？且道參禪是？持咒是？」乃喝一喝云：「唵折隸主隸準提莎訶。」下座。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五(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六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廣錄

德慶禪眾請普說。舉拂子，云：「大眾會麼？」良久，云：「此事自從拈花之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祖祖傳來，直至臨濟老和尚向沒縫罅處盡情剖出，以定綱宗，千古萬古一印印定，一毫移他不得，只是急切難於嗣續，須是得他師承邊事始得。不見濟一日陞座，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者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次日，濟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復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大眾！二首座同聲下喝，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總分不得，為塗毒鼓聲耶？總分得，為賓主歷然耶？若總是毒鼓，又歷然箇什麼？若是歷然，又道什麼毒鼓？」豎拂子，云：「還會也無？若道靈山拈花既已了卻，何須臨濟說箇分賓分主？若臨濟說賓主須分，為什靈山拈花便了？諸人試定當看，若于此會得，方知是句。不見濟曰：『若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且道：如何是三句？若無人道，山僧自道去也。如何是第一句？」豎起拂子。「如何是第二句？是拂子、不是拂子。如何是第三句？」放下拂子。乃云：「若人識得三句，則世出世間諸句無不收盡。欲透三句，必須會取三玄三要。不然，不過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而已。今人一悟便了，遂言：『臨濟只求得不受惑底人。』若是說玄說要，便是受惑底人了也。雖然，透過大法底人，方好埽除大法。若是不透大法，臨濟立地處敢保未夢見在。不見濟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且道如何是第一玄？」復豎起拂子。「如何是第二玄？三世諸佛向者裏絕胡種族。如何是第三玄？兩堂首座各出一隻手，打入大洋海底，至今無出頭分。且道如何是三要底旨趣？第一要電光作路，第二要縛取虛空作寶劍，第三要自己在劍刃裏穿衣喫飯作用過日。又汾陽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復拈拂子云：「若于此見得，便見臨濟一喝道理，便識世尊拈花道理。大眾何不究取看？」又良久云：「自汾陽而下，四傳而至雲菴，雲菴傳之覺範老人，覺範無傳而著《臨濟宗旨》以待後人，迄今五百餘載。雖虎丘、徑山諸家相傳未泯，然自楚石、無念

而下，二百年來宗旨傳而不參，訛誤不少。于三玄三要各有長短，並無的據。山僧十五出家，十九剃髮，心中耿耿，若有所失。二十九歲，見高峰語錄，讀之隱隱，如獲故物。八年之內，費盡心力，喫盡辛苦，居海虞之三峰，虛簷罅壁，草屋蘿牆，床下水流，庭前草沒，麥麩豆滓，掬水補衣，單單看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脅不至席，無柰昏沉籠罩，集諸隨侍，夜懸巨板于座側，分香擊板，佛聲徹夜不停。憶得初出家時，自期到四十歲決然悟道，至是年近四十，愈參愈難，轉捉轉遠，思之慚懼。因入死關，方纔推上關門，欲上蒲團，無柰一時眩暈，吐痰斗許，只得放身一睡。雖則隨時喫茶喫飯，亦不知人事，喫過只是齁齁打睡。一睡五日，如在海螺螄裏，盡情要撞出來相似。至第五日巳間，泯然睡熟，忽聞隔窗二僧，夾籬攀折大竹，如迅雷一震，直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俱消，真無立處。開眼轉來，晴日在窗，竹影滿地。那時要理會一法，了不可得；要覓自己身，遍覓無有，蘇蘇湛湛，如有氣死人、初生孩子。至夜，聞兩堂課誦，覺得身遍虛空，其聲都在虛空中，歷歷落落。端坐一夜，輕安如彈指頃，自己道：『此是前後際斷境界，必須求悟始得。』盡力尋覓，忽于胸中撞出《永嘉證道歌》，從頭至尾看一遍，了然符契，自覺安樂。又念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答箇：「青州布衫重七斤。」』忽然悟得祖師言句，凡柏樹子、乾矢橛等一一皆了，方纔放心。又思：『高峰為何悟得之後，又看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因此又重新參起，至夜間經行，抬頭見月，會得枕子落地消息。從此半年之內受用快活，只在古人門庭下竭力參究，看箇三玄三要及汾陽偈子，翻覆究之，忽然入得臨濟堂奧。復參德山托缽公案，苦究二年，雖無所加，自覺受用非昔。後赴太倉慧壽之請，自念：『雖得些子，不如古人要來要去、入火入水，任運無礙。』因此看箇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什命根不斷？經二十日，心不異緣，作偈曰：『一口棺材三隻釘，聲聲斧子送平生。自從薤露悲歌斷，贏得朝朝墓柏青。』嗣後再看三玄三要，會得兩堂首座同喝意旨，及披覺範所著《臨濟宗旨》，宛然符契，如對面親質，五百年間不分延促。可見參禪不可領得些子乾淨禪便為了當，又不可入些子堂奧不更參求，有志之士直須到底始得。山僧只為近代禪風一悟便了，但得些子便爾縱橫作用，不求向上，墮在有證有悟處。萬不得已，將平生醜拙一朝對眾供通，若有問話者，便請當陽拈出。」良久，下座。普說。「山僧當初工夫枉屈，只為不曾覓得人著，所聞所見無非牽經合理，以見聞覺知為本性，以不起念為宗旨，以死坐為安禪，以念佛為參究，離止合觀，種種不同，禪宗絕響。幸得雲棲大師出世，雖以念佛收盡法中英傑，其實參究一著是渠本旨，故晚年於淨

土戒律之外特特提起此事，乃刻《禪關策進》，雪巖、高峰語錄，遙續祖燈。山僧不知宿生那裏曾沾些子氣味，揭著高峰本子，瞭然如昨日背誦參究明白底一般，身心歡喜，踊躍無量。自念前來搜尋《楞嚴》、《圓覺》諸經俱有會處，習天台止觀亦有得力處，後修耳根圓通，亦于音聲中了得身心如幻，處處于世間與流雲過虛、活水下石相似，自謂輕安。及見語錄，始知與此法了不相契，得此法門定是到家杷柄也。為此把前來解會一例不肯，遂爾疑情結住，先于靜處做工夫，覺得昏悶不過，因有怡山居士勸我念佛，乃作六時課，誦課隙看話頭，率以為常。聞有達觀大師是宗門中人，及至腰包往叩，師已遷化，因禮龕于雙徑，遂過白雲山見函虛老人。時虛公移單弁山圓正寺，因下白雲抵圓正，政值虛公閉不語死關，悵然而退。聞霞霧山有無欲老人，是留心此道者，乃策杖入山。又值無欲遷化，人言有箇慧禪，是老硬禪客，及乎見他，亦無什說話。回身向湖州訪問，人道車溪有無幻老人，遂搭便船往車溪。舟中逢僧問著，僧皆大笑，呼為張外道，因此不覺睡著。及乎醒來，舟子已到吳江了也。原來真正禪師，世間人識他不出，定然生謗，直須親見始得。回首車溪，隔半日程，自覺意興頗闌，日色又亢，不如且回本處，再來無妨。自歸菴中，自謂行遍東浙，不見有人，以此類推諸方，此道亦是寥寥，不若就菴結關，自鞭自逼。乃于關中逐七進功，撤去床凳，單單行走。屋中掛一條匾擔，若到昏悶之極，就于匾擔上高展，懸空而睡，纔跌下來便行。如此自煉，煉得無昏無曉，話頭轉難用力。至滿百日，遂脫身走到三峰，愛其閑靜，乃暫居之。或努力于搬石磊牆之際，或發狠于操鋤種地之間，徹夜坐一蒲團，脊梁節節相拄，終日併成一句，心頭滾滾騰疑，日夜一般，靜鬧無間，只是昏沉作孽，困頓不清，努力盡情，敵他不過。其時政不知日夜不倒身，翻為參禪之障。自念：『我從十五出家，便有志求開悟，四十歲時，必然悟道。』至此年近四十，轉見茫然無際，乃安心入關，只帶五寸闊一片板，除是病發，以此為床。若身子強健，便不消得。發志已圓，那知一入關來，便痰病大作，昏然睡倒五日夜，如在甕中求出相似。正氣悶間，聞折竹聲，打翻窠臼，始知從前做工夫拗直作屈，所以十餘年空費身心，喫盡苦惱。山僧今日勸諸兄弟，但要下手做工夫時，先須將胸中一切倒正、是非、魔佛等事一齊放過，目前耳裏順逆善惡都總不知，空淨其心，不停一物，不可坐禪，不可閑靜，或入槽廠，或作諸務，隨人起止，信手施為，喫飯穿衣，不立主宰，單單求一箇真正臨濟家宗師作箇主腦話頭，亦須簡別緊峭者，如雲門推折足，道秦時鑽，及祕魔叉、三頓棒、竹篦子、青州衫之類。先令目前萬法一例，喚他名字不得，背他名字不得，喚本性不得，但是兩頭話一總不得，千不

得，萬不得，自然話頭輥成一塊，今日問話也被痛打，明日問話也被痛罵，或推出，或扭住，或道是什麼，或道乾矢橛、麻三斤之類。師家作用千奇萬怪，只是要箇揚眉吐氣了不可得。久久參請，忽然一日一剎那間徹底觸翻，了無遺剩，慶快平生。你若向舌頭邊討滋味、意思上沾唾沫，又遇著沒眼宗師，好將實法與人演些教理、帶些止觀，怕人問著無得回報，翻道參禪須是死坐，坐要長久與他相應，不得拈椎豎拂、轉語機鋒，此是自己不曾真悟、不知好歹，只要謾人，自是不知，賺害後生晚學打入惡套。嗚呼！學道貴有師承，手段毒辣，無你尋香逐臭處，如鐵眼抽絲、夾棒敲骨，不得不圓、不得不死。若是打埽潔淨禪堂，閉門杜路，閑閑地養一隊瞌睡漢，把一箇念佛底是誰？本來面目與本性，今日也合、明日也合，只要獃椿椿地冷坐，冷到身心俱不見了，即便歡喜、便讚歎他好工夫，便道真相應處，便道此是行到、不是說到，將冬瓜印子一磕磕住，弄一隊野狐精貢高我慢，遍歷人間，云是某宗師印下底。又有一輩單單鍊箇機鋒，快恣口舌；又有影影傍著教理，如生盲人倚棒，各各自高、他強我弱。殊不知做工夫無恁麼格則，不用安排，只是去不得底話頭拌命疑去，久久不懈，日親師長一椎鍊就。或有未了，漸漸鍛鍊，以了為期，剎那際入手，復于服勤邊溫研，積稔而成。如或未信，請細簡燈錄、諸祖本傳，一一透過，自己眼明，方知我不欺汝也。珍重！」

安隱寺普說。「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諸仁者！若欲得心空及第，須識選佛底道理。只今安隱堂開，大眾會集，不選聲聞、緣覺，不選菩薩、大乘，單單只選祖、選佛。然選佛次第有十：一者、人品；二者、根種；三者、器量；四者、洗滌；五者、做工夫；六者、開悟；七者、了悟；八者、師法；九者、忘悟、忘法；十者、養道。此是學地要事，其餘出世利生姑置弗舉。人品者，巍巍堂堂、閑閑落落，具一段立地成佛、直下承當底氣概，不為凡下情見所轉者是。根種者，從來未知做工夫求悟等事，驟聞祖家一言半句抑逼心路，便覺過不去、放不下，憤然要求明白，便是當家種草。器量者，若器皿之潔淨穩大、能盛能容，如琉璃瓶堪盛獅乳，大地堪任重物，受香水海而不溢、載須彌山而不重，方堪祖佛大任。如臨濟陸沉下板，三年不見頭角，睦州擬其可成大樹。今人做工夫，略有見處便不穩重，自謂得入、自謂了辦，機鋒轉語，胡喝亂喝，不受人裁鏟；纔加鍛鍊，便謂師家把住，不放出頭，東走西走，急于求印。此等便是沒器量底人，只為見小佛祖大事，所以承當不起也。洗滌者，將從前亞在胸中底知見，颺在大洋海外，如高峰曰：『三十年二十年，或參或學，尖尖滿滿，[祝/土]一肚皮，如臭糟瓶相似，直須盡底傾出，千番百

番，洗滌得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無上醍醐，方堪盛受。』若留一些子氣息，縱盛無上醍醐，亦變成一瓶惡水。然洗滌知見，不是無格則底，下手自有方法。其法何如？今人六根所對底塵境，根塵上所起底法，即是兩頭心識，染淨情謂。在凡夫則執有之善法惡法，外道則執四句之對待法，小乘則見苦集見滅道之凡聖法，中乘則見凡夫有無明至老死之有法，自見無明滅至老死滅之空法，菩薩則見即色即空、非色非空，雙遮雙照等法。蓋凡與聖對，淨與垢對，有與空對，中與邊對，是與非對，無是非與有是非對，了與不了對，常與斷對，上與下對，長與短對，妙與麤對，佛與眾生對，悟與不悟對。因有以上對待法，故有三藏十二部，若凡若聖，凡言可通、心可到，皆謂之戲論之糞，心不清淨、不了歇。故曰：知見但有兩頭，礙口礙心底物，當盡情一放，放卻兩頭心不起，方為下手做工夫地步。工夫者，不得坐在乾淨意地上，要將以上一切對待法、四句法，都盧收在一竹篦子話頭上，觸不得、背不得，兩路截斷，目前萬法去不得，正向去不得處，盡力發憤，心力合并，千掙萬掙，勇猛不過，心識不行，于聞聲見色處，一逗逗斷，目前萬境平沉，三心不起，謂之前後際斷，那時不見有四大五蘊，何況生死涅槃，直是快活自在。大慧曰：『我到者裏卻快活，更理會不得也。』圓悟曰：『不疑言句，是為大病。』此是得體不得用，暫時光景所見之理，非正法身，是法身之邊，通身死水，解脫深坑，不可坐著。若坐在此等境界光景中，開口便要說者好處，全是心路，不是開悟。開悟者，即此前後際斷處，忽然會得祖師家句子，句中具有開悟底機在，犯著便和身翻轉，無量劫來，知見盡底不存，便得箇轉身，便硬糾糾地，蓋天蓋地，謂之得一橛，此亦未是全了。然此開悟，亦非定與前後際斷分作兩截也。有斷處即悟，而知有前後際斷也；有因悟即斷，知有悟處而忘其為斷也；有斷是斷，悟是悟也；有悟得輕軟，語脈雖通，不得痛快受用，直須重費一番周折。斷處是得體，悟處是得用。得體不得用，自己雖安穩，遇事臨機即便走作，不能自知。得用不得體，則臨機雖是的當，只是自己不得穩密。用中猶有氣息是病，體中全無氣息亦是病。直須體用俱備，有氣息無氣息，無氣息有氣息，方是一橛。師法者，得此一橛，不可坐住，坐住便成法中我相，謂之大法不明，天然外道。再入深明，猶是未了，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入得大法，盡得五家宗旨，細惑方除。若一惑不盡，都是一分無明，根本智便用不著，須盡卻師承法要，始得忘悟。忘法者，以前只為迷裏翻身，故有悟在。悟見作孽，師家乃用種種鍛藥，鍛盡所悟，此便是法。又以法路為孽，須法法透過，盡底掀翻，一法不存，于此脫盡。以無可求，只得放捨，但有著衣喫飯，屙矢送尿而已。養道者，無道可

養，只是不出其位，如露地白牛，但喫些水草，高臥山前，一些子也不曉得。如此過日，從前指望成佛作祖，至此只與畜生一般。老僧今日說箇心空及第，亦是無端，何不休去？珍重！」

聖恩寺普說。「參禪貴先決擇祖師禪、如來禪。祖師禪者，透十法界之外，不墮如來之數，故曰出格。如來禪者，超于九種法界，墮在十法界之頂，猶是格內。欲知格內、格外之分，須在一事一物上分清十法界諸種之見，直到極頂，方是如來地位。祖師禪又從佛頂上透出，出格之外又越兩種祖師外道。若是真正祖師禪，則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是已。今以格外之禪遠之又遠且置勿論，先將十法界之岐見在一句話頭上次第分明，不致參到將悟處，被諸見打攪，可以一直上進，易于發悟。所謂話頭者，即目前一事一法也。凡人平居無事，隨心任運，千思百量，正是無生死處，只為將一件物事到前，便生九種見解，所以流浪生死，無有出期。故祖師家令人于一事一物上坐斷九種知見，討箇出格之路，故謂之看話頭。」師喚侍者將一片瓦來置于眾前，師指瓦曰：「只此一片瓦，則十法界至如來、祖師之分歷然見矣。何故噇？未將瓦來，人人心空無事，何有生死？及將瓦過來，人人現量未分，生死之見未成，及人問道：『者是什麼？』便有無量事端起矣。凡夫見之，便道：『此是一片瓦。』是著相而起我見者也。曰：『此瓦我要。』便與人爭，甚至打殺其人，奪瓦歸去，以此便墮地獄。又一等雖不至殺人，然貪心必得，重如飢渴，百計攘求，以此便墮餓鬼。又一等因貪盜瓦，致墮畜生，生生還債。此因瓦而起三途惡見者也。又有一等，福大氣大，因瓦生嗔，奪瓦為施，後墮修羅。一者知瓦有用，惠施與人，因仁義心，生于人道。一者以瓦蓋覆佛殿，感大福報，世世生天。此因瓦而生三善道者也。此六道之見也。前者之見，不脫四種見解：見瓦是有，即有見；見瓦是無，即無見；前有後無、前無後有，是即有即無見；知有是無，則無之亦無，即非有非無見。凡夫四句，隨事轉換，不能執定，不名外道。若外道之人，巧生知見，執一不變，心外有法，故名外道。一種因見此一片瓦，便言『瓦即是我本性，以我眼能見此瓦，我之見性，不生不死，此瓦雖碎至微塵，而我見瓦之見，真常不變，不墮輪迴。』此是先尼外道見識，以瓦有生滅，見無生滅，半生半滅，半不生滅之見也。又有一種，言『此瓦起于微塵，即是我之原體，本性雖空即有。』此常見外道執有者也。一種言『萬物無常，終歸敗壞，瓦散終無成日，人死畢竟歸空。』此斷見外道執無者也。又有一種，言『瓦性本無，無即是瓦，亦有亦無。』此矯亂外道也。又有一種，言『瓦有是無，其無亦無。』此空見外道也。略說外道有此四種，細查教中有九十六種，皆是各執四種之中一種見解，于此瓦上墮在外道，溷濫不可復

救，此名外道禪也。今人看話頭，坐到身心空處，見箇歷歷分明，便言是我本來面目、念佛底人主人公也。此即神我之謂也。又見得空空本來無物，身心世界蕩然不存，以此為是，即斷見、空見也。又言空即是性，性即是空。即矯亂外道也。如今人看話頭，類多墮此，不得不為說破。又有因見此瓦，問著則精進力參，誤落五蘊，竟墮五十種陰魔。近世一種禪人，厭患身心世界，務要空他，見人將瓦到面前，心不餐采，坐見身心世界與瓦齊空，了無一法，以此為得，便是色蘊魔。又有見瓦定中說法變化，無所不至，謂之剎說、無情說，亦是色蘊魔。前是色空為蘊，此是色有為蘊。又有見前種種境界，便生心領納，是受蘊魔。又有因好境入心，不能忘置，便生邪想，此是想蘊魔。又有因想著邪，無師救正，輾轉遷流，是行蘊魔。又有因上種種認為佛法，是識蘊魔。一魔生則五魔並到，皆因邪師教他在本來面目、主人公、念佛底是誰等話頭上討箇本性妙心，所以用慣肚皮裏想頭，通身是五蘊蓋覆，不能離心意識事上參去，故在事上亦落蘊界。如此坐久，魔業已成，人若救他，他便嘻嘻冷笑，或罵或謗，言此人不曾到我者好處，而不知世世墮在魔網，不得出離，可惜可惜。此略說有五，廣有千萬，豈五十種而已哉。此魔外二種，寄在十法界中，不可定指。以上是世間法界之略也，下則言出世間四種法界。一種是聲聞小心人，見此片瓦，若起一念，則若惡若善，無非是以上諸苦，極見得諦當。苦因一起，則世世生生，堆積聚集，苦中之苦，不得脫離，亦最諦當。便乃空其見瓦之見，廣修觀行，務令空之，此是道諦。以修小道，見得有餘寂滅，此是滅諦。此瓦上之聲聞禪也。今人于話頭上看急，忽得前後際斷，身心世界蕩然一空，見說一切諸法，皆埽而滅之，言有什三玄三要、君臣賓主，有什棒喝句語，有什師承法要，只要乾乾淨淨，單說一味清淨，此是聲聞氣分，如空空田地空空月，討什工夫驀鼻牽是也。故其出語，滾滾虛浮，全無意旨，以無師承故，大豪傑人俱不免墮此數也。又有一種不墮死心空滅之見，見此一片瓦，起于無明，眾生不知，故有十二輪迴。今見無明本無，則無老死憂悲苦惱，此是緣生性空，大乘之初門。他因見無明本無，便泊在無處快活，不得入大乘道，故名緣覺之鹿乘，非大乘也。于此更進，則于一片瓦見得起于微塵，鄰虛為因，水調、風鍊、火鍛，心識虛空與見相緣，和之合之，假名為瓦。既解諸緣聚會而生，則不壞此瓦。諸緣本不相到，而無瓦之自性，緣即是空，空即是緣，兩下輥作一團，分合不得，所謂是諸法之空相，不可言生、不可言滅，瓦見之而非垢，性見之而非淨。此瓦在凡不減其性、在聖不增其性，兩頭相拄，此是地前菩薩之禪也。于此更進，則因緣生而性空不得，因性空而緣生不得，兩頭俱斷，此是八地

禪。前是雙照，此是雙遮，以上是菩薩正禪也。去此而從八地死水勸進，雙照被雙遮奪礙而雙照不得，雙遮被雙照奪礙而雙遮不得，然又不妨雙遮即是雙照，雙照即是雙遮，四法交加結角，如織錦迴文，並無罅縫到你下手，此如來禪結頂處也。到此處方見是一片瓦，沒柰何地喚作瓦又觸，不喚作瓦又背，如銀山鐵壁，千推不能，萬動不得，此猶是如來禪底半箇墮在死水，全沒用處，故猶在格內也。你道畢竟如何？」時鴻侍者將瓦一腳踏碎，師云：「于此見得，即入祖師格外之初門矣。如更進之，則頭尾並完，直至後句方是了手。若不見得，則但入如來禪格外之一半，出言吐氣便要落聲聞境界，未有出頭分在。為何礙？以其得體不得用，只為心小，要在極妙處躲根，不能出得妙處作用，問頭答語分不清楚，陷在坎中，好好將祖師禪枉作出格聲聞禪矣。昔香嚴聞擊竹大悟，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之大喜，仰山曰：『還須勘過。』仰往勘之，問香嚴曰：『聞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嚴舉前頌，仰再拶之，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復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薦，別喚沙彌。』仰山曰：『閑師弟會祖師禪也。』此是如來、祖師之法式。今人不會此意，不知如來、祖師分於一點關頭，天地懸隔，見我如此道，便人前笑罵言：『難道如來倒不如祖師麼？祖師是如來弟子，你學祖師禪，翻要陵跨如來，太無道理。』責得固是，只是你不識教義。祖師是威音以前向上一著寶几珍御，窮子見之，捨而逃逝者；如來是脫去珍御，執持糞器，狀有所畏，同彼傭人有共語分者。故人但知如來高妙，而不知祖師之道更出青霄之外。彼庸近逃逝，又安足怪哉？果是真正出格漢子，直須向格外論量始得。珍重。」

安隱寺提《智證傳》普說。「老僧于安隱凡三赴其請，前兩期上堂，已委曲指示五家宗要，未能徹上徹下禪教相印，以收諸種根器。今乃為提覺範禪師《智證傳》，凡四十餘日，至第三卷曹山三墮章中，敘五家宗旨，各因其悟入，從首至尾，以印定綱宗。蓋各家流傳密印，務在得人，須透盡其法，然後記為真子。若一絲毫有未盡處，則法見未了，功勳猶在，還是心意識邊微細無明，不能真到，目朝雲漢，萬事當前，猶有禪道佛法，超生脫死，自在快活等見，亞在心口，不能如雲之起滅，草之榮衰。故師承于了手大痛快處，重新設諸鍛藥，越鍛越盡，畢竟于頹然無氣息處，轟雷走電過日耳。且道如何是臨濟宗？他從黃檗三頓痛棒，悟得馬祖、百丈豎拂掛拂，一喝耳聾道理，便向大愚肋下三拳，從上宗旨印定一句中

三玄，一玄中三要，衍開大法，洞然頭角撐天、四蹄立地，令厥後兒孫向賓主中，以自己之眼付之棒頭，以棒頭之眼換來額上，只將石頭說法，枯木生花，曲盡陽春，不失時候而已。此臨濟家絕人于棒上，裂斷棒上命根，自由自在者也。所以古人謂之忤逆聞雷，不愁不死，雜毒塗鼓，喻最親切。至于雲門，纔踏睦州門閾，便喫一推足折，但聞秦時[車*度]轣鑽，便會得機前一著，較之臨濟更加迅毒，古人謂之紅旂閃爍，不待見其全師布陣而天下定矣。柰何太捷難知，不免源流早絕，不如臨濟委曲詳盡，使後人無將就傳法之弊。至於溈山，從有火、無火兩不可得處悟得，柴上一吹便解，野狐不落不昧，撼門三下，如斷碑橫路，雖中斷而兩礙。故仰山信位、人位至於無位了不可得，亦如濟上之棒眼、雲門之機，先皆拔脫身心，自有一片白雲為我捲空捲地、摧山碎岳，而我猶在爐邊坐臥，貪芋子之香、覓菜羹之熟，總不知有也。至於法眼，聞不知最親切於地藏，又兩番豎指于同別之間，將片石於心內心外沒安放處脫盡理，見得一切現成，便能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只剩得一雙眼孔，無一些子伎倆，逢人言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便將墨潤朱，道箇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巡人犯夜之語，足發一笑。以上四家是南岳、馬祖兒孫，著著用正，唯有洞山出自青原、石頭，明暗挾帶。從初問無情說法，雲巖曰：『不見《彌陀經》水鳥樹林說法？』因而力參。及問：『百年後還邈得師真否？』巖良久，曰：『祇者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因凝注久之，于過水睹影處見得無情說法，便以影為自己，然不墮死水，以渠我去來一條黑線于中開合，乃有偏正回互，兼至兼到，合為一位，輥輥過日。而其徒曹山便立三墮于不受食處，任水牯牛藏頭斂尾，高臥白雲堆裏，自然飽齁齁地，不必用在棒頭，通身指出操履，謂之馳書不到家，已先通盡閨閫中事。故率性漢子只喜臨濟、雲門直截痛快，不許絲來線去之綿密，遂使濟上宗旨亦欲削去三玄等法，單存一喝，謂之直截中更加直截，省事好參。我且問你：只今還到不疑之地也未？若也未能無疑，將知從上來事不是等閑，何不細心體究？看老僧因覺範為法痛心，重新拈出，務使盡法忘心，將三墮真操履復還棒子頭上，使拄杖子自能周匝有餘，不待氣喘喘地用盡腕中死力。若人明此等法，未能直下心肯者，只為不曾實實將眼目放在自開棒上耳。為何噩？胸中猶有欲在，此正是心意識用事家親作祟。諸仁者！何不從今日便將木上座做卻自己，將自己推在木上座頭上，一向住在妙峰山頂，更不下腳人間，如走馬燈中，刀鎗人馬從他六亂相殺，亦不妨好看。其或不然，只消一口氣吹滅卻燈火，自然好過下半夜元宵，醉醒來時，明日晚間再看。珍重。」

普說。「學道人只須在一句裏藏身絕跡，不涉點簡，故情不附物，縱有物來，只與他百雜碎自然合轍，何得推開句子去磨稜合縫，惹起生死心行哉？修行不曾悟得一句子，情常附物，遇有物來，便在物上去惡從善，通身在生死裏過日。不知既得一句，則凡聖、善惡、生死，一切兩頭從竹篦子上早已坐斷，且已簡點不得了也。直須入此一句，通身化作一道赤光，裹作日輪懸在空裏，雖則靡所不照，然而一點塵埃也沾他不上，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又脫卸一重走在頂尖裏去、三玄又脫卸兩玄走在第三玄裏去、三要又脫卸兩要走在末後句裏去，如此離塵脫世，善惡是非遠之遠矣，何可拆開竹篦重新在善惡是非上著到？難道有句無句也在情上簡點、三玄要也在情上簡點、末後句也在情上簡點？正使簡點得來，于自家本命元辰有何交涉？佛祖立法，正要你提脫情量生死，腳腳踏去自然中節，今仍舊將他走你簡點底路，可不從頭錯起也？所以情量轉深、大事轉遠，深可憐憫。山僧特特舉揚不思議法，汝等諸人若信得及，便能于思議處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一生參學事畢。珍重。」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六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七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廣錄

廣福院，示眾。「參禪悟道，立地成佛，畢竟著著與法相應，則事事成就。何為與法相應耶？首于參究下手處，在一箇話頭上，背觸兩端俱不可犯，四句六路了不可得。如此，則善不得、惡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凡不得、聖不得，一切心路俱不可得，則無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豈有露出心端、行涉惡事者耶？此于話頭上相應者也。于此不可得處，盡情竭力，務求入手，凡心頓斷，聖心亦絕，忽然于沒縫罅處迸出，便得一句子。如云：『如何是佛？』答云：『乾矢橛。』此乾矢橛是句句上絕三種滲漏，如渾身鎧甲，手提金剛王杵，萬法當前，盡皆椎碎，此與句相應者也，豈更有出位處耶？再進之，此一句上有無不得，不妨有無于一句上分賓分主、雙明雙暗，直如螬螬蟲為蟬，飛向千峰萬峰深樹之上，大叫一聲，就此聲中化為大鵬，扶搖九萬里外，撞倒天關，踏破虛空，擘開大海，直取龍吞，此與三玄三要相應者也，此一句子也。再進一步，前如戴角之虎，此如入海泥牛，了無蹤跡，了不可得，此與大法中再進一步相應，然而不是止處。于此更進，向塔頂上打箇飛腳，從塔尖至地，直到海底翻身，雙明雙暗，同生同死，雙明復雙暗，同生不同死，所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到者田地，難道還有出位底事麼？此與末後一句相應者也。在祖師禪謂之話頭，在儒家謂之格物。格物者，兩端叩竭，一切善惡、是非、凡聖等見並不許些子露現，從此翻身直到末後句齊治均平，著著與此相應，則禪與聖道一以貫之矣。今人類多以參禪為學問，可以立名，可以光大，至于下手之話頭上雖則兩端叩竭，而于一切事上仍露出善惡等兩頭心所，所以到底不得相應，修行無驗，為可歎息。老僧三度于廣福談禪，禪宗要旨無不舉盡，今特對眾叮嚀此事，盡情道破了也。」下座。

聖恩寺，示眾。「昔日，臨濟大師在黃檗處三度問法、三度被棒，後去大愚肋下還取三拳，道：『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今人聞說臨濟建立許多法子，便道是多事，不知單單闡發得無多子底佛法何曾別有？不見濟住滹沱，謂普化、克符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只此一句，將黃檗佛法一時傾盡了也，豈容更有在？二人珍重下去，但見唯唯諾諾，誰知謇謇諤諤？三日後，普化問：『三日前和尚道什麼？』咦！龍生龍子，赤電轟雷，一模

脫出。濟便打，怕甕中走卻鱉那？又三日後，克符問：『三日前為什打普化？』難為兄，難為弟。濟便打。恰是看他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各各有出身之路，何等自在！是夕小參，以料簡明之：奪人不奪境，開眼見青天，當頭一霹靂；奪境不奪人，睡熟忽翻身，依然還是你。人境俱奪，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人境俱不奪，車轔轔兮馬蕭蕭。看他三問、一珍重、兩打，以四法為料揀，如米去糠、甑成熟飯，方是真佛、真法。處處是真佛、真法之真道，但學語之流依他作解，便千里、萬里沒交涉故。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濟曰：『佛者，心清淨是。』佛有真、有偽，偽佛者，如人得箇前後際斷，覺得心常清淨，若人拶著他，便眼目定動，不能清淨。何故？為他不得真法故。『法者，心光明是。』何為光明？只為他全不在心上用事，單單只在用上作法，法得清淨，故心不動搖耳。『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淨是心不動，光是法有眼。淨與光合，故施之于事，事事無礙，稱之曰道。三即一，皆為空名，而非實有。今之一棒一喝者，未嘗不是，只是他細惑猶未盡除，如初鑄成鏡，痕垢易生也。故曰：達磨西來，止求不受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豈不是佛法無多子也？始知從前虛用工夫。癡人以工夫為入道之資，不知工夫落五蘊，須向無多子處直入。既直入已，便念念在直入處，謂之念念心不間斷。可見要得真佛全不動心，常常受用，全在得法。何為法聾？即是如今目前凡夫說有說無之著相事，二乘小教外道之空事，菩薩之即空即色、非空非色、雙雙照泯，如來之四句合一、極則結頂等事，總是凡之與聖、生死與出生死，所以猶在格內。若于此處一時翻轉，則凡夫、外道、佛、菩薩、二乘等，都成向上之言，出于格外。所以有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只此三句，收盡世、出世間法。有無情三句，如石頭道底水流花落是也；有有情三句，鵲云削、鴉云丫 是也；有有言三句，即前之佛與眾生語是也。且道如何是三句？」拈起扇子，云：「扇子。」又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打一箇噴嚏，噴出九龍，行雲布雨。今朝立秋之夜，雨下三尺。」又搖扇子云：「沒有者樣事。此是法中最麤，未是了手，直須更進始得。故一句中具三玄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如何是第一玄？只者扇子。如何是第二玄？以扇子撲云：罪過！昨夜睡中，莫打殺蚊子。如何是第三玄？昨夜半夜，有影無影，放落扇子，墮地起來，依舊拾著，更打蚊子，一發血流滿地。到此與前者天地懸隔，高深最上，然而猶有玄在。更于落地扇子上，層層轉入無路之道，向絕處一擊，單單提著尾尖上火把子，燎天燎地過日。此是一句之極頭，自受用三昧也。若為人，則在賓主相見處。今人相見，你問我打，我問你打，不識末後了手

大事，謂之掠虛頭漢，賓中賓也。賓中主者，只為要硬，見兔便咬，所以自己轉無出頭分。主中賓者，著著了在先天之外，縱然奪去，依舊還我。主中主者，垂衣拱手，天下太平。然須會得四喝，方得到者田地。何為四喝？金剛王劍，你看臨濟前來，父父子子，那箇男兒不丈夫？踞地獅子，誰人腳下無一塊方磚？豈是單單珍重便打而已？探竿影草，你走到那裏去？一喝不作一喝用，恰是故有時先照而後用，有時先用而後照。照用同時，緊著眼；照用不同時，問取三日前後，此是無多子底法也。老僧今日要建立臨濟宗旨，汝等諸人成褫我。」便揮杖打散大眾，歸方丈。

示眾。「從上祖師見學人于未開口前早用一椎一[祝/土]，直下斷人命根、頓盡源底，那裏有許多忉忉漉漉、撒屎撒尿作座主態？只為後人胸中理會太多，未入法門先學一肚皮禪道佛法、機鋒轉語、牽經帶論，貴在有知見學、口邊富贍，為做人出頭張本，謂之運糞入，所以心塵壅塞，無一隙打併得開。故後之宗師萬不得已，隨人顛倒下箇追截命根底法子，謂之看話頭，要他將窮年學來底好處一時運出，向窮極不過處漆黑地追拶，拶極不休，自然窮則變、變則通，于本地上透出精光照天照地，則與學人未開口前一椎一[祝/土]底了無二道，此正所謂入水救人，沒柰何費許多周折。比年以來，諸方看話頭者可惜又在話頭上生出枝節，輾轉難參，禪病益多，悟者路絕。山僧憤不得已，于下水救人處深深下水，用古人開發做工夫法子細細周折一上，令人先曉得話頭兩字，則不被話頭枝節所轉。所謂話頭者果何物耶？即千經萬論中間談空說有，以至中道極則去不得底頂尖是也。只是諸人日用不知一大藏教，祇在人初開口處、乍起念處，六根門頭耀一耀底所在，凡夫之人便落有念無念、聖教底人便落是理非理，心中釀起糞團、口裏落出糞塊，窮年在糞坑裏過日，道我玄我妙，所以千生萬劫不得出離。佛祖愍之，沒柰何，向說不去處問他一問，他便頭定眼直。若是有血氣底，問著去不得，只得回心轉意，發猛參究。假如人從門外來，宗師見之，便問他：『你從那裏過來？』其人不識生死，便道：『或南或北，若東若西。』宗師見他已墮在凡夫坑中，便呵呵冷笑，放他過去，直是可惜。若見教家龍象到來，宗師問他：『《楞嚴經》前非後即，又道離即離非，已是極則，為什又道箇是即非即？』彼龍象便依文妙解一遍，宗師見他墮在聖理坑中，亦呵呵冷笑，放他過去，益是可惜。殊不知纔一開口，便落凡聖二糞坑中，不開口亦落二糞坑中，了無出頭時節。以是之故，教人看箇話頭。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豈不是教家極則去不得處？又如馬祖拈起胡餅曰：『是什麼？』豈不是教家極則去不得處？首山呈拳曰：『喚著拳則觸，不喚著拳則背。』豈不是教家極則去不得

處？以此類推，則見人或道會，或道是否，或道嗟，如此種種問人處，皆是如來禪結頂去不得處。經經論論，只講得到者裏，三世諸佛口掛壁上而已。只是到此，便如生盲人踏著火坑，不愁你不墮不落。你等諸人一日起來，不知經過多少問頭，都向二糞坑中跌倒過了，總不識利害。我今于世間法、出世間法、六根、六塵、六識、十二處、十八界、地水火風空見識及五蘊等，都盧一收，收在一問，拈出箇竹篦子問你：『喚著竹篦則觸』，此是落凡見故；『不喚著竹篦則背』，此是落聖見故。除卻凡聖二見，你向那裏安身立命？只者一問，便收盡世出世間一切有言無言等語，故謂之話頭。你若信得話頭如此該博，便不敢把聽來看來死路上底經教當箇名件，我慢貢高，不識好惡，掉頭不顧，枉過半生矣。山僧因禪風太惡，諸方指示話頭者，恐怕註解壞了，不敢開發，令將一句子日日夜夜在肚皮裏念去，便念出許多魔境界來、魔道理來，十箇五箇見人則笑嘻嘻地，自覺清空快活，都是魔氣所鍾。只為話頭開發不明，令人目前萬法、一切經教無箇交加結角去不得處，流在光滑滑處生知生見，所以無箇銀山鐵壁時節。既無銀山鐵壁，便無卒地斷、爆地折也。自今開發之後，便當處處去不得，盡情憤去，如無翼鳥奮空勿令落地，奮奮不過，自有消息。那時跌得粉碎來見北禪，方與劈頭一棒，血流滿地，更須踏兩踏，踏做一團始得。」示眾。「五蘊為魔業，四句為外道，惟參禪一法頓絕魔外之門，直造正法之域。蓋以話頭一句，絕理絕事、絕聖絕凡、絕生絕滅、絕心意識，眼見之而色不得、耳聞之而聲不得、鼻嗅之而香不得、舌嘗之而味不得、身著之而觸不得、意參之而法不得，則色蘊等十魔從此永杜矣。色、聲、香、味、觸、法于話頭上既無滲漏，便如木、如石、如銀山、如鐵壁，則此心無從領納矣。既領不得、納不入，則想頭無自而起矣。想無自起，則心路不行矣。心不行，則六識無從辨別矣。六識莫辨，則七識無從執認矣。七識不執，則八識無得而含藏留種為將來孽矣。此五蘊不得而五十種陰魔無門可入者，乃話頭無路之妙密使然也。話頭既無路，便執不得有、執不得無，執不得即有即無、執不得非有非無，四句法執不得，則九十六種外道無從而異見矣。政以話頭如金剛圈、栗棘蓬，吞不得、吐不得，要向此處力參力透，所以魔外俱絕耳。大矣哉！無為寂滅之光明幢也。惟在師承深得無路之路，所以能教人悟無路之道。但恐為師者道眼不明，妄教人看箇話頭，要他在誰字上與本性合，本來面目上與妙心合，即心即佛上與有心合，非心非佛上與無心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上與非有非無合，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上與即有即無合。一切話頭生出計較動落四句，所以日逐開卻魔外門戶，無事生事，遂致著色相、容領納、起想念、逐遷流、落分別。

一墮此套，或喜、或怒、或悲、或憂、或思、或恐、或驚，七情一形，魔得其便，皆因師眼不明，資心自惑使然耳。但能空盡心識，把住話頭，不生見識，一味力參，任他天崩地裂，只恁麼參去，自然魔外永絕。」

示眾。「有一輩不曾參究自己，亦不信有悟門，逢人便道：『我輩苦心持戒，修懺念佛，經秋歷夏，萬苦千辛，不能暫得一絲毫許輕安消息。』彼等依趙州高峰語錄所言，便道：『七日不悟，截取老僧頭去。那裏有此等事？竟以博地凡夫妄稱悟道，罪過不淺。汝等修行人決不可信。』諸參禪人疑彼所說，來問北禪，北禪曰：『此輩不是不修行，政是藏教修行刻苦小心人也。彼但知持戒欲得作佛，懺罪欲得作佛，念佛往生淨土，持誦欲辦一心，如此行持，待到純清絕點，一心不亂，去黑趨白，以為修行。不知大心凡夫向一句子上心路頓絕，無修無證，直下翻轉無量劫來生死心，作一把金剛王劍，向萬法頭邊處處一截，截斷佛心，菩薩心尚不得起，何況起于世間之心？此圓頓妙道，只在剎那際三昧入耳。趙州高峰七日悟道之言，猶是對中下根人做工夫者之權說也。彼之不信，正為根小，不足為怪。但彼以斥鷃之高，妄詆鵬鵬為無如此事，則可憐不足惜矣。』」

示眾。「大都修行人不知真修方便，多為勇猛精進四字誤過一生。然此四字是同，所修各異，有以身勇猛精進者、有以心勇猛精進者，晝夜坐禪執身不倒，或單遣昏沉務求不睡、或鍊頂燒身同于拔髮、或以戒律威儀中極瑣細事日夜盤桓。故南岳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可見捨卻心地法門，專于髑髏邊作佛事，與出生死絕不相干。假饒弄到晝夜常清、坐脫立亡、人天最勝大事未明，有何用處？馬祖坐禪謂之磨磚作鏡、牛頭神供謂之臭肉來蠅，皆因心法未忘、用心混雜，向有功用處作勇猛精進，不知修處不精，進何所進？勇猛長劫亦徒為耳。嘗試論之，勇者無怯也、猛者不弱也、精者不雜也、進者不退也，四字惟參禪心地法門者能之。何故耶？禪人一聞出生死，在于徹證徹悟，證悟之路在于參禪。禪那無修，只在絕情絕想，務期親見親決，便爾不顧危亡得失、好歹是非，把佛法世法一齊放下，此大勇也。于放下淨盡，無著力處、無擬心處、無入頭處、無道理、無明白處，畢竟要于此處得力、此處用心、此處入頭、此處明白者箇道理，此大猛也。不涉雜修，只于一味心地上念茲在茲，茶裏飯裏，喧寂不分、淨穢莫辨，打作一箇疑團，此至精而無雜也。從此直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雙亡，一真不立，更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此大進也。趙州曰：『我三十年不雜用心，惟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二時粥飯尚是雜用心，何況髑髏邊種種瑣屑而不礙勇猛精進耶？蓋兼帶修

行，皆落功勳位中，一點修行，一點道理，若不拌盡，總為有勇猛而無精進矣。若真正生死心切，發大勇猛精進者，捨參禪一事，更無別路。參禪人不得遣昏沉，若遣昏沉，則轉門轉多，精神疲倦，于心力極微細處不得發越，籠罩殺人，擔閣日子，極是禍事。昔高峰妙禪師三年不倒身，立死限學禪，日夜打坐，終日輥在昏沉中，愈遣愈疲，話頭轉不親切，雖為狗子無字難起疑情，未必不與昏沉作對所致。古人曰：『得者一放。』又曰：『須中夜大睡一覺。』此豈誤人語哉？參禪須到放身命處，放身命處乃識心不到處也，識心絕則真心出矣。若於種種威儀禮節周旋無失，語言酬醋照顧不差，處處用心、頭頭著意，摩挲缽杖，裝飾几筵，顧履瞻衣，遮前掩後，皆為修行障礙。故藥山曰：『我何能屑屑事布巾耶？』由此觀之，直到忘前失後，如高峰之啟鑰不扃，中單如廁，此真放身命處也。做工夫以之。」

示眾。「單坐禪不看話頭，謂之枯木禪，又謂之忘懷禪。若坐中照得昭昭靈靈為自己者，謂之默照禪。以上皆邪禪也。坐中作止作觀，惺寂相傾，觀理觀事，雖天台正脈及如來正禪，然猶假借識神用事，所照即境，所以命根難斷，不能透脫，多落四禪八定，及生五十種陰魔，以識神在故也。大慧一出，埽空千古禪病，直以祖師禪一句話頭，當下截斷意根，任是疑情急切，千思萬想，亦不能如此如彼，有可著落。既無著落，則識心何處繫泊？令人于無繫泊處一迸，則千了百當可見。纔看話頭，則五蘊魔便無路入矣。然不得執著久坐，坐久則心細而弱，疑情必不猛烈。永嘉曰：『行亦禪，坐亦禪。』可見四威儀中，不時翻換，不使精神昏墮，但用心親切處，便是確實工夫，何須執著死坐哉？又不得一向在靜處，靜慣則動中便失；亦不得一向在鬧處，鬧慣則靜中便有無限雜毛知見打攪。靜慣則怕鬧，鬧慣則怕靜，皆工夫之病也。必須靜中鬧中，任緣任事，只是者一段不了公案，時刻要見明白而已。鬧中亦不妨怕失，怕失則此事愈急，急極則自然發作；鬧中亦不妨知見多，知見多則愈加氣力參究，加力參究則知見自退而發明矣。有知見盡而發明此事者，有發明此事而知見不得不盡者，故樓子和尚、雲峰禪師皆忙處發明，可見參禪不獨坐在靜中也。復有看話頭而不肯參請者，又有執參請而不看話頭者，皆偏枯也。何不向話頭疑處著箇參請，參請疑處反覆自看？如此參，如此看，兩路夾攻，不愁不得。」

示眾。「古人要做工夫而悟道，今人多為做工夫翻不得悟道。蓋古人聞得如何是佛，答箇乾矢橛，便反思道：『所問是佛，為什不見答箇菩提涅槃、妙性真如，而單單道箇乾矢橛？答不如問，有何長處？』因此疑心頓起，放意不過，憑他鬧處閑處總是此疑，如萬絲

結住，百不能解，愈思愈疑，因之情絕心斷，徹見答處的確，謂之悟道。不是今人閉眉打坐、遣夜排昏，不是靜歇養第八識，不是穿鑿信第六識，不是抱守養第七識，不是無心墮死水，不是悟些好光景入五蘊魔，不是道理落分別。今人做工夫犯此，所以不悟。必欲求悟，單單只在觸背兩路去不得處，如漫天網子兜住，一味奮力求出，奮奮不已，東打西打，忽然打破，一直步去作自在人。透過此著，更有末後句在。」

示眾。「參禪最忌易明，易明則情不枯，情不枯則入不深，入不深則見不徹了，見不徹了則何有相應分？所以古人四指闊文字亦須搜盡，令人向無摸索處摸索。故大慧以其師圓悟所作《碧嵓集》傷于刳剔，欲碎其板，非徒然也。自評唱出，禪宗遂涉文字，致令學者有箇著力處，甚至學語之流變而為講公案，東穿西鑿，把佛祖慧命都成狼藉，可惜許也。若非親見親證有箇入處，決不可看此等書以為活計，即如《智證傳》、《宗鏡錄》亦然。有大心者，幸于自己分上求之，待徹後細簡前書，不妨有大證據。」

示眾。「手不攀枝，腳不踏枝，口咬一枝，驀然樹下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不答他，卻是孤負他；問頭答他，則喪身失命。看他說得如此話出，只為從前信得牢固、捨得見解、死得心、咬得住、耐得久，所以悟得深、說得切實。今人一箇話頭未曾參三日兩日，便爾蝟然刺發，特地穿鑿壞了，纔見舉話，又道如此如彼。苦哉！苦哉！只為見小利便要明白，不肯參求，直入異路耳。嗚呼！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閻老子不怕你有見解，鬼符子忽地到來，你將什麼支遣？不如今日休歇好、話頭咬住好、耐久參去好、莫理路上著到好、須盡削除好、勿太穿鑿好，便恁麼信去，更勿生疑生畏、回頭回腦。所以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春。」

示眾。「做工夫先須養精神，精神若旺，便得專志猛烈，話頭便有精彩，有精彩便得躍然活潑，參情從此發而真疑起矣。真疑若起，則觸不開、打不失，久久自然卒地爆地耳。行人不識養神之方，多生障難。障難之起，只在勤惰兩途。惰者之過，人皆知之，固不必言；勤者之過，茲當略舉。一者夜不容睡，則昏沉逼發，不惟夜不清爽，致令日間如霧中相似，經年累月，轉做轉迷，精神漸疲，話不親切，此政不在遣昏沉為勤也。一者發猛坐香，身覺安妥，用心漸微，疑情益弱，坐在安樂窟裏，直須于未安貼時即便起立，立之未久即行，行行再坐，則精神不倦不昏，不致凝滯，沉相中自然轉轆轆地，若動若靜，都有激烈氣象，此又不在以坐為勤也。一者坐得安妥，不散不昏，寂然入于沉相中，目前如雪耀相似，話頭如逆水遊魚，脫力尾搖搖而身漸退縮，越退越沉，人來巡警，亦不知他是沉相，自己亦不知是退屈，目前便有許多作怪色相出現，耳中亦

有許多聲音語言，或玄或妙，似夢似醒，若驚若喜，魔境佛境，惑亂千岐，多致失心狂執，此誤以寂靜為勤所致也。一者急于求悟，廣生知解，將教乘極則語，宗家玄妙句，坐時盤桓一上，夜來辨論一番，明日又思索一遍，意在圖度，不知智門一開，悟門便塞，縱有開發，亦是依通，生死分上，總無交涉，此誤以知解為勤所致也。一者識得不從解入，全體打開，猛烈既久，忽得前後際斷，覓取一念了不可得，話頭便不猛烈，終日坐在死光影中，自謂快活，便爾精勤習靜，恐怕失了者些好處，愈入愈深，不知不覺話頭懶去鞭逼，所謂不疑言句，是為大病。若便坐此，謂之寒巖枯木，死水不藏龍，岐路紛然，自此而起，到此田地，自己便無主宰，必須仗此一箇話頭，度過者軟洋子，直至開悟，方不墮落，此又不在把捉光影，即便住腳為勤也。一者識得此處話頭要緊，猛地有箇省發，或見得一切法空，目前無一點障礙，若身若心，如空中聲，如鏡中影，開口便在空靜理上著腳，沒頭死水，永無出期，祖師一句，盡力道不得，縱道得相似，亦是中間隱隱夾帶一段意思，逢人滾滾地，直是叵耐，此又誤以如夢如幻，及本來無一物上蹲坐為勤者也。一者透過此關，便吐得一句出，不能實知落處，軟嫩嫩地，見人便機鋒轉語，種種相似，勤于口頭三昧，失卻腳下踐履，語時尚屬法見，事上亦落罅漏，不肯盤桓委曲詳細，自道直截好漢，大是禍事。此又誤以口給禦人為勤者也。一者在于一句上，果得實確確地，目前若銀山鐵壁，如彈打鐵城，終日便無箇下落處，仰天俯地，不可柰何，直下便肯休去歇去，不知更有下半節事。此又誤以單提塗毒鼓為事，恐怕分擘法見，翻致生情動念，而慎護為勤者也。復有一等，知有下半節，而大法未盡，開口如連麻相似，以末上多一句為得，或在斷貫索處，不自覺知，旁觀者哂，若早為人，便不滿足了也。又有一等，雖已透得大法，而操養未深，終是未熟果子，未堪摘得，若此處坐住，總是半塗而廢，果到腳尖頭，也踢出佛來，一任高臥孤峰，放身城市，無可不可，生亦得，死亦得，直入無功用行，不于勤處坐著，而于不坐著處精勤，直至無悟無法，無操履，無習氣，無作佛，無利生，無勤不勤，然後勤如永明，惰如嬾殘，各請自便。做工夫若此，始有些子氣息，若到明眼尊宿門下，好與三十拄杖。」

示眾。「道理不是禪，世情不是禪，工夫不是禪，修行坐香不是禪，問話答話不是禪，機鋒迅疾不是禪，精進勇猛不是禪。但只時時憤然要明此事，即是參禪。時時要明此事，則及盡一切經教祖師言句，直逼塞在沒縫罅處，謂之真道理。落落人前，不識好惡青黃長短，一任世間起伏摩盪，謂之真世情。不辨是工夫非工夫，是間斷非間斷，祇此疑情結住，不可柰何，謂之真工夫。不知行住坐

臥，不間去就是非，顛倒錯亂，謂之真坐香真修行。人去不得處，逢人便問，因人問處，向人便答，不作安排，謂之真問答。撩著便轉，撥著便行，不作機用套子，自然合轍，謂之真機鋒真迅疾。拌卻身命，絕卻心識，撇卻修行道理世情，談辯單單，直做那事，謂之真勇猛精進。忽然一憤憤著，便好拍手呵呵大笑曰：『原來卻在者裏。』且道如何是者裏？」良久云：「今夜臘月初七，堂中稽考，喫茶與汝說破。」

示眾。「昔黃龍死心新禪師初參秀鐵面，已善機鋒轉語。及參晦堂，堂豎拳問：『喚著拳則觸，不喚著拳則背，汝喚作什麼？』師罔措，二年方領解，然談辯益熾。堂于其語銳處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卻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全心一作偷心，然而全字最好。師趨出，聞知事椎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底禪，某是悟底禪。』堂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今人不曾見人開發，但將一箇話頭在肚皮裏念見神見鬼種種祥瑞，極是可笑。又有一種學箇口頭機鋒，要人唱和一上，人不肯他，他便拂袖去，道：『機鋒也不會。』殊不知死心見秀鐵面時何等來得？及見晦堂，于拳頭觸背上去不得，方始服膺。及二年既悟，已是機辯縱橫，又于說食不飽處兜住，直至弓折箭盡，教他死卻無量劫來全心，所以聞雷頓喪，慶快平生。切莫去念箇是誰？是誰？無無本來面目。本來面目念出事來，只于拳上背觸不得，心言兩絕。盡你見聞處，頭頭法法一截截斷，自然轉身。轉過來後雖是活脫，還須死盡全心，直如選佛得甲科始得。參禪人不可自賺自誤。」

示眾。「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只此一問，不是等閑，便是百千虎狼一時周匝環布了也。若無向下一答，豈不死在句下？可見此一問不是趙州，未免說心說性，將一段道理支吾。他與西來意有何交涉？先須識取西來意始得。所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今人只管熱驟忙忙，手舞足蹈，希圖體面上好過，摹倣他庭前柏樹子意度，道他說柏樹子是顯法身，要牽合些子教理，著些子伎倆，依樣畫貓兒。或道一句說一物，聲一聲色一色，做出千模百樣，中間夾許多見處，殊不知總是魔業。又有一種，纔見說道勿夾中間事，他便作解道沒意味話，但衝口便出，莫要擬議，此是現量中事。不知沒義味語，正是夾中間事了也。又有纔聞有義味不得、無義味不得，便道柏樹子本來是無底，及問爭柰柏樹子何，便道無又不得也。此等說話惑亂殺人，祖師分上有何交涉？只為平日不肯真正盡情捨下做大死底人，鎮日只要堆積些糞穢

以備不時之需，生怕做人不得，故有許多見處潛入魔道。何如？百不知、百不會，一點頭路也無，昏天黑地只有一箇話頭，不知是何等語，只要求他下落處。然此下落處不是教乘裏有底、不是事相上有底，只在問答處看。他如此問，因什卻如此答？看不出如壁立千仞，只在壁立千仞處看，絕事理、去有無、離四句、絕百非，終日捱拶去不得處，古人所謂正是好處。若不如此做工夫，只求箇速會。轉不會矣。若更別求方便，更無容易方便了也。大丈夫立堅固志，不管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按定腳頭冷冷地與一塊石頭相似。高峰曰：『拌一生做箇癡獃漢去，豈不是前輩好樣子哉？』一點雜法不得入心，只是鐵壁上捫摸，亦不要你尋出箇門路來，捫摸來、捫摸去，連身心鐵壁一時跌向火坑地獄裏，化為灰燼，然後向灰飛煙滅處起來商量向上事。且道灰飛煙滅阿誰起來商量向上事？只向道柏樹子蹇。」

示眾。「當機一句是劍刃上事，不得如何若何，纔動著已成滲漏了也。雖然，若守著枯椿兒，有什麼用處？須知動著正是動不得底正句。要識正句，須識有句無句。然有無句有多種，有有問底句、有無問底句。有問本合有無句，須知有時卻無無句；無問本合無無句，亦須知卻有無句。有問底有句與無問底有句，要審是同是別？無問底無句與有問底無句，要審是同是別？作麼生是如來禪底有無句？作麼生是祖師禪底有無句？如來禪、祖師禪相去多少？有句無句有何力用即出生死？為什會得有無句卻出不得生死？為什有一種會得有無句，雖出生死，未透法身？如何出生死全透法身？為什麼溈山說箇如藤倚樹？須識如藤倚樹底道理，須向如藤倚樹處過得日子，最為切要。先須看透此一節，再看樹倒藤枯等語，此事大須仔細仔細。」

卷七(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八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七佛并西天二十八祖傳法偈

無相身心即有無，有無兩絕密交蘆。迅雷不及掩雙耳，夢斷遙空月自孤。

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指天指地已全提，四顧周行見大機，一句獨尊山岳墮，現雙趺處始知歸。

世尊睹明星，廓然大悟。

眩眼星明頓霍然，東方群動用機全。不因深破正三昧，若箇能離十劫前。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雨過空山水碓聲，文殊何處著椎鳴？腳頭腳底無勞問，寶座從他下與陞。

世尊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無孔鐵椎拋一對，雙雙唱出太平歌。池塘月寫梅花影，一任春風夜起波。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眾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我色身，且不見我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卻見我法身。」

未動段灰三尺雪，乾坤何處不陽春。千山鳥絕江深凍，不見尋花問柳人。

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缽。」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缽，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缽去。」

百花當檻媚晴絲，舞罷憑闌眼睡時。黃鳥一聲枝上語，抬頭不柰日遲遲。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于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聞說瞿塘春水高，今朝親上峽中橈。木鵝倒岳傾湫下，幾箇長年解把篙。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髑髏乾竭到無聲，還是泥犁鬼窟生，敲破世尊無見頂，人間天上任縱橫。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

避佛何如避自己，伸出你手還是你。沒頭水浸討乾場，盡大海中皆火起。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點天棒月浪施功，竹杖拋時親到頂。夜深摸著枕頭邊，被窩肩漏朔風冷。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敕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高眼從來不著塵，阿誰奴子共殷勤。嚴冬一片三江凍，萬卉千葩遍地春。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推出雙輪駕白牛，四衢誰更敢當頭。即他珍御還他載，天上人間自在遊。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大地花開勝國春，碧池窺洞笑相親。自從惹得燕鶯語，話到于今轉失真。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併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敕，恭順佛故。」

拈起蓮華擲向人，花房子蔈彙無垠，蓮花服上深深意，祖佛從來並蒂新。

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眾即于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

雙收雙放可憐生，貓尾研椎生鐵鎮。任他東擲與西拋，碧眼胡兒無處認。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因阿難問：「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箇什麼？」祖召阿難，阿難應諾。祖曰：「倒卻門前剎竿著。」

呼參即唯便傳心，指掌分明禘莫尋。取瑟而歌君會否，有心擊磬待知音。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眾。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祖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瓔珞，縻尊者頸。祖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為華鬘，奠言諭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波旬求懺，祖令自唱三皈，三尸悉除。

賓主相逢互獻酬，清歌聲裏白歡浮。自從三疊陽關後，一夜西風滿目秋。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為？」曰：「將度眾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即化一大山于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在彼眾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惶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

翻雲覆雨憑誰力，滴滴空階夜溜聲。多少錯將神用看，踏花那箇不經行。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至東土，武帝遣使齎詔迎請至金陵。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遂渡江。

廓然無聖復不識，踏轉機輪未端的。擲得蘆花便渡江，令人萬古常相憶。

有僧神光，詣祖參承。祖嘗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今汝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提刀斷臂置師前，的的傳來萬事全，匪得將來重話墮，安心盡底再翻掀。

祖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併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解云：各有二字，最為親切。)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解云：逐一指點一遍。)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解云：祖佛苦心，可悲可痛。)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解云：此豈不是五家宗旨之法信麼？)併吾法偈，(解云：此非七佛歷祖等偈麼？)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

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三十五偈四卷經，衣缽家貲原不少。又道西來一字無，六番毒藥救不了。

五祖弘忍大師從信大師得法，知付授時至，令眾說偈。神秀書偈于壁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曰：「未見本性，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慧能亦說偈倩書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曰：「亦未見性。」祖至能踏碓處，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也，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能即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新月澄溪上下圓，冷雲抹盡落遙天。城樓黑黑三聲鼓，萬象森羅枕子邊。

六祖慧能大師避難經十五載，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剎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竦然。

風旛非動心何物，剎頂衝天鐵鶻飛。六祖自家都靠倒，倩誰拈出最初機。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衝鋒一騎突重關，好手當鞍不敢攀。四足風馳滿天下，幾多神駿玉蹄翻。

馬祖道一禪師，南嶽嗣。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呈橈舞棹踏翻舟，在海何人脫巨流？水底有龍窺得破，好興雲雨沃神州。

百丈懷海禪師，馬祖嗣：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獅子憐兒按繡毬，惹教絲線費牽抽。藏頭未露翻身術，一一從他不識羞。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虎咬大蟲。」曰：「不謬真詮，為什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卻一半。」

石邊流水放教過，漱漱吞聲曲曲渦，寄語不須頻叫屈，到頭千尺海生波。

黃檗希運禪師，百丈嗣。問丈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便歸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參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丈一日問師：「什處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舉罷全身把舌伸，大機之用點來親，分明學得陷虎法，一摑雄峰是箇人。

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什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去更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愚曰：「什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

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于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于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檗。檗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什了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者風顛漢參堂去。」

層疊樓高一步登，末梢撩著迅騫騰。角尖迸出玄中要，萬古真師貴所承。

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祝/土]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祝/土]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于世。」

曳起三江盡底傾，弄潮人慣釣舟橫。縱然三十還三下，添箇噓噓歎大興。

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什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打趁橫流一掌行，先師禪板最分明，當時若與親相見，不致如今歎不平。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什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什麼？」師亦打。

三日前，三日後，普化克符俱漏逗。如今臨濟到三峰，與他一鏃三關透。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未發雷聲電已過，幾人先此絕淆訛。睡中一夜春風急，坐久落花簾外多。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舉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言意浮沉結髑髏，髮尖迸出海門秋，從權到實照功盡，處處吹毛用不留。

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一喝金剛王，星斗避寒芒。千江不敢下，逆浪上瞿塘。踞地獅子吼，萬山絕狐狗。寄語百年妖，何處輕開口。探竿與影草，誰解聲前了。掣電過長空，落處斯分曉。喝不作喝用，霹靂下空洞。犯著三日聾，至今尚傳誦。

示眾：「參學之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

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用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下。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加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什麼處？」僧曰：「再犯不容。」師曰：「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卻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者賊。」師聞乃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

兩堂一喝互交加，驀直相逢且放他，到底分明向君道，竊桃三度見開花。

示眾：「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鍼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截路張燈禁夜行，將軍號令太嚴明。機前掉臂過關去，雲外飛鴻叫一聲。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團劈難撈水月華，當陽把住又歸家。碧潭千尺夜空冷，落葉滿天誰撒沙。

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嗣。初在臨濟為侍者，後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

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什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又喝，覺亦打。師曰：「某甲于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于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得一低頭毒已深，和根截去更錐鍼，棒從脫下回三頓，開合雙眸出頂心。

南院慧顒禪師，興化嗣。問僧：「近離什處？」曰：「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者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　問僧：「近離什處？」曰：「襄州。」師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什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

兩度拋綸問淺深，鉤頭密意有浮沉。自從三十年前定，潛躍由他好縱擒。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嗣。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卻憐蛙步[馬*展]泥沙。」陂注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犄角雲排覿面攻，知機卻陣倒鋒衝。暫時左次影旗換，會得翻令失變通。車急急，砲重重，別山窺著早收功。

白雲守端禪師，楊岐嗣。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師曰：「碓搗磨磨。」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師曰：「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曰：「恰

是。」僧吐舌，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曰：「放過一著。」

萬仞崖前拋杖子，何妨到底自甘休。車馬私通堪貴賤，呵呵放過有來繇。

昭覺克勤佛果禪師，五祖嗣。至真覺勝、玉泉皓、金鑾信、大潙哲、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豔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什麼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斲。」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遍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

翠眉銀海窺簾影，玉尺金釵隔壁音。坐對落花明月上，幾人知此斷腸心。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八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九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上堂云：「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有頌云：「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去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

一聲葉墮起淵龍，怒雨奔雷鼓黑風。捲盡雲山天色曉，三星落落月如弓。

無錫華藏密菴咸傑禪師，應菴嗣。上堂，卓拄杖一下，云：「迷時秖迷者箇。」復卓一下，云：「悟時秖悟者箇。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揳[打-丁+(天/韭)]。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云：「三十年後。」

翮成誰道還丹就，蛻去懸知未是仙。三醉岳陽過湖去，一聲長嘯水雲天。

破菴先禪師，密菴嗣，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為諸人作箇撇脫。」卓拄杖一下，云：「流水暗銷溪畔石，勸人除卻是非難。」

雙劍峰前德士家，牟尼冠子換袈裟，是非一任人描邈，春盡山松處處花。

無準師範禪師，破菴嗣。上堂云：「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箇什麼？三人證龜成鱉。」

描出難將額眼窺，三人證鱉卻成龜，不勞甲乙深鑽兆，拱手垂衣過盛時。

仰山雪巖祖欽禪師，無準嗣。上堂云：「電光莫追，石火猶遲；搆弗及處，心不可識。智不可知，試舉看。興化和尚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旻德又喝，化亦喝；旻德禮拜，化云：『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汝等諸人能于興化、旻德未相見以前著得一隻眼，則臨濟四喝、四賓主、四照用、四料揀，不待舉而明矣。山僧不怕諸方簡責，試為諸人明辯看。興化道：『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

興化為你證據。』碧油幢下，令不虛行。旻德禮拜，不顧危亡。起便喝，金剛寶劍。化亦喝，踞地獅子。旻德又喝，化又喝，兩陣對圍，曾無勝敗。旻德禮拜，深掘陷坑。興化道：『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張弓架箭。『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收下了也。是汝諸人還見得興化、旻德麼？若也不見，聽取山僧一頌：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碧油幢下陣雲深，作者交鋒互縱擒。掘得陷坑從萬丈，蚤行先聽步虛音。

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巖嗣。一日，巖問：「日間浩浩，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即抖擻精神，看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自誓：「拌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

山悠悠更水悠悠，一片簑衣枕石頭。撲落一聲驚起後，竹梢斜月半輪秋。

示眾。「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兔；如藤倚樹，癩馬繫枯樁。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呵大笑，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裏，剛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溈山過在什麼處？」乃呵呵大笑，下座。

撐天插地忽翻身，火裏開花未見真。無首六龍飛上下，幾人劫外領陽春。

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什命根不斷？

自從拽斷蓬根索，一任虛舟海上帆。數點野萍栽不得，不勞根下更加芟。

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什有明與不明？

山深通塞路逶迤，一夜風雷雨斷溪。識得水邊苔徑險，自甘崖側結茅棲。

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什不守毘尼？

聖凡忘盡眼糢糊，摸得張郎喚大家，醉後不知天是笠，路傍潦倒倩人扶。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什被片雲遮卻？

當空赤日頂門高，赫奕翻令目自勞。夜半閉關深睡熟，者回能數背間毛。

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什踏不著？

隨身自影不相離，不上平橋反落溪，剩有腳心開隻眼，等閑踏過頂[寧*頁]西。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

目前萬事燄鑪紅，開眼眉毛燎已空。誰把虛空翻作海，為雲為雨夢魂中。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雪峰嗣。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卻門，師乃叩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什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卻。師如是連三日叩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車*度]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眾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卻？』」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什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

饒君一鏃三關破，縱使紅旗閃便過。轉句半提俱抹殺，全提時節問如何。

僧問：「如何是佛？」師答云：「乾屎橛。」

熏天觸地特拈來，惹得青蠅鬧不回，逼眼黑山千仞鐵，幾人跳過糞灰堆？

不用栴檀入細雕，拈來一段妙峰高，自從射得波心箭，今古錢塘不起潮。

深閨百結斷離腸，日憶夫君在鳳凰。燈下晚妝忽相見，十年愁絕一時忘。

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答云：「體露金風。」

欲得明珠覓蚌胎，虛空無縫任相猜。青山破後龍飛去，夜雨潺潺澗水來。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百丈嗣。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

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展大機輪換古今，進前退後問知音。夜明九曲鴛鴦線，秋後平分月色深。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溈山嗣。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〇相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〇相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師，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

雙放雙收鐵突欒，胡僧側目不能看。西天東土心相印，圓相分明為爾傳。

師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卻向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

左看成賊，右看成魔，覿面看來不較多。拄杖不知何處落，西天夜夜隔秋河。

信位。

如何入信位，竹折初醒睡。開眼滿山雲，說什會不會。

同相。

拈出箇同相，沙彌拜和尚，一樣團圞頭，袈裟挂肩上。

異相。

與君指異相，晴峰天外望。一般怪石頭，參差千萬狀。

有情類。

自入有情類，觸著也曾會。及至問將來，對面翻成背。

異類。

翻身託異類，蛇頭著鳥喙。打入野狐群，真得大自在。

無情類。

無情復何類，拈起石頭塊。不作貴賤論，專向人前賣。

然燈前。

問我然燈前，一場沒意智。昨夜寺門開，江峰插天峙。

正然燈。

正是然燈時，瞥爾相撞著，[車*度]轆鑽頭拋，雲門一隻腳。

然燈後。

問著然燈後，林公方醉酒。及至睡醒來，蒼蠅滿杯缶。

落處。

落處果何如？舌拖三丈餘，箇中著隻眼，慚愧隱峰噓。

佛界。

佛界問如何，輪珠轉佛陀。大顛叩齒處，首座出巖阿。

生界。

撞著眾生界，頭角分明在，子胡狗子來，闍黎多縮退。

魔界。

滾滾魔羅界，紅蓮一百拜，豁地倒翻身，方為清淨界。

末前句。

如何末前句，掉手總不住。縱然會得來，已落第二義。

日用句。

如何日用句，拋出木毬去。縱要捉將來，輥輥無尋處。

末後句。

末後一句子，缽歸三度指。滑稽老巖頭，無處尋頭底。

第一句。

溈仰第一句，拋出鐵鋤鐓，饒你點畫來，也是閒家具。

第二句。

溈仰第二句，十指相叉住，覿面忽呈來，交加擎亂樹。

第三句。

溈仰第三句，半箇礙人柱，任汝舌頭長，有味沒舐處。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腳。」

雲雨初收月在空，泠泠秋色動微風。夜深院落無人住，黃葉一聲池影中。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

一呼一唯莫誰何，相見平身揖便過。曉露上花香汗洗，春風吹柳綠雲梳。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雲巖嗣。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眾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眾皆無對。師出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拈云：須向者裏參透始得。今時洞宗只為不參者箇。)溈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遍看。」師舉了，溈曰：「我者裏亦有，秖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師

遂辭為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為什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吾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念僧。』」師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師曰：「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即不無，如糞埽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擬欲相見時如何？」巖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巖曰：「向汝道什麼？」師辭雲巖，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蚤晚卻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秖對？」巖良久曰：「秖者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三角碌磚空裏走，叫道鷹巢有好酒。二人出手抬一缸，醉倒如泥不知有。

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獨行潭影見真風，隱顯雙雙自合蹤。樹老不知春在否，雪中開遍五梅叢。

師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于此三種，子宜知之。」

曾經徹悟盡情乾，處處將他與眾看，不合此機生向背，不知深淺有多般。

師作綱要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一老一不老，桃枝生赤棗。雨露不知恩，馨香隨晚蚤。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洞山嗣。示眾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什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師凡言墮，謂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分明蹄角臥長林，萬樹桃花各有心。水草連天雲漠漠，不勞斗酒拂瑤琴。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馬祖嗣。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于中路相別次，師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者箇礙，道不得也被者箇礙。」宗拽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者箇，王老師說什麼礙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魯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魯作掌勢。

你打我掌，一場擾攘。三人齊趁各分飛，蓮花峰在青天上。

麻谷寶徹禪師，持錫到章敬，繞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師處，亦繞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師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東山一抹過西洲，西嶺拈來左手頭，拍手呵呵向人道，前溪自古水東流。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馬祖嗣。大愚一日辭師，師問：「什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師云：「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師云：「道！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

一番雨，一番雷，賞處遭他罰一回。教壞兒孫常向外，三拳肋下被人揮。

潭州龍山和尚，馬祖嗣。洞山與密師伯行腳，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什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鬥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菴，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用竭機謀不出關，廉纖脫盡隔重山。何時倒捲珠簾上，新月為鉤挂一彎。

天王道悟禪師，馬祖嗣。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柰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客來閉戶去仍邀，不待呼茶盡納交。賓主分明向君道，從來施禮不共腰。

烏臼和尚，馬祖嗣。問僧：「近離什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者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卻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風風雨雨轉吞聲，樹底游絲不斷情。倒卷飛花上層閣，美人閑把玉欄憑。

浮杯和尚，馬祖嗣。淩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杯無剩語。」婆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者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跂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什麼卻打某甲？」州曰：「似者跂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卻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淩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一聲冤苦下滄浪，爭柰前風別野航。歸載月明留下釣，從教深夜共鳴榔。

趙州觀音真際從諗禪師，南泉嗣。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簸之揚之，糠秕在前。石門兩扇關如鐵，半夜何人叩冷煙？

師示眾曰：「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者裏不得。老僧到溈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與我過床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曰：「近離什處？」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曰：「無。」眼曰：「往來皆謂趙州有此話，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庭前柏樹子，先師無此語。捧出一爐燒，禍延覺鐵嘴。又

柏樹槎牙鐵樣栽，趙州臘月起轟雷。至今憑取闌干看，蕭瑟滿天風雨來。

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什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

曾到呼茶不到茶，分明院主是當家。拶來依舊茶相款，拋卻繩床坐晚霞。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卻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為什麼入者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狗子佛性有，鐵裹飯團投餓口。狗子佛性無，手絞虛空緝頸箍。牽也得，釣也得，子細子胡那一隻。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僧在青州做得一領布衫，重七斤。」　雪竇頌云：「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一人提起一人拋，冷煖人情閱轉勞，挂在樹頭無用處，幾人知此古風高？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天皇嗣。一日問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我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則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輕如柳絮重如山，指出分明俯仰間。曳脫布毛風裏颺，鑿耕作息不知閑。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龍潭嗣。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罵佛祖去在。」

兩翻騰躍逞全提，依舊孤峰草裏迷。臥看夜塘風雨過，晚涼偏愛月明低。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德山嗣。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缽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啟其意，山乃休去。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

缽來缽去足商量，密啟還休未是長。咒殺阿師圖痛快，師徒各自顧私腸。

父南子北締同心，家業飄零骨恨深。多少巖居門洞窄，喜看橫嶺截千尋。

托出攜歸黑囫圇，啟來休去佛消魂。昨朝不會今朝會，只活三年是報恩。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德山嗣。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什麼？」僧亦曰：「是什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什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一自鼇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饑。」僧到，巖頭問：「什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書，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頭曰：「他道什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者是。」

蝴蜨轉身三幅綺，蜻蜓摘翼一枚釘。游蜂慣宿花房裏，吟與傍人未易聽。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石頭嗣。師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案山上榮枯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一橈兩橈不足貴，踏翻船子見宗風。蘆花冷落秋江上，多少行人話此中。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九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于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後一日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又仰山曰：『此是顯大機大用。且道如何是大機之用？』」

盡道英雄志可伸，長驅席捲見精神。胡盧谷斷燎天火，一馬為龍得幾人。

如何是大機大用？

放去收來任自繇，突然翻轉尾和頭。曾經三峽瞿塘險，跨灶馨兒也大愁。

既有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

缽下袈裟窟裏身，英雄當日逞將軍。蒙山去後南宗振，避石猶傳萬古勳。

如何是大底道理？

斷水窮山不憚煩，桃花流盡見仙源。自從一落漁人眼，世上相傳有浪言。

馬祖而下，早有賓主句矣，其源蓋出于再參公案中。且道如何是百丈再參之賓中主？

早施約法次關中，示玦烹翁霸正雄。子夜楚歌虞帳冷，千秋無面見江東。

如何是主中賓？

東階先揖致殷勤，北面擎觴禮讓頻。去盡驕淫見真實，從來入聖本于仁。

如何是主中主？

何處聲榔擊破秋，掉翻輕艓攔魚鉤。夜蟾不識湖深冷，沉到龍窩極底頭。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

頹然闔外付將軍，開國成家豈別人。不是垂衣拱手貴，萬邦何以致來賓。

舉：「興化在三聖為首座，常曰：『我在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聖曰：『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化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

全提劫外過春風，纔見花開雨濕叢，縱使青皇未零亂，已看滿地是殘紅。

興化到大覺，覺問：「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什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相逢，覺曰：「我昨日疑你者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亦打。

一回雨過一回香，轉見花深夏日長。燕子尚疑春富貴，喃喃猶自語高梁。

化曰：「某甲于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于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且道如何是三度痛棒底道理？

洗盡胭脂素體香，多知嫂囑細姑娘。翻思父母當年事，恩大難酬只自傷。

舉：「守廓侍者到華嚴，值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你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曰：『大眾！看者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眾。且道華嚴敗缺在什麼處？」

東和北拒策應高，前失吞吳後棟撓。八陣至今騰怨氣，數堆頑石怒江濤。

守廓到鹿門，見楚和尚與僧話次，門問楚曰：「你終日披披搭搭作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各休去。廓曰：「你看者兩箇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請廓問云：「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處敗缺？」廓曰：「轉見病深。」門曰：「老僧自興化來便會也。」廓曰：「和尚到興化時，某甲為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曰：「請舉看。」廓遂舉：「興化問和尚：『什處來？』尚曰：『五臺來。』化曰：『還見文殊麼？』尚便喝。化曰：『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曰：『你看者箇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

見興化來。』」廓曰：「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曰：「興化當時為什無語？」廓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門特煎茶告眾曰：『參學龍象，直須子細云云。』」且道如何是斷貫索？

逢師兩喝硬如雷，誰料殷勤為汝悲，縱使再三千百喝，一條斷索繫頭回。

如何是會賓主處？

輕輕撥著萬斤椎，腦後潛過夢裏雷。大覺家風千古祕，幾人真到玉山頹。

舉：「臨濟兒孫從五祖與佛鑑、鑑與妙喜遞代，俱以為山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為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公案為最後事。五祖曰：『相隨來也。』且道如何是相隨來也底道理？」

踏轉雙輪駕白牛，四衢風氣肅三秋。笑歸方丈還錢去，明月團團嶺上頭。

又為山為道吾捺倒爛泥裏，有判者曰：「也只是館驛裏撮馬糞漢。」且道如何是馬糞？

夜追鞭影過橋東，踏著深春柳下風。欲理羈韁向人道，亂絲空把月明中。

舉：「圓悟問大慧曰：『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慧曰：『此是第二句。』且道如何是虎頭虎尾？如何是踞收？如何是第一句下明宗旨？」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舉：「五祖演曰：『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有尾巴過不得。』如何是四蹄？如何是尾巴？如何是過不得？」

十指為拳劈面椎，西風颯颯起春雷。霜前雪後分明事，誰道一陽冬至回。

三峰藏致問雲門湛然禪師曰：「雲巖傳寶鏡三昧、三種滲漏與洞山价，還是過水睹影前事？是睹影後事？若是睹影後事，為何不見重參？若睹影前事，為什未悟而先傳堂奧？」

崚嶒石室暫相逢，良久淆訛囑付重，眼誤自開當細見，世間幾箇是真龍。

問：「若是堂奧，果可先傳，又說什麼自悟？」

不因度水絕來甦，定落然香受祖圖。師法既傳成紙墨，奮龍行雨在驪珠。

問：「若是法屬閑家具，而可以先傳，可以後傳，又何必重于師承法乳？」

分符貴在合符同，苟不憑符何適從。只恐竊符私奔者，定然三尺不相容。

問：「若人人可以傳得，為什繩床腳下聽去，便道倒嗣無及？」

春秋一字但誅心，詭御從他傲得禽。握法不嚴成自負，室中千古貴惟欽。

問：「五位君臣既是闡揚不少，為什又說箇五位王子？畢竟是兩義耶？是一義耶？若是一義，石霜、九峰料不多事；若道兩義，請判意旨如何？」

既分貴賤辯疏親，密闡玄宗不厭頻。面面好山披洞府，脫然蛻去邈仙真。

五位君臣。曹山言：「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萬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妙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空界色界，說理說事，既是曹山語，為什大慧道：「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什好曹山耶？且道曹山畢竟意旨如何？」

東來西去共浮沉，輥出囫圇格外音，若向末梢烏炭認，又成擔板費沉吟。

問：「既單取五位為從上所推，則今之悟者全在裏許安身立命，為什出語多是正中偏、偏中正？」

從來雙足走西東，起坐分明不住功。脫屣上床沉睡後，一輪圓月挂高穹。

問：「大慧言：『四大解散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闖入驢胎馬腹去也。且道此時作何諦當？』」

地閉天凝凍轉加，梅因寒徹迸些花。若于白處看消息，大似尋春截樹丫。

問：「景欣言：『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且道識盡底人，畢竟是見解，是行解？即今日應萬事，在那裏安身立命？』」

髑髏乾盡生青草，不借流螢一線光，敲到第三雙眼直，不知入地上天堂。

問：「子歸就父，又道：推爺向裏頭。且道推者是阿誰？既是推爺向裏，誰是同時不識之祖？」

翻轉青銅鏡背看，硃砂斑厚礦泥乾。光生不用揩磨舊，漢製從來體自圓。

問：「曹山立三種墮，註者言：『師凡言墮，謂溷不得，類不齊。』又明安言：『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卻來者邊行履，不虛此位，即墮尊貴矣。』且道曹山墮意，畢竟是那裏一種？」

者邊那邊都不得，合水和泥總不知。牛斷鼻繩湖草綠，牧童濃睡月低垂。

問：「曹山回互當頭，臨濟臨機不讓師。法眼家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是曹源一滴水。』且道三家落處在什麼所在？」

雙控俱虛直下鍼，主賓推讓正全擒，劈頭一撞雲消散，箇箇歸宗不用尋。

問：「洞山問龍山老人：『如何是主中主？』答：『常年不出戶。』又別載：『如何是賓中主？』答：『常年不出戶。』且道是訛誤耶？是各有道理耶？」

醉深獨貴和衣睡，未飽應憐放箸人。拂子挂來何足問，君臣溷失有家珍。

問：「臨濟祕密，只貴賓主。曹洞亦有賓主，且道同別在什麼處？」

主主應須體用分，杖頭末句父歸根，相參了得方珍重，利處應知鈍已存。

問：「曹山四禁：『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且道禁此之外又作麼生？」

誰人影子不隨身，吹滅青燈始見真。昨日看山攜箇杖，幾迴行過石麒麟。

問：「三種滲漏中，語滲漏有機昧終始。明安等語，究竟未在。且道如何是機始？」

前牽後扯浦州麻，只道奔騰總是他。不會牢關最後事，得來水影是蝦蟆。

金粟和尚問：「汾陽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如何是難分處？」師答之。

若落難分處，顢頇未足談。若還分得是，依舊隔千山。

答金粟和尚夢深青牯牛頌。

自從鼻孔不通風，水草尋常臥澗東。露地不知毛色變，只緣身在蔚藍中。

又

分明蹄角下溈山，鼻底無繩過石田，童子經春尋不見，草深毛色染蒼煙。

又

掀翻犁耙去悠悠，從此無人更可收，白日亂峰堆裏臥，儼然苔石出雲頭。

菩提樹、狗子佛性、百丈野狐總論。

雙趺昔日示金棺，結得兒孫世世冤。能秀趙州兼百丈，叢林千古訟聲喧。

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

對面脫卻孃生褲，鼕鼕撾動漁陽鼓。可憐後代不知音，猶問當年賦鸚鵡。

睡中主(和雲門)。

一聲枕子喚不起，亙古長年在睡裏。煙消火歇瓦罐香，咄！元來瓔珞粥就是你。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雷聲隱隱隔前山，漲水平添過澗灣。自是漁郎舟纜穩，夕陽高臥釣絲乾。

又

兩關難透虎交牙，擬得相應正落差。鐵壁銀山齊打過，回頭還是舊生涯。

闍黎老僧。

問聲未絕得人憎，拂子拈來搊眼睛，饒君縱是超群客，也向闍黎覓老僧。

般若無知，無所不知。

雙手拏雲兩腳矬，脅邊橫口瀉懸河。百花枝上春何處，一夜東風自哩囉。

又

楚楚千峰露寶刀，松聲且莫逞英豪，老僧不識貍奴面，抱取獅兒弄作貓。

和鏡新五陰頌。

一片空雲抹太虛，雲銷華月正如如。請從月落夜深睡，拈出當人第一機。

何處寒山落鏡中，明明點出隔重重。者回撲破青銅塊，一任芙蓉削太空。

月光豈是弄波紋，波月相交自起痕。照盡月明非有意，不妨波月兩多情。

水本不流因岸見，岸忘見絕自滔滔，知他流到住頭處，不出東瀛者一毫。

百萬強魔因有主，主人銷去任魔來。當陽一劍兩頭截，放下吹毛何快哉。

自從打破桶箍子，依舊分明漆一團。漆到放光光照處，向君拋出舊箍○。

南泉斬貓。

貓兒豈讓兩堂僧，自解臨機噴一聲。不獨南泉刀段段，趙州應棄草鞋行。

一色邊。

雪滿空江月在天，鷺鷥拳腳縮頭眠。盡情撲得西風去，只在寒蘆凍草邊。

宗旨頌。

[戀-心+足]腳硬手，有觜無口，頭尖如鑽，尾大如斗，若人撥著，和身筋斗。

佛祖爪牙頌。

晚來平地起干戈，暴雨顛風捲薜蘿。夜半車聲千處歇，打斜松月挂天河。

答蔡雲怡學憲青州衫頌。

青州吐出舌頭乾，移得愚山對面安。枯骨呷羹從自嚥，美齋不中飽人餐。

答雲怡三頓棒頌。

起倒通身入井泉，一時三頓肋邊拳。阮郎莫向車窮哭，一鶴沖雲出九天。

答王聞修學憲竹篦頌。

鐵門誰道雙關緊，指點分明寫唵吽。不用如來廣長舌，等閑消盡破晴空。

有句無句頌。

河源清濁分還一，到海通身忽地乾。卷入沃焦山腳底，鐵圍大小火成團。

答周居實居士。

昨夜泥牛入海深，無消息處忽耕春。誰將五彩畫頭角，夢裏一犁花柳新。

示顧無遮居士。

玉真相別出天台，七世兒孫反見猜。從此無聊入山去，洞門不類昔時開。

示森如。

如何是佛？乾矢橛。舌頭大，面頰赤，秤錘落地活鱍鱍。打碎磚，向汝說，有句無句交如織。織得密，微塵羅不出。忽然失，半夜落，潭月從頭起。更歇虛空卷作鐵，方是實。牢束三條篾，依舊斧用鈯。非舊日三生劫頭難出，莫將馬糞空拈掇。咄！跌！龍頭蛇尾相蟠結。乾矢橛。

示王夫人濟炳。

函蓋乾坤句。

木毬拋出向人看，輥輥如珠不在盤。為問毬中真切意，殼堅飛出鳳凰翰。

截斷眾流句。

三峽奔流上界來，誰攜千嶂絕天堆。舟人錯認橫江霧，落盡征帆睥睨猜。

隨波逐浪句。

隱顯波濤半淺深，不濡涓滴任浮沉。千溪萬壑從茲竭，猶向空江著意尋。

總頌。

口中無舌語方親，破盡虛空不著塵。兩眼只看雲漢遠，應機千說不逢人。

黃金鎧甲杵千斤，法會何曾不現身。賢劫盡時應紹位，只緣今古是童真。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一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五宗原

序曰：歲乙丑，結夏聖恩禪寺之萬峰關。侍關中者，四上座，敏、致、證、徹也。居一日，俱整衣作禮而請曰：「嘗聞諸方尊宿欲抹殺五家宗旨，單傳釋迦拈花一事，謂之直提向上。不知五宗之立，果為謬妄者否？願賜一言，以通其難於密。」曰：「命將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傳法印。符不契，即為奸偽；法不同，則為外道。自威音以來，無一言一法非五家宗旨之符印也。昔人證之，遂嘿契其微而不分；後人似之，故建立其宗以防偽。抹殺五家而欲單傳者，剖符銷印自便之渠魁耳，豈五宗之忠臣、七佛之法將也耶？嗚呼！法滅天人憂，政以此也，可不畏哉？」曰：「昔時有燒香鍊頂、密傳宗旨者，大慧一榜揭出，以破狐技。然則今之宗旨，又何貴焉？」曰：「彼所傳者，竊符假信者耳。若夫法法自明、心心相印，豈若室中密授之死法耶？蓋傳宗旨者，不悟宗旨者也；抹宗旨者，不知宗旨者也。茲當操提未破之密印，以擒託偽之奸黨，此政今時荷擔如來命脈之真子也，豈浮濫者可混入哉？因原五宗，付諸四子。」四子稽首謝，各各願嚴符印，以永真傳云。

臨濟宗

嘗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〇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以前最上事也。若龍樹所現，而仰山所謂無相三昧，然燈以前是也。圓相出于西天諸祖，七佛偈出于達磨傳來，蓋有所本也。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拋出，直下截斷命根，于一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溈仰圓相，本于此也。法眼譚教義于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于黑白之交，只一〇中，五宗具矣。其餘傍出道理極則，教家玄妙淵微，莫不悉備，故七佛各以一偈攝之。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蓋以身有相而無相，直截痛快，臨濟宗也。中間微露其

旨，雲門宗也。無相中而示圓相，溈仰宗也。身無相而具六相，法眼宗也。身兼無相，曹洞五位之旨也。其餘六佛，及四七諸祖，莫不皆然，但未明言顯示耳。至般若多羅讖曰：「二株嫩桂久昌昌」，此鉗記五宗之分，從二家而始，故有南嶽、青原為五宗之源也。又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此記南嶽、馬祖也。南嶽生于金州，馬祖出于什邡，為二株之正宗。馬祖腳下當出四宗，而惟臨濟一宗為正的也。及初祖至金陵，武帝問：「造寺度僧有功德否？」祖曰：「實無功德。」此臨濟直截語也，雲門、法眼、溈仰何所不具？帝問：「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豈非曹洞語乎？至二祖，有居士請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一將罪來，一懺罪竟，臨濟、雲門宗也。問荅歷然，溈仰、法眼、曹洞宗也。沙彌問三祖乞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此非臨濟、雲門宗乎？栽松道者問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倘若再來，吾尚遲汝。」此語全看，則臨濟、雲門；細開闔之，則諸宗悉具。五祖接盧能，以杖擊碓三下，非臨濟張本乎？六祖問南嶽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與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有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觀讓公說似一物即不中語，乃臨濟宗，而亦雲門之旨也。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寧非溈仰、法眼宗旨乎？蓋四宗之源發于此也，馬駒之讖定于此矣。及向馬師磨磚，馬問：「磨磚作麼？」曰：「作鏡。」曰：「磨磚豈得作鏡？」曰：「坐禪豈得成佛？」只此一句，臨濟宗旨大振矣，而雲門亦具焉。及問：「如何即是？」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則溈仰、法眼皆始于此。馬祖曰：「藏頭白，海頭黑。日面佛，月面佛。有時喝，有時打。」此臨濟宗也。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曰：「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曰：「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只此一則，便四宗齊收也。震聲一喝，于百丈挂拂之後，三日耳聾；于黃檗吐舌之前，三頓痛棒。大樹蔭天，臨濟一宗，岩然五宗之頂。從威音至此，而乳中醍醐，精極妙極。馬駒踏殺天下人，鍾意不在是乎？是知大愚肋下三拳，密闔顯開，橫分豎結，踏四家而獨步，出三句以咸羅。四料簡盡人境法，以裒其大綱；三玄要卷生死關，而歸于頂。獨道法細分，始能事事心佛；二三同一，方可句句斷玄。影草動，則主在我而驗人；金剛提，則力在腕而破物。師踞有地，浮汎者未識來繇；喝本無從，認真者定迷落處。兩堂一喝，陸遜迷八陣之圖；兩處讓賓，諸葛有隱

蓬之策。二禪客，賓主成于陞座；四賓主，機用毒于膠盆。或學人先喝以挑鋒，須防伏卒；或知識隨奪而掠陣，貴設陷坑。或夫唱而婦隨，或分疆而裂土，相共一場懨懶，放收兩換交加。囊沙減灶，各顧成功；自縛詐降，獨施冷刺。昵昵喁喁而隱蠆，轟轟歷歷而濡尾，用莫邪于太平之後，提祖印于未定之天。舉頭天外，誰是其人？挂鏡當軒，豈容魔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濟船筏于黑風鬼國之間，開晴霽于碧浪漁歌之外，頭頭為求格外，著著要了機先。了法者，盡法而無民；亡人者，隨人而施藥。撫猊絃而絕眾聲，滴獅酪而迸驢乳，從者裹過得，向隨處安閒。行雲行雨，不濕仙衣；驅電驅雷，豈關天怒？興化獎得于脫下衲衣之一頓，向古廟裏藏身，致使克賓于棒了處，更罰錢出院。南院顒拈出啐啄同時，失之便打，終令那僧于棒折處見燈影裏行。風穴沼從守廓處入玄要法門，便于南院處賓主歷然，識破詐道不饑，領棒下無師之旨。首山念于古路上不墮悄然，向白兆處草賊大敗，好手不肯張名，見太平斬癡之略。汾州昭見象王行處絕狐蹤，遂到放身命處。石霜圓從掩口知道出常情，解道荒草裏行。楊岐會截路打慈明，知是般事便休，辭雲竟入亂峰深處，既向兩喝後禮拜，復于擔荷處便行。白雲端因楊岐失笑，會得個中便了，放手撲到萬仞崖底，有時擲下拄杖，有時放過一著。五祖演不會興化古廟裏話，因白雲一叱便解轉磨，既得出身白汗，大展下載清風。昭覺勤盡五祖機用邊事，繇演師不肯，及再領柏子復證雞鳴，雖會一串穿卻，還合頂[寧*頁]添眼。虎丘隆至見不及處舉拳，解道竹密不妨流水過，終成睡虎。應菴華舉放泥盤處大笑，解道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方見真獅。華藏傑以拄杖兩卓一拋，道三十年後已全面目。破菴先于不心不佛物處，將拄杖一卓略見一斑。無準範道三人證龜成鱉，真不欠少。雪巖欽道三拳三拜是同，許會三玄。高峰妙以龍頭蛇尾輥作一團，中峰本于脫衣一頓許你半個。千岳長見鼠食貓飯，碗破矣而碎甓。萬峰蔚見淨瓶踢倒，鈍漢已而三十。寶藏持承三要印來，爪牙不少。東明旵賴重新悟得，到底無遺。寶峰瑄語若流雲，出身有路。天奇瑞當賓不讓，去有來繇。無聞聰深水裏出頭，石中迸火。笑巖寶操履中兼用，水裡有龍。幻有傳一點燈花，虛空爆破。金粟悟一棒到底，不提主賓。三峰藏挽臨濟七百年之大法，頭尾宛然，水雲中飛騰隱顯，何處摸索？

臨濟一宗，至汾陽慈明而益大起。明出楊岐，自虎丘至雪岳、高峰、千岳、萬峰，以及笑岳之後，法道復當再振，已正敘其脈矣。其于石霜之下，出有黃龍南公者，初未悟時，因雲峰悅所激指，見慈明，明問臺山婆子話，不能荅，明詬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

法施耶？」明曰：「汝作罵會那？」龍乃悟旨。其下出有真淨文者，初見黃龍不契，至香城見順和尚，順問：「什處來？」曰：「黃龍來。」曰：「黃龍有何言句？」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時勝上座曰：『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首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淨言下大悟黃龍用處。座下有慧洪覺範禪師者，淨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漉魚蝦。」真淨見而為之助喜。吾嘗參三玄之旨有深得，欲求決諸方而難其人。忽見師所著《臨濟宗旨》及《智證傳》之臨濟兩堂首座同喝語，今古心心如覿面相印。復簡其法嗣，未有續之者，因願遙嗣其宗旨，而現在法派則傳笑嵓之後焉。蓋不敢負高峰語錄之發起也，因敘臨濟正脈而耑志于此。

雲門宗

自威音一字金圈拋出，從七佛諸偈錦字文回，六祖傳來一個缽盂囫圇咬嚼不得。馬祖之後，者個眼目淺草易為。長蘆天王惠餅、崇信擎茶，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德山吹滅紙燭于龍潭，正是截流；雪峰胸襟流出于嵓頭，豈非函蓋？所以韶陽折足于睦州門縫裏，溫研積稔于雪峰堂奧中，便道三斤麻、一疋布，攛鱉鼻于南山、脫鐵枷于項上，燭露確師而咄嗟、須彌胡餅而恰好。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透法身之句，北斗裡藏身。缽裡飯、桶裡水，三昧塵塵；南山雲、北山雨，佛交露柱。將三門來燈上，放胡餅作饅頭，晉鋒八博。咄！口中眉，故有紅旗閃爍之品題。此雲門一派所繇出也。

溈仰宗

一星火爆于無有雙關之表，三撼門扇于昧落兩頭之間。溈山僧，水牯牛腰下看取；東平鏡，溈山鏡手中撲破。所以凡聖兩忘，見履兼盡。用處則單刀直入，思無則靈燄何窮？插鍬拔鍬，垂腳結腳，平目仰視，于收放不獨一二二三，而劍刃惟單。兩口無舌，九十六相雲興；父子合宗，溈仰一枝喬出。

法眼宗

七佛偈意，全是修多羅了義語，而儼然獨露為臨濟、雲門、溈仰等旨，惟曹洞回互，則不待拈題而自著焉。故知法眼一家，全是教家極則，一代時教之真月也。達磨傳來，若覓心不可得，明鏡亦非臺，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等語。至于天王聞馬祖言：「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言下便悟。龍潭聞天王言：「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王曰：「見則便見，擬思即差。」師曰：「如何保任？」王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德山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此便是法眼張本也。雪峰于嵓頭處悟得個，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自然蓋天蓋地。遂有玄沙從《楞嚴經》發明心地，緜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沙問地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藏指椅子曰：「和尚喚者個作什麼？」沙曰：「椅子。」藏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沙曰：「我喚者個作竹木，汝喚作什麼？」藏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沙曰：「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藏自爾加勵。及悟後住地，藏問法眼曰：「作麼生是行腳事？」眼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又論《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眼曰：「別。」藏豎二指，眼曰：「同。」藏又豎二指，便起去。藏又問：「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心內。」藏曰：「行腳人著什來緜，安片石在心頭？」眼窘求住，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法眼于是大悟。所以道：「會得聲色問處，透聲色也不難；識得凳子來緜，周匝有餘都了。」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曰：「是曹源一滴水。」正是：山河在我眼裏，自己只在目前。鳥啼花落水茫茫，月白風清山楚楚。說甚唯心唯識，豈關句裏言前？六相義，金絡索挂來；四法界，玉連環拋出。總是弄猢猻圈子，祭鬼神茶飯。何用將心湊泊，頭頭釘釘膠黏？不如信手拈來，處處箭鋒相拄。以致永明博綜于《宗鏡》，座主彷彿于言詮。此祖宗妙極而流弊，痛挽之，惟望後人之實證也。

曹洞宗

威而音，音而威者〇。五位，前後事也。五位，無位而位者也。威音以前，空劫也。威音至此，今時也。今時無空，劫則非今。空劫非今時即非古。今古一〇，其為偏乎？正乎？正之偏乎？偏之正

乎？偏正兼至乎？正偏兼到乎？吾不知而知，知而邈然于威音之先矣。故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七佛偈旨，等無有異。而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至臨末稍頭，伸出雙跌，以示迦葉。一期大事，不過如此。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曰：「覓我者是汝我。」外曰：「者個是我我。師我何在？」曰：「汝問我覓。」阿難尊者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商那和修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優波鞠多因香眾求出家，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鞠乃度之為提多迦，後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彌遮迦因一人手執酒器，逆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曰：「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婆須密因論義，謂佛陀難提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伏馱密多問難提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提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後密多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脅尊者問富那夜奢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馬鳴問夜奢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謂迦毗摩羅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摩羅謂龍樹曰：「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龍樹于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〇一切眾惟聞法音，不睹祖相。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睹，安能辯識？」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滅，復居本位。提婆與外道論義，外曰：「我欲得佛。」曰：「我灼然得佛。」外曰：「汝不合得。」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外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羅睺羅多荅僧迦難提偈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聞風鈴鳴，問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曰：「心復誰乎？」曰：

「俱寂靜故。」舍多將入鳩摩羅多，舍羅多問：「是何徒眾？」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良久，扣其門曰：「此舍無人。」曰：「荅無者誰？」遂開門延接。羅多謂闍夜多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從識起，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幻夢。」夜多謂遍行弟子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遍行謂摩拏羅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拏羅謂鶴勒那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勒那因師子尊者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師子謂婆舍斯多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斯多謂不如密多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密多謂般若多羅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多羅謂菩提達磨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達磨東來，為此地初祖。二祖慧可問初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曰：「將心來，吾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三祖僧璨懺罪亦同。四祖道信逢一小兒，問：「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度為五祖弘忍。祖欲付法，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慧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以上皆兼協之旨也。青原思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石頭遷初參青原，原問：「子何方來？」曰：「曹溪。」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到曹溪作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頭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識得？」原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石頭著《參同契》，明暗回互，曹洞宗旨懸起于此矣。藥山儼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汝在者裏作麼？」曰：「一物也不為。」曰：「恁麼則閒坐也。」曰：「閒坐即為也。」曰：「汝道不為，不為個什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山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者裏針箚不入。」山曰：「我者裏如

石上栽花。」雲嵓晟于藥山悟後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嵓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嵓曰：「幸有某甲在。」上堂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价出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曰：「日夜不曾眠。」洞山于無眼耳鼻舌身意，不覺捫面問師。既聞水鳥樹林念佛，猛省無情說法。邈師真于良久，睹渠面于水中，跌倒幻人，拾起縛草，向冷路上熱鬧，于爐炭裏凝水。藏身無影，只見其聲；全體現前，不逢其面。毒龍蟠處水偏清，頑石堆頭雲欲起。銀碗盛雪，水花與火燄齊輝，挾後位而攢踴；黑夜雞鳴，舜若與虛空都碎，帶共功而不斷。五子同歸一父，那知祖業之崇？四臣咸戴一君，豈謂上皇之治？五位分而盡了不了，薪火既滅，世界方炎；一位圓而無圓之圓，花木摧殘，陽春常滿。見消行起，行滅道亡。睡中開眼喫茶，飯後洗盂就坐。鐵脊梁豎處，曨曨似夢；犀牛枕倒來，漠漠無天。鬧市裏水流花落，事忙中馬去牛來。既分和協于君臣，當辯賤貴于王子。賤分外紹，貴從內紹。未識極頭，進于極頭，門內人趨向裏頭事，是朝生之臣種歸王；既識極頭，擔荷極頭，裏頭人不擔屋裏事，是誕生之王種忘父。忘父者，食父而滅祖，故曰內生；無家者，閉宮而令行，故曰化生。末生未知兩紹，真王不類五兒，貴賤俱消，淺深不立。石霜九峰舌結，章師悟老技窮，相續大難，豈容付授？悲末世一悟便了之魔人，故曰人多乾慧；示將來三漏須盡之法網，當知悟餘濁智。機不離位，好女不著嫁時衣；見處偏枯，盲兒不放雙拄杖。究妙失宗休坐法，機昧終始要通宗。透此者，不是乾蘿蔔頭；知此者，猶坐水屙漉地。金針雙鎖，鴛鴦交頸分飛，誰云玄路？金鎖玄路，藤樹合枝並起，豈曰鳥道？直須事理不涉，電火難追，展手不如吐舌；一老一不老，半肯半不肯，擊首誰能應尾？所以曹山觸毒三墮，浪分溈山水牯牛。水牯牛，溈山奈何不得；是國王水草、非國王水草，隨納非污。撲破缽盂，不獨五馬不嘶，抑且一牛不飲；頽然方丈，不特闍黎不知，抑且侍者不管。閉眼伸出被底裏指頭，誰云師子？看山踏斷腳頭邊鞋鼻，不道死蛇。故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黑漆地履踐。當問景欣；垂衣裳致治，不知堯舜。奈何者未睹影而傳寶鏡，才入室而伏繩床，評唱繁興，首帕遍布，此法道之可悲也。痛為其宗者，務使親到可耳。

總結

得心于自，得法于師。師有人法之分，心有本別之異。根本智者自悟，徹頭徹尾者是；差別智者自悟之後，曲盡師法以透無量法門者

是。良以師必因人，人貴法妙，分宗別派，毫髮不爽。故傳法之源流，非獨以人為源流也。所以六祖一華而出二枝，南嶽懷讓、青原行思是也。讓出四葉，馬祖道一，一出百丈懷海，海出黃檗希運，運出臨濟義玄，一也。百丈出溈山靈祐，祐出仰山慧寂，二也。自馬祖出天王道悟，悟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鑒，鑒出雪峰義存，存出雲門文偃，三也。雪峰出玄沙師備，備出地藏桂琛，琛出法眼文益，此馬祖一枝之四葉也。青原一枝出一葉，自石頭希遷，遷出藥山惟儼，儼出雲嵓曇晟，晟出洞山良价，价出曹山本寂，此青原一枝之一葉也。大矣哉！威音王以前無物也，威音王以後無物也，無物之物不可以言到心師也。其〇也，彈丸迸出，透頂處忤逆聞雷；迅電突來，過眼時紅旗閃爍。裂作兩開而火見，處處斷碑橫古路；控成雙結而中虛，遠遠馳書不到家。不知自己為何物，謾道三界為唯心。滴水荅曹源滴水，慧超原汝是慧超，分明打劫就窠，爭奈巡人犯夜，羅五家之四面，突臨濟之正宗。所以從威音一點闢開，至臨濟一囊收納。雲門本出睦州，于黃檗豈外滹沱？溈仰自續風穴，于首山還歸慧照。曹洞到浮山而率賓歸王，法眼雖入教而難逃至化。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臨濟兒孫既專大任，敢負前宗？一悟便了而無餘，是增慢者；一槌便就而莫動，是淺丈夫。當知大器晚成，切莫半途而廢。師承在宗旨，不在名字，源流證悟盡差別，焉可根本坐定？痛快者翻成跋扈，廉纖者到底纏綿，纏綿尚有脫時，跋扈終成異路。殷勤至再，叮囑萬千，幸勿掃宗旨以藏拙，正當究宗旨而竭情。情竭細除，人忘法滅，方可為人師表，紹佛先宗。善自護持，無令斷絕。

傳衣法註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敕，恭順佛故。」鶴勒那尊者謂師子尊者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之。至達磨大師，謂可大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我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并我法偈，用以表明其

化無閡。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後六祖因五祖擊碓，夜入祖室，五祖以袈裟圍祖，不令人見，曰：「以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六祖問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於密註曰：「多子塔前傳法者，懸記此法，祖脈佛脈兩無斷絕之時也。世尊與迦葉分座者，示祖佛位同，佛在世即佛授法于祖，佛滅度即祖受法于佛，指佛以法身為重也。僧伽黎圍之以授法者，正法以衣相密為心印也。凡有難及難信處，即衣法同傳也。正法眼藏者，師師相傳之法眼也。不言涅槃心者，以人人自悟之心各各固有，只在正法眼藏印定以為師法也。敕阿難副貳者，言展轉承化而代不乏人也。偈言法本法無法四句者，指伽黎而授其法相之義也。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慈氏佛者，示前以法正授于祖，茲以法一付于佛，意後佛當親授祖法而後化行也。達磨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者，正以宗旨在衣上，以印所傳契證之自心也。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并示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者，蓋以人但信有自悟之門，更不信師法有忘悟了心之妙，故用衣以表明，令人悟之又悟，以盡差別智也。差別盡而根本之惑始盡矣。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者，蓋悟心得法者多，悟必盡法而後已，不待一一以衣表示也。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者，言自悟者，單明心道，若無法曲盡差別智，故不能行也。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者，言說理者，乃不悟心而但傳法者也。通理者，自心宗旨兩得證悟者也。此丁寧得心必得法而後能行，得法必得心而後實證，二者不可缺一，故當以法潛符密證也。潛符密證，千萬有餘者，言世尊于多子塔前付囑，無令斷絕，定當心法不斷，故千萬有餘也。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者，言人不論根器上下，但不悟耳。逢人撥著，一念回機，便同本得。本得之心，與法符契，即與祖佛不二也。傳法度群迷者，言傳法者，不言有悟可傳人也。五祖以袈裟圍六祖，不令人見，而傳法者，正是多子塔前故事。至六祖後，人皆知信此實相無相之法相也。皆言表信而用衣，正重信有宗旨耳。」嗚呼！宗旨其可不信乎？宗旨而不信，更用佛祖相傳為哉？更用源流名字為哉？故五宗恐其法滅也，顯言宗旨以付授。付受之久，因不悟心者，認有法可傳，而學法不參心也。故後之悟心豪傑，欲抹殺宗旨，單存悟見也。此心法不同，各偏之弊耳。茲值註佛祖相傳之心

法，以示心法同傳之旨，願後人信之，則多子之讖不誣，而千萬有餘之言始實矣。若必重自悟，而抹殺相傳之法，必非悟心之士也。何以故？以其見有法故。見有法，即與自心違故。既悟見有法，則所悟之心亦偽故。嗚呼！自心師法，不可動著，動著則入地獄如箭射。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一(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雜偈

大定偈

大定無定，情根無性。將情遣情，缽盂安柄。無定定大，無性性有。無定無性，性定不守。全體那伽，隨事機宜。雲生古澗，月落空池。君今有情，只緣有定。一句不了，莫管動靜。隨波起落，與事低昂。阿阿呵呵，任運行藏。驢事馬事，罵鹿驚獐。一總抹殺，不用商量。昨日今日，幾迴飯喫。問我大定，雨落地濕。

偈二首

提起如熱鐵，森羅萬象皆迸裂，從教獅子王，也須坐斷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與麼太親切？如何若何沒交涉？若不如何墮虛豁？不是空，不是有，離卻四句句中走，句中句外絕羅籠，粉碎囫圇吞一口。口吞吞口兩難判，盡力道來秖一半，一齊拋入毒龍湫，瞥眼風雷破霄漢。更有雲收雨霽時，誰敢回頭正眼看？觸著便提起，兩箇石虎沒頭尾；有時齊放下，處處箭鋒相共抵。亦不是造作，亦不是法爾，一滴普潤三千雨，若人徹悟即成迷，會與不會總不許。蒼天蒼天可悲痛，椎胸頓足成何用？獨有山儂拄杖閑，壁頭高倚無人動。

平生寶愛都拋棄，徹底貧來貧亦廢。匣中劍去光怪銷，一時喪盡英雄氣。風流心，苦滋味，嘗遍人間無說處。娥皇哭斷竹痕鮮，孫登嘯罷松聲沸。水上葫蘆空裏絮，一生去住無拘繫。橫吹短笛豎吹笙，月水煙山恣游戲。阿呵呵，驀直去，大家鼻孔都向地。

示淨心居士

擲箇蒲團坐面門，虛空撚出鐵囫圇，翻身倒向人前看，郭外梅花楊柳村。

又

劈面輪椎莫放輕，沸湯鍋裏萬年冰，當陽更有通霄路，剃髮為翁帶髮僧。

又

目前萬事總干休，推出明州布袋收。十字街頭親放下，揶揄童子鬧春秋。

示懷上人

睡裏日頭俱是夢，會來一喝露山河。泥牛入海無消息，窗外梅花春幾多。

示淨禪人

開口打折你驢腰，漫道一箭落雙鵰。無言瀝出你脊血，那許殘春瘖百舌。中不立一，二已絕邊。竹篦子話，兩劍截天。速道速道，栗棘金圈。咦！直饒絕影馳千里，更有珊瑚一百鞭。

示學者

不生一念還成念，脫體無依未到家。截斷意根敲碎骨，水流千樹碧桃花。

飯後

自拈自放犀牛扇，誰脫誰穿臭鶻衫。飯飽不知飢後事，杖攜隨處看松杉。

信心偈示道圓

自心本無心，無心何所信。信所信不及，道向無心進。故知道非道，壁立千萬仞。此心寧有無，此心豈逆順。屹然無縫塔，虛空了無釁。兩頭不可得，突爾契空印。回看入世情，九逵驟神駿。又如六龍舞，如獅子奮迅。大道本圓融，信之法始振。究竟心何物，頂門忽雷震。

示一默成首座

狐技乍呈影，狻猊掌已過，未聆風勁疾，但見血成河。雙刃芒生電，全身耀滅磨，空中筋斗轉，密處再重科。劍出鋒中銳，玄玄要復羅，直提尖處用，放手合雙柯。問著先潛跡，青龍向後拖，

葫蘆谷口斷，星火徹天多。互換機難測，縱橫妙佛魔，從來獅子睡，牙爪豈干戈。

示學者

四大五蘊都放徹，一箇話頭如鐵橛，著衣喫飯總不知，起止隨人過白日。萬法冰消一不存，急難歸處務歸根，銀山鐵壁千萬丈，退無行路進無門。努力懸崖絕攀攬，千躋萬躡盡情拶，忽然拶入太虛空，地裂山崩破心膽。回頭不覺夢醒來，水綠山青絕點埃，指點東風向人道，一年一度百花開。解開腰帶放心睡，起來闖入牛羊隊，世上爭看癡倒人，問著全無一件會。道人密行不可測，祖佛相逢都不識，獨有山前石一堆，平生伎倆頗相敵。興雲布雨閑家具，爭似臺山驀直去，問我工夫卻與麼，曉鶯啼斷花千樹。

答懋存居士

一句未能乾到竭，尚留悟見死生心。從今發猛竭將去，揚子江頭深更深。

又

任病應知觸處多，用心解釋落如何？忉忉說到最佳處，長舌東鄰有老婆。

又

道人三業貴須清，切莫清邊認是能。為要莫能翻做濁，看來只是可憐生。

示休禪人

下手須絕路，路絕如懸崖。手足不可攬，憑空用力捱。用力無用處，不得寬徘徊。譬諸無翼鳥，直奮虛空來。忽然失腳時，平地翻風雷。虛空俱粉碎，回身若嬰孩。切勿此中坐，潔淨成塵埃。直明向上句，透脫亡悟胎。不人玄妙奧，直截翻為災。得法法亦亡，火盡飛空灰。方知主中主，何用更相猜。目前山色好，晴光濕綠苔。冷披襤衫衣，醉倒麴糵罍。有時臥繩床，有時橫土街。生則隨時過，死則當處埋。大開兩道眉，一任兒推排。問我總不知，相對笑咍咍。原知空肚裏，到處有清齋。

示禪子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箇話頭，把絕義路。越參越難，金剛堅固。忙裏鬧裏，處處研捕。忽然截斷，廓然露布。青州衫子，非新非故。處處倒拈，截流而渡。此是菩薩，大方闊步。佛頂上行，為法王父。名之曰祖，不存步武。若人信者，便好參去。

示秀初居士

機先果何物？山月冷中宵，野鶴夢未醒，秋風自蕭蕭。枕頭忽撲落，打破方磚角，拈起破沙盆，千峰活卓卓。倒轉旗與鎗，泥牛鬥入洋，杳無蹤跡處，風浪捲泥漿。奔騰不可即，龍珠競全得，了手不足忙，起處誰知勒？讓盡復全擒，三山併六岑，高上須彌頂，直下定拌身。句裏重為主，雙雙兩兩豎，突然頂上來，鐵丸迸如虎。唯此一事實，撥著便拈出，不用啟明光，處處拋紅日。

示北禪長老

斷腸只在一聲猿，三峽曾過淚始乾。莫向瞿塘最深處，棄船取水下洪湍。

示金山印上人

印泥印水印虛空，一點金山浩渺中。獨有當陽無印處，南詢更向海門東。

示伊圓上人

一點不獨，二點不並。同起同落，合三非定。從左看右，以偏奪正。從右看左，臣將君敬。頂門獨朗，何處握柄。琉璃殿中，苔荒夜靜。兩板門開，森羅圓映。一齊推上，大千齊暝。豎目亞面，見非凡聖。三星照天，是何心行。咄，山樹拖雲，石堂流磬。

答竹菴關主

西出陽關淚轉乾，千重萬疊險峰寒。只因剛折一枝柳，回首聽歌鼻欲酸。

又

長蛇捲尾不知頭，砲火光中敵國愁。江上石堆留古陣，問君端的要相酬。

又

影旂搖動鼓聲高，八陣圖開不用刀。陸遜縱令先主敗，亂砂飛處豈能逃。

示素衲居士

祖意不可得，得意皆非意，明明百草頭，夜來八萬偈。會得便快活，不會即參去，拈出竹篦子，箇中無擬議。口縫剛欲開，霹靂虛空至，千佛出頭來，也應無立處。三問復三打，請問舊臨濟，放開一線道，雨後山澄霽。

示熊魚山明府

見離見見，見不能及。不及之見，如提三尺。我尚不有，何況佛為。太湖白白，新竹離離。

又

雙眸開闔，非明非暗。額上豎亞，超此獨斷頂。心心佛佛不可到，無光之光黑且至耀。

又

道可見者，心言之餘。見此不見，雷破空虛。觸著便燒，山崩空裂。毘盧頂上，有腳不立。

又

心之與性，不可點著。火不容蠅，水不容爝。一劍當軒，魔佛不前。舌頭不到，蒼天蒼天。

答許定宇冏卿

踏翻地獄與天堂，蜆子林公一樣狂，信手虛空輕畫破，紙爐今日又回陽。

示覺宗上人

高提法印作提綱，寶月寥寥出上方。為問印文無曲處，儼然空水有文章。

示眾

的的秋花祖意新，夜來雨過濕朱唇。分明一句無言法，說與無聞聽轉新。

示魚山居士

人似飄蓬日轉丸，一求落處便生端。魚龍莫厭通身水，行得風雷不用乾。

示定宇居士

看到梅花月上時，箇中何處更堪思。若人問著休空放，帶月還須折一枝。

示童野魯居士

纔沾心性不離心，隱隱猶從妙理尋，何似劈開空一片，為君直箚頂門鍼。

又

橫刀躍馬輥冰花，直突重圍見作家。忘卻六韜三略事，不須臨陣說囊沙。

示孟卿居士

從來竿木戲逢場，古鏡何須點出光？覿面與君深究竟，一株枯桂忽生香。

示果道人

凡聖路頭窄，有力用不得。用此無用力，此力非心識。心識到絕處，自然有消息。如何又若何，參天起荊棘。出言落有無，舉心動偏側。所以年復年，坐久蘊胸臆。此法不真了，悟處即外道。貴乎有師承，尋師莫草草。工夫只如此，一踏了終始。請看水潦翁，呵呵笑不止。笑若止，前山後山煙色紫[耳/(馬*牛)]。

示某居士

群龍無首兀騰騰，現躍飛潛有未曾。不是通身都打過，如何恰與象先冥。

又

十年打水不成渾，撲破嬋娟又囫圇。抹過明夷爻上六，文王箕子共黃昏。

與禪人

三聖何孤大覺賒，算來興化較些些。而今拈出人前看，會作當機亂撒沙。

又

兩家一喝便懨懶，舉起翻疑更什麼？濟上宗風千古恨，重生守廓待如何？

又

迅捷機鋒老行婆，人人解道不如他。最憐澄一埋荒草，哭斷蒼天恨轉多。

又

生未生時亂若麻，頌前頌後轉紛拏，子規徹夜聲啼血，喚不回頭也大差。

示中輿禪人

鐵牛機下印文重，合合開開不可動。雙金銷盡突然來，八角火輪空裏縱。東擲西拋帶影翻，紛紛沓沓亂深山。五雲屯處不可到，幾箇曾經透此關。難難難，大悲頂上碧螺巉。

送禪者之京口

鐵甕磯邊江水聲，聲聲喚道起參情。誰拈一粒金山小，刺破長江到眼明。

示讀法華經居士

法華那句是真經，七卷從頭到尾停。一字一圈金栗棘，滿園春草舌根青。

又

是法從來示不得，拈出火團燒四壁。于中一猛忽推排，要問此門何處出。

示瑞之居士

斷山截水好商量，到此須知轉處長。拈取斷山還截水，自身山水一時忘。

示劉居士

不力的丁短，當郎盧練零。舌頭三尺杵，拈出向君聽。華梵通禪咒，心言出死生。西來果何意，村外杏花明。

示宗鏡禪人

宗無影相，照不到處。此中印文，空水不住。毫髮不爽，萬象一句。香在梅花第幾枝，池塘夜水和春貯。

示雪巢禪人

千嶺無從下腳處，一巢何地覓寒松？肯于直下翻長翮，踏破瀰天大雪空。

題果證子遺筆(并序)

果證子者，惲居士仲詒之仲子也。幼則茹素聰穎，善屬文。自言嘗憶山中參禪習靜事，以華嚴會功德未完，非早出家，即當謝去。緣父母未能即捨，乃脫然告訣焉。時年甫十五也。見其留稿，有西方讚、參禪散言、勸人念佛、西江月、弔屈子詩及幽思賦，頗有出塵之韻。惜其不得親見作家為之一點，作百丈高峰一流人，以起臨濟今日也。因書數偈。

宿生靈骨此生心，石裏琴飄隔世音。爨下若逢人撥著，定為枯木裏龍吟。

又

百丈當年扭鼻時，與君一樣少年姿。未明哭笑先回首，孤負人間馬大師。

又

屈原漁父兩俱非，鼓枻歌騷各自歸。會取衝天一條路，死生門戶即禪機。

偈五首

約得同心四五人，海山空處問空津，了知一棒無餘事，拋出尋常鐵囫圇。

又

拶來未必落人機，別作生涯用處微。才欲若何波浪起，目前蒿箭亂蝗飛。

又

八面風塵一喝消，幾人于此脫凡囂？如今靠倒雲門老，不敢耑稱鑑咦高。

又

勒馬拖刀豈好心，入他機陷便應沉。不如未得便宜處，背手先將慣賊擒。

又

不須全見已先完，誰把研椎尾上安。及至喚來還罷去，野鴻天外一聲寒。

示初上人

喚得喚不得，凡聖路頭窄。大地與虛空，萬象難名色。此身及此心，本性與神識。件件皆兩頭，竹篦無別則。當機拶著時，翻空打霹靂。電影猶未收，驟雨掀天黑。更有那邊句，九龍山色碧。迴看經教中，句句有法式。無實復無虛，離即交如織。雙雙鳥去時，水天秋脈脈。更看機先事，如何而可即。早晨方粥罷，又要接禪客。

示眾

鳥窠吹布毛，侍者當下悟。請問布毛間，畢竟何分付。有付成剩法，無付是絕路。兩是兩不是，東盼復西顧。收起玄玄思，打開木木肚。中間直領去，了然尊貴墮。倒卻剎竿，拈起優缽。百丈挂拂，臨濟六十。一一看來，都是敗缺。山僧與君說，三日耳曾聾，聞風爭吐舌。

均上人施茶請說偈

寒施薑湯暑施茶，當機著著有生涯，若來撞著三峰老，毒藥逢人賣與他。

參禪四十偈

大信

佛祖機關出悟迷，信知一見得全提。分明大事本條直，不上多門次第梯。

直心

心言兩直勿思惟，應事如鐘付木椎。捩轉鼻頭生死切，不知面目是阿誰。

持戒

滌盡唯餘潔白存，才添一點是瑕痕。聖凡兩路齊拋卻，戒是當機狹小門。

發憤

生死門頭好放拌，一條血刃耀人寒。者回突入重關去，不斬樓闌不下鞍。

去我

憎愛關頭直截平，不知爾我為誰名？放教氣息通身盡，呼馬呼牛總不應。

絕情

漂沉生死只緣情，一滴滔天白浪生。真是攫龍金翅鳥，劈開深水下東瀛。

絕理

絲毫理路即攀緣，慶喜曾經墮梵天。不是頂門心佛咒，如何到得世尊前。

絕善惡

六道分岐滑似油，只緣兩路定沉浮。不信但看明上座，掉頭何等不風流。

絕簡點

從來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喫驚。若更佇思看逆順，太平草木盡成兵。

絕修證

清晨禮佛把香燒，飯後閑須遶數遭，門外忽逢王阿大，殷勤陪送說前朝。

近知識

湛堂顧命付雲門，要了須參佛果勤，不向迅雷行處薦，三僧祇劫下功勳。

受鍛鍊

習惑從來不自知，隱人胸次法如絲。須向紅爐難下處，百千炮煮百千椎。

看話頭

空腹還吞熱鐵團，四天無路不中安。忍將三寸孃生氣，憤出骷髏迸腦乾。

勤問話

無心死水話頭遲，悶處逢師急問之，鐵鎖銅關敲斷後，始知參請占 便宜。

莫妄答

當機拶著莫徂徊，下語須曾會得來，莫學今時油滑輩，便將狗口向人開。

便要徹

不是工夫要久長，話頭綿密是災殃。冤家撞著便當死，拌命和他戰一場。

少打坐

悟機原在四儀端，莫把形骸博世觀。冷坐悟遲身易病，日隨昏散費盤桓。

莫習靜

靜裏工夫最不堪，不生毛見定沉酣。大豁雙眸隨事看，鬧樅樅處有真參。

勿墮工夫窟

覺無昏散話常提，穩穩蒲團念不迷。末法工夫真重病，自驅老象入深泥。

勿立主宰

忘前失後好工夫，七識幾希主宰無。正是師承施巧處，莫教錯過自支吾。

疑情

斷識還須用識心，不隨明路逐漂沉。只緣一點難分剖，疑到通身血迸淋。

壁立萬仞

鳥飛不度目前高，百尺深潭腳未牢，驀地一聲雷送尾，打翻星斗出重霄。

懸崖撒手

攀躋不住突然翻，千里黃河徹底渾，颺盡皮毛和骨節，更無消息向君論。

斷命根

鏡光燈影逼天寒，照徹森羅絕不干。不是渠儂言不會，要言思去也應難。

莫坐前後際斷處

翻身跌入水晶宮，一片寒江夢裏空。岐路暫時休坐著，頂門要見日輪紅。

以證悟為期

突然狹路偶相逢，果與尋常見不同。惺夢昏沉齊受用，任他魔佛變無窮。

更進一步

處處分明礙眼睛，要憑一轉過平生。若為嫡骨親生子，不向東宮問帝京。

服勤

碎身不獨報師恩，要見親孃腳後跟。八萬四千門透過，末梢愁殺一場渾。

入鍛須深

爐椎萬遍滓仍生，鍊到寒芒逼斗橫。砥礪勤勤休鈍置，龍蛇轉變自成精。

遍參

濟上門庭次第參，五家求遍古人函。翻身行腳問諸老，內外書須向後探。

到家

玅高不見別峰逢，歷遍南方到閣中，此處安身未奇絕，更知格外有高風。

住山

睡眼麻迷萬事休，綠荷黃獨自春秋。日長最是相親處，鋪疊青莎石枕頭。

出格

三頭四臂一身全，走入街頭不值錢。一領青衫三頓飯，更加長帶驀腰纏。

相應

四更踏著下床鞋，出戶依然地是街，折腳鐺邊敲石火，半升湯粥進枯柴。

不肯住

問君途路力如何？楖栗橫肩不顧他，前有蓮花後天目，古人誰箇自淆訛？

出入生死

衲衣下事去來間，片片孤雲嶺上閑，若問箇中真切意，一條秋水迸遙天。

重法脈

七佛相傳到舉華，東來毒害更如麻。不因此事難分付，誰肯生生入杻枷。

提振宗風

覓人須要智過師，口耳休輕使自知。珍重如來真命脈，莫因輕薄斷懸絲。

終始重戒

入魔心在為魔纏，奇特掀騰戒不全，力若未充當負墮，古人深切有明言。

總頌

歷過通身便放憨，舊來方信是奇男，一般碌碌塵沙界，數樹藤花斗大菴。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三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法語

示王夢叟居士

參禪一法，本非世間學問，亦非出世間，離生死便了。當會得生死中，得大自在可耳。若欲得大自在者，直須真實畏生死，怕升沉，不知來去苦樂實際，因之發起阿耨菩提心。只要預先勘破生死念頭，在于何處，得其處所，方好以法攻之。何謂生死念頭，兩端取捨心是。何謂兩端取捨心，一切對待法是。對待者，上與下對，東與西對，大與小對，真與假對，凡與聖對，善與惡對，道與俗對，貧與富對，寤與寐對，有與無對，佛與眾生對，出生死與生死對。但一念一動，一語一默，纔落兩端，便是取捨。不知不覺，時時刻刻，念念剎那，墮在生死之中，永不能出脫自在。縱使念得佛，持得咒，坐得禪，修得觀，作得福，懺得罪，亦皆從兩端心識上流注，做盡活計，與向上菩提，有何交涉？所以達磨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人心者，即兩端心是。成佛者，即透兩端心是。了卻兩端，則不名人，不名佛。說人說佛，對眾生情謂道耳。情斷，則有何言說可到？惟向言說不到處，說此一段大事。《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只此兩句，說盡《法華》之旨，便是如來禪，轉過即祖師禪也。柰何人不易會，心識紛飛，故歷代祖師，千方百計，要人了此念頭，開箇問頭答語，令人向答上頓了。自馬祖而下，問答處發悟者，十百千萬，不止《傳燈》一書所載之人而已。唐宋以來，問答者，久久習成故事，輕如戲論，不能發悟，縱有悟入，亦無受用。故祖師家，翻出箇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法子，令人把古公案，或問頭、或答語，剪取一則半則，蘊在胸中，把兩端意識，一截截斷，便去不得。去不得，不是了手，政向了不得處發起勇猛，忽然情見斷絕，猛地撞著，一聲一色，一語一默，一棒一喝，頓明出身路子，再不重來向生死過日，此名快活人，便不落有修證無修證等法。如此了事，方好親近真正識宗眼宗師，十年五年依止，究盡中間微細之惑。細惑盡，法見自忘，方好隨隨養道，自利利人。所謂話頭者，若昔大慧禪師把竹篦子示人曰：「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只此四句，將一箇竹篦子實實落落，頓在目前，于事物參去，不得向心窩裏看。本性玅心等，《楞嚴》經題謂之事究竟堅

固。夫事上究竟得其堅固者，是從事物證之者也。切忌向理上解會，若理上會，便是意識。《法華經》曰「是法住法位」，法位事也。《大學》亦曰「物格」，于物上透，不愁不悟不了。只因人一向習講道理，故讀此等書，仍把道理會去，直是可惜。故參禪貴在事上著力，一事透則萬法了，法了則心歇。此法一了，何所不會？咒語符章，件件洞達，實非尋常人所知。故禪之尊貴，未易家喻戶曉，以非明白法子也。崇川夢叟寄語山中，索祖師話頭，將力參力究，作向上人行履，不覺忉忉及此。若夢叟果是他家種草，未睹此卷，便當付之水火，隔江慢罵始得。其或眼目稍轉，便須快讀一過。

示于磐鴻侍者

大都學道須求正法。正法者，不著有，不著無，不落又有又無，不落不有不無，不走出四句外空空，不住在四句內流注，左不得，右不得，前不得，後不得，中不得，邊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對一切萬事取捨不得，放閑不得，把箇竹篦子話頭盡力提起，千崢萬崢，忽然如生龜向太虛空裏盡力一崢，崢出龜殼，渾身鳳毛五色絢爛，飛過極樂世界，與共命鳥同談般若始得。

示子貽居士

問頭如兩路甲兵，水陸並進；答處則非凡即聖，墮鋒鏑中。所以開口不開口，總是生死；起念休念，都無避處。若人于問處討得箇轉身吐氣，撥轉泰山，壓殺螻蟻，令老胡無開眼動舌處，著著虎口，棒棒見血，自己分上不動一旗一鎗，百萬魔軍一時擒下，將長蛇陣卷到結角羅紋裏頭，也是飯飽弄箸。何必！何必！

示師黃居士

見得面前山，為什不見背後壁？聞得百里雷，為什不聞鷇中語？寤時件件明白，為什睡裏不分明？且道生在者裏，因什得生？忽然死去，為什卻死？只者疑處，還可讀書明得否？思量明得否？問人明得否？者裏既明不得，如何喚作頂天立地底人？若是此處放不過，不得不以參禪一法直下討箇下落。參者，兩中著一，三物夾持，透不去處，畢竟要透是也。禪者，有無中三不可得處，得無所得是也。下手只在兩頭，去不得處務要明白，朝夕六時，臥起行立，畢竟放不過，千疑萬疑憤不過，一旦心識迸斷，觸境逢緣，一擊粉

碎，將碎底倒持，無物不破，然後回看前來不明白處、明白處，都是一場好笑。為何噇？青山雲出頂，碧水月來波。

示松陵沈居士

一物堅如鐵山，搖撼不得；一句重如金杵，攖觸不得。以不得破不得，回不得作不得，至于不得不得，用此不用，何須更見得與不得為得不得哉？居士但將此沒柰何話頭，于沒柰何處極力沒柰何去，以沒柰何破沒柰何，復于此破破于破破作一口金剛王，隨手揮弄，則治天下、度眾生有何難哉？誠能如是操略，管取一生事辦也。

示岷陽居士

工夫須要心路坐絕，纔有行處，即是魔羅門戶。譬如枯井中狐，得一線光明，便能走脫。大凡走得脫，是解脫深坑可畏之處，直向轉身不得處努力求出，亦斷然不從脫處脫去。惟其脫不去，正好用力，用力不已，鑵地一迸，空有中間，三路俱破，單單用箇無孔鐵椎，橫摧豎擊，住手不得，和身向海底裏沒頭輥去耳。

示了素二禪人

大凡學道人先須具擇法眼，擇法眼正則參處得力，參處得力即入處真實，入處真實即用處斬截，用處斬截即情見語言皆無滲漏，無滲漏處轉入轉深、越參越透，曲盡五家宗旨、閑熟五十三善知識事，竭盡情理，于情理處隨順情理。所以欲做工夫，首將世情善惡順逆、好歹是非、讚罵毀譽視作空雷水棒，杳無起止，然後將平生所學道理經教一總抹殺，于所修所證一切工夫境界、佛地上事、魔地上事都總拋家散宅，又不于拋散處立是、于不立是處放開，寒便加衣、饑便喫飯，看箇話頭，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橫來豎去、壁立萬仞，勿得二路上著腳、勿得中間透去、勿得退後沉沒四面，去不得處發大勇猛，眠不得、坐不得，要進進不得，要罷罷不得，盡力跳、盡力想，只是無可柰何。正在不柰何處，忽然一迸，囫！原來是者箇道理。回觀向來種種夢事，總是、總不是，到者裏尋箇有來歷宗師拌身捨命、服勤承事，求箇大了當處、大轉換處、大透脫處，弗得離師太早，直須忘盡我相，與二祖事達磨捨身求半偈相似，始有後來一段光明。又勿得向傳授死法子處將就了當，此最是小人情狀，大可恨者。若得見處透盡、行處相應，無滲漏、無習氣，鑵得了了當當，腳尖頭處處踢出佛來，更要問你：大

死底人既脫生死，為什命根不斷？古人到者裏住山、住洞、坐死關，正為此也。珍重！

示平休禪者

參禪是出世最上大事，先選人品德器。若人品果無作怪奇特、玄玅高險，居常惟不識不知、泯泯在眾，而形儀挺特、志氣出群者，此好人品也。德器者，居常戒律不持而自淨、在眾無礙而善荷負法中事，此好德器也。然後令渠觀察目前事事物物，勿落有無、凡聖、是非、好惡、空假等言意，一落此等，便是輪迴生死之心，務在兩頭坐斷、心路不行，行不得處盡力求箇轉身吐氣。假如事事喚他名字不得、不喚他名字不得，兩箇不得，畢竟要向不得不得處一棒一喝、一言一動，俾世出世間萬事萬法一齊打轉，橫出直入，目朝雲漢，不用絲毫挂搭，清風走空、明月落洞，更無一點疑關。那時尋箇好師，千鍛百鍊，鍊心鍊法、鍊人鍊骨，鍊到白牛露地，不出其位，久久當自有受用也。

示儼公去疾二居士

大都聰明人學道，多用心意識領荷，不能自肯，縱然會得些子，卻與學問相似，于有心湊泊處覺得也好，于無心霍亂時便覺不穩，以是回頭轉腦，愈參愈難，便疑佛法無什靈驗，日久歲深，置之閑處，竟作退道心人，而不自知其過在何處，可惜許也。若是真心不退漢子，不要將理會處、恬靜處、快活處作禪道佛法會。為何鄄？以此快活、恬靜等，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堆頭事，覺得身心安靜是色蘊，覺得便是受、想、行、識蘊，此魔業也。若以此心意意識去學禪，是學魔耳，非學佛也。直須把前來領荷底一手推開，不走者魔路，只在去不得底所在研之、磨之。若有明路，又與抹過，再研、再磨，千不是、萬不是，一旦聰明心盡，極力一踔，自然頓斷平生識路，當下自肯。自肯之後，須得真師良法重重鍛去，法中聰明一切心盡，方是得道。若真得道，便與尋常人等耳，豈有奇特受用、玄玅等魔事哉？儼公居士于此有疑，請決老僧。適去疾居士書來，法病頗同，因書此與二居士，并遍告法中一切聰明心學道者，並宜鍛盡知識、去盡受用、洗盡佛法、忘盡道氣為得也。若以聰明心務要佛法有些好處，則大背道階，竄入惡道矣。慎諸！去聰明正是大聰明人，不是反鈍卻也。

示公因居士

欲識祖師巴鼻，須從前來一派發源處看透，然後一切老古錐種種差別言句、翻精作怪處，不消一捏粉碎。所謂發源者何？即從世尊降生，周行七步，指天指地，唯吾獨尊領得，便見四十九年橫說豎說，字字如鐵橛子相似，畢竟不落他浪罅裏沒溺。此處不疑，即于拈花一笑處不疑；拈花無疑，即于倒剎竿諸傳法偈不疑；偈上不疑，即于初祖無功德、不識處不疑；不識無疑，便于身是菩提樹、菩提本無樹處無疑。于此便見得擊碓擦牆、搖櫓張網、引頸受刃、以缽降龍消息，見此便見磨磚消息，便見馬祖舉胡餅扭鼻、百丈捲席子作笑作哭消息。既知者箇消息，若識不透釋迦雙趺示徒涘涘密意，便識不透豎拂挂拂及馬祖末後一喝消息，便識不透黃檗吐舌消息。若識得者箇，便識得三頓痛棒道理，便會兩打兩喝、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識得臨濟道理，便識船子覆舟、德山巖頭末後句同條生不同條死句，便會仰山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香嚴獨腳頌五位君臣五位王子六相義，雲門雪峰三句周遮開闔種種宗旨。識得者宗旨，便曉得尊貴之旨；既到尊貴，便曉得溈山大笑，纔曉得石霜休歇、蓮花峰不肯住，高峰出世後入獅子巖。此處曉得，便知普化振鐸而去、隱峰倒卓而逝。到得與麼田地，方能如泉大道躍入龍潭；入得龍潭，方好學他喫酒肉、學布袋和尚行履、學皓布褌行履。所以布褌書七佛於褌上，有人學之，褌曰：「汝何人，敢學我耶？」其人吐血而死。學得皓公，方好學無厭足、婆須蜜千態萬狀，出不得指天指地者。一指頭禪，神通變化俱非作意，要之不過一悟字耳。今人稱悟，或恐悟不盡，所以千悟萬悟，悟不怕多；又恐無師承，恐入邪悟，夾雜不盡。須仗作家鉗鎚，千鍛百鍊，鍊之既是，久之復恐凡聖二情又作，自己不知，乃復再勘再鎚，永不復敗屈，方好離師自養。亦須住山少緣，淡薄無味，十載、二十載，萬不得已，龍天推出，不過虛空中蕩過雲影子相似，豈是實事？雖然，末法禪道壞已極矣！不得已，因時因節向窮山冷地遇人先為指點一言半句，雖聽信者少，亦為人植種。此高峰先出世、後入山，二祖先傳法、後調心意也。此語我常于室中與二三同志者說。會公因居士信嚮此道，遂縷縷書之，令其尋常冷眼一看，若得透頂透底，異日于塵勞中提拔俗漢，作末法種子，留為千生萬劫佛祖眷屬，庶不負靈山囑累之苦切也。公因勉之。

示戒初上人

參禪人第一要絕卻修行道理知見，洗滌到獃椿椿如木如石，無些子人情世態，飯來即喫，茶來即喫，屙得屎，撒得尿而已。此則聖胎已辦，開悟無疑。若臨濟三年在黃檗會中時景象，睦州知為大樹，

無別奇特學問也。然後遇有手眼師友，相木斷器，一斲便就，不費些力。若不遇得好師好友，只要當人自發勇猛，擇箇緊峭話頭，令世出世間一切心路直下坐斷，如銀山鐵壁，打得徹底，忽然沒要緊，一打打得洞然，無星子存剩。到此勿坐在前後際斷處，做了空空外道，務要如古人明取青衫柏子，不得語句上生解路，不得看一句作無意味話，畢竟有箇大了當在句裏，畢竟有箇大意旨在句裏，畢竟意不在言句上，畢竟意在言句上。會得句又要會得語，會得語又要會得句，句語俱會，要用處實實有力，有力處不得有力用。一句中須要分出千頭萬緒，果得如是活句，便不墮在死處。如是用得，便著著在用上用去，切勿墮體。體是心性，心性便是意識，謂之軟洋子。直須拔脫心體，立在句上，方得硬糾糾地。若更見得枕子頭上主人，即是到家一橛也。此一橛謂之枯樁，謂之我相，正是生死根本，蛇不化龍，難為雲雨。到此便須看箇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果能如藤倚樹上了得一橛，然後看樹倒藤枯。此處不可意思便了，須是真正打到者箇田地，方好于呵呵大笑歸方丈處重新參起。此處最難理會，即使古人大根大器亦要窒礙。在此十年二十年，若得痛快明白，又須從頭參起，在一橛中看一切法。大凡宗家名相再無相同底，須要各各不同，件件分擘得清清楚楚，毫無溷雜。又須于大法中重新參起，賓主互換，與奪開合，機先先機，大機大用，大機之用，大用之機，換在那裏？藏在那裏？半身全身，有頭無頭，有尾無尾，此等變態一一曲盡，居常只在人群中目朝雲漢過日，人來乞寶，拈些子布毛砂礫度與，自己決不到者裏住。到此方好將三條篾牢束肚皮，提一柄鈯斧子住山養道去，養得白牛鼻下無繩，放他東觸西觸，自然水米無交，不論行履是不是，總是真工夫切實處。又不可見得此事，將凡聖二心重來簡點照察，如何可行？如何不可行？若一落此，便已出位，便已放豚，便是傷他，觸他小心，害卻大事。又不可道此事不涉點簡便落放任，走出兩頭，墮坑落塹，最為可畏。以上略舉途中曲折，得其影略而已。珍重！

示淵充茲首座

移花接木，先植其根，根浮動則花木死。抱法求人，先辯其器，器輕破則佛法危。故根器有中行、有狂狷，中行則磕著便了，狂狷則鍛盡自成。惟在師有培根鑄器之手，資具死心就斸之誠，二者緣合，不論智愚久近，靡不成果。夫根者，即《易》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也。蓋河圖最初未下之一點為根本智，漠然無心，無物無我，生生化化，自此而起，此正學人死心塌地，如癡如兀，如木如石，于此一念萌動，但有求道之切，未有行用之

能。在本卦即初九之潛龍勿用也，入復卦即天根也。故此爻潛攝六位，包羅餘卦，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蓋未動則為根器，既動則為根本智。未動者，未悟者也。動則發明根本，而未有行用者也。惟無用則其根剛大，以無心行用，故謂之龍。及乎現躍飛亢，亦皆無心，故卦中位位少他不得。潛龍者，譬如臨濟在黃檗三年，力役埋沒，初未有識者。睦州見之，喜其根器如此，異日定成大樹蔭人，乃再三勸其問法，及問著，便與一頓痛棒，三問三打，而濟屹然不動，巍巍乎大人哉！所以傑出五家子孫，代代如龍如猊，源深流長，皆于潛龍勿用時得來者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如普化與臨濟道不相上下，乃甘心承事，故掣風掣顛，至死竭力贊化，此不自出世而密應九五，正以無心為己，即潛而用者也。「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如古人開悟得法之後，事師服勤，泯泯給侍，不啻童僕，出不得住山養道，入不得秉拂贊化，棲棲焉無意于用，如稍稍動輒為出世之玷，朝夕若有憂懼者然。又如盧能逃難張網等亦是也。「九四，或躍在淵，無咎。」如汾陽閉門高臥，瀏陽乞食鄉村，風穴單丁，法昌對木羅漢說法龍山，深入不出世，可以陸沉，可以贊襄，可以出世，其腳跟無一定之趨，本心無心，任緣隨遇而宗者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如禪師出世，上為王公尊禮，下為四眾歸依，荷負大法，教化弘施，尊居人天之上，然豈其心乎？「上九，亢龍有悔。」此如覺範、玅喜遣南瘴之鄉，棲賢民衣、黃龍下獄，時乎！時乎！于此無心無入，不自得矣。此政菩薩深自淬勵，隨其位之所在，無處不用其潛者也。至若「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則如酒仙、蜆子、大道、布褌、布袋、浮杯之流，異類中行，漠然不知天地為何物，六位所不能攝，八卦所不能該，蕩蕩然魔佛之外，至矣！至矣！然此一位，疑溷不少，狂人稍稍有見，便學皓公書褌，皓訶之曰：「爾何人斯，乃敢學我？吐血必矣！」果吐血死。泉大道入得龍潭，人能之乎？杯渡不驚鷗，人如之乎？若作意神通，竊欲混入，便屬魔業。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即此最初未下之一點為元，故首出庶物，及乎隨遇，則萬國咸寧。苟人致力于此，謂之「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苟不致力于此，則流入他卦，不中不正，凶咎必矣。此乾元之所以統天也。故曰：「乾，元亨利貞。」所以凡接花果者，先辯其根，觀其氣味相似，即截其柯榦，勿使自生枝節，但取其生生不息之正氣，貫達名花嘉果之移蘗，幡然與古本不同，真能奪天地之造化，但不可授以非根耳。苟非其根，則花果死而枝節仍生矣。根有柞棫者，惡習難變，不中接蒔者也。又有雖非柞棫而易生枝節者，縱可教可入，而舊習潛發以害正者也。有

雖不生根節，接後搖動而死者，物欲動其心，縱得法攛入惡道，師承不能懸救者也。此皆非根之謂也。《法華》曰：「在所遊方，勿妄宣傳。」正誡為師，莫輕付授，莫輕放人，務在定，無轉展，方許住山養道。去死心，就接者，只具木石心腸，惟切求道而已。培接其根者，斸盡枝節，纔生便削，纔削又泥，密不通風，使其蒸蒸不息之正氣開發不已，不知不覺皮骨相接，氣味亦投，憤然一迸，則繁花開而緗葉茂已。然後滋之以雨露，照之以日月，噓之以春風，實之以陽氣，生生不已而果熟矣。若更生摘得，便不馨香者也。此黑豆換眼之手段也。茲公茲公，欲成佛果，須具佛根。佛根無他，只在不識不知，赤身就鍛，乾元之謂乎？汝能具根，弗恐老圃無蒔花果手段。

示在可證首座

古人出世，法緣之旺，得大法嗣者，以其參方時，先具三種心：曰為眾，曰為人，曰為師。三種心重，則如臨濟在黃檗，泯泯于眾力作，不露一些子頭角；或如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或如汾陽，極寒而不缺夜參；或如龍興，為師而力作佐輔。此其所以源深流長，不致削弱也。今人惟圖自悟，悟後自養，出世後自大。此法中大病，何有光大久遠哉？老僧犯自悟自養之病，所以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千人憎，萬人恨，豈不是公等今日之鑒？公亦無自大之病，但恐善自養而嬾為人，將何為菩薩利生事耶？法門斷絕，念之念之。

示聽石敏首座

問著，即下語不出，礙塞殺人，便合拌命參去，務要下得語出。亦不是下得語便是禪道，直須真正大死一番，情塵脫落，回轉頭來，出得身，通得氣，下得恰好，方可謂之語。若是真正大死再活底人，語無滯礙，隨處轉轆轤地，更須自辯如何是有句，如何是無句，為什麼又道如藤倚樹，大是可疑，不可放過。者裏須要大著工夫，親證如藤倚樹一番，終日竟夜向裏許安身立命，著衣喫飯。喜怒哀樂，一動一靜，不得走作者一段子。若識未盡，或猶有走作處，只在者裏撕捱，最是喫緊，不可便要向下句圖快。直須于此相應，便是一節工夫完了也。古人所謂得一橛，謂之斷貫索。出境不得，再看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者裏卻是來不得，亦不得輕輕下一語，便當了事。大須仔細，不可妄道曉得溈山大笑歸方丈意旨，便爾狂放。最要細研，大透大徹，方曉得馬祖喝處、百丈耳聾處、黃

檗吐舌處、德山歸方丈處。又須再向托缽公案著實參究一番，盡底無疑，然後日用中看有觸犯無觸犯、逆順處來得來不得、見女人並處如木石否、上刀山如床褥否、坐得去否、立得去否、去得喚得轉否。所以高峰道：「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為什命根不斷？」祥庵主道：「古人到者裏，為什不肯住？」石霜道：「一條白練去。」者等說話可是輕易放過底麼？若是不曾真到，懸崖撒手，絕後再甦，于再甦處徹底透過古人言句，只在古人言句上討滋味，零零碎碎見得透得，只算得箇學來底掠虛頭漢。自己若一擔領過，則大妄語成，墮無間獄，無人代汝生受，莫言不道。

示繼起儲上座

道無終窮，參無住腳，曲盡大法之後，正好向死心死公案撞壁撞天，如高峰蓮花涘涘究取。出世也如此，棲巖也如此，此是老僧骨裏印。

示森如禪者

識得機從平地而起，便須機從平地而倒，向機前白雲深處過日。若見漚興，便與漚滅，踢翻大海，乾盡髑髏，開開口便見舌頭，轉轉身定知腳底。若見道機鋒轉語，有什用處？定是魔說也。至若三玄、三要、四賓主，不可不知，知盡法忘，方在機前過活耳。

示澹忘禪人

入得一橛，是功勳邊事。如透過銀山，倒使轟雷破山，破空破破，目前未許一醯雞蚊蟲相泊，直是無什身心世界可當情。但是者些子猶在，更宜看取有無句公案，盡情翻轉，直向最後行履。又須于師承邊曲盡諸法，將禪理、教理、儒理、俗理及與無理，都做一箇鼻孔出氣，舉足動步，扃矢撒溺，無一處不是者箇道理。然又一總抹殺，向那邊過日，在者邊尊貴。雖然，那裏有與麼事？

示人華惲居士

羲皇示至文于圈〇畫一間，祖師示至文于言棒表。蓋圈之畫之，非直圈與畫也。其圈畫之間，則有賓主開闔，生殺彬斑，互換交錯，以示乎其中者也。言之棒之，非直言與棒也。其言棒之間，亦以賓主開闔，生殺彬斑，互換交錯，以示乎其中者也。故知目之所擊，

耳之所經，足之所履，手之所執，無非交互之文，而中在焉。故其圈不圓，其畫非截，其言不語，其棒非斷。一聲一色，無非大公案，大圖書。傾海墨不能書盡其文，翹萬口不能言盡其句。以物物皆中以見天，物物皆未嘗言中與天也。故圖書言棒，不待更拈，而草木風雲，自然敷演于無窮矣。此學以一貫，非有二也。功不浪施，只在看山聽鳥處耳。如是作文，如是學道，如是見性，如是經濟。撮土為金，將火作雨，隨地興雷，靡不具足工夫，豈別有哉？下手處，先于中夜睡熟無夢，便能伸腳縮腳。次于下床時，亦能披衣整冠。推窗駐山雲在石，開戶掬湖光于案。粥飯隨時，賓主交往，處處皆主中之主，未曾走作。如八陣圖中，惟有一枝令字旗，隱隱揮動。雖塵沙頑石，無用之物，皆有彌天殺氣，亙古亙今，不可磨滅。又如峽水怒春，曲曲有力。如此過日，便是真正工夫矣。珍重。

示持戒者

無念即戒，無心即禪，無戒無禪，即佛非佛，又何言受戒、言參禪、言證佛者耶？雖然，不戒則不得無念，無念則成寒灰枯木；無禪則未得無心，無心則為古井乾潭；無證則落頑虛，何得成佛？故知證佛參禪，自持戒始。既欲持戒，須識心體。心體無緣，如空中日，一切見聞知覺，緣之即屬染污，直須時時遠離，不使一點黏著。如出水蓮花，盈盈落落，中空而外潔，蕩蕩然，泠泠然，目如懸鏡，耳若空谷，遇聲遇色，一切平常。心如木石相似，自然絕情絕理，不動不搖，滾滾隨俗，超超出塵，動止與威儀冥合。伽黎飄颺，瓶缽次第，不待瑣細，全體現成。懸知戒是心，戒本來具足，豈可以持犯開遮種種名相為律哉？知心是戒，何敢觸心？知心是禪，何更擬心？知心是佛，便好歇心？知心本無，何妨用心？何妨持戒？何妨參禪？何妨證佛？何妨入魔？何妨出世入世為自在人去？公今持戒，請自無念入。

示看教者

教中人參禪，最難下手，只為他平日學得底，都有言路、意路，言思不斷，動落四句法之外道，不覺不知，與之沒溺。蓋世尊一代時教，于睹星時，悟得有口難言，三七思惟，學得箇說法底方子，即借凡夫、小乘、菩薩、如來五種法式，打開九十六種外道之四句法，影略而說。故有時以人天教，確確說有；有時以無常法，確確說空；有時以無明無無明，說緣生無性之初空，以通大乘；有時說

即色即空，為菩薩之始；有時說色空雙泯，為菩薩之終。此等說法，不出乎有，不出乎空，不出乎即有即空，不出乎非有非空。外道執此四句，斷斷不能相通，故為心外有法。凡夫實有，小乘趣寂，二乘知無明行等，皆屬緣生，而重于無處。菩薩雙有雙無，玅在互交，雖以四法破四句，然四法即四句也。故經中說有處，每以空遙對應之；說空處，每以有遙對應之；說即空即有處，常以非空非有照之于言內言外；說非空非有時，常以即空即有照應于影略之間。故經旨自密，言路自顯，尠有言顯而意不密者，尠有意密而言不顯者。顯之于密，非但以經咒相待而言，而顯密圓通，政在言詮之內。柰何講者不能盡諳其祕，貴在銷文，文有則談有，文無則墮無，有空或雙墮而為攪亂，有空或雙非而為空見，此絲不知睹星之旨，動輒負墮，講者之過，非經過也。惟如來禪則不然，非盡則即來，即完則非到，二句成則雙非，二句非則雙即，是即非即，互交互礙，互結互融，如一筐絲，初理而後亂，了無頭腦，結結歸一，不可復解，此如來邊事結頂處也。若教家人看到此處，方好參禪。其或不然，舌頭尚利，不可與之說法，此宗門家沒柰何處也。公向游心教理，必透此玄，果透此玄，定死句下，若死句下，正好看箇話頭。話頭者，不可看心、看性、看理、看玄，須離卻心窠裏，單單向事上看取，謂之事究竟堅固。若一落心窩，便溺軟處，不可救矣，須實實將一件物事作表參之。古人以竹篦子作話頭，曰：「喚著竹篦子則觸，不喚著竹篦子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畢竟喚作什麼？」你若纔要開口，便與一掌向沒下手處參取，只者一箇竹篦已收盡了世間種種法，收盡心性種種法，收盡凡聖諸路等法，勿得生出心言惡路，只是橫結目前，時時件件總是箇竹篦。盡力參，盡力憤，不可悠悠忽忽空過一生，須是著急著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自然不思議境作大噴發，那時相見更須喫棒在。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三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書問

復金粟老和尚

竊惟法門事大，任荷自心者，苟非深得祖宗的骨之髓，那可承虛接響，喪我兒孫。若于授受之際，稍涉鹵莽，如指南倒置，豈獨千里萬里之謬而已。此藏所以褰裳濡足，于法門有臨岐至再之請耳。至若中外洶洶之議，何足知此血心哉。今去臨濟五百餘年之遠，而其堂奧之旨，猶未狼藉。藏嘗走問諸方老宿，無有能應其請者。蓋以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耳。藏謂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那可一時以舉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別行坦路耶。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 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其言痛切，可為寒心。此又藏之所不敢不告者也。惟望和尚洞此至愚之誠，鑒其玄要之請，俾後世興起之人，確有本據，勿使狐狼野豺溷同獅吼，則佛祖幸甚，法門幸甚。

上金粟老和尚

無上正法，自威音一圈，七佛交截，四七二三，雙頭獨結，而馬駒腳下，三頓棒頭，橫開豎合，賓主之機，愈玄愈實。所以有雪巖之英特，高峰之出群，代代智過於師，霆震火烈，至今綿遠振起，為萬世則，師承法印之力所持也。法藏夙緣，何幸得獲上傳。憶廿九歲，揭高峰語錄，宛若自語，因發大心參禪，言：「我若大徹之後，誓紹此宗。」萬苦千辛，至四十歲，于折竹邊捉得落地枕子，那時心肯，早已承嗣雙髻了也。及參濟上玄要，賓主深見，祖道不可草草，愈入愈深。既透濟宗，旁參四家，兼搜河洛。因見寂音尊者著《臨濟宗旨》，遂肯心此老，願宏其法，自謂得心於高峰，印法于寂音，無復疑矣。乃復發願，弘兩枝法脈，合起臨濟正宗。凡遇埽宗旨者，力為諍之，不獨負荷滹沱，將使雲門、溈仰、曹洞四家遙承近續，令五宗再燦，願世世生生為接續斷脈之種，所以醞釀有年，搜披不滿。提持之暇，屈指諸家，知和尚乃高峰嫡骨正傳，敢不一探堂奧？向于金粟山前叨承委付，然尚苦攻力辯，往復數四，種種具諸語錄，流布諸方。茲因吳門北禪之役，舊參新學一時來集，咸勸乘時拈出，不昧先宗。藏不獲辭，謹以生平願力，披肝

膽於侍者之前，倘和尚一棒血流、三翻火滅，藏敬將高峰一脈與寂音、臨濟佛祖威音併老和尚，向北禪堂前連瓣香炷作一爐燒卻，免見貽害諸方，用報法乳之恩。不揣下愚，敬陳陋劣，伏惟大慈照亮，不勝企仰之至。

復竹庵關主

世尊睹星悟道之後，為不明大法，但得涅槃心，開口不得。故曰：「若欲說之，無下口處；不欲說之，眾生無解脫之期。」三七思惟，忽然悟明大法。大法既明，方纔入得差別智，方能說三乘之法，以利眾生。所以古人言：「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善財南參五十三善知識，皆明其中事也。今公所見，不過象王回顧，獅子嚬呻。妙峰山上，七日不見，而別峰相見者，便乃安心樂意，以為究竟。而不知起腳力參，尚未萬分之一，中間微細，具在五宗旨趣中。若臨濟三玄三要，賓主料揀照用，未曾入他堂奧，而妄欲以一棒一喝，儱侗真如，即便坐著，謂之天然外道，非佛弟子。近世競抹宗旨，幾致滅絕。幸有托缽公案，守廓侍者，五祖、圓悟、大慧等章，一一備露面目，何可躐等自便，忤逆先聖，賺害後生，其罪過于殺祖殺佛。某嘗力爭此事，謂寧以此身入無間地獄，斷不可坐在一悟便了之科，非過激也。香嚴獨腳頌，當細細參透，再進諸家。苟一處不明，則一分無明未了，故不惜眉毛，深相激勸耳。公若果是有人氣者，必不可放過此生，甘為下賤，而不入尊貴之域也。

與蔡雲怡祠部

盡世出世間法，都盧作一箇問頭，便如掇一箇沒量大底火坑出來。擬答，則四句森然，三心頓起，那有一人不被他燒卻？除實見得者一著子，一向閑極無事，滾滾地過日，但向他拈出來撥空作火處，略拈些子虛空作水與他，一時煙消火滅，所謂「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是也。此事不在久久做工夫，得箇前後際斷，方沒生死。須知目前萬法，本自硬糾糾地，原沒生死，以凡聖兩見，妄執事理，生出許多生死。如今只指出目前一動一靜，如雲過石，似水落溪，入淨入穢，原來無事，何等具足？不犯纖塵，只是動處要了拈空塞空、以幻滅幻，不犯鋒鋩，籍沒他根種而已。然此事又不可自生格則，若自生格則，便已多事，不如看他古人當機處，有言無言，原有樣子。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圓悟別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看他當

機，輕輕吐出，如百萬輪椎，一齊俱發，不見頭尾。雖三世諸佛、列代祖師，一齊問及，亦柰何他不得。乃至千奇萬怪，變亂異常，不過教人隨事了事、當機息機，平生只在毘盧頂[寧*頁]上踏過，不留鞋跡而已。古德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又云：「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意句俱馳，意句俱遣。」所以每出一言必須成句，言不成句生死紛然。古人所重只在言句上，如云：「縱燒出舍利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得一轉語。」又云：「只重子之見處，不重子之行履。」故臨濟家有三句、雲門亦有三句、玄沙亦有三句，句中之意非語莫辯。既有言句，復當驗其意旨何如？道得意旨，句方得力。若意旨不明，便是掠虛野戰，生死門頭全用不著。尋常過日一任有念無念、或妄或真，但不得照察、不用簡點，本自了辦，倘若一露頭角，便用本分治之。故于事到語到，須識禍機處得定當，定當者不過得一句之力耳。句要意重，意重只為句乾得極，乾得極者即是叩兩端而竭之謂也。聖門大關頭亦只在好問察邇處，執中用中總是言句上定當也。句若定當，尋常只秉一口金剛寶劍露端便斬，誰有不平事哉？

答雲怡蔡學憲

接來札，并見青州衫、三頓棒等頌，知于此道得箇入路，便是不退轉地，喜之欲狂。并聞輦上諸公頗多信向此事，而有金正希太史根性尤猛利，同心斷金，一時挽復，正法無憂矣。惟冀不倦提持，逢人下手不昧，為有力大人耳。又云：每至猝然問著，終未能轉。蓋繇乍見此事，而一向行處猶在倒正中，不能著著從腰下截去舌頭，尚涉語脈耳。直須一向目朝雲漢，如鐘懸架上，叩著但聞吼怒，令人心膽俱喪為得。此正是絕簡點，惟用爪牙也。若爾，久久自然純熟，腳無絆索，意氣高閑，應凡俗不妨隨事了事，使人不疑，此是入塵更妙處。三頓棒須更進一步，與再參馬祖因緣，并《指月錄》中數則大公案，多多翻閱一過。若有疑處，便是進趨之門，從堂入奧，自有大受用也。

答熊魚山明府

明公夙慧再來，以無我心求向上事，千古一遘，萬萬希有。承問歷觀諸教，欲蔽一言，其間不曰寂照，則曰定慧；不曰止觀，則曰空智。大約根本智雖無功用，而涣涣般若，自本來不可磨滅。今法語中皆無片字及般若岸，果頂門摩醯眼既開之後，便瞎卻不用，抑此眼原不必開也等語，正爬著山僧二十年無人問著底癢處。蓋般若妙

道，非中根聰智所能推測。山僧二十年來，所遘士大夫留心此道者頗多，功行理路從明白處推測，並無從向上頂門無眼處問著。求箇出脫者為何？只為平日于第六識上照了，第七識上指認，第八識上摹擬，以心意意識不能一時截斷，故光明尚在，不得從頂門無光之光照徹天漢，只得生死依稀本無而已，決不能于睡中夢中、正睡無夢無想處、死來昏悶處、跌倒悶絕處與淫怒癡正發處，坦然一如，自在無礙，作快活人。以故欲入此者，有禪教之分，教有如來禪，禪有祖師禪。如來禪有般若，有實相，有寂照，有定慧，有空智、實智種種名相，不可盡舉。祖師禪即從如來禪盡處一椎，謂之獨透獨露。故祖師家有通教義說者，有單提向上說者。通教義說便有理路，向上透教便無理路。理有證到之理，有擬到之理，俱有開闔，不可一途溷說。所謂教者，從凡入聖，三乘二乘菩薩以至如來，故謂之如來禪。以凡夫執有三二入空，菩薩則緣生以透性空，故名般若之智。類多破有指空，空之不入，四遣而入，了不可得。得此了不可得，謂之空智。以緣生而本空，以無性而緣起，雙照雙遮，皆在般若。至於雙照礙雙遮，雙遮礙雙照，雙照融雙遮，雙遮融雙照，融礙交結，交蘆不可測處，擱瞎有功用眼，方謂之如來禪，又謂之頂結，又名墮頂，又名死水。此等說話，若欲指點，只在做工夫到前後際斷、三心不可得處。目前如冰壺，此處起手方說空相，已備在德慶普說中。于此空相中行履，如鳥飛空，此便雙兼，然于祖師禪未夢見在。若於雙雙結處，看他喚著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無門無眼，此處重下手力究，忽然於纔開口處便打，萬事破除，不可近傍，便于作用上提脫心性過日，打翻空有中道，于出格處腳下無私，涘涘海底行，高高山頂立，而心性了則佛心了，佛心了則凡與聖始真斷，所謂但了凡心，別無聖解，方纔醒夢一如，生死無二，生佛無間，但解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喜而笑、怒而罵而已。寂照、定慧、止觀、空智、實智、心之與性、識之與念，皆是兩頭語，若到現前，劈脊便打，何等省事？明公以出人之資、超佛之志，不必問著前來途路，便請向擱瞎有功用眼處，用一口金剛王劍，將佛魔生物到手便斬，直教閑閑落落，垂衣拱手，件件惠民，頭頭護法，以無舌而語、不脛而走，如堅翅鳥據空自在，可見摩醯額眼正是開不可開，用此額眼回觀如來、祖師禪、淺涘般若等名，皆是無夢說夢，其可得乎？中間尚有說不盡處，請看《指月錄》中百丈上堂語，自見山野，不便趨風，惟遙仰止。

又

承諭，曩于覺師處力究，旬日之間，遂覺頂上摩醯眼突然涌出，以故年來於開眼瞎眼處，亦覺一齊赴會。惟是習氣涘重，功行淺薄，遇事不能兩段，銷殞處較少，增長處較多等語。竊謂雙眼不瞎，則

醢眼不開；雙眼不明，則醢目不泯。醢目開，正為凡聖路斷；醢目泯，正為靈悟照亡。照不亡，則凡聖根存；路不斷，則習氣榦茂。只為當時醢眼突出，猶屬照功上來。功行是照，照乃人心。人心惟危，故有覺得不覺得，遇事便有照了不照了。照他兩段，正屬兩頭；見長見銷，全屬雙眼。此處用功，如煮沙為飯，倒馬策前，愈難愈遠。祖家正法，只在不墮兩頭，自然本無習氣，不用照了，直用中間。習氣若中，即是浩然充塞。古人云：「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猶是犯他國王水草；溪西牧，亦是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如此說話，何曾道著飛空鳥跡來。韓侍郎致書晦堂云：「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為之柰何？」晦堂答書曰：「敬承諭及昔時開悟云云，然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發藥。雖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法。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卻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途，拂跡跡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可見兩頭坐斷，習氣無從，不露兩頭，不妨於中直截矣。復諭簡鄙札喜中間萬事破除，不可近傍。尤喜佛心了，則凡與聖始真斷。從今惟有一劍當軒，服之無斁。若果如此，前來絡索，便請一刀兩段。但能時時向者裏截天截地，一物不可近傍，久久用熟，不由思議，都從沒照功處著力，自然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只今且于此處研磨，未宜放手。又諭，更有疑者，欲於無門無眼處重下手力究，不惟究字安不上，竹篦子話早安不上。欲不如然，又恐墮少分為足之病，恒沙細惑，何由得盡？此數語，深見大根大力，必欲透徹宗旨，淩跨古今，須從臨濟門風微細諸法，一一參過，汰盡見中蘊奧，入佛入魔，依舊著衣喫飯而已。

又

溈山與仰山曰：「以思無思之妙，翻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平等，理事不二，真佛如如。」又僧問巖頭曰：「起滅不停時如何？」頭曰：「是誰起滅？」以是觀之，人心本無，不必求其無，且無時之出入，莫知鄉之所在，但放之自然，不用軌則，隨事了事，順水行舟，所謂處處得逢渠是也。若知心本無心，先落得無量自在受用，但在問著處，則兩頭形露，當一刀兩段，便放他過去，更有何物敢繫縛人？譬如獅子，坐睡遊行之次，任他來去自在，若有虎狼蟲豸到前，或以一掌，或一嚬呻，何事不了？何物敢影現哉？巖頭曰：「百不思時是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如咬豬狗，眼赫赤，纔見便咬，左來右咬，橫來豎咬，此語太可憐生。」僧問雲門：「如何是佛？」答：「乾矢橛。」洞山答：「麻三

斤。」山僧道：「驢腁子。」又道：「雨過覺清涼。」此等言句，豈有意味在耶？但要會得其中的的大意，無事不辦，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投石乾海，吹氣倒山，在明公直下用去耳。

又

《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真實。」若此四句輥作一句，了無頭腦，便是向上人行履。蓋妄念者，露出兩頭欹側心，有箇著落處也。一有著落，即是欺心不起，則一任如雲如影，亂起亂滅，無有定見，即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此不起心極好，只因修行人向者裏妄加點簡，妄加安排，妄加照察，所以流浪生死，無有了期，可惜許耳。若是小乘人，便要去息滅他。若是多知多見底人，便要去了知照察他。生出生死，頭角拽拽不了，流浪轉深，不得停止。若曉無了知不用簡是好處，他又妄加箇想必此樣就是真實處也。如此許多用慣心識，修到驢年，無了手分。不如一了便了，更不回頭轉腦，直下放教亂去，只是再不落他兩頭欹側處，露現則自然在中，不怕甕中走卻鱉也。若遇他人呈箇頭腦來，只與從中截斷，並不與他交涉。所以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此要法也。一落語脈，便是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通身染污矣。所以古人逢著問西來大意，只道箇庭前柏樹子，他安身立命處不在者裏也。安身立命既不在者裏，則所應一切俱是捏空，為彈破他心骨而已。開口不在舌頭上也，終日言未嘗言也，故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如此言而行，則行滿天下無怨惡。孔子曰：「其言也訒。」訒者，不言也。即指掌呼參，鼓瑟擊磬，無行不與，天何言哉？色舉翔集，絃歌之治是也。若會得此一絡索，則千言萬語不曾露一些子，故其力用大耳。單單握得一箇百二十斤鋼鎚，瓦來打瓦，石來打石，琉璃瓶來打琉璃瓶，十丈珊瑚來打十丈珊瑚，人來殺人，佛來殺佛，唯了而已。近得雲怡居士書云：「途中參青州布衫公案，小有省發，乃知問答句旨之妙，宗家非此無以勘驗，學人非此無從入手。自此還看儒家眼孔，與曩迥別。深知易道精微，正在無文無理，而蓍龜一法，受命如響，為易之大用。曰知幾，曰不遠復，則吾儕真實下手處也。」又諭：向于大師不許點簡，不用覺照之語未能無疑。今始知一簡點，一覺照，即傷他觸他。弟子于此一事，已信得十分，決無岐嚮矣。此便是躋實地人之初步也。大道最忌奇特玄妙，奇玄正是兩頭心。古人不過大巧若拙，大拙若巧而已。故巧人多鏤木為篆，拙人常抱枯樁，不知渾金樸玉，聲價自重。大都日用應緣，只用機先，一向隨事了事，不要管他。若是撥著頭角，便與一刀兩段，不可放過。

答趙文度郡伯

前者山中數日，相對殷勤譚一大事，非有力大人，豈能深求力究如此？居士夙具殊勝種子，從今觸雨生發，不可遏捺，真不易得也。承諭《宗鏡錄》言三途無分別而不發業，故不受報等語，簡之具在七十四卷第四十葉。大都俱生二字，教中雖細解註，終不明言，故知教之人多不得力。須知本明與無明元是一箇，明極故不覺，不覺則不守自性，不守故任運起惑，起惑則生明造業。所以眾生流浪生死，皆因無明與本明俱生，俱生則業相動而轉相向外，便現出現行，行現即智相生而分別起矣。所以要出生死，先斷聰明，聰明通身是分別，故總別俱報，謂之定業，斷不能避。《楞嚴》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此兩句便該括盡矣。只是今人於知見處不能無見，苦無下手處，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耳。今日參禪，正為下手方便，若一得之，便終日行而不現行，終日分別而非煩惱分別，惑尚不起，何況造業受報耶？現行是明白底，明白便能作主宰。《宗鏡》亦曰：「主宰是任持義，即我相根本主宰是第七識，恒恒執我不肯打失，打失即任運矣。」禪者任運而且斷惑業三途，惑業太重俱生強盛而亦任運，以任運迷極故不受總報，別報是偶爾成文。喻如癡人隨主人驅率便打殺人，罪當坐主，以僕癡極無知不坐殺罪，不過是牽連耳。大力鬼打舍利弗，而舍利弗是果上人，其緣勝故入地獄；鸚鵡聞法，以法力勝故生天北；俱盧洲因修癡福故感癡報，謂之生長壽天，是八難之一，此洲癡人亦不受報。大概此輩癡極故無分別，禪者透過明白故無分別，故大悟底人卻翻迷了，此非迷悟之迷，乃與佛同體無記之迷，即所謂知見無見者也。今要參禪，先將平生知見明白抹過一邊，將去不得底話頭橫看豎看、轉看轉迷悶，迷悶不過，于計較不得處忽地一迸，便會知見無見底方便，終日任運與佛無二矣。草草贅語，聊為宗鏡作箇註腳，居士高明自當朗鑑。

答王聞修廉憲

二年不接清範，想居士珍重杜門，必深進此道。得手札，知努力大事，務在必證真人為道，自不承虛接響，定當一斬一切斷，直欲翻身握三尺，向無面目處大用過日耳。竹篦頌，已到世出世間，萬法交結，但欠一鎚擊破，于日用處大開兩眼，放捨四大六根，撞著虎狼獅子影未動處，便與一擊，一任埽蹤滅跡，無一星子蠅蚊影響打攪，隨時應緣，一任碌碌，但于無米飯上咬著嚼著，不輕放過，久久自然有力。然此力在逢緣不借，全不干主人公事，奴子稟令而行

便了，若更回頭顧著，則森然棘手也。大率理路者，明白會處也。古人云：「老僧不在明白裏。」但貴翻身得用耳。問：「如何是佛？」答：「乾矢橛。」問：「如何是西來意？」答：「庭前柏樹子。」恁麼看則得？纔開口便打，入門便打，纔舉著便道：「不是，不是。」恁麼看則得？若於此等話頭看破，則古人本命星官是什麼糖擔裏夫子，只要小兒不哭足矣。居士用心誠篤，久久不愁不得，只在竹篦話上問處著力，得箇掀天揭地，卒斷一上，便好向那邊過日。

答李長蘅孝廉

病中工夫且歇，卻看話頭鬱遏費力，難與病情支遣，不若明明白白一看透底，便自肯心休去。第一先看此身凝濕動暖四大，從來無有實體，不是我身。既非我身，便不必管他好惡生死、痛苦不痛苦等事，一刀割斷，再不來整理，是初下手處。其二看色身既不交涉，其身外骨肉恩怨、功名利養，一切我所皆是虛妄，亦與一刀割斷，不去回頭轉腦。第三看破內外色空，何處更有妄心領受？既不領受，想緒何生？想既不生，思惟之行心頓歇。行既歇滅，分別之識何從？五蘊既空，從來無我，無我又有何人受彼生死？何人造業？何人受罪？何物輪迴？到此則身心世界一法無可當情，當下脫然放捨，便與法界平等，無一塵一法不是我自己真心。真心者，無心也。無心便當下成佛，並無佛與眾生等名目作緣作對。《維摩經》曰：「空其室內，屏去侍者，惟置一床，以疾而臥。」空其室內，萬緣休盡也；屏去侍者，一念不生也；惟置一床，頹然放捨于其中也；以疾而臥，不敢動著，動著則禍生也。若果如此放得盡，則意無所用；意無用，則五官不役；不役，則不怕眼光落地；不怕眼光落地，則不怕魂神飛揚；不怕飛揚，則任他到昏昧想位；昏昧既得恬帖，則一切善相、惡相都不隨他；不隨，則無欣厭顛倒；無顛倒，則天堂地獄、六道七趣收你不得。安身立命，自有一段任運騰騰，自由自在，不怕無箇著落也。居士是箇中人，但要直下肯耳。若肯直下放手，成佛不是另有。

答西空居士(本諱朱鷺，字白民)

法道可憐極矣，不可不救也。可憐者何？蓋以文字禪沒溺于語言，一棒一喝禪沒溺于無言。無言則顢頇亂統，有言則摘句尋章。摘句尋章，但墮外而未易墮魔；顢頇亂統，易墮魔而又復墮外。嘗盡夜思之，無法可治。竊按世尊舊法，列祖真宗，用辯魔揀異，師承千

古不易之格，務在磨光刮垢，滌盡奇玄，便歸一實。故不得已，只得千方百計，以救末世之弊。試一論之：世尊昔日睹星而悟者，即今人所悟之一棒一喝也。睹星霍然，豈有言說乎？豈無言說乎？豈有指點乎？豈無指點乎？此處脫然而了，突然而見，所得者自心而已矣。此口掛壁上處也，非顢頇而何？在世尊真見，則不致亂統；在凡夫見之，則易于亂統。且又有似悟而非悟者，已悟而不盡者，非悟而妄認者，千差競起。佛若無法無師，何以救此一輩耶？故三七思惟，以一星分作四句，一星分作三乘。說四句以破九十六種外道，說三乘以接九十六種外道。一星分三，而四句破矣；三句合一，而一乘備矣。所以十方佛現而印證之，非以法為師承，杜亂統而何？此法一唱，則從迦葉、阿難以至六祖，遂有一花五葉之讖，正救今日之邪法也。昔僧問臨濟曰：「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濟曰：「佛者，心清淨是。」此西空老人所見，身心世界一齊放下處也。又曰：「法者，心光明是。」此三玄三要，畢竟罷不得者也。有佛無法是死佛，有法無佛是無頭法。故又曰：「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此心法合併，處處放光，事事無礙者也。又曰：「三即一，皆為空名，而非實有。若真正學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蓋以前後際斷，一心不亂底人，常居無念之地。若到入魔動念處，則一心遂為間斷。以其破根本無明，而塵沙惑不曾動著一絲毫故也。良以悟得自心，正是我相。我相堅固，正是著有外道。直須把三玄去他的有，而後悟處無。悟無，正是落空外道，又把三玄去他的無，而後無悟無。我人既去，而眾生命根在也。吾不知將何以盡之。嗚呼！三要之不可廢也，宜矣。吾知格君心之非者，三玄三要也。非為奇特，非為玄妙也。所謂三句者，臨濟曰：「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夫臨濟以三頓棒得來，以一喝為用。豈不知棒喝之徑捷不枝，而不以示人，偏以三句示人哉？蓋世間法、出世間法，難以棒喝一例收盡。若單以棒喝，則一切語言遂成剩法，有剩法又何貴於禪為？若單重棒喝，則棒喝時清淨，至於語言時依舊道理玄妙，等生死起也，何能處處乾竭耶？故以三玄要之法，將一切有言無言、有意無意等音聲色相一節笮乾，從玄出要，直至頂上，如乳中醍醐，單單用此頂門獨眼，並不落他語言文字，並不坐在顢頇亂統，所謂我為法王，于法自在者此也。此即未開口前事也，此即咬人獅子也，此竹篦子之所以為祖師關也，此拈盡五宗之奇玄也，正為參話頭電閃歇足者多，囚地而透頂者少也。最上一要，決不墮于湛精之動、光影之迷，落白落黑，牽惹情窟也。玄要乃棒之眼、喝之霹也，正欲以鴆毒殺天下人也。孝順亦死，忤逆亦死，何妨向兒孫、父母、祖禰配出？但欲知其痛癢耳。諸方不肯吾

者，以祖師不出世耳，若出世則不易吾言定矣。此二十年以平心冷覷而得之，惟異西空老人，鑒此，痛哭流涕，長太息于千甦萬死中足矣，何必求今人一點首也？何必驚悚一時？吾將質諸千佛列祖矣，寧甘粉骨碎身，而此救宗旨、救法、救世之心必不敢退者也。西空老人念之。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四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五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書問

答陸戩夫居士

山花野鳥為長劍，風細北窗長晝眠。夢到寒山入壁後，漫言毒鼓髑髏前。三玄三要，從古到今，只得三人自悟。覺範是第二人，其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路。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可見虎不陷則塗毒不轟，心不死則女毛不豎，此百歲髑髏五花舞之謂也。

復章拙生居士

當初看話頭，不曾在一話頭上收得身心世界盡。及至轉身時，又不曾在一句轉語上了得身心世界盡。後來於一切事上，又不曾著著令此身心世界無露現處。故於事上不盡，便有剩法。既有剩法，便將一著子放開了，且在世法上滾去。待有工夫，再來整理。殊不知一著子外，更無世法。淫殺盜妄，總是裏許底事。只要當人著著，不容他兩頭有剩耳。不容兩頭有剩，者一箇本分，如太虛空做了一箇鐵鎚，終日在手裏輪來輪去，若更有一箇太虛空來，便與打破。不是有兩箇太虛空，亦非不有兩箇太虛空。只一箇本分，塞盡世界，就事了事，並不煩動心舉念也。若是拈過鎚子，放出虛空，更放出自己分別心簡點。一簡點，則絲毫也用不著。用不著，則不信心生，而求相應心起。越照察，越不相應矣。殊不知相應是心盡無法，只用大用，更不起疑耳。此相應不是者箇相應。若此處看不過，不是退，定是謗，可惜許也。不見圓悟、大慧等聰明人，都曾犯此大病耶。急須重新收拾，不可在已破面門處下手，另尋一則公案。須得一月半月，對面拈拶得定，如圓悟、大慧方得了耳。切祝切祝。

又

當時二祖實為求法心切，故斷臂師前耳。而初祖忙忙便與他印證道：「汝今斷臂，求亦可在。」二祖見說，便道：「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我與汝安。」二祖盡其神力，要覓箇自心去酬他，柰何無處摸索，乃曰：「覓心了不可得。」便是抱贓自首處。「與汝安心。」便是腦後一鎚處。今居士斷臂力淺，故

印證之言亦輕。居士不曾真正覓心了不可得，亦不曾有人與汝安心，故逢著五欲八風便搖動起來。若當初覓到了不可得處肯來，自然五欲八風是你了不可得之心耳，何復求相應耶？此求相應者，賊也；見相應、見不相應者，皆賊也。若道畢竟就要得箇相應，則二祖覓心處早已相應，何消晚年又有調心等事哉？可見參禪必要參到大休大了，再無疑處，便知決不是相應上證佐者，以相應是心路所見，故不如無知之心法上處處進取，進到極則處，他自有一箇相應底道理與你自肯也，何須途路預先卜 度，作不中心行哉？仁者有進無退，莫問那裏參好，只是件件參去、處處明去，少不得有放身大睡時節。此事決不礙舉業，正好參去。

復許仲謙居士

事事捉住兩頭，從中斷去，如握干將剖蔥葉耳，雖老庖丁亦皆信手不費眼力。習則慣熟，全不以心，則身口意業皆是出身大道，是業隨我轉而為道，非我隨業轉而為苦也。若以靜閉一室為道，如將玻璃盞澄大江之水，暫歇則月現，曷能以滔天之勢興雲作雨于忘心不知之用哉？忘心者，以事物上能格而直用耳。能格于前，直用於後，一知則不用再知，不再則知無所用。知無所用，故其為知也，蓋天蓋地，亙古亙今，不可磨滅。可見知得猛省者，照察心也；知有喪失者，背道心也。苟于無事之時，泯然不用知識，不妨任其閑思亂想，事到之時，便直下斷去，以兩頭準則，無錯謬之遺恨。事去則放之，而無追挽之思；設有錯謬，則悔而正之，不二其過。或不能著著執一端而用中，則當於話頭上討箇出格，久之自著著在中，而有大力用也。居士但於此處研磨，切勿草草放過。

復蔡雲怡居士

正法不許斟酌計較，只是理得兩頭定當，便從中一刀，其餘總不管他去住。以兩頭定當，定無差錯也。纔轉身來，又不泥者裏矣。但能賓主轉換，落落可觀，則事事千了百當。此事貴在用上鋒利，全身不露背面。此是大神通光明之藏，以力在其中，不是心思上底事。即用心思，亦是中間不借之力，不必疑也。

復梁湛至居士

生死果何物而為其所累、為我所畏哉？以人心見身，故畏身有生死耳。夫陰陽晝夜、闔闢春秋，果曾生死乎？知生死者，人心耳，身

果何物耶？人心生死不出兩端，端不起則無生，端不滅則無死。苟覓其心至了不可得，則本無起滅，何有生死？雖欲不甘休，不可得矣。自既肯休，則當任之如空中花，不妨亂起亂滅，身心世界於我何有？但憑一雙空眼，抹盡山水人物、古今治亂，所謂長安雖鬧，我國宴然是也。惟因一事當前，則端心又起，須得大作用現前，于起處頓了，並不經我屋裏事，斯為得力侍者耳。此事若在身心上著到，不但一時摸索不著，而魔境萬狀。古人云：「不疑言句，是為大病。」直須疑言句始得。言句者，識得問頭、識得答語，如船子所云離鉤三寸，如問佛而答麻三斤、乾矢橛，如纔問便打、便推折足、便罵、便喝，不得以有言言、不得以無語語，著著有函有蓋、能殺能活，藏盡楚天之月、騰將匣內之光，斯得大用之少分矣。言句既得，謂之知言，知言則心不動而氣浩，所以能目空定亂也。前見居士筆底依稀近之，但未得一囘，故有病夢許多疑畏。茲當乘病愈閑適謝事之時，細繹祖家言句，務期了卻，勿放過好時節也。得來札，遠心正合，佇俟面談，殊為快便。

示翁季祥居士

禪是提出教之骨髓，一見便向語言文字外了卻心地，心地了則何教不盡？教是懸擬禪之影響，一看便落語言文字中尋覓枝葉，枝葉繁則禪愈難透。所以祖師家向人未啟口以前，先翻箇獅子筋斗，令人直下透去，何等痛快！故睦州見雲門，纔挨入門，便與推折足云：「秦時[車*度]轢鑽。」雲門見人問：「如何是佛？」便道：「乾矢橛。」德山見人來便棒，臨濟見人來便喝，不問你根器大小、知教不知教、識字不識字，只要你向情識來不得處得箇轉身吐氣法子，得此法便一向不走心意識路。蓋心意識從無始迷悶以來，只在兩頭語上輪轉，不是善、定是惡，不是凡、定是佛，不是生、定是死，不是修證、定是無修證，有此兩頭心路，則時時在生死中流浪，不得出離。如今若得提脫者些根蒂，則佛祖頭上一例踏去，討什麼生死來？此便是教之骨髓也。你若未信有此，且向大乘教中看得明白，自然拋卻葛藤窠臼，肯心參禪矣。《楞嚴》題曰：「一切事究竟堅固。」可見十卷經中未嘗說道理也。若說理，則不究竟、不堅固矣。何以故？以其有心意識講說討論故。故七處徵心而覓心了不可得，八還辨見而有見精，隨即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又奪盡無遺矣。心見俱奪，便說箇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此等皆是事相。每於一事相中，微細披剝奪得盡，翻轉身來又與得，定定當當，一與一奪。理路不可得，則事相不可得，而不妨得得，與之奪之，心理難窮。如曰「如

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等，乃至「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等，乃至「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妙明心元。」上來一非一即，如干戈對壘，了無心縫。又曰「離即離非」，而即與非皆不許。又曰「是即非即」，前則即而與非，次則離即離非，再次則是非俱即。你道理會得麼？理會不得麼？故曰：「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可見心思測度皆是魔業，何不因教言可信，隨即下手參禪哉？大慧禪師于室中提箇竹篦子示人曰：「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正向《楞嚴經》提出骨髓，要人一擊兩段自在去耳。豈不千了萬當，痛快平生？居士昔從湖上受一喝之毒，于齋中受一掌之冤，今日向鄧尉山前重新覓箇諦當，纔要開口，我便劈頭一拄杖子，及乎再問，我已放下拄杖，佇思之間，我又將拄杖子拗作四折，置你面前。且道是教理？是事理？是禪道？是世法？你若如何若何，再與三十拄杖趁出始得。

離心意識說示禪者

心照生明，墮在明白裏，正是無明生死根本也。意根把捉，墮在我相裏，正是無明生死根苗也。五識起明了，外攬生明，六識起分別，內攬計著，同為無明生死枝葉也。知之一字，便落心意，意識非縛即脫，非善即惡，非凡即聖，著相則結縛而凡，離相則解脫而聖，著相離相，是對待法，兩頭語全是生死，何由出離耶？若將心去離心意識，則離即心意識，若將心去出凡聖路，即使離得，也是法塵分別影子，轉走轉惡，竟入無想，不入無想，便落清空，向清寥寥地，認箇心性禪，不沒在死水，則沒在軟洋子裏，動輒在昭昭靈靈上著到，正是微細心意識之聖路也。所以佛祖指示參禪向上一路，全不落者格子，令人向離心意識處，加箇參字，向出凡聖路處，加箇學字，于去不得處參去，不得處學去，不得不明白，便非心意識所到，凡聖路可通，馬祖所謂無門為法門是已。若向通得去處思量得來，便落理致，全是生死。故古人參問諸方，見尊宿示一機一境無可明白，便乃盡力參求，愈求愈無路，轉參轉不得，故心意識忽然迸斷，不墮兩頭凡聖。又在尊宿答處入他語脈，便是正語。得入正語，則心便光明，意識便平等，處處分別，處處不落緣塵分別，豈凡聖偏側之謂乎？豈心性道理、法身昭靈之謂乎？一機一境豈是沒意味、謾昧人儱侗之謂乎？方知無量劫來迷淪生死無明，只在今日一句子上會得，便了卻歇卻，便在一句子上過活作用，以至于忘句忘法，立地成佛。大哉尊宿一句，便能令人離心意

識參，出凡聖路學，寧非真參？寧非絕學哉？但願信此一句，頓棄平生心意識之凡聖學路，向者裏參去。

離心意識辨示禪子

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此二句是千聖不易之定論，即宗門家祖述初祖《楞伽》四卷之文，而為曹洞家傳嫡骨之要語也。洞山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云云。」又曰：「不墮凡聖。」曹山曰：「莫行心處路」是也。又「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此永嘉語也。「將第八識，一刀兩段」，此大慧語也。若經若論，皆能言之。唯歷代祖師，及天下老古錐，獨善用此法之鋒捷，故六祖有轉識成智之語。今人惑而疑議之，不得不辨。夫心者，即第八識之一分有知、一分無知者是。有知者，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以知為體而湛然者是。無知者，湛極無記，在三性則不涉善惡之昏沉者是。意根者，即七識恒恒執認八識，謂自內我者是。意識者，即第六識分別善惡二性，分別非善惡性，起為散亂者是。蓋八識以未離心，體未白淨，故動則為生死，不動則為生死根本。在一心不生時，其執認自內我者，已恒恒在中。故定之不絲三觀者，全是我相。此歇心之害非細也。今之教家，或誤以為是而喜之，不足道。而吾宗門中，則以此為大患，故貶駁打坐為死水。此七八不相離者也。六識則事事分別，人皆知非，不必言矣。惟一事當前，靈靈之我，起為分別。分別既成，復執認是非之影，含藏田內為種。無量劫來，任運出沒，了不可拔。所以千方萬計，立轉識成智之法以度之，最為捷徑。厥後法之最捷而妙者，但教人看箇話頭。纔看纔疑，便頓離心意識三法。如話頭云：「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喚不得則出凡路，不喚不得則出聖路。以其參情兩不可得，則凡聖路已出也。喚不得，則分別之散亂六識已離。喚著不得，則七識之執認已離。不喚不得，則靈靈之閑坐，及寂寂之沉酣已離。喚著則觸，不喚著則背。兩路去不得，兩路罷不得，則六識不能分別，七識不能執認。一切兩頭語，齊斷齊平，為平等性之質。分別不得，妙在疑情之不死，則為妙觀察之質。故四智之中，因參話頭，先得兩種質地，但猶未悟，故不名轉識之智耳。以第六識分別不得，翻作切要疑情，以自識殺自識，謂之回光返照，自六識絕，則七識亦殺盡矣。殺盡則前後際斷，尚不為到家，若忽然頓悟，則七識轉為平等性智，六識轉為妙觀察智，再不落兩頭凡聖語路矣。此六七因中轉也。八識五識，雖曰果上圓，然大圓鏡智之因，成所作智之因，無一絲毫欠少了也。妙矣哉！離心意識，重在參字，出凡聖路，重在學字。以話頭之學，不是有路之

學，話頭之參，不是有路之參，皆以參而絕，學而絕者也。祖宗之法妙如此，今人乃云：「那有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之理？人之一動一靜，妙賴於心，即使參話頭，亦是心意識用事，若離此，如何參得禪？」苦哉！苦哉！若果具此見解，不但不曾見道，抑且不識心意識為何物，又且不識話頭為何物，而其自攬之禪名，亦竟不知為何物矣。可怪！可歎！苟默而不言，恐非為法為佛祖之公願，故特表而出之，以示諸子。

心經說示子方

般若波羅蜜多，即此方所謂智慧是也。此經六百餘卷，其間骨髓盡此一篇，故謂之心。此義乃諸佛、眾生、有情、無情之智慧中髓，非經而何？所以菩提薩埵大覺之人，於智慧中不以智知，而以行深，行到極處，則智慧之照皆施，照絕之後，見無可見，鐵山忽倒，了得了無所了世界，身心、佛法、世法一齊放盡，得大自在，所謂行也。放盡之行，即自在之名狀相貌亦無著處，故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也。五蘊者，即身、心、世界是。內四大曰身，即地、水、火、風、堅、濕、煖、動是；外四大之界，即山、河、大地、虛空等是，總之曰色。以身世相關，障人真心而起領納，故曰受也。纔領納，便起想頭，纔起想頭，便心識流行，識行則分別好醜矣。五種連珠串習而起，障人絕照絕心自在之玅用，故一念纔動則有苦，苦苦相屬，厄不自在。今既絕照絕心，虛靈放廓，故五蘊空而度過苦厄也。到此即是廓然大悟時節，自己了矣，遂起菩薩之心，為人不覺，呼未大悟之智者而告之曰：「舍利子！」凡人所以沒溺生死苦中者，只因認身界之色為有耳，或又見身界之色為無耳，見有見無皆為不空。吾今于照心之量頓絕，如人初睡著時不生夢想，身心世界一齊忘卻，是時豈有忘卻之亡見耶？正是有無雙絕，不可名言處，謂之空空。而此空空，何嘗離有無之色哉。何嘗非有無之色哉。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有無雙絕，恰好有無之中，超然有無之表。正是坐斷兩頭，中間路竭。色既如此，則受之想之行之識之皆然矣。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何以故？是五蘊者，乃世間法出世間法也。于一法了卻，便世出世法皆為空空。而空空之相，以坐斷兩頭，不通心路。則生之與滅，垢之與淨，增之與減，皆為腰折。到此則言語道斷，心識行路俱絕矣。超然於萬法之中，寥寥落落，全是五蘊空時之初見。故復告舍利子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蓋無生滅者，度凡苦也。無垢淨者，度生佛也。無聖增凡減者，度凡聖也。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

有眾生，中不見有自己。故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既無五蘊，則六根亦本不有。六根無，則無外所對六塵。根塵無，則無十八界分。三者既無，則身心世界已絕其根源矣。豈有無始一念無明之動而輪轉耶？既無無明之動根，豈有盡無明之還滅？故十二輪轉之三世，生滅還滅之間兩絕矣。若此則緣覺之法亦空而度之矣。故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之凡法，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之緣覺法。眾生以一念之起而為苦根，從苦入苦，以至積集，故聲聞修道諦以滅其苦。今既度苦，則無苦集，既無苦集，則聲聞滅道之法亦空而度之矣，故曰無苦集滅道。自凡夫而二乘皆了不可得，即菩薩深般若之智亦了不可得，故曰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故菩提薩埵依此無智無得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得了然無心之真心，自在無罣礙也。無罣礙故無恐怖，無恐怖則無生死涅槃之顛倒夢想，而得究竟了辦也。甚至三世諸佛亦依此大了當處，而得無上正等正覺之玅道。以此觀之，不但凡夫、二乘、三乘了不可得，即使現證此道之菩薩亦了不可得，而諸佛得阿耨菩提亦了不可得，蓋以照見五蘊皆空，并照俱了故也。設有菩薩諸佛之道，則苦復有根種矣，詎能若是了辦耶？至此則心不可得，時時掀天揭地中，皆是銀山鐵壁，大作大用，即密咒也。然此般若可依而不可得，依者，放身倒處，任之運之，而不墮任者也。故知此般若大神而不可測識，大明而不可正覷，無上而不可蓋覆，無可與等等而不可比方，以故能除一切苦，而真實不虛也。上來一絡索，正是心識根株，眾苦由之生長者，故末後為汝一齊推倒，免見法師家從此躲根。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向者裏入祖師禪，便好力參去。復說偈曰：霜天月落夜初冷，石室道人身未翻，一聲鐘語破空落，撞倒石床腳下山。

法華經說示禪者

達磨未來時，此土座主判教，皆以經序中無言說之正宗目為序分，而輕輕略過，以有言說之方便目為正宗，而深深究翫，相習成風，今古無一人敢翻其案者。自達磨西來，以直提向上為宗，則有言說皆指為外宗之教，故知正宗正在經序中也。何以見之？如《法華經》序曰：「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此非覓心了不可得處乎？以正不可坐定故，六種震動，而佛世尊乃從不可得之體起，大用現前，故眉間白毫相光東照萬八千世界，極上極下，世間法、出世間法，靡不洞徹。此非以眉為兩頭，間為直指，白毫非色而有光，正從動處函蓋一切，首先露出些子，令人疑著者乎？此與參禪

從柏子、青衫等大起疑情之法同也。大都無疑不問，無問不答，無答不悟，故彌勒乃即世之子，特為之發起，文殊乃大智之師，特為之酬唱，援古證今，直提此事。所云「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者，蓋以心路所到，有量有義，唯心路不可到之宗，則無限量、無義路。此無限量、無義路之三昧，竭盡四法，坐斷兩頭，只在動用中指出，無非放光動地，故曰經序乃真正正宗分，而人所不知者也。及世尊從三昧起，說箇智慧門，難解難入，對聲聞小機，便有如許忉怛，已落第二義矣。乃呼舍利弗云：「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復曰：「止！不須復說。」言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如是如是者也。如是之法，聲聞未了，故舍利弗疑而請之，不過又答得兩箇止字。此所謂方便之正宗，已非正宗之正宗矣，方言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及正言說處，又不過道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可見以一大事因緣出世，單單以一光收四花，以一乘收三乘耳。蓋三乘四法止在一法，一法若了，則世間相本來常住，只在拈起一法處從緣薦得，便無處不相應也。因設象以喻之，乃以無量義處三昧為火宅，以四花為四面火，以眉間為所燒之門，以一光之火宅為大車，以四面火為三車，以火宅嬉戲為四衢之樂，盡情拋向諸子面前，而作是念：「我雖能于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不知，無求出意。」凡一法間便有有、無、即有即無、非有非無四句，管攝此一宅，而四面火起也。若悟得，就此翻身，何事不辦？故曰：出狹小門。若不解此門，便欲離此四句，則成走脫，故曰：我身手有力。若以几案，或以衣裓，從舍出之，甚不為難。無如此舍，惟有一門，又復狹小，而諸子不識，墮落火中，為說苦事，猶尚東馳西走，墮在兩頭。乃以方便指出四火，假作三車，云在門外，使彼竟不知狹小之門，猛然從不知處一推便出。出已，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既出空處，乃知三車非到家田地，須是回入火宅，全駕火宅，自在無礙，方是大車作用。故直示以三界萬法即佛之受用，其車高嚴，交為鈴幢，以純清絕點之力迅疾馳突，何法不為作用之助耶？此正如拈出竹篦云：「喚著則觸，不喚著則背。」纔擬著，劈脊便打，不許依稀脫去，直教向佛頂上一踏，全體作用。所謂不以下劣小車為賜，而等與大車者也。是為白毫一光，函蓋直截，痛快平生。即此大車，豈非前之火宅乎？若人會得此車，便知地獄即為淨土矣。經言：三千大千世界，鐵圍兩山，黑闇之間，謂之地獄。此非以兩頭黑處為地獄乎？於其四角有四大銅狗，非四句乎？其中苦事，非四句之墮落者乎？阿鼻言無遮，豈非迷此無礙者乎？故五逆之輩臨命終時，坐此本有之車，以業因緣坐火燄上，左右玉女捉斧斬身，已是地獄。及思清涼花樹，則本心之境還作寶樹蓮花。及坐蓮花，又

復毒蟲火起，刀劍為林矣。及思城郭山林，亦復如是。故知地獄黑闇即是無量義處，三昧地獄即是一光，火花即是玅法，四狗即是三乘，無遮即是大自在快樂也。苟能直下了卻，則何地獄之非淨土哉？此正宗之不可不悟也。若一落言詮，則差別無量，三生六十劫不能得法華之旨趣矣。大眾！幸各各自勉力參正宗之旨，老僧斫額。

持準提咒說示吳闇之

一箇兇字，如竹篦子話頭，輥作一團大火聚，燒盡身心世界，若有、若無、若即有即無，及非有非無四句，都下口不得。且又離脫此四句不得，是則清淨無染，禪家謂之有體無用，浸殺死水中，直須死中得活，方有出頭分。所以燒盡之後，清淨圓滿，大月輪相中，復起一◇字。此字無中造始，一切音聲輪，都從中出，正是纔開口便打。前是法身之邊，此是報身之用，故于◇字中生下悉達，腳踏蓮花四面之壇，周行各各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總不出◇字面目也。從此擴而大之，故于悉達加以寶冠，著僧伽黎，四面皆正，趺坐壇中。四面合一之頂，中分十字縫，縫中湧出一◇字，放大寶光，四面分照。座下千百億葉蓮中，各各現出四面釋迦之相，弟子圍繞，分說本身之法。以上本光，灌各各佛頂，而諸佛放光，亦同注本佛之頂。此一句中，具三玄三要，而賓主交互，大法已圓滿無遺矣。至若每玄每要，各出手眼，細細顯其作用，故于舍那之身，轉變準提之相。其相四面，四面額中，豎亞一目，此正露三玄三要面目處也。目既豎亞，不同凡聖二目，有光無光，雙雙起落，密中更密。密密之旨，見於說法之印，交結于胸，具八萬四千微玅作用，不出慈威定慧，故有十六臂以表之。說法印中，能以無畏施於眾生，故有施無畏手；能截斷一切生死，故有持金剛王手；其手不墮諸數，而不妨一切數從此出，算沙河洛莫不因之故，有數珠手；無上佛果從此圓滿故，有執果手；能破壞一切萬有故，有持鉞手；能挽收一切流走故，有執鉤手；能以三觀摧折魔怨故，有杵手；能莊嚴法身及一切殊勝莊嚴，求必成就故，有寶縵手；其法尊勝無比，表表超出故；有寶幢手；因中歡喜玅好，必至成果無疑故，有玅花手，其法清淨澡雪故，有澡罐手；能縛一切流散故，有索手；其法圓轉不窮，樞軸常中輥輥無礙故，有輪手；一音說法，不屬文字，如云麻三斤、乾矢橛等故，有音螺手；能以甘露灌諸眾生故，有鉼手；能分事分理，廣說五時之教故，有貝葉手。以上十六手，各秉慈威等法，于一法中幻出各各八萬四千法門，如觀世音千手無二，故豎目中亦具

千眼無二，一首三首亦與千首無二，皆于一字種中，一棒一喝，一語一默，流出無窮三昧也。一面既爾，四面皆然，然後菩薩頂上湧出◇(喑[口*隆])字，廣開毘盧閣中華嚴法界，于法界中各出◇(吽)字◇字，湧出世間出世間種種萬法，萬法皆有◇(唵)字，為金剛堅固，不可破壞，此字種身手印中流出之旨也。次則口中一句伽陀，字字可解，句句不可解，處處皆顯，處處皆密，凡聖字中不妨挾帶，諸所祈求皆從祕密一句禪語流出，五家宗旨，無量法門，百千玅義，靡所不具，此持咒即禪即觀即密即顯之旨也。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五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六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雜著

真贊

雲中牟尼世尊像贊(今生居士請)

五雲影裏，優曇出現。中有牟尼，不從見見。不見見者，復是阿誰？一朵優曇，在五雲堆。主中問主，覿面相舉。今生今生，我即是汝。

復輝刺血寫佛像贊

舌未動時，鍼鋒先到，一鏃三關，佛光照耀。試問復輝，筆落何處？佛在汝心，描摹無地。二人一佛，一佛千億，我今贊歎，本不識佛。

復輝刺血摹夢中佛像贊

讀誦法華，期見好相。夢中暫歇，佛現天上。放光摩頂，身心快暢。印爾參禪，超度格量。因之刺血，摹彼佛像。未索偈贊，三十拄杖。咄哉復輝，跌破甕醬。

復密刺血圖普賢像贊

心血灑空，成六牙象，我即遍吉，唯行無上。手注甘露，灌沃天壤，眾生霑者，盡脫羈鞅。惟我眾生，即我心血，我血我心，及我遍吉。一幅剡藤，非空非實，試問密公，如何是佛？竭盡海流，雲門矢橛。

布袋和尚贊

我括其囊，師放下袋。豈曰同心，若契其概。千古相逢笑未休，憨卻肚皮艮其背。

觀音大士贊

聖流一入，坐斷古今。生滅滅已，空裏玄音。仲尼擊磬，伯牙撫琴。迦葉起舞，誰曰無心。南無觀音，返聞自聞。

又

音不可觀，水不受月。名觀世音，我復何說。念觀音力，毒返本人。毒本人者，即毒觀音。彼此俱毒，萬事已足。大悲心中，全德全福。作此說者，如月在水。南無觀音，我聞如是。

又

觀不可音，音則耳旋。音不可觀，觀則返照。照返為聽，耳旋為見。聽見圓脫，音聞如電。世出世間，大悲非緣。水乾月落，心境歷然。

又

竹風琅琅，吹笙鼓簧。于此直薦，劃地超方。觀此觀滅，如器中鍠。

又繡像贈水齋庵主

月本空輪，光從何發？水原無濕，波因何汩？輪波兩空，光交水月。水月光中，一鍼一線。鍼線密處，大士出現。水為齋者，月是其心。齋心空冷，百鍊精金。七十餘年，空月未午。大士水齋，無今無古。

又繡像

菩薩何在？在鍼鋒上，略通一線，即見玅相。頂葉垂垂，足花漾漾，自從耳根，豁開寶藏。鍼鍼密密，如喝如棒，儼坐當陽，誰敢近傍？

血寫普賢像贊

腳腳踏著，無非象步。頭頭恰好，正是普賢。若道六牙六度，還須參取諸池玉女，絃歌聲裏花如雨。

文殊菩薩出山像贊

智不到處，智從何發？惟此一句，要問菩薩。雙手擎拳，赤面青髮，嘿然不言，盡情相答。

初祖達磨大師贊

汝何太直，拶著便道不識，攪得風昏天月黑。江之南，江之北，面壁九年非語嘿。賊賊賊，怪你肯箇覓心了不可得，恨我那時拄杖子不在側。咄！

又

梁皇殿上容不得，五乳峰前不敢言。有甚西來底消息，幾番服毒討熬煎。咄！政好三十大棒，依舊趁往西天。

又

道箇不識，臨井下石，打折門牙，冷地逢敵。六翻用毒，祖師標格，何待西來，九年面壁。咄！攜歸隻履此方安，省得生風攪八極。

又

冷坐無言，壓門深雪。父子相逢，通身是血。此處承當，不勞多說。及乎再問，安心千古。納交敗，屈屈屈，一隻皮鞋又重出。

又

乘興東來，受梁皇屈。擲葦便行，戰敗走脫。收拾殘兵，止剩一缽。孤錫浪浪，困頓深雪。早等一人，一臂已失。今日兒孫氣始揚，傳來一刀逢人截。咄！

又入室像

九年等待，捕贓捉賊。斷臂覓心，一朝獲得。五乳峰前，千古法式。三鼓緩鳴，入室之則。代不乏人，世起英傑。插一瓣香，頓超百億。關外重關，室中再劾。賊賊。

金粟老和尚真贊

棒頭迸血，面門秉鐵。不會向人肉裏抽釘，倒與後昆眼中著楔。不得通，翻見結。千古萬古，此冤難雪。直須投向火中，貴得惡形消滅。摑！

自贊

七百年來，臨濟被人抹殺無地，惟有者老禿奴偏要替他出氣，惹得天下野狐，一齊見影嗥吠，不如自家打殺，便與劈脊一擊。

序

五宗語錄序

威音王已前，有無量恒河沙祖佛出世，以十方世界為口，出無量言詞，談無量玅義，而時人猶認三十二相迦陵仙音為佛真法身，故萬不得已，入化火道場，遺舍利八斛四斗，輪王收取，建造窣堵波，至級盡結頂去不得處，用千丈栴檀，大數百圍，從空卓下，自塔之結角交加處，透頂透底，聳立格外，上有重重寶盤，上之更上，復有銛然金頂，離頂入空，涌出五色寶光，一一光各現，非青非黃、非赤白黑，歷歷而明，類分不得之象，令人數盡層級，看透頂尖，辨析五光，心識路絕，不知不覺，目眩耳鳴，轟然若雷之破頂，自己全身，化為舍利之光，終日在太虛空中，為祥為瑞，或隱或顯，普使見聞眾生，同入五光三昧，此一代時教，五家宗旨之的派也。何則？崇高多級者，五時之教義也，令人心思可到，受用可著者也。結頂處者，如來禪四句，結縛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大聰明人，心如木石處也。千丈栴檀，從空破頂者，祖師禪向格外轉身，打翻窠臼，直截痛快也。重重寶盤，上有金頂者，轉出轉高，愈結愈銳也。此從迦葉破顏，以至六祖兩枝，各各見此面目也。離頂入空，放五色光者，五派分宗，各建旨趣之謂也。色非青、黃、赤、白、黑，歷歷而明，類分不得者，五家各出宗旨之面目也。令人看到教之級盡，宗之頂尖，心絕聞雷，化為全身舍利之光，在太虛空中為祥為瑞，或隱或顯，使見聞眾生同入五光三昧者，入不思議境，得大自在，入魔入佛處也。此五宗所以為教與宗最上一大事因緣也。今之為佛弟子者，入教則不能出于多級而透結頂，入宗則限于卓木而無重盤，于是善出語者貴迅捷，善作用者重孤硬，致數五宗為旁出，正旨為義學，剖其方冊，削其語言，使臨濟、雲門、溈仰、法眼、曹洞之真兒孫頭破腦裂，務令法無防制，道可訛傳，五宗埽跡，方為一大快事，何更有靈山會上發願再來護持末法正宗，如海昌之黎眉居士也？參尋既久，入法益深，救法如救頭然，護世如護眼目，搜五家語錄，梓布閻浮提世間，使有目者皆見塔頂放光，佛身常在，皆得五光任運自如三昧，此居士無功之功，曷可以浮圖功德為較量者哉？山僧即於塔頂上加聚沙一掬，勿使人更向五光中分無分有，說是說非，失取雙目。

教外別傳序

老胡四十九年呢呢喁喁，與有心眾生情投意接，說到說不得處，突然向龍尾尖上一聲雷震，使大地有情一時絕倒，翻身轉來便箇箇能御風騎氣、興雨為雲、龍雷迅捷，各各現大人相，不屬文字意情領

略而得入正法，故謂之教外別傳。大略此宗之旨不出一箇別字，便能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千丈舌頭談不到者裏，自然粒粒拋出金剛王屑，破人腸胃、銷人骨肉，化成一道葭管中最先陽氣，不特有根者為花為果，至若頑空怪石莫不溫煖滋潤為之唱和矣。海昌黎眉居士既從河洛一派接續子輿氏性命之宗，於長者折枝處頓證拈花一脈，乃集釋迦而下金色慶喜以至大鑑，振起五宗迢迢、千古格外之英，彙其語而付之梨，各各現千百億身，處處說法，俾人人證而了之，方見黎眉通身手眼、根根毛孔放光說法，為先覺宗乘諸大老中傑出之英，照映末世。山僧矢心此道，力荷有年，忽得居士同心，始知佛祖猶有真血脈在，法門殷憂為之頓釋，因序而流通於古今天下。

彌勒成佛經序

夫惟心者，有無不可得，心既盡而無物非心也。唯識者，有無皆是己識所變，而無法非識也。身心世界明暗色空，直下是一箇靡己之己，不可以識識，不可以心心。如是而見則為觀，如是而行則為定。觀之定之，言思路絕而任運騰騰焉。觀夫行者則撫其背，顧者則乞一文，初問而放下袋，再問而負之行。彼長汀子者果何人耶？其於唯心識定觀之光明大三昧，或有少分相應矣。是知慈氏當來世尊所感出世功德神力國土莊嚴者，以慈也。慈也者，茲心也。茲心於有非有、於無非無，達解空法，心如虛空而身為法器也。夫有無皆非，何空之有？既空矣，何解之有？此彌勒大慈根本得清淨心，從于淨命不受不著，于因地中萬法頭邊有無坐斷，實處用空、空處用實，著著與茲心相應，故其成佛壽命身相國土莊嚴事事殊勝。其國人民以佛宿世德風，故生彼國者諸根澹靜，面貌端正，威相具足，相視無惡，林池寶華，金色無垢，穀豐美味，皆無外於唯心矣。至若坐金剛莊嚴龍華菩提樹下，達眾生空，本性相實，運無緣慈，三會說法，廣接一切，以六度行示無上寂滅，為諸眾生斷長夜苦，無非推廣唯心識觀，洗除眾生心垢而已。故諸眾生身純是法，心純是法，口常說法，福德智慧之人充滿其國。三惡既少，女無諂曲，皆在忍心，如地光明大三昧中。故我釋迦以僧伽黎付大迦葉，授為法印，為即世佛。蓋慨堪忍眾生不信直指之道，不能即相得心，以是預為鶖子等拈出彌勒成佛因緣殊勝，用告濁惡世中心良苦矣。二十餘年，是經匿諸龍藏，未能家喻戶曉。茲雉皋范汝馨居士宿同慈氏，後值龍華，睹長汀子之道寥寥，矢傳大士之心切切，現居士身，唱唯心法，敬刻此經，布震旦國，俾見此經者皆入光明大

三昧中，為三會同心法侶，屬山僧序其端。山僧不解經義，竟於直指唯心處更下箇注腳，遂喝。

顧子方詩集序

夫不言言而象示者，圖書卦畫也；言不言而象示者，聲詩詠歎也。揭山雲、海月、禽獸、草木之形，以直指乎人之本天；吟山雲、海月、禽獸、草木之韻，以曲發乎人之本天。俾絕情理者，豁悟其象外之旨，而超乎作用之表；溺情理者，蕩脫其象外之趣，而見乎言意之中。故詩之示斯道也，遠矣，微矣。然究其所以遠、所以微，以其不言也，以其無意也；而得其所以切、所以著者，以其絕情也，以其絕理也。惟理絕情亡，而情理得矣；不言無意，而言意伸矣。乃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唐棣偏翻，而室不遠矣。三百篇之言，亡道而道彌著，是古詩靡間於風之變正也；五七言之句，泯理而道益深，是唐詩之最玅於時之初盛也。退則求深而失淺，求理而失微，其晚唐宋學之謂乎？猶伐柯而睨視也。迄我明中葉，氣象堂皇，音聲鏗激，所涵泳尚深蓄乎不言之表，近體則字句尖生，華致脆薄，良恐空音霞綺之飄，而于不言之象遠矣。余曩泊舟張涇，得顧子方、陳本符二居士促膝夜談，初談禪，既而談道，續而談詩。維時子方未弱冠也，而其詩沉蔚奇切，有子美、東野之度。本符以所遭少聞問，而子方信道彌篤，參禪受戒，茹素斷酒，積有歲年，忽出新刻一編，而其詩一變，遂為澹遠弘脫，不涉今人古人口吻，有唐漢三百篇言外之響，以直指夫圖書卦畫之玄象，其必有得于不師心而為心之師者歟？子方既不以予不知詩而屬予序，予不敢辭者，欲因詩以進子方于道也，子方其勉之。

傳

喝石大師傳

昔死心禪師做工夫如貓捕鼠之切，見知事椎行者，而迅雷忽震，廓然自肯，趨謂晦堂老人曰：「別人是禪床角頭參底禪，某是自己悟底禪。」堂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此實證實悟而自肯者也。近世禪師因做工夫不能如貓捕鼠之切，遂無迅雷忽震之證，每見得依稀相似，自亦道是不敢承虛接響，恒不自肯。見實證悟而自肯者，則疑其為必無是事，言皆魔誑耳。既具此疑，則不獨疑一人，遂致疑天下近世必無悟者，故有但求工夫佳處，勿求早悟以墮魔網之誡，舉世成風，而禪道遂致埽地矣。欲求真實自肯者，蓋難

其人，予于喝石大師之自肯處，痛哭流涕而驗之焉。師諱如奇，號體玄，住徑山之喝石，後世仰而稱之為喝石老人，吳江人也。姓方，父名簡，母趙氏，先名臣孝孺之裔。初業儒，補邑庠生，文筆超穎，善書而詞賦兼著，與抑所思白眉公友善，藻思相抗，館平泉陸宗伯所。時禪風淪落，細素英宿絕口宗門，而平泉頗事參究。師因閱大慧語錄，決志大事，奔禮紫柏大師，參竹篦話，久無所入，儒冠執侍。柏門風高峻，每以灰鞭棘棒，日加捶楚，缺眉裂額，瘢駁遍體，獨祕重德山棒旨、慈明罵意，邈不可湊。周旋數年，無所契，退依憨山大師子那羅延窟，遂誓剃披，以了此事，深領教義，仍歸紫柏，而柏益峻。師嘗與密藏開公同事刻方冊藏，板於五臺雙徑，而藏公參德山托缽公案有省，且見禪道難弘，創臂出血，作書力勸紫柏易衣入山，柏不報，乃作亮座主龍山老人故事，蜚遯絕影。師慕之，半歷中原，窮終南，自川出楚，不惟不見藏公，且絕不見一人致力此道，乃于途中力究，忽有所入。道抵公安，聞中郎袁公作禪語，與龍湖諸老唱和本分事，因往見之。公與師見處政相契，師歎曰：「我緇門寥落，有願荷此事者，乃入軒冕中為唱導耶！」喜為盤桓幾年，手錄中郎閑時語，為珊瑚林刻行于虎林。師歸雙徑時，予力參既久，思訪天下留心此道者，磐礴吳越，登徑山，造喝石，遍問山中禪士，而化儀、慈音二老為翹楚，咸謂予曰：「公欲覓悟道者耶？悟道者，古則有之，今無其人矣！獨體玄公近日從楚中還，日以悟道為急務，此必魔業耳！公幸勿入其保社也。」予始知有師，遂叩之，師祕重不出一語。予復叩紫柏生平拈示處，師亹亹語之不倦，相看六十日，別數載，杳絕音問。於時紫柏罹難既寂，憨師遭竄猶縈，藏公絕影，天下無敢言禪者，惟以淨土獨唱，緇素翕然若定於一間，以念佛是誰開做淨業工夫，久久要其淨思純熟，而最忌者唯悟之一字，號為魔窟焉！師亦俛首說淨土，更號寒灰叟，弘法之心徹底灰冷，昔時行履泯然著於咨嗟之外矣！後數載，聞師閉關嘉禾之小東林，予致書道本分事，師亦無所答。後趨見於杭之蓮居，見師坐深穩之地，余結期婁江慧壽庵，邀師執牛耳。師攜穎夷哿公後至，哿參狗子話，于無字上生解路。予曰：「子謂無為休寂之實法耶？否否。」再問，余曰：「汝問我。」哿問：「狗子有佛性也無？」予拍手厲聲曰：「無。」又問，予拍手厲聲曰：「有。」于是哿有省入，師熟視予曰：「佛法果如是乎？」於是相向而笑，徘徊月餘，師先去。次年，余復往見於嘉禾之祥符庵，師曰：「我欲與公同住一上，得否？」余曰：「固所願也。」師欣然過三峰，先以一關留師，而聽石、梵伊、澹予、盡心、在可、頂目六禪人陪閉其中，日夕論究，期一載復入。余括囊關中，師年六十有七，精神益壯，深究不肯置。聞儀部尚書

郎小修袁公從新安入吳門，期一見師，欲破關去。余曰：「大慧十智同真頌，師曾判斷否？」師因糊頌壁間，研味久之，乃往吳門，僦居瑞光寺。尋有書來曰：「近來得大痛快，三十年來事，今實自肯，已手書自肯寮匾於室中矣。」此師於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實證之也。其於灰鞭棘棒之用，則隱而未之發，且不明言證處，以平昔習祕重耳。小修見之，知其所造益玄，草草別去。未幾而書來告疾，予以關期未完，不能趨視，遣聽石、梵伊輩遞往給侍。師於病劇時，與若輩日相酬唱，迅辨鋒穎，脫盡生平知見。張九服孝廉崚與予善，且有所得。自婁江別師數載，適聞師疾來問，激揚機用，不少遜讓。擇日告行，手書淨土偈示徒，仍作書見遺別眾，歡然而逝。師生於嘉靖某年月日，寂于萬曆某年月日，世壽六十有九，僧臘三十有二。遺命茶毗，建塔于徑山寂照之左岡。師嗣紫柏大師，而剃落於憨山，得戒雲棲，與袁中郎、蘇雲坡、吳本如、黃群玉為友，獨推中郎見處，為錄刻其語。嗚呼！師生法末之世，值禪厄之秋，仰未得親承印記之人，俯未逢同唱斷金之侶。余生師後幾二十載，相視莫逆，法門砥礪，獨有同心，故其末上光明幢，惟余知之，因略師之生平梗概如左。至若師之密行，不能盡述，其臨寂時語及偈頌書問，皆得大自在，茲不錄。贊曰：詞林之穎，儒冠之傑，乍閱禪語，參究唯切。趨侍柏師，棒棒見血，斷髮牢山，遍參始瞥。爰遇中郎，心契符節，及歸吳越，禪燈冥滅。逐浪隨波，以淨土說，轉入轉深，愈高愈絕。六十有八，脊梁真鐵，一旦自肯，大法頓徹。無明既灰，剛王獨雪，一生溫雅，到晚始烈。川駛雷奔，非三寸舌，臨行歡笑，與禪友訣。六十九年，單剩一橛，堪歎世間，盲龜跛鱉。專重工夫，於悟輕蔑，死來熱亂，誰為汝挈？三十年後，辨有明哲，嗚呼喝師，起懦扶蹩。卓然而存，為萬世碣，紫柏一枝，森森不絕。

題跋

題虛室墨書法華經

六萬字在筆未點時，早已寫過了也。豈待黑坐政甜，白光既發，起模做樣，三請不止，鼓兩片皮，指東劃西，然後謂之《法華》七軸哉。雖然，要見最後一大事因緣，且看虛室上人筆塚頭上青草。

題倪康候為母書法華經

佛無身口，不解說法；法絕名理，不屬文字。世尊于四十年中，唯以虛空萬物為身口意，以風聲水月為文章，說一部《妙法華經》。後人結集不得，不知康侯居士向何處下筆？因范孺人遺命，手書全部。書成，屬山僧題其後。山僧曰：「居士于無文字處、無名理處，不借釋迦身口談我佛四十年來一段大事，于筆尖上點出苦塊間無上菩提之心，為母氏開示悟入是事。且道是事如何寫得？咄！點點心中血，灑作寶池華。」

跋古雪居士遺稿

古雪居士者，佛心而儒行者也。弱冠，初不欲娶，翩然有世外想。父母惜其才，強之婚。既受菩薩戒于雲栖，與吾徒玄穎為方外交最密。嘗問道于余，聯床旦暮凡幾月，期以剃染參究，志在一第報親之後。及玄穎沒，復作詩弔之，甚悽惋。余住三峰，招之以書。厥後竟以青雲、白雲趨向各別，及再詢之，已成千古矣。歲己巳，余說法九龍之錦樹庵，值賈居士某，古雪之高弟也，出居士生平所著《詩草》一帙及《沉香亭記》一冊。吟其詩，則清響如怨鶴夜鳴、石琴秋鼓，真令人灑颯欲涕。觀其自為誌銘、自為贊傳中有云：「生為博士弟子，試輒不後，亦不甚前，以是浮沉十餘年而竟以病廢。」是則其未了之局也。披覽及此，不覺投卷而歎曰：「嗚呼！古雪居士以宿生不了之僧為今世不了之儒，復以不了局繫之夢幻中，曷若投碁翻局為僧儒並了之人，然後不妨儒而儒了、僧而僧了，與世浮沉為夢為幻耶？」居士有知，當憶對床竟夕之語矣。于是跋于詩尾，為居士作一大了局。

疏

雲門募造佛牙鐵塔疏

騰蘭歸漢而金人協夢，康居至吳而設利湧光。道否而人興，緣生而法震。由眾生之心靈不可盡汩，故古佛之靈異不能永沉。時繇於人，人因於瑞，俾眾生睹瑞而窮源返本，良有自耶。逆思祖師禪一脈，遠從七佛，近自歷祖，燈燈輝續。至我明，像法浸隆，真脈稍隱。間談及參禪見性法門，並以為迂罔，佛祖靈骨幾于滅沒矣。嗚呼！仰山續風穴於將斷之際，斯多繼師子于未刑之前。有此乘願之人，任彼遙囑之法，宜其再興于今之世也。故雲門顯聖湛和尚者，再來人也。決起曹洞一枝于將墜之秋，強荷祖宗一脈于絲髮之季。唱和白雪者，不無其人。然而滔其源、拔其墜者，非假靈瑞以證

之，人情未之信也。由是古佛留牙于吳門陸氏之宅，相去百里，現相師前。既又放光燭夜，吳人共睹，遠近傳為盛事。益信老和尚半世舌頭，一具齒骨，與古佛牙放光現瑞，非同非異也。茲將建鐵塔於雲門，并和尚光明幢同豎不朽。法藏睹其事、仰其人，喜祖法之再興，敬述其靈蹟，以告夫十方。俾聞而興起者，不獨鐵塔易成，將使祖宗正脈向古佛門牙上廣宣流布於無窮劫矣。復說偈曰：一具門牙半夜光，吳門說法不尋常。要知說法真消息，萬古雲門鐵塔藏。

結社參禪疏

自覺聖智從智不得有無而發興，首楞嚴王於事究竟堅固而成就。是以禪那在事上，開悟在自心，非關文字語言道理覺照可到得也。何故？纔有理路，纔可講說，皆落有無生死，皆不堅固。故欲明無上菩提，所貴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此處得力，方乃受用得著。不然，則依倚說時便有禪，不說時便無禪；惺惺照時便有禪，睡著時便無禪；生時明白便有禪，死時昏悶便無禪矣。蓋為自覺聖智不曾真從有無不得處發興，首楞嚴王不曾實到究竟堅固於事上耳。良以人因識路動落思惟，以思而通必落有無二邊之生死，故謂之邪思惟。苟思而轉結，必斷有無，別通一路，乃謂之正思惟。夫禪者，《楞嚴》所謂奢摩他、三摩、禪那是已。以奢摩他之空可思也，三摩提之假可思也，禪那之中可思也，此猶邪思所到處也。至若奢摩他、三摩、禪那，以奢字一串，穿起三觀、三止、三諦，了無孔罅，則事事皆如銀山鐵壁。故昔人舉拳云：「喚著拳即觸，不喚著拳即背。」以其即之、離之，皆落坑塹故。若即此一事背觸不得，你向那裏安身立命？於此去不得處力參力究，向死水中一迸，透脫真光，處處著實，方始事事究竟、事事堅固，方始於智不得有無處發興大悲奢心，如金剛王事事破除，謂之般若波羅蜜，而《法華》亦開於此、示於此，令人悟於此、入於此也。此處一入，不但教言入正法，乃至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惺夢睡著、生之與死皆自在受用，無所疑滯。不入此門，皆隨福智轉去，則三乘五性各各自謂成無上道，不能以此菩提奢心一貫收攝而成剩法者多矣。山僧住三峰十有七年，與諸子日夕以此事究心，邑有居士輩奮然發心，將結甲參禪，索數語為同學策發，不覺落二落三、牽枝引蔓。請於百草頭捉敗老僧、塵埃中識取天子，則臨濟之主賓、洞山之君臣皆藏身無地矣。吽！吽！無位真人是什麼乾矢橛？

卷第十六終

三峰和尚年譜

吳虎丘山雲岫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臨濟大師唐懿宗咸通八年丁亥示滅，距明萬曆元年癸酉，歷七百又七年矣。和尚降生東震旦國古揚州無錫蘇氏。蘇氏，宋著族。和尚曾大父隱居蘭泥鄉，譜闕不能考，父老皆稱為白雲尖蘇氏。和尚父諱蘭，母周。和尚之生，月紀十，日紀七，時紀巳。庚午，和尚誕日，下座錄法語畢，笑謂弘儲曰：「我生在霜寒木落之時，年運在癸，月亦在癸，寒水堅凝，我能合時宜乎？」弘儲對曰：「不與世心和合，寂音為今日道。」

二年甲戌

和尚二歲。江南俗尚[據-豕+旦]周，和尚四顧不取一物，唯笑而已。

三年乙亥

和尚三歲。

四年丙子

和尚四歲。

五年丁丑

和尚五歲。方剝栗食，聞父先生為門下士講《孟子》，至浩然之氣，投栗而起，神思慨然。父先生慼然曰：「恐蘇氏不能有此子。」父先生自號鏡湖居士。

六年戊寅

和尚六歲。

七年己卯

和尚七歲。積雨，水暴至河，魚大上村墟，蕩蕩成江河。是年，和尚始出，就學《論語》章句。家人求和尚館中，不見。俄見和尚乘一大龜，龜綠文星斗章，衝洪濤而來，因迎之艇子，鄉曲神之。弘儲住虎丘，臘夜與南潛語及先世，告潛子曰：「我見世間祭廟有樂章，我欲起傳法祖堂，祀歷世祖，至汝祖，祀汝祖。我欲草創禪祖樂府九章。其第一章曰：乘龜來，汝素長。樂府以我言為當乎？」(狀云五歲，誤。)

八年庚辰

和尚八歲。

九年辛巳

和尚九歲。日茹菜，不忍傷物命為食。有蘇氏先輩見之曰：「孺子欲為蓮池耶？學其放生。」和尚因此語遍索雲棲放生雜文讀

之，流涕曰：「不異我意。」

十年壬午

和尚十歲。

十一年癸未

和尚十一歲。就醫五木德慶院僧雲居，和尚從舅氏，名醫也。和尚嬰瘵疾，往來德慶院。其初至德慶院也，方禮佛投地，心如洞開，宿疾忽瘳。後和尚語叡侍者曰：「我其時如子得母，如久客還故鄉。不覺悲喜交集。」

十二年甲申

和尚十二歲。是秋，和尚作出家好歌，有「秋懊惱，秋懊惱，青山待我回頭早」之句。鏡湖先生見之，裂其紙，和尚慟哭。

十三年乙酉

和尚十三歲。家居，慰其父母，讀書深思。

十四年丙戌

和尚十四歲。家居。

十五年丁亥

和尚十五歲。冬十月，和尚辭父母，出家德慶院。鏡湖先生泣而從其志曰：「汝儒者子，不能乞食道途也。授之田，名其田曰湯藥之田。」又曰：「灑掃，弟子職也。汝羸弱，慮不能荷擔，為置一行童。」師彌堅，即欲為和尚下髮。和尚曰：「茲大事，我不欲同俗草草。」乞三年，學出家法，受名法藏。

十六年戊子

和尚十六歲。

十七年己丑

和尚十七歲。

十八年庚寅

和尚十八歲。鏡湖先生曉出，突遇和尚于門，先生曰：「歸乎？」和尚曰：「歸矣。」歸行冠禮，入告其母，即日為和尚冠，冠而拜祖先、拜父母畢，曰：「我三日後脫白矣。」德慶院失和尚三日矣，一院疑駭。午雞鳴，和尚突如來，高冠峨峨，見其師，投地稽首曰：「今乞鏟草矣。所以歸而冠者，童真入道，吾教所重，然往往有未成人徑為大僧者，凌節而登，終未盡善。」時國學薛公敷教聞而奇之，為鬻僧牒。

十九年辛卯

和尚十九歲。春，禮部牒下得度。按普說云：「我十九歲剃髮德慶，塵勞滿眼，未知此事，中心耿耿，若有所失。」

二十年壬辰

和尚二十歲。

二十一年癸巳

和尚二十一歲。薛太僕敷政寓德慶院，謂院眾曰：「此天騏驥，勿累鹽車。」時和尚有詠蟬詩曰：「素志本非干露澤，清標那肯混泥沙。」

二十二年甲午

和尚二十二歲。和尚既高，自負目前無當，意寄適吟嘯，和杜拾遺秋興，和李青蓮登高丘而望遠海，有「海濤秋紫三山青，鼎湖怒拍飛龍背」之句。

二十三年乙未

和尚二十三歲。遍發笥中書讀之，于古經訓各有參同，而猶研慮于《易》，推高發隱，窮賾析微，粘河圖、洛書于壁。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教總持，須從無文字道理處求之。」直指錢公一本自任易學，與梁谿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道東南，品衡海內。見和尚後，貽書曰：「見公如見麟鳳。」後《論孟參同》、《學庸究》授門人梵伊致，已行世。《五經參同》，授門人惲日初。

二十四年丙申

和尚二十四歲，修耳根圓通。

二十五年丁酉

和尚二十五歲。錢、薛二公一日搖艇子到門，偶舉《楞嚴》、《圓覺》諸經論問和尚，和尚曰：「《楞嚴》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瞿曇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核去，盡送在人口裏，多不解吞。」又云：「但能轉物，即同如來，臨濟、德山又豈能過之？《圓覺》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而今諸家浩浩說禪，爭能許便捷？」顧二公笑曰：「恐當日寂音詮註二經，猶不及我三段義。」隨問二公：「《楞嚴》中說：『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論語》中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試說二宗差別。」錢顧薛曰：「議論變矣。」

二十六年戊戌

和尚二十六歲。先是創虎谿後社于開利寺，當時名彥為作《蓮社高賢後傳》，副之以圖。傳遺亡，存其圖，圖後留三峰閣黎耳。圓應未脫白見，而為弘儲言之。

二十七年己亥

和尚二十七歲，書《法華經》，矢于佛曰：「願早遇至人，示大乘道。」當是時，和尚名益高，四方士大夫問道者履交錯。晉陵、梁谿，道學淵藪，和尚左提右挈，儒釋馳驟。時會通華梵，著《揀異》上下二篇。後住萬峰，夏夜乘涼，蔡雲怡侍坐，和尚

顧諸弟子曰：「焚書以前，聖學乃分；焚書以後，聖學乃絕。絕而復起，漢而雜，至宋而晝，至我明而復合。」

二十八年庚子

和尚二十八歲。夏四月，夜夢觀音大士語和尚曰：「我心中有一物，你為我拈卻。」和尚夢中應曰：「某甲胸中一物，倩甚麼人拈卻？」遂覺。曉起悒鬱，經行山門前樹下，憮然曰：「宗乘中事我自問，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是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意腰包行腳。

二十九年辛丑

和尚二十九歲，走雲棲乞戒，宏大師曰：「朝廷戒壇未開，姑先受息慈戒。」和尚拜受命，尋登雙徑，晤寒灰老宿于喝石嵓，則紫柏老人上首也。灰熟視曰：「此事無人做得，公且持偈去。」持偈滿夏，念非行腳初心，乃造白雲。會虛公移錫弁山，造弁山，虛閉死關。復造霞霧大山，訪無欲老人，又值遷化。或言有慧禪老硬禪客，扣之，亦復影響。于是陟天目，泛霅谿，山巔水裔，不見一人。有禪者指見車谿無幻老人，云是斷橋下。為同行所尼，不果往。旋返德慶，簡囊中得雲棲新刻《高峰語錄》，讀之如逢故物，曰：「吾今得所歸仗矣。」

三十年壬寅

和尚三十歲。閉關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晝夜不放參。

三十一年癸卯

和尚三十一歲。走荊谿，見禹門傳和尚。夜宿龍池下院，院名白龍，壁掛傳和尚像，傳和尚自讚，和尚題數語于後，徑返。

三十二年甲辰

和尚三十二歲。再上雲棲，乞具足戒，不果。按與古德法師書云：「以辛丑禮大師，得沙彌戒。越三年，求進具，大師仍以戒壇未開辭。求改名。大師曰：『皇恩得度，名不可改。』」

三十三年乙巳

和尚三十三歲，遍購古尊宿語錄讀之，至前哲悟道機緣、師資扣擊處，涕泗交頤，因于初祖前然臂香誓曰：「倘得徹悟，願不惜身命，力弘祖道。」是年，弘儲生。

三十四年，丙午

和尚三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

和尚三十五歲。新德慶大殿。和尚走檇李，謁岳大司馬元聲。司馬嘆曰：「堂堂我輩中鉅人，被釋門束之以袈裟，信儒門澹薄耶？」慨然一力為和尚完疏。和尚住蘇州北禪，岳公來見，累宿

而後別。見和尚勤苦法命，近古無儔，嘆曰：「真天人師，我二十年前不曾失卻一隻眼也。」

三十六年戊申

和尚三十六歲，登雙徑，禮大慧杲禪師塔，見明月堂舊址，愴然泣曰：「我不及與彌光、萬菴輩同懷香入此室哉！」

三十七年己酉

和尚三十七歲。古心和尚開南山法門于金陵靈谷寺，和尚始得圓具。按為蘊空律主升座云：「昔偕律主從靈谷受戒，比時四方禪風絕響，禪和子相見不敢提著本分二字。」又按普說云：「靈谷受具回，受業鍵關，把從前解會盡情推開，以日及夜拼命究尋。」

三十八年庚戌

和尚三十八歲，遊海虞，寓東塔寺。一日，至虞山北麓，見煙一穗起深樹間，和尚曰：「此有隱者。」撥草而進，谿流遶門鏘鏘然，古院沉寂。主僧曰：「師氣宇非嘗人，三峰集東南靈秀，師宜住此山。」和尚曰：「我亦樂之。」院久廢，和尚攜四五苦行，如風穴當年。按普說云：「三十八住海虞之三峰，虛檐罅壁，草屋蘿墻，床下水流，階前草沒，麥麩豆滓，掬水補衣，或搬石磊墻，或操鉏種地，徹夜蒲團上脊梁，節節相拄，單看一歸何處。」

三十九年辛亥

和尚三十九歲。五乳弟子包福明十餘人，破家為三峰成叢席。時有八安僧者，不知何許人，卯齋自律，詣和尚曰：「師肉人，此骨山，無久留，向後傍水成居，三百異姓子隨學去在。」按普說云：「憶少年時言：『我到四十決悟道，如捉得手中相似。』今三十九矣，愈參愈難，轉究轉遠。便欲捲卻衣缽，不受十方茶飯。」

四十年壬子

和尚四十歲。二月朔，與朗泉大德相期入百日不語死關，才上蒲團，忽眩暈嘔痰一斗，遂放身熟睡，如墜千尺井中求出相似，手足都無攀攬，至第五日巳間方深睡，窗外二僧夾籬拗折大竹，聲若迅雷，頓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俱消，一真不立，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無有譬喻能喻，揭開從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思，端坐終夜如彈指頃，無思惟中觸著趙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凡古柏樹子、乾矢橛，新婦騎驢阿家牽，八角磨盤空裏走，至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種種三昧一時現前，因勘破向來橫說豎說、行棒行喝，總未是向上全提在。所以雲門道：「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

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須知更有向上全提時節。」倘臨濟不曾見得黃檗佛法無多子，德山尚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何能棒下成等正覺？喝下成等正覺？行者嘗白：「見和尚顏色異。」嘗問：「如何是和尚得力一句？」荅曰：「下床踏匾蒲鞋口。」

四十一年癸丑

和尚四十一歲，作《證心歌》、《高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頌》。

四十二年甲寅

和尚四十二歲。昔臨濟大師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這副眼目？自釋迦始祖全心委第一祖迦葉尊者，至玄祖越二千餘年，如新興化大覺見而知之，風穴汾州通變不倦，豈僅聞而知之？至覺範隔二百餘年艱難而得之，悲夫！和尚既悟門廣大，復深研玄要之旨，從梅蓓蕾閉關，疽發于背不自覺，推窗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劃然天開，偶抽架得覺範所著《臨濟宗旨》，如對面親授于五百年前。歎曰：「我以天目為印心，清涼為印法，真師則臨濟也。」後名三峰之院曰清涼院。

四十三年乙卯

和尚四十三歲。禪者問：「臨濟大師有三句。咨和尚：如何是第一句？」曰：「洗缽去。」「如何是第二句？」曰：「食堂裏是粥是飯。」「如何是第三句？」曰：「一飽便休。」隨舉：「南院問風穴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玅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即不堪。』南院深許之。後神鼎諲舉云：『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曰：「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曰：「有什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曰：「近前來向你道。」才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脈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始得，直是嫌佛不做、嫌法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三峰道：「諲公可謂妙得其家風者。且道臨濟當年一期說話，實有與麼事否？若道實有，成得什臨濟？若道實無，面目現在。此三玄三要之所以建立也，宗師家若以實法與人，喫土也難消；若秖是個儱侗，土也沒到你喫。只為學者見有差殊，隨時設藥，雖非有為，不是無語。大師當初明明向道：『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你道無位真人還了得也未？

如今菽麥不分底，盡道會得無位真人便了。」三峰道：「自救則得，欲與人天祖佛為師，何異見彈思炙？既不能與祖佛人天為師，爭算得個了事人？一句中具三玄，則句無階梯；一玄中具三要，則玄絕品位。以玄銷玄，以要銷要，三句一句、一句三句，皆是空名而非實有。所以道：『識得無依佛亦無。』」良久，云：「還識臨濟大師麼？」卓拄杖三下，喝一喝。夏。秋，返三峰。按董宗伯其昌塔銘云：「厥初寺名破山，隱同貧子。」

四十四年丙辰

和尚四十四歲，張孝廉九服來請益做工夫，和尚曰：「居士大根人，不于言下悟去，那復說起工夫二字？山僧秖以見聞近，沾著高峰習氣，參話頭做工夫，鈍置了十餘年。」九服稽首固請，和尚乃令看首山竹篦子話，兩日有省。當是時，儒林嚮往，嚴天池、王季和、李長蘅諸公並雲棲弟子往來座下，荅嚴邵武偈、和錢太史佛性頌、趙承德琦美扣易旨，和尚示河洛究一篇。後季和疾革，延和尚手為薙染也，曰：「誓生生為入室弟子。」

四十五年丁巳

和尚四十五歲。示眾：「舉雲門大師曰：『禪非意想，道絕功勳，汝等諸人怎麼生參？』」乃云：「日升之時明遍天下，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死活也不知過在阿誰？」隨打露柱一下云：「諾，惺惺著。」又舉：「雲門齋次，將胡餅一咬曰：『咬著帝釋鼻孔，帝釋害痛。』乃笑云：『且道三身中那一身覺痛？人中來底菩薩終隔一層，天中來底菩薩試道看。』眾無對，一齊打趁云：『得恁不識痛癢。』」憨山大師自五乳至雙徑，旋抵海虞，和尚與錢太史迎至三峰，為門人梵伊致、在可證、頂目、徹淨、心玉輩說心地戒。大師讓曰：「我作羯磨，公為教授，本師和尚仍是迦文。」後名三峰草亭曰毘尼亭。徑山法席久虛，寒灰、聞谷二老宿同諸士大夫迎和尚，和尚辭，二老各持書勸駕，聞師書曰：「徑山法席為天下名剎，東南祖庭至今猶有力參者，今繼峰主事與合山雲水極欲重開法席，再振頹綱，沉思諦審，僉謂非師不能發此悲願，荷此重任，敢請曲循群機，垂慈慨許，特爾斬新條令，喚回上古風規，庶法堂前不致草深一丈耳。」寒師書見《喝石集》中。作初祖贊、示淵充滋法語。

四十六年戊午

和尚四十六歲。春，遊廬山，踐五乳大師約也。由牛首、金、焦還三峰，四方來學益眾，提唱無虛日，不正席、不升座。和尚曰：「威音已後不許無師，恐將來未得謂得者倚我蔑古法，我罪深矣。」寒灰老宿聞和尚道望，率弟子一默、穎夷輩來謁。寒嗣紫柏，度于五乳，與袁中郎、蘇雲坡、吳本如、董玄宰諸公同

學。二十九年辛丑，晤于喝石嵓，請益者也。至則迎居正寢，寒年已六十七矣，遜居弟子列，復力參逾年。和尚一日舉十智同真至杲徑山頌云：「兔角龜毛眼裏栽，銕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隨後道：「白玉無瑕卻有瑕。」寒言下豁然。會荊州袁小修邀往吳門，書謝和尚云：「三十年來事，今日自肯。」未幾，歿于瑞光。張九服書來云：「此老平日藏鋒，末後肯用劍刃上事，大是快人。」後請和尚作傳，見寒自敘行實，有「末後得力三峰」之句，和尚抹去三峰二字，為圖一〇相云：「我敢鈍置此老哉？」冬，錢皐成持毘陵人士請住夫椒祥符帖來，和尚以桑梓堅辭。

四十七年己未

和尚四十七歲，示眾：「舉盤山和尚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乃云：「直得露柱立地放尿。」一日，到供堂，左右熟視曰：「這堂師僧總消他施主飯不得。」一齊念佛念法，作諸說會通工夫，辨禪病偈，作參禪偈，自大信以至服勤住山，凡四十首，末總頌云：「歷過通身便放憨，舊來方信是奇男，一般碌碌塵沙界，數樹藤花斗大菴。」題斷崖和尚畫像有云：「這回跳入死關，要打高峰一百。」紫柏孫半偈禪師以邢梅陽居士書來請住廬山，歸宗五乳大師亦尋有書來，言：「虞山亦人間世耳，道人深藏莫如廬阜和尚戒行。」錢太史以書抵半公曰：「敝邑佛法衰微，賴漢師力振宗風，衲子中始知有本分下事。今聞邢公與師將遂邀往匡廬，一二有血性男子空群而行，是不特撤三峰法席，并撤此方佛法也。且匡山有憨師及吾師在，龍象雲集，獨不憨遺此一老以慰虞山之靈乎？」復詣山堅留，和尚作辭歸宗書。太史書稱漢師者，和尚法字漢月，又自號於密老人。

四十八年庚申

泰昌元年

和尚四十八歲。宋崇寧間，寂音尊者作《智證傳》，直究綱宗，行祖令四百年，少有洞明此書者。萬曆丙辰，和尚結夏三峰，對眾日提一則。既而病，或越四日、五日一提，甚或越月。至庚申，痛念法門，強為卒業，自言收覺範狼藉之夜光，復胎明月。首座聽石敏錄成帙，曰《於密禪師提智證傳》。

天啟元年辛酉

和尚四十九歲。復五乳大師書。次唐人嘗建第三峰詩、作三峰三十詠、示圓覺社法語、題釋迦出山相、初祖渡江畫像讚。

二年壬戌

和尚五十歲。蘇州北禪寺住持量虛惠公同山主徐彭蠡居士，將文太史震孟、姚太史希孟、周選部順昌諸公疏來請，和尚許以九夏。示王覺我法語、荅嚴子山南泉斬貓頌、作離心意識說示參徒。冬，和尚過梁溪，至華藏寺，慨然曰：「我舊遊也。」留數日，五木父老相率曰：「蘇家四郎今巍然為大禪佛，到處說法，若不一到里中，我屬之恥也。」則共迎和尚至舊德慶院，里中父老及緇白數百人羅拜，請普說，和尚為留數日而去。其在德慶也，說法下座，與里父老坐，父老曰：「禪語深不解，求和尚明白幾句。」和尚笑曰：「歸笑作賓推上客，不知何處是吾家。」還三峰，和隱真子勸修偈三十首，作宗旨頌、像象說。

三年癸亥

和尚五十一歲。示眾：「南嶽兒孫一個鼻孔，時有升降，左右出氣，設有不準，病也。六祖問：『什麼物恁麼來？』南嶽曰：『說似一物即不中。』豈不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底？正如子午交加，渾然一氣，玉洞雙開。江西曰：『即心即佛。』又曰：『非心非佛。』或左或右，一龍一蛇，至獨坐大雄峰底，直是奇特。」驀然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嘗，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還知他鼻孔今日痛麼？道個大機大用，總是渠父子作孽，會則江河無礙人之心，不會佛祖有謾人之意。雖然，此事不是說底。你看舌頭不著地底黃檗，好好問他佛法的的大意，便麤麤糙糙打了六十，仔細看來，大似教猱升木，致令廝兒于臨濟小院裏終日喝風喝雨，謂是建立黃檗宗旨，大覺三聖使盡偷心，盡情推到興化身上，紫羅帳裏撒珍珠，跛腳阿師依舊說得行不得。諸人試各各自看，鼻頭裏還有氣息也無？」良久，云：「你等擬向三峰兩管裏討那？」曳拄杖便行。一日，室中與問石乘、澹予垣、淵充滋云：「嘗見學徒呈解，吐得一句子出，連忙追他，是何意旨？真正有個悟入處，他自然擊首知尾，不說死語。古人道：『且喜師兄會得活人句也。』活人句不是會得三玄三要旨趣，道不得三玄三要即一句底旨趣。參學人先要識得言句差別，當時水潦謂百千法門、無量玅義，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識得根源了，又要識得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無量妙義、百千法門，世出世間大約有三種說話：有聲聞一種說話、有佛菩薩一種說話、有凡夫一種說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無。以至廓然無聖。新婦騎驢阿家牽，雲在青天水在瓶，體露金風心識不到處。句身有差別，用處無兩般，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臨濟說三句，是在學人見地分上說；雲門說三句，在師家運用上說。不見道：『句中無意，意在

句中。』又道：『意不在言，來機亦赴。顧佇停機，早成窠臼，有什處所安排他？』今之人往往向句中作意，沒溺殺人，只為不曾透過語滲漏，語脈若有滲漏，則情有滲漏、見有滲漏。而今器量遠不及古人，苟或糢糊放過，過在阿誰？」是夏開戒北禪定，弘戒法儀，又著《梵網一線》。方屬稿，殿中佛頂湧出異光，數道貫天。眾賀和尚，謂是得佛心之瑞。和尚呵曰：「三百來衲子，總無個有氣息底。」

四年甲子

和尚五十二歲，海虞令宋公賢詣和尚問道，拜請曰：「吏事紛沓，冀一言自治。」和尚曰：「寡欲則簡累。」公顧僚佐曰：「頻伽音也。」夏，舉古德淆訛公案拈頌示參徒，座下如聽石敏、梵伊致、一嘿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澹予垣、淵充滋、剖石璧、碩機聖、圓印海、無壞法、擴南宏、鏡融聞，三十餘輩皆法門龍象。初毀院中雜祀，立武安王護伽藍，至是夢中乞和尚讚，作關侯讚。謁悟和尚于金粟廣慧寺，請升座，示臨濟宗旨來源。悟和尚特上堂，舉黃檗見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可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秖貴單刀直入。和尚出眾便喝，悟和尚曰：「好一喝。」和尚又喝，悟和尚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和尚禮拜歸位，悟和尚復曖顧。和尚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和尚便出堂。即日請和尚居第一座。制完辭行，悟和尚手書從上承嗣源流并信拂付囑。和尚過嘉禾，眾迎至祥符寺，留三日。舟抵金閶，湛持太史請作文信國祠堂記，祠在德慶院。還山，荅雲門和尚書、荅趙敘州隆美問宗鏡書、示崇川居士姜劍河莊心維李仲連法語(弘儲居家時，自號仲連居士。法語末後云：「如金剛鎚擊破萬法，那時來見老僧，猶當三十年給侍在。」)

五年乙丑

和尚五十三歲。春正月，受吳郡鄧尉天壽聖恩寺請。寺為和尚十一世祖蔚和尚道場，至有詩紀事云：「千岳正脈國初來，聖祖恩碑石半苔，列嶂擁身屏畫展，具區臨檻硯池開。鐘敲響雪三洲浪，閣浸空香萬壑梅，多世定曾湖上住，埜雲邀我又重回。」寺有聖祖碑，夏著《五宗原》。冬十一月，悟和尚壽六十。和尚先受毘陵寂光請，九月率弟子預上金粟，眾請小參，和尚辭。

六年丙寅

和尚五十四歲，吳郡北禪請開堂，專使請命悟和尚，悟和尚手書報曰：「漢月藏公于甲子季秋來金粟山廣慧禪寺謁老僧，相見室中，即請堂中領眾為第一座，中間徵詰並不存知解窠臼，已見于鄙刻中。至臘八，解制書從上承嗣來源，并拂一枝，委付返海虞三峰。舊歲仲冬，值老僧六旬，復領徒眾來，無一言，惟禮拜徑去。今春奉姑蘇檀越請主城中，北禪特命行圓上人持書及新刻至，老僧目之，普說數紙，一一精明，誠堪克紹。至于書尾述昔年得力于古錄語下之尊宿，及以老僧炷作一爐燒卻，以免遺害將來。老僧道：秖恐不是玉，是玉真大奇。更復何云？」至期，和尚曰：「前古尊宿開堂，奉朝廷命令也，今當事奉行駭聽矣。」辭不開堂，然提唱不廢，室中握竹篦以驗方來衲子，遠近咸曰：「三峰和尚，今之汾州也。」荅德藩問道書、荅崇明令熊開元問道書、示通州王夢叟居士、聽石敏擴南宏法語、荅姚太史王觀察法空長老書、荅博山六雪首座二十問、天台華頂講僧大道六問，各繫以頌。冬，開法杭州安隱寺，始為悟和尚拈香。(寺先請雲門湛和尚結制，湛曰：「能致新北禪為第一座，我來；北禪不允，我不來。」武林護法合詞來請，北禪一眾不悅和尚行，和尚曰：「嘗以戒事請益。」諾之。抵安隱，則雲門先一日化去，浙之士大夫緇白踊躍曰：「雲門有深意。」)

七年丁卯

和尚五十五歲。金粟悟和尚專使送僧伽黎至，手書云：「老僧年邁，不能領眾說法了也。舊衣一頂，惠與代勞耳。」制解，和尚上金粟禮謝。留二日，回北禪結夏，告香入室，壹依百丈舊規。立澹予垣為參首，麓屏貢總院事。當時參眾：爾敦艮、祖印證、四弘願、具德禮、于磐鴻、破關扶、自復圓、直方偉、朝宗昱(後改名忍)、江月源、慧超權、森如朗、津超拔、劍石慧。時權璫虐燄熾然，吳郡賢士大夫都家居問道，和尚垂涕曰：「國事日非矣！諸方大法不明，宗旨溷淆，法運亦日下矣！古人有言：『舍我其誰？』」於是極力提唱，忌者益深，叢林幾陷。返鄧山，有感時詩云：「秋風林石總成悲，烈燄滔天國勢危，三百年來恩莫報，空山雙淚滴穹碑。」是年十月，付梵伊致住三峰。

崇禎元年戊辰

和尚五十六歲。作《草堂元日詩》云：「白日雷霆國運崇，登庸盛事喜躬逢，千秋莫訝天難補，四海真看日再中。二祖列宗威德在，山川草木感懷同，石樓一炷香拈罷，萬壑松聲動曉風。」夏，浙人士疏請安隱寺開堂，升座云：「新天子登極，廓矣無為；舊安隱重來，頹然尊貴。夜犬吠花梢之月，那識太平？朝龍

噓石洞之雲，豈知神用？老僧秖解著衣喫飯，何勞舉拂拈槌？」回山，高麗僧曇晦來參。

二年己巳

和尚五十七歲。海虞天寧春制解，四月到萬峰。熊開元調吳江，建說法堂，請和尚開堂。後開元居諫垣，得罪遣戍武林，序和尚語錄略曰：「集都人士營建說法堂，勸請老和尚不倦，開演如是甚深之法，開元獨聞，孰與夫一天下人共聞、萬世天下人共聞耶？」和尚嘗上堂云：「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沉，是聖是凡劈脊摟，那管一棒一條痕，空劫已前無自己，眼目人天是什麼人？上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望見青山起白雲。」小參云：「六月二十一，教我如何說？」良久云：「秋風枕上涼如拂。」便下座。秋，金粟悟和尚入山掃祖塔，和尚率門弟子頂目徹等請上堂，祖孫父子先後唱酬，時趙中丞士諤、周居士祇踊躍座下曰：「旗鼓相當，風雲各變，三百年來所未見也。」周留山中參，旬日有省。冬，梁溪錦樹院開爐，至前三日，付囑一嘿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翌日，士大夫舉北禪寺迦葉尊者瞬目龍山出四雄玉兔為付法瑞應，請上堂。云：「四雄玉兔出龍峰，泥塑頭陀亦眼紅，拂子四枝分付去，好花何地不春風。」是時弘儲始出家，越二十五年，熊開元投弘儲剃度，納戒于靈岳，法名正志，字檗菴。又五年得法，又三年住三峰。

三年庚午

和尚五十八歲。春正月，立胤禪萃(易字三關)總院事，耳圓應、曇舸航主院規，送頂目徹住三峰。歸緜鹿城，次婁江，留王璽卿時敏東園三日，從時敏請也。卻漢陽蕭方伯并諸士紳請住大別興國書、荅西空道人問道書、荅王觀察志堅問道書、荅嚴司寇一鵬問道書、荅金太史聲問道書、荅蔡學使[樊-大+心]德問道書，并十七問各繫之偈。示許光祿鼎臣偈，及令子之漸法語。和吳儀部鍾巒四偈。吳夢門人李應昇，飄飄舉身雲中，而感于死生今昔者也(李公死璫禍)。荅陸戩夫穀三玄偈(穀，長洲人，後遇敗舟，趺坐水中死，和尚痛惜)。荅章美臨濟綱宗書，作離心意識辨，作悟秋集序。

四年辛未

和尚五十九歲。春正月，送悟和尚住鄧山回，立具德禮為參首。夏，山中結制，江南北、浙東西黑白英靈附座下者百餘人，周居實、惲仲升、巫友湘、蔣西聲、王雙白、莊心維、保順齋、白棘生、保式宏、徐如竹、徐漢水、馬楚侗、金貞度、顧彥英、王靜宇、汪子瑜咸在，耆舊蘊空鑑公、量虛惠公，衲子則空谷、了閑炎、雪克宗、初第中、輿戒初、淨啟慧、朗四維、仁啟辨、菴笠筠、臨渠萬、木安行、古嶷涵、之鏡空，內外省悟者一十七人。

中元，作蔚和尚告文，復磬山修和尚書。冬，赴揚州天寧朗契鏡請道，毘陵太守洪周祿迎入官衙升座，張副院瑋、董方伯承詔、金孝廉印榮、惲聞人日初等請天寧寺升座，孫宗伯慎行來謁，問道畢，從容請曰：「早從錢、薛二公知慕和尚，願和尚提唱之餘不忘聖學。」抵揚州，士庶擁道。十一月，浙人士復疏請開法，安隱靈鑑法主到，上堂云：「客從臨平來，貽我一編雪，字字古人心，讀之寒凜冽。」喝一喝云：「當年第一座，早已為君徹。」(丙寅冬制，法主曾領眾安隱云)晚參，弘儲出作禮，和尚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儲曰：「今朝早是臘月初三。」又問：「古人道：『青州布衫重七斤。』與你是同是別？」儲曰：「一滴水，一滴凍。」又問：「如何是奇特事？」適殿上開靜，儲曰：「鍾聲咬破七條。」上堂，秀初居士才出，和尚問：「昔大溈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你作麼生會？」士以手橫一橫云：「劃破虛空一條血路。」曰：「忽然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士云：「拄杖依然亙古今。」曰：「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聲？」士云：「重疊關山路。」和尚連打三棒曰：「也不屈著你。」良久復曰：「大溈空裏釘樁，安隱兔頭截角，雖然總是尋嘗事，千古輸他手段高。」和尚三應。安隱張秀初、馮儼公、翁季祥、江道闇兄弟朝夕座下。秀初法名濟義，後剃染納戒于靈隱，繼嗣顯寧，出世皋亭，遷雲居，今住揚州慶雲寺。十二月還山，荅姚太史思孝書、薛進士審書。

五年壬申

和尚六十歲。鄧尉湖山窈邃和尚雅尚高古，屏絕外緣，時枝葉盡退，相從皆貞實之士，能寒苦，都似遠錄。公在葉縣時，有度歲偈云：「百僧饑看老僧關，湖自青青柳自灣，廚火宿留無粢粟，梅花愁絕滿空山。」弘儲兄弟輩散廣陵、嘉禾諸郡，募置參禪田，期歲得沿湖葑田三百餘畝于寺之西，和尚率眾入田，搆茆鑿池，刈榛疏澮，名之曰大義庄。弘儲住靈岳日，作靈岳募田疏曰：「盛時各寺皆有欽賜田畝，隆、萬以來，禪宗式微，兩宮欽崇特摯，然慕鮮華者潛入敗群，所至叢林外充內瘠，相沿百年。先師三峰和尚憂之，嘗作募田疏，特命山僧走江淮正告海內，今玄墓僧田是也。」和尚從弘儲請，自題頂相云：「說法不用舌，齋僧不見米，怪爾老禿胡，赤貧真到底，空著眼梅花裏，那知我是你。」冬十月，和尚誕日，四來弟子慶賀悉不受，別貯為造殿、為修閣。是年，邛州孝廉劉道貞參請，歷二百餘日，機契，臨行書法語、拄杖授之。揚州梁孝廉有書候和尚。和尚因事上堂，僧出問：「如何是萬峰境？」曰：「庭果色驕秋半雨，田禾香落夜深風。」問：「如何是萬峰人？」曰：「從人笑罵，任我

縱橫。」問：「人在境中？境在人中？」曰：「開田說義家嘗話，磊石為龕自在窩。」僧問：「向上還有事也無？」曰：「一聲孤雁秋風遠，無數亂峰寒日斜。」

六年癸酉

和尚六十一歲。春，立擴南宏總院事，卻海陵天寧之請，荅洪太守周祿梅邊十二問詩，寄文宮詹鹽官郭孝廉凝之，請題教外別傳及五宗語錄序。夏，遣候天童悟和尚書，荅成都吹萬長老書。蔡雲怡備兵杭轄，集同學子將、嚴印持、嚴忍公輩，請于湖南淨慈寺開堂。拈香云：「一縷蒼煙祝聖明，九州四海盡昇平，南屏老漢閑無事，白棒掀天破死生。」才就座，居士劉道貞出云：「兩峰雲起蒼煙迥，一道湖光玉鑑懸，領取眼前玄要句，塔輪尖上吐香煙。」和尚便喝，貞拈香云：「這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本師堂頭和尚，伏願逞師子之全威，現大人之作略。」和尚合掌云：「曩謨無量壽佛。」貞云：「法界普薰無罅縫，爍破毘盧老面門。」和尚又喝。明晨，上宗鏡堂享永明智覺禪師，是日上堂，舉：「永明云：『孤猿叫落中岳月，埜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面，白雲深處坐禪僧。』僧問：『如何是永明旨？』明云：『更添香著。』僧云：『謝師指示。』明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明云：『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又問：『學人久在永明，為什麼不會永明家風？』明云：『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明云：『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和尚曰：「老僧則不然。」乃云：「松影落殘崖際月，煤花爆盡佛前燈，禪衣破薄不禁冷，多少依依暗裏僧。設有問：『如何是南屏旨？』向道：『晝夜一百八。』若言：『謝師指示。』向道：『串斷了也。』待他禮拜起，亦示一偈：『欲識南屏旨，山頭雲乍起。一縷入錢塘，微茫作海水。』若問：『學人久在南屏，為什麼不會南屏家風？』向道：『宗鏡堂前霜葉乾。』更言：『如何會取？』向道：『鐘過千佛閣，塔下萬工池。』」隨顧左右云：「永明大師恁麼道，南屏老人恁麼道，且道是同是別？有判斷得出者麼？道！道！」時緇素省發者，自豁堂岳、燮雲璣前後二十五人。上雲棲埽宏大師塔，眾請升座，和尚特示禪淨大旨。梁飲光耑使請法語，荅新安汪明府萃默書。汪年八十二矣，宗門宿學。壬申秋，在萬峰山寮力參兩日夜，有省。庚午，禾郡人士請和尚住長水真如寺，吳門人不從。至是，朱大理大啟、李太僕日華諸公力懇和尚解淨慈制住真如。到寺禮斷際禪師像，偈曰：「昔時曾受三通棒，此日重逢麤行人。天下至今承大樹，兒孫欲把舊冤伸。」寺奉斷際為開山祖。李太僕呈解，和尚不肯。午後，來室

中呈偈云：「三十年來事未平，真如喝下氣崢嶸。宗師與我真方便，安國安家不在兵。」和尚笑曰：「笑殺紫柏。」太僕曾見紫柏來。制中，日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助顯第一義。上堂、法語，別見。有同李九嶷遊南湖一絕云：「筆床茶灶蓋筠蓬，落盡丹砂遶岸楓。憑誰雙畫雲山衲，共載江南煙雨中。」題天童和尚像讚、裴相讚，示惲聞人日初法語，示朱大理、曹侍御、譚工部、虞給諫、項別駕諸公偈。

七年甲戌

和尚六十二歲。正月初五，真如解制，舟抵吳門，大雪，留頂目徹瑞光丈室三日，士大夫舊依座下者咸集，歎曰：「臨濟大師沒七百餘年，正法眼大光明于江浙淮海，豈易得哉！豈易得哉！」抵鄧尉，西來羅漢請上堂云：「十萬里來不說一字，依稀像達磨，彷彿同真諦，芭蕉柄上書梵字，蝌蚪蟲文不相似，拈起○相問伊，叉手睜睛直視，老僧點頭道：『從前不是，這回恰是。』」問大眾：「是不是？」良久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語。」便下座。圓戒上堂云：「靜主達賢住此山有年，破屋半間，蓬塵積尺，行鍋無蓋，黃碗不全，或七日忍饑，或逢緣一飯，口如木突，衣若鶉懸，曾圓具于先靈谷和尚，茲復請說菩薩戒法，謹白。」問：「如何是釋迦如來口放戒光？」曰：「風為掃地使，月作點燈娥。」問：「如何是孝名為戒？」曰：「灶裏生青草，鍋中叫碧蛙。」問：「如何是亦名制止？」曰：「忍餓長盤腳，開齋過別峰。」問：「如何是向上一句？」曰：「速道。」具德禮問：「戒光頂聚輝千古，覿面相呈事若何？」曰：「與我過缽囊來。」具云：「衣文結角交加處，明眼緇流失卻真。」曰：「二十五條拖著地。」具云：「滌盡無餘存潔白，戒珠燦爛黑光寒。」和尚便打。具云：「末後令行尊貴旨，棒頭有眼炤人明。」和尚又打。四月結制興讓社，諸子一時騰踏，意氣勃勃隆起，和尚一日三上堂，曰：「萬峰不同諸方閉門入室，此事如擊石火、如爆龜文，機變無心，吉凶立見，那容低頭定奪、背地思量？」肆意綱宗，有提盡古人未到處。諸方益驚，謗議競起，和尚作五宗哭詩。上堂云：「觀風化物，無一定之機；因語識人，有差別之智。會得總非死句，活人貴在通方。韓盧逐塊，非敢望于今日；俊鶻摩霄，唯貴乘此一時。」解制日，和尚歎曰：「物盛而衰，固其勢也。身當後五百歲，猶欲復上祖極盛時，正令我過也夫！」于是具德禮住靜越州，剖石壁五洲山，潭吉忍潭東，碩機聖江西都散處。和尚戚然，念先人墳妥未安，遷葬百花墩。毘陵諸久參弟子張二無瑋、吳霞舟鍾巒、惲道生本初、顧伯平澹生、惲仲詒穀初、許我調鼎元、巫友湘大

章、蔣西聲秋、惲仲升日初、王雙白廷璧、顧孚尹元交、朱師黃冠采、許儀吉之漸，迎至白沙圩放生。三日，維揚梁飲光于涘疾篤，介同社姚徵君文台請升座廣福院，梁如夢而寤，即愈。歸萬峰，濟文祝髮，請上堂。海岸居士黃端伯來參，請上堂。和高皇帝贈無念學禪師詩、荅唐孝廉元宏書、李侍御模書、劉大參錫玄書，時劉自斷髮為僧。示王居士廷璧法語、示金太史聲參禪偈、寄剔眉方，偈有「老去何人不惜年」之句。方辛未，見和尚廣陵天寧。壬申春，散席易服，上萬峰參請，六十餘日機契。後住蕪湖吉祥，有袁梅一葉行世，玄墓一名袁墓也。乙亥，和尚示滅前一月，方說偈坐化，和尚歎息曰：「可憐生作這個去就。」長至日上堂，下座，曰：「弘儲來，汝具舟楫，具舟楫。」曰：「將詣郡城。」一院皆驚。至郡，視姚現聞學士疾，過北禪晤量虛長老，次徐彭蠡、次嚴子山兄弟、次管乾三、次徐元歎、次張異度、次朱德陞，遇舊交皆談笑竟日。時蔡雲怡、李灌溪、徐勿齋、沈去疑、劉公旦、李仲木、姚文初、瑞初、文孫符、朱彥兼請就準提菴普說，顧嵒叟、楊維斗各迎至其家，對靈說法。十二月，復天童悟和尚書。辛丑，弘儲住金粟，荅堯峰潛月函書云：「世出世間事，總非人意識所能到當，你師翁復天童老和尚書，實實出不得已。方七書出時，不獨天下人不知老和尚之意，即家裏人亦不知老和尚之意，只據荅磬山老和尚一書，是抬你師翁？是搦你師翁？林埜和尚在嘉興孫園曾對我言之，闢之一字實不出老和尚意，你師翁因為不知者有圜悟、高安之誚，立言未免過激。是時書成，瑞光和尚同蔡雲怡居士候問，至侍寮細商之我，瑞光謂：『兄能止其不發。』我俯首曰：『是我意也。』蔡雲怡曰：『是不能。老人一生剛大，不愛身命，唱明綱宗，諸方橫說豎說總不與之較計，獨為天童諍子者，秖異天日一開，雲銷霧散。今若苦苦遏之不上，我知老人不能生矣。且父子間無論是不是，有話要說盡，但使後日不流布諸方，于理原不害，故瑞光與我竟不敢驟言。』你師翁嘗謂我曰：『古人傳持道法，所貴久遠，不在熱大。汝輩綿遠傳去，我身背上事畢矣。你師翁之意豈有他哉？所以我三十年來出一語、動一步，悉體你師翁之心，故事事退讓諸方，恐不知者妄謂你師翁好辨。當湖馬培原每讀我書，輒喜曰：「三峰老和尚一片大孝大慈之心，非和尚幾埋沒矣。」這說話我也不敢當，但今之為人後者，為師長立言要當回心，自看眾生現行無明易于流走，若勝心不除，久久打入魔界，不得好師好友教之以正，總不自知覺你師翁大恩，我慮今生不能報矣。但願你後來立言，一體你師翁之心。師翁之心，佛祖之心也。』蔡雲怡以世間之宰官，觀其一往事你師翁，我輩有愧心。

止據雲怡三年家居，于你師翁分上忘尊貴，曲為嘗住，猶為瑣末，犯風雨寒暑，奔走道路，以事你師翁。你師翁示寂之先，調湯藥，候聲息；既寂之後，慎法命，視同門如一體，甚加意于第二世，古今有幾人哉？皆你師翁有以感之也。你平昔知我心，你師翁這段心事今日不說起，你輩爭得知？」

八年乙亥

和尚六十三歲。春正月，吳江士大夫迎開堂聖壽寺，和尚慨然曰：「臨濟大師至于今七百餘年，我鞠躬盡瘁，死欲倡明其道，而終不能大遂我志。今老且病，安能僕僕對世人費口舌哉？」終不忍其請人口，到寺告香。明日，舉弘儲及潭吉弘忍立僧輪贊，制完還山。董宗伯其昌見和尚于證心堂，自陳于臨濟無位真人語有省，和尚剔發痛露，宗伯躍然再拜，出而語弘儲曰：「如出雲霧。」四月朔，命侍司估倡衣缽，設十方普會齋，撾鼓為最後辭眾上堂。十二日，書從上源流付囑澹予垣、剖石璧、于磐鴻、慧刃銛、潭吉忍、具德禮及不肖弘儲七人，各副以衣拂。碩機聖遠在西江，留信衣法語，命弘儲繼萬峰席，成就諸入道之晚者，弘儲拜辭請代。後五日，復議立繼席，三關萃力推瑞光弘徹，和尚書招瑞光作別。道中居士蔡雲怡、熊魚山、周居實、劉墨仙、巫友湘、蔣西聲、惲仲升、王雙白、翁季祥、馮儼公、張秀初、江道闇、北禪長老、瑞光竺璠及問石弘乘書，久依座下，如四弘願、耳圓應、三關萃、擴南宏、曇舸航、津超拔、笠雲筠、臨渠霞、仁啟儒、燮雲璣、什菴叡、古嶷玄、逐鷗梒、巨冶教、冰鑑朗、剖玉璞、三目淵、舒光曮、月航緇、英偉悟，各囑以最後法語。又以偈囑中興範、利根慶、湧白明、明夏時、劭圓琚、籜菴繩、眉光正、歷公舜輩。當是時，四方來候諸賢求一言為終身寶者，和尚雲行雨施，不煩應接。如惲仲升、王雙白、翁升宇、王湛寰、龔若滋、延賞目，見和尚步履如嘗，飲食如故，皆大歡喜，和尚猶無恙。五月朔，和尚就證心堂設死關，自榜曰：歇處。又自題云：「佛法有人說，天山好自埋。」天山，和尚晚年自號也。四方一切往來書問，盡委弘儲。六月十一日，瑞光弘徹以郡人固留，入山辭。明日啟關，復申大司馬用懋、胡度支如淳、顧侍御宗孟、李侍御模、徐太史汧、沈刺史幾書，舉剖石璧繼席萬峰書，囑蔡雲怡始終護法。七月初，舊嘗州守洪周祿自楚黃耑使求法語，和尚疾書二百二十餘字，曰：「我自此斷世間應酬筆墨矣。」後葉慶繩觀風粵東，尹西友宰甌閩，文湛持始相，各馳書萬峰候和尚，悉命代荅。十四日，示微疾。十五日早，鳴寢堂鐘，集眾入室，隨機提掇，應發不倦，皆和尚平生力荷綱宗之驗也。自十五日至二十日，五日之間，應機外吟笑自若，絕去

世間言語。廿一日凌晨，大風拔木，疾雷迅雨，法堂崖石崩。適蔡雲怡致醫來，方禮拜，和尚吐舌示之，醫曰：「舌破那？」和尚笑不應。請診視，和尚出左手曰：「不可道手破也。」時至戌，侍者濟囑問：「如何是身後事？」和尚曰：「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囑擬問，和尚曰：「放下幔子著。」熟睡至初更，閣黎耳圓問：「汾州頌三玄語曰：『直出古皇前。』如何是古皇？」和尚曰：「草衣木食。」少頃，瑞光弘徹，蔡雲怡居士至，和尚曰：「衝風雨夜來，我不安。」言畢，復鼾睡。眾環擁，中夜起坐，左右熟視，以手撫膝，泊然而化。十一月八日，奉全身塔于證心堂。後夜，素光從塔起，直上如虹亙天。茂苑相公祭文云：「浩然剛大，佛祖咸在其陶鎔；動若風雲，凡聖疇知其變化？倒日迴天，七百載宗綱未墜；茹荼集蓼，六十年辛苦自知。」讀者以為得和尚生平之概也。

三峰和尚年譜終

附：與毘陵人華禪師書。昔人謂雲門跋師奇偉傑茂，其辨慧渦旋波險，如河漢無極。余嘗謂先和尚之全機大用，真不可得而名狀。每中夜禱佛前，願我兄弟中有操董狐筆者，載其生平成一歲譜，豈不光耀前古、啟迪後昆？屈指廿七年來，盡寶惜不輕出手。今春宿安大巳齋中，聞見異嘗，秖慮此案未圓，對大巳唏噓哭泣。倘此番不死，仍復因循如前，則來生定不得生人道，尚得濫廁法門。故中元後，扶病七日而卒業。然以身徇法，其本願力不止罣一漏萬，即當時賢士大夫問道無虛日，秖據其事、書其人，而遺亡者實繁。前輩如貴里沈湛源、尚寶錢梅谷、司農薛又損、方伯鄭太初、儀部父子、梁溪何天玉、太僕馬素修、洗馬華鳳超、選部秦圓海、觀察顧白於、孝廉令子子凝、子方、子克、鄒木石太守、叔介孝廉、堵濂生孝廉、海虞魏仲雪方伯、叔子孝廉、趙景之太史、全之刺史、嚴子張樞部、吳郡申最菴比部、青門少司農、汪孺石方伯、文啟美中翰、嚴開之孝廉、令子仲日、周子佩兄弟、松陵沈宏所中丞、及令侄君善孝振、周季華太嘗、令子安期、安仁、安石、龐序皇方伯、吳燕勒中丞、吳茂申孝廉、婁東王閒仲父子孝廉、黃子羽刺史、東皋冒嵩少大參、石季玉、范汝馨諸居士、崇川范太蒙勳卿、張完樸大參、顧元善都諫、姜荊璆太守、潘玉函太守、陳弗如太嘗、虎林翁周埜方伯、馮知白節推、乃弟季白、侄去凡、當湖馮茂遠孝廉、武塘周君謨孝廉諸公，皆摳衣問法，諦信無疑。至于望影知歸，確誠弘護者，又殆不可勝數。座下依老師最久，知老師最深，老師易簀時，嘗貽書左右，諄諄相托，有所記憶，幸明以示我。

復慶雲仁庵禪師。吾宗來東方第一祖，六人之中有尼總持，自後諸大老如昭穆有空室，徑山有玅總、玅道，餘不暇悉舉。先和尚出世，八坐道場稱臨濟中興，見鞭影而馳者四眾，甚有其人。去秋編集歲譜略而不見者，山僧無長才，有病心枯力瘁，但約舉綱要而遺忘實多，即吾兄弟悟道機緣，謂將來輯《國清祖燈錄》各見諸章次，故不敢屑屑於年譜中也。如尊慈定光道人，堂堂女中丈夫，不惟見地穩實，大有補于先和尚道法者，此中豈一日忘哉？歲譜初成之夜，室中話及當年，顧左右侍曰：「甚矣！老和尚法運之盛也。即如今慶雲仁公母定光道人法名弘瑤者，昔天啟丙寅參先和尚于安隱，其勇進于堂中，數百衲子齊艱並苦有所見，老和尚不輕可，道人亦不自肯。迨崇禎癸酉，老和尚住淨慈，仁公迎和尚至飛仙里宅中，齋茶次，老人舉茶甌問道人：『喚作茶甌則觸，不喚作茶甌則背，速道！速道！』道人擬進，老人以茶甌劈面擲，其孫元坊纔五齡，從旁喚云：『婆婆！以後不可將茶與這老和尚喫。』道人纔舉掌打元坊，忽有省。後世緣垂盡，危坐自敘平生參請始末，瞑目脫去，聞子媳哭聲，復開目舉竹篦遍擊云：『恩愛斷時生死斷，汝輩侍我久，猶作這去就。』遂手握竹篦而逝。道人乃武林黃學使貞父之女也。」左右復問：「如定光道人者幾人？」山僧復屈指云：「甚多。」秖據一時憶得者，荊溪濟廣道人，吳中翰宅吳郡胡度支之姊，修雲棲教，參老人于萬峰。時濟廣患目，老人命日以大碗貯水几上，坐而注目，覺一念起，以箸擊水一下，至第五日猛擊一下，豁然有省。又湖州恭道人者，吳江趙中丞薹庵之女，適閔氏，精通教義，往來土橋佛日歷十五年，秖以大事未明，同其姑隨父中丞來參，老人示以本色鉗錘，二人于言下一時得大安樂，齊作禮恭曰：「古人謂『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非欺我也。」老人勘之，亦為助喜，姑則忘其名氏矣。余己丑住靈岳，其兄欽仲結冬山中，長君砥之來省，侍坐次，舉道人己巳秋在銅井山居，一日朝氣澄爽，聽中丞彈琴，驚謂砥之曰：「祖翁不能長撫子孫矣。」明年庚午秋，中丞捐館舍，豈尋嘗人哉？外此(亞僧)中如西池盧靜、遠聞朗重、燈若而人，其事跡皆炳然在人耳目也。歲寒接手墨，惕然打合山僧一日不敢忘之心，惜乎已斷手于老人降生之日，定光遺事及諸道人秖有室中追歎耳。至老侄讀譜而有補天浴日之喻，增予愧悚，金石鴻文發揚先德，老人寂光未嘗不深望于慶雲也。

與靈隱禮和尚書。我老和尚乘塵剎至願，下生閻浮，當正法艱危之日，天童老人為之父，我幾兄弟為之子，夫豈偶然？六十年中，河漢之口，雷霆之舌，佛祖之心，聖賢之行，躋之唐宋，自

稱傑祖。乃弘儲幼失業眼，不獵經史，長而四方錄錄，不暇補學，幸而獲侍老人于風雨寒窗，朝申夕請，譬如磈石堅頑，小有空明之一隙。以是之故，平生自誓自信，于古今著述之事不敢躬承，秖為我老人巍然一生道行，不以此時草創編年，後代子孫欲準歲月而無所憑依，所以強扶枯骨，觸暑成編，援已寢之筆，拂久栖之牘。然急于先德，或疏于支裔，出于胸臆，或限于見聞，知我罪我，則聽之千秋，教之誨之，深望于骨肉。弘儲以枯木朽株之語為風伯、為雨師，洒道揚塵，前驅以待，從此碑版大文麟麟炳炳，使後世知天童有克家之冢嫡，臨濟有振祖之真孫，我兄弟有父也如此，我子姪有祖也如此，七百年應運之人，豈弘儲所能贊一辭哉？非兄誰告？

堯峰潛月函讀年譜，復書記闕里者曰：「凡域中之山，皆發於崑崙，至為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端拱正揖，惟西向廓然，淺壟平阜。而水內為沂、為洙、為泗，外為漕、為洸，又外為汶、為濟，大抵皆西流，會於今之濟河，蓋其勢逆。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突厥，非岱嶽諸山東障，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唯山水俱逆，實啟中原元氣之運。故岱於五嶽稱宗，而庖犧八卦始斯文，孔子六經終斯文，實在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我三峰老人，則禪宗之岱嶽也。臨濟示滅七百餘年，難起之綱宗，三峰老人不惜肝腦塗地，以力挽之，其勢實逆。而和尚所垂示年譜，則真闕里之山水也。讀年譜而得文章之訣，曰提則挈本末之全也，曰轉則變首尾之跡也，所以善用其逆也。曰縱則運其幽閒，曰持則謹其樞紐，所以善藏其奇也。千秋萬古，讀和尚之文，見三峰老人之道，于三峰老人之道，會通從上之文，此所以為至人之文也。」

南嶽勒古自序

佛祖以治天下萬世之病而垂言句。佛病祖病，何以治之？軒轅、岐伯論經脈，量藥石，著《素問》、《靈樞》，壹本天道五運六氣，鑒別時節因緣。長桑君飲扁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故不明乎時，不知所以治；不察乎隱，不知所以治。目宗門有頌古而後抑揚詠歎，有拈古而後變化精微。頌發于汾州，拈發于韶陽。雪竇以韶陽之孫，又得汾州之意，詞開句立，嶽拔雲垂，歷世無以尚。雲峰、真淨、昭覺、徑山諸老，旗鼓振揚，有勳勞于宗統不小。雖然，古人知天下萬世病之所在，故能以藥藥天下萬世。後之人懵不知天下萬世之病與藥，而尚論古人之手眼，參伍古人之著作，則病而已矣，藥何有哉？勒古之創，蓋勒今以返之古也，勒四

十世以返之少林，勒七十世以返之迦文也，勒普天之下而返之正也。弘儲，南嶽讓和尚之三十四世宗孫也，傳南嶽之源，行南嶽之道，履南嶽之位，肅承祖意，建言表微。法子堯封、南潛相與戮力，以告成于佛祖。
弘儲序其端。

退翁和尚南嶽勒古

侍者警秀記

始祖釋迦牟尼佛。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勒曰：「宜慎辭哉！」堯封潛曰：「個語逆耳。」
圓覺曰：「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勒曰：「三般人不會。」堯封潛曰：「無成辦之期。」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勒曰：「取此為是祖門佛法。」堯封潛曰：「諸人恣意早問。」
二祖阿難尊者。一日入竹林，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見之。」尊者因為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百歲，不解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于是比丘以聞其師，其師曰：「阿難老昏矣，吾語是也。」異日，尊者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者，詰之，聞述其師言，因念愚痴難化，入三昧，求尊聖為之證。于是地為之動，光明遽發。俄有一聖宿大士示現，而為之說偈曰：「彼者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師弟子竦敬，尋得二果。
勒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這裡禁冬不禁夏。」堯封潛曰：「都不希求一餐之直。」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隱于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于三昧中見鞠多徒眾多懈慢，乃往彼正之。鞠多見尊者，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鞠多曰：「汝識知乎？」鞠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勒曰：「一如不作相侶。」堯封潛曰：「且與渠一升一合擔。」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籌置于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勒曰：「怕爛卻。」堯封潛曰：「待我抽解了來。」

五祖提多迦尊者。說偈付法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勒曰：「傳者以為笑。」堯封潛曰：「莫便面赤。」
六祖彌遮迦尊者。有一人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中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勒曰：「抽刀驀口斫。」堯封潛曰：「不為人斟酌。」
七祖婆須密尊者。法付難提已，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俱來作禮，而說偈曰：「賢劫眾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眾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勒曰：「瞎禿奴，顛卻他人入地獄。」堯封潛曰：「何不直下與伊打脫？」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因伏陀密多來作禮，起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答以偈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勒曰：「此話大行。」堯封潛曰：「第一莫拱手作禪師。」
九祖伏陀密多尊者。承八祖付囑，即起身虛空，散眾寶花。勒曰：「國有憲章，三千條罪。」堯封潛曰：「當局者迷。」
十祖脅尊者。遇九祖落髮出家，羯磨之際，祥光矚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勒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堯封潛曰：「如春細雨。」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脅尊者從中印土來，憩一樹下。祖合掌前立，者問：「汝從何來？」祖曰：「我心非往。」者曰：「汝何處住？」祖曰：「我心非止。」者曰：「汝不定耶？」祖曰：「諸佛亦然。」者曰：「汝非諸佛。」祖曰：「諸佛亦非。」勒曰：「天寒日短夜更長，錦繡鴛鴦行人難見。」堯封潛曰：「從此蹬蹬以碣碣。」
十二祖馬鳴尊者。有外道索祖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眾俱會論場，祖曰：「汝義以何為宗？」外道曰：「凡有言說皆能破。」祖乃指國王曰：「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服。勒曰：「甚麼經裡有恁麼語？」堯封潛曰：「長長出不得。」
祖作性海偈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勒曰：「但秖用得，不可執本也。」堯封潛曰：「神從空裏來，卻往空裏去。」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山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蟒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勒曰：「藝不辜人。」堯封潛曰：「弄得一出。」

十四祖龍樹尊者。于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眾惟聞法音，不見祖相。勒曰：「大似一頭驢。」堯封潛曰：「不知聖人立言之難。」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及龍樹之門，龍樹以滿缽水置于座前，祖即以一針投之。勒曰：「一眾總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堯封潛曰：「何不向膏肓穴上下？」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既度僧伽，以右手擎缽，舉至梵天，取彼香飯，將飯大眾，而大眾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僧伽分座同食。一眾訝之。勒曰：「于方便中向上座道：『這裡合下得一轉語。』」堯封潛曰：「諸方以為口實。」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攀樹化後，諸羅漢欲移之不得，以諸象力挽亦不動，遂就樹下焚之，身盡樹更蓊鬱。勒曰：「詳觀斯集，擅于理者偏于事。」堯封潛曰：「忽然非次聞之，諸人盡驚愕。」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手持圓鑑，直造僧伽前。僧伽問：「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祖曰：「諸佛大圓鑒，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勒曰：「側跳上山巔。」堯封潛曰：「更不再勘。」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法付闍夜多已，即于座上以指爪耪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眾。勒曰：「不願再見。」堯封潛曰：「問他繼嗣何人？」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月氏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亦如來時。」勒曰：「只得七成。」堯封潛曰：「不是一劫兩劫得休。」
二十一祖波修盤頭尊者。對闍夜多曰：「我憶念七劫前，承師智者月淨之誨，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勒曰：「罄捨衣資設齋。」堯封潛曰：「為人師匠大不易。」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因西印土國王得度，請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祖曰：「所去三物，貪、瞋、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勒曰：「坐是濫食。」堯封潛曰：「拄杖頭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與師子比丘語已，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見黑氣五條橫亙其中。」祖曰：「其兆云何？」師子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有難起，嬰在汝身。」勒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堯封潛曰：「脫得髑髏裡意，想留他挂搭。」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與禪定師達磨達論義，達磨達詞屈，遂作禮曰：「我于學道皆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殷勤哀請，祖曰：

「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勒曰：「莫取次發言吐氣」。堯封潛曰：「古人所以有目睫之論。」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終未能舒。二十四祖睹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祖遽開手奉珠，眾皆驚異。勒曰：「決定，決定。」堯封潛曰：「白日挑燈仔細看。」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一日與東印土王堅固同車而出，瓔珞童子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麼？」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土，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卻返此方，即以昔因故名為般若多羅。」勒曰：「長安道上袞袞地。」堯封潛曰：「爭出他名身句身？」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告菩提達磨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勒曰：「日面佛，月面佛。」堯封潛曰：「如是經百千萬億。」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詣祖參承，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過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勒曰：「鹵莽底相知，玲瓏底相訝。」堯封潛曰：「相續也大難。」

慧可問：「從上法印，可得聞乎？」祖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勒曰：「畜生！畜生！」堯封潛曰：「喏！喏！」

又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勒曰：「這裡別有個道處。」堯封潛曰：「掇不轉個副面孔。」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鄴都化導，四眾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勒曰：「堂中秖空第二位。」堯封潛曰：「難更改。」

三十祖僧璨大師。謂道信曰：「有人借問，慎勿道我處得法來。」勒曰：「此是第三段義。」堯封潛曰：「蓋千年餘矣。」又《信心

銘》末曰：「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勒曰：「爭傳誦之？」堯封潛曰：「禪子相尋而來。」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因唐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辭謝，前後三返。第四返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回以狀聞，帝彌欽重。勒曰：「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堯封潛曰：「更勿疑也。」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既以衣法付六祖，末上囑曰：「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勒曰：「還具見聞覺知否？」堯封潛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印宗問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祖曰：「然。」印宗作禮，請衣缽，出示大眾，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勒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堯封潛曰：「扶得起好手。」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盤，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勒曰：「風高月冷。」堯封潛曰：「不能入拔舌地獄。」

三十四祖南嶽懷讓禪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勒曰：「齧草含煙。」堯封潛曰：「龍鍾橫集。」

師一日問眾曰：「道一在江西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語言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勒曰：「如何斯言獨能見欺？」堯封潛曰：「舉目有江河之異。」

三十五祖江西道一禪師。僧問：「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後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勒曰：「將無播朱紫之豔色？」堯封潛曰：「登城不指。」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勒曰：「三揖而後至階。」堯封潛曰：「不獲侍座。」

三十六祖百丈懷海禪師。謂眾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勒曰：「恤病討貳。」堯封潛曰：「爭免口過。」

一日，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虫。」曰：「不謬真詮，為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卻一半。」勒曰：「豈例是沙門？」堯封潛曰：「是玉真大奇。」

三十七祖黃檗希運禪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勒曰：「師徒不煩。」堯封潛曰：「所以平生親舊唾聞諱見。」

一日，上堂曰：「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大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勒曰：「便須露布個道理。」堯封潛曰：「尚忍言之。」

三十八祖臨濟義玄禪師。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勒曰：「無由造敬。」堯封潛曰：「三月護生。」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勒曰：「兩頭三緒。」堯封潛曰：「如今論年論月。」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搦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谷拽師下禪床，卻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床，卻坐。谷便出。勒曰：「不由至公，大義而起。」堯封潛曰：「古有之乎？」

三十九祖興化存獎禪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勒曰：「中人已下指其跡。」堯封潛曰：「使天下斂手慄股，以伺顏色。」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勒曰：「道自是難復。」堯封潛曰：「就之以中庸。」

四十祖南院慧顒禪師。上堂曰：「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勒曰：「提其身而命之耶？」堯封潛曰：「亦不敢自出意見。」

一僧纔入方丈，以手指曰：「敗也。」師乃拈拄杖度與僧。僧纔接，師便打。勒曰：「禮不筋力，老于敢侮。」堯封潛曰：「驅而率之。」

四十一祖風穴延沼禪師。上堂曰：「若立一塵，國家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怙。于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于此不明，老僧卻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勒曰：「當得住山事也無？」堯封潛曰：「茫乎！前聖已遠。」

一日，示眾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于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總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見解，明昧兩岐，凡聖疑情，一時埽卻，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卻渠眼。」勒曰：「患沙渾水，投土益之。」堯封潛曰：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四十二祖首山省念禪師。常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咄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看他鬥雞人，水牛也不識。背陰山子向陽多，南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面有新羅。」勒曰：「螭首龜趺，揭于天衢。」堯封潛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四十三祖汾陽善昭禪師。上堂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遍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勒曰：「髑髏吐氣。」堯封潛曰：「癸甲迴輪節目張。」

四十四祖石霜楚圓禪師。師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艸鞋，使來參叩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勒曰：「未詳利害之原也。」堯封潛曰：「已遍天下也。」

四十五祖楊岐方會禪師。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勒曰：「必速戾于厥躬。」堯封潛曰：「三角九尾，四肩六足。」

四十六祖白雲守端禪師。示眾曰：「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卻被一莖艸蓋卻。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勒曰：「敢輒布區區。」堯封潛曰：「切忌濫觴時。」

四十七祖東山法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勒曰：「惡情悰。」堯封潛曰：「寧貧賤輕世而肆志？」

一日，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勒曰：「昭昭其永垂。」堯封潛曰：「人腰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田。」

四十八祖昭覺克勤禪師。入東山演祖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消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勒曰：「五日觀于春山之上。」堯封潛曰：「將謂有車轍馬跡。」

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秖恁麼地，打一個回合了，又打一個回合，秖管無收殺，如何為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來了，又將一柄出來，秖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裡秖管將出來弄？」勒曰：「一眾遠立。」堯封潛曰：「懷安敗名。」

四十九祖虎丘紹隆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裡，因甚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勒曰：「打硬作模作樣。」堯封潛曰：「換副舌頭。」

五十祖天童曇華禪師。上堂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蘇州人獃，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裡只有兩個僧：川僧、浙僧。其佗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勒曰：「取次用心。」堯封潛曰：「經三大阿僧祇劫。」

五十一祖天童咸傑禪師。上堂曰：「一個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鬥湊得恰好。」勒曰：「入粟受爵者難搆。」堯封潛曰：「腷腷膊膊雄雞鳴，磊磊落落垂天星。」

五十二祖臥龍祖先禪師。上堂曰：「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是禪？禪。」勒曰：「悔不剩得。」堯封潛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五十三祖徑山師範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勒曰：「當舉衡石，以正輕重。」堯封潛曰：「曆數在躬。」

五十四祖仰山祖欽禪師。住龍興，上堂曰：「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一任東西南北。」勒曰：「政有所伸也。」堯封潛曰：「洪範九洛，風角鳥鳴。」

五十五祖天目原妙禪師。普請，上堂，曰：「禪不在參，道不在悟，動轉施為，山嶽鼓舞。孟八郎漢便恁麼去，爭似西峰搬石運土？」勒曰：「不有怨也。」堯封潛曰：「追維疇昔，如何可忘？」

五十六祖天目明本禪師。示眾曰：「瞻在前，忽在後，竹雞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勒曰：「殊出而共趨也。」堯封潛曰：「刻玉符者也。」

五十七祖聖壽元長禪師。上堂曰：「貴買廬陵米，大做鐵餕餡。普請諸禪流，堂中自吞啗。阿呵呵！聊表殷勤，莫嫌冷淡。」勒曰：「以其能相勝乎？」堯封潛曰：「古者不下堂而見諸侯。」

五十八祖萬峰時蔚禪師。久參三不是因緣，一日，聞舉溈山踢倒淨瓶，忽悟，乃曰：「當日若還親看破，如何不進劈胸拳？」勒曰：「厥功懋哉！」堯封潛曰：「得其人則振之也。」

五十九祖萬峰普持禪師。一日，問慧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昆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勒曰：「亦非人之能也。」堯封潛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六十祖東明慧昆禪師。呈解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勒曰：「輒生惆悵。」堯封潛曰：「敢稽首布之。」

六十一祖東山永慈禪師。于昆和尚兩掌下開悟，乃展具珍重，禮三拜而立。昆曰：「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秖見得這僧。」勒曰：「不必闍黎。」堯封潛曰：「使客舍灑掃以待。」

六十二祖高峰智瑄禪師。久參東山慈和尚，付法偈末有「殺活拈來總現成」之句。勒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堯封潛曰：「日精月華，吞霞服氣。」

六十三祖金陵本瑞禪師。參瑄和尚，瑄問曰：「甚處人？」師曰：「四川。」瑄豎起拳曰：「四川還有這個麼？」師曰：「無。」瑄曰：「因什卻無？」師曰：「非我境界。」瑄曰：「如何是你境

界？」師曰：「不識。」瑄曰：「汝豈不是著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瑄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第一種。」師拂袖便出。勒曰：「老硬作禪和。」堯封潛曰：「一日復一日。」

六十四祖玉泉明聰禪師。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勒曰：「敢不遠千里望風以來？」堯封潛曰：「何必華山之騄耳？」

六十五祖圓通德寶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有麼？有麼？」一僧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未措。」師復打，曰：「再犯不容。」勒曰：「如斯爭奈何？」堯封潛曰：「豈是磨稜合縫底道理？」

六十六祖禹門正傳禪師。常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辨驗方來三十年，衲子士大夫罕契其機。勒曰：「迸散十斛。」堯封潛曰：「是風之始也。」

六十七祖天童圓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搔頭曰：「老僧頭癢。」曰：「還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勒曰：「絕毫絕釐，如山如丘。」堯封潛曰：「震旦無別路。」

六十八祖三峰法藏禪師。示眾曰：「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腳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勒曰：「若人辨得，天下橫行。」堯封潛曰：「不圖東天一隻，西天一隻。」

退翁自銘塔

序曰：崇禎八年乙亥四月，先師三峰和尚定《臨濟正宗記》，付弘儲而記之曰：「藏于龍雲，用出師吼，貴宗旨有繼而起也。」命名弘儲，命字繼起，為臨濟荷擔之嫡子，晚而自號退翁。退者何？於法運，於自揆，皆不宜進而宜退，故以退為安。曰：翁自老之也。物老而衰，衰將至而自老之者，自悲之也。自銘塔者何？門弟子為翁營歸藏之地，而翁憂其身後之文之不獲翁心也，故自銘。蓋自世有諛墓之文，于是有諛塔之文，身後之文往往文過其實，翁恥之。況槁立山林，不應煩當世大位君子經畫筆墨。臨濟歿七百餘年，綱宗未墜于地，弘儲躬承祖父提命，不敢惜肝腦、自暇自逸，憂勞四十年，上觀千載、下觀千載，如印印空，庶幾無慚。稱南岳宗孫，為三峰嫡子，當臨濟三十二世，生平無他伎能，銘不餘及。銘曰：

達磨之孫，　不重禪定。　解脫匪存，　廟貌嚴靚。
塔勢雄尊，　弗關性命。　循末討論，　夙夜怲怲。
羸立疲奔，　請觀前聖。　直截本根，　四顧空淨。

橫豎併吞，　天衢絕徑。　蕩蕩不痕，　大機全勝。
大用雲噴，　斷際超倫。　提祖父令，　旋乾轉坤。
溈仰聲應，　五宗始藩。　我祖秉正，　照用煌焞。
機對飛橫，　則有雲門。　兩支雙勁，　同源崑崙。
洞水澄泳，　綿密粹溫。　心王顧命，　法眼開屯。
藥因救病，　荼苦戴盆。　天關不，　大哉宗原。
單提古政，　東國赤幡。　多羅懸證，　河注重翻。
霧罷開暝，　手拂朝暾。　視者徒瞪，　扼要弗煩。
大方無諍，　大文無掄，　大聲無競，　上報師恩。
吳山青亙，　具區可捫。　向當斯定，　爰有後昆。
心心智證，　乃真達磨之孫。
辛亥夏孟，　于留惑軒　自銘塔竟。

南嶽勒古後序

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天日交差一周。天地開闢久矣，其經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者凡幾？若使創者必在前，襲者必在後，則時遞而降，各循前跡，鴻荒以後，天地何賴？伏羲以上非無文字，至于伏羲而文字立，故伏羲、文字，天地之一開闢也。軒轅以上非無甲子，至于軒轅而甲子定，故軒轅、甲子，天地之一開闢也。當堯之時，日在元枵，九州波濤于是整頓，名山大川禹貢乃作，故陶唐治水，天地之一開闢也。此以明創者不必在前，襲者不必在後也。震旦禪宗，少室創之；大機大用，江西創之。自臨濟創統，汾州十智一創，東山、昭覺、法式各一創，至我天童、三峰埽蕩建立各一創。天下靈岳身集大成，法運開闢，前起丙子，到于今三十年，拓萬古之心胸。達磨以來，震旦第六創，而南嶽勒古則又一創也。南潛涼薄慄然，懼不能少裨益前人，而命之同。勒承命慚惕，敬以禪宗之重賴于開闢者，告天下後世為法準。
住堯封寶雲院嗣法門人南潛謹書

三峰藏和尚語錄後序

身中有生老病死，念上有生住異滅。荊山汴水，埜火斷雲，何故何新？何憂何慮？有截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腳，不能教無舌人解語，入不得夾山眼。況我臨濟門風，高多少？闊多少？三賢十聖望影神迷，諸佛祖師聞聲膽碎。你道甚麼人纔能于中自在縱橫，神通游戲？我三峰師翁所以未離天上，天上震驚；纔下人間，人間搖動。咳唾修羅絕種，掉臂佛影無蹤。尚有輩鈍根阿師道：「棒喝闡佛祖

之機，玄要絕狐狼之跡。」我師翁笑倚長松，閑臨寒水，濟濟威儀，蕭蕭動止，六門虛靜，心月孤圓，萬法咸舒，神珠炳煥。如此說法，豈有言路可尋？如此利生，那來功勳可立？千古為物作則，惟此法王大寶。
歲辛丑八月望，堯峰嗣法孫南潛稽首拜言。

後序

三峰師翁開物成務之功、振興摧闢之力，發諸語言、被諸行事，嵘然以應身大士來支臨濟，其無師樂說之智辨如雲門、其始終化跡又如雲菴。雲菴天縱自然，定宗旨於黃龍；師翁欲振起楊岐，乃定名於金粟。其悟門廣大，說法如雲涌川決，筆記者莫能殫書，然猶裒聚成錄，得法語三十卷、廣錄五十卷。顧命時，親持稿本以結集囑我和尚，我和尚再拜而受，祕重大法，藏笥篋者二十餘年。庚子中秋，住雲嵓，慨然念溥沱大宗定于隆祖，隆祖得真子應菴與玅喜並驅，不再傳，漸見衰落。其間雖有仰山、天目崛興，為一代龍門，瞿然視其後，終不甚昌大。逮金粟悟祖與我師翁，一虎步于前、一龍驤于後，從上綱宗致廣大而盡精微，莫之有加。今據大宗之庭，宜事結集，卷軸浩繁，摘要四編，曰《三峰和尚語錄》。蓋取渾金璞玉，不事雕鐫，應物垂慈，楷模百代。若夫險崖慣拶、鋒壁孤撐，或渺然如雲漢之高、或浩然若江湖之決，波騰浪蹴，魚龍盡迷其方；地轉天迴，鷹隼旋失其勢。海水一滴，全用百川，于此入門，堂奧斯在。嗚呼！我和尚之心亦苦矣。雲嵓當四衝八達之衢，接納煩劇，未竟厥緒。今辛丑夏，來金粟，始克成之。命予小子敘其後，不敢辭，乃再拜稽首，志其歲月。
靈嵓嗣法孫曉青盥沐敬書于金粟首座寮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